

清代四星使書牘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307B

# 序

夫古稱折衝樽俎。戰勝朝廷者。豈不貴淹雅貞方。精習典章國故。洞明邦交之才哉。傳曰。子產有辭。鄭國賴之。誦詩三百。期於專對。是知睦隣修好。非舌人鞮譯之流。所克勝任矣。粵自瀛渤飛杭。海人雲集而輻湊。車書結軫。人事滋繁。則使臣所關至重焉。吾國通海而還。星輶遠引。列辟交驩。其最初奉使英法以文學著稱者。莫先於郭侍郎。其殿最爲諸使臣中至偉大者。安危所繫。莫如李文忠。至若曾東敏以名家子。高材穎達。風采照耀寰區。薛侍御初爲會李名幕。宏猷經世。出使歐美。並一時之選也。吾嘗讀侍郎使西紀程。而歎其承識過人。往時長沙余堯衢廉訪。數爲余言。郭公從海外歸。卽力倡新學。當時湖南諸名宿。頗怪之。蓋囿於鄉曲。不知世變也。曾文正宏謀遠攬。獨先命子從事西學。吾國世家子之諳西文。未有或之先者。薛李皆出曾門。文章政績。斐然可觀。益歎老成謀國之忠。而使命周旋非細事也。郭奉使三年。取諸公者。唯廉俸館租二事。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望於人。其學術純正可知。曾惠敏歷使英法俄。與俄力爭國界。毀崇厚已訂之約。更立新議。交還伊及烏宗島。帖克斯川諸要隘。洵大有造於新疆者。文正可謂有子矣。薛公之使英法義比也。嘗爭辯於英廷。創設南洋各島領事。至文忠以經緯萬端。雄視區宇之概。其勳績疑若非三公所可比倫者。綜其身膺疆寄。任鉅投艱。非第各國約章。胥由手訂。卽以甲午中日馬關之條約。庚子北京聯軍之議。和厝將傾之屏國。奠定以磐石之安。其力赫赫震中外。是故觀郭侍郎之先識。而知書生謀國。不可拘墟一隅。觀文忠定厝扶危。而知一代存亡絕續之機。不出乎相臣使臣之任。得其人也。夫爲欽使。銜命遠適。強蕃締交。雄國固陋者。罔知時變。黠猾者。惟熟避趨。至於躁競輕率。爲國生事。啓侮尤卑。卑不足道。夫必有操行端慤。能知大體。如四公者。不爲利誘。不爲勢驅。然后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可爲壇坫敦盤之選也。學者覽觀著述。緬懷先哲。而致慨時事之多艱。盡籌之匪易。宜如何憤勉修途。翹然爲救時之豪傑也哉。桐城葉玉麟撰。

# 清代四星使書牘目次

## 李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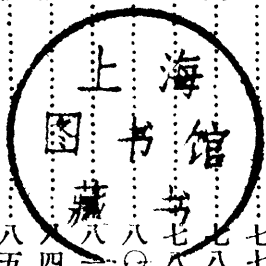
論奧國換約……………	一	論渙案危險……………	一六	論崇厚交收伊犁各條約……………	三〇
議法使緩遞國書……………	一	勸留威使並議租界抽釐……………	一七	議赫德海防條陳……………	三一
論秘魯立約(一)……………	二	論往煙台會議……………	一八	論伊犁界約……………	三三
論商人兼充領事……………	三	述煙台初議……………	一九	請寬減崇厚罪名以固邦交……………	三三
論秘魯立約(二)……………	五	述煙台二次三次會議……………	二〇	轉呈李丹崖事論書……………	三四
密論秘魯立約關係……………	六	述煙台第四會議并論外交……………	二一	論巴西定約……………	三五
論派員出查各國選造并演案……………	七	煙台定議結案……………	二二	議俄約應酌允二事……………	三六
論渙案勢迫……………	八	議償款遣使二事……………	二三	論巴西改約……………	三七
論渙案不宜決裂……………	九	論日本邦交……………	二四	論法越交涉……………	三九
議酌允威使各節……………	一〇	論留巴使……………	二五	籌議朝鮮與美定約……………	四〇
議日本約章……………	一二	論添開口岸……………	二六	籌議越南……………	四〇
論遣官駐日本……………	一三	論俄人調兵謠傳……………	二七	論美使議朝約不認中國屬邦……………	四一
議覆赫德條陳……………	一三	論伊犁及接待美總統……………	二八	復越南國王……………	四二
論德約……………	一五	胡領事來函……………	二八	復英國威使……………	四二
		述威使論修約……………	二九		

復朝鮮總理機務李興寅君	四三
論天津法國租地	四四
論法越邊事	四五
復法使德理固	四六
報法越新約	四六
籌議分界	四六
述爭界	四七
論英改朝鮮前約	四八
與福祿諾議定五條	四九
陳美使勸和	五〇
論法約中西異文	五〇
論酌改法約	五一
核議法約	五二
議改法約	五三
復法國領事官林椿	五三
駁俄照會并議巨文島	五四
論刪改俄照會	五四
論與俄處置朝鮮	五五

擬覆美使文	五六
覆議中法接綫	五七
論松花江通商	五八
鈔呈中俄接綫草約	五九
請屏拒美使博來爾	六〇
論朝奧議約不認屬邦	六〇
致教皇外務大臣紅衣大主教	六一
南坡脊	六一
議結陳季同洋債	六二
論帕地分界證據	六二
論帕界辦法	六四

郭嵩燾

復易笏山	六五
復張竹汀	六六
上陳尙書	六七
再與笏山	六八
復方子聽	六八
上沈尙書	七〇
致毛寄雲中丞	七一
復毛中丞	七一
與周壽山	七二
與吳南屏	七四
復李眉生	七五
復潘伯寅	七六
與羅研生	七七
復王綸霞	七八
復羅小溪	七八
致曾中堂	八〇
致曾中堂	八一
與曾中堂	八四
與劉霞仙	八五
致曾沅浦	八六
致笙陔叔	八八
倫敦致李伯相	八九
致沈幼丹制軍	九五



293628

致李玉階中丞……………九七

復姚彥嘉……………九八

致李傅相……………一〇一

復曾沅甫宮保……………一〇三

致李伯相……………一〇三

致李傅相……………一〇九

再致李傅相……………一二

寄李傅相……………一三

致彭宮保……………一五

復李傅相……………一七

致曾宮保……………一九

再致曾宮保……………二一

致曾劄剛……………二二

致李傅相……………二四

致李傅相……………二五

致霍子玖……………二七

致黎純齋……………三一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三二

曾紀澤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七

條……………一三四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

條……………一三六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三七

倫敦致總署總辦……………一三八

倫敦致總署總辦……………一三九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四〇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三

條……………一四一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四二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四二

倫敦致丁雨生中丞……………一四三

巴黎致譯署總辦再啓……………一四四

倫敦復譯署各堂……………一四五

倫敦致總署總辦……………一四七

倫敦致總署總辦……………一四八

倫敦致總署總辦……………一四九

倫敦致總署總辦……………一五〇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五〇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一五二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一五二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一五二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一五六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

條……………一五七

巴黎再致總署總辦……………一五八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五八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五八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五九

巴黎致總署總辦籌越事七

條……………一五九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一六〇

巴黎稟復九叔父……………一六一

倫敦復李丹崖星使……………一六二  
 倫敦致劉康侯太守……………一六二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六三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六三  
 巴黎復重伯……………一六四  
 巴黎復郭筠仙丈……………一六四  
 森比德堡再致越南王……………一六五  
 倫敦復左中堂……………一六六  
 巴黎致總署總辦……………一六六  
 巴黎再致總署總辦……………一六七  
 巴黎復郭飴孫  
 豐飴兩甥……………一六七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一六八  
 倫敦復邵筱村……………一六九  
 倫敦復李香巖……………一六九  
 倫敦稟九叔父……………一七〇  
 倫敦再復許竹筠星使……………一七〇  
 倫敦再致張香濤制軍……………一七一  
 倫敦致李傅相……………一七一

倫敦再致李傅相……………一七二  
 倫敦復許星使……………一七三  
 薛福成

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  
 海防書……………一七三  
 答張幼樵副都御史書……………一七五  
 上閩尙書書……………一七六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一七八  
 代李伯相復鮑符軍門書……………一七九  
 代李伯相復邵荻舟觀察  
 書……………一八〇  
 代李伯相復劉峴莊制軍  
 書……………一八一  
 代李伯相復盛杏蓀觀察  
 書……………一八二  
 代李伯相復豐漢文將軍  
 書……………一八三

代李伯相復馮卓如觀察  
 書……………一八四  
 代李伯相復致劉制軍書……………一八五  
 代李伯相復沈品蓮觀察  
 書……………一八六  
 代李伯相復張海帆觀察  
 書……………一八六  
 代李伯相復劉制軍書……………一八七  
 代李伯相復馮觀察書……………一八八  
 代李伯相復劉制軍書……………一八九  
 代李伯相復劉毅齋爵京堂  
 書……………一九〇  
 代李伯相復沈穀成太史  
 書……………一九一  
 代李伯相復何子峨星使  
 書……………一九二  
 代李伯相致李丹崖署星使  
 書……………一九三

代李伯相復李星使書……………	一九五	答袁爽秋戶部書……………	二〇七	挽時變……………	二二二
代李伯相復鑄徐菴部郎		致許竹簣大臣書……………	二〇八	答友人論禁洋烟書……………	二二三
書……………	一九六	上曾侯相書……………	二〇九	答友人書……………	二二五
代李伯相復曾沅甫宮保		養人才……………	二一一	上李伯相與英使議約事宜	
書……………	一九八	廣懋田……………	二一二	書……………	二二七
代李伯相致總理衙門書……………	一九九	興屯政……………	二一三	上李伯相論接救越南事宜	
答伯兄書……………	二〇一	治捻寇……………	二一四	書……………	二三一
論大東北電報兩公司訂立		澄吏治……………	二一六	與張副都御史書……………	二三五
合同書……………	二〇三	厚民生……………	二一九	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	
致王制軍再啓……………	二〇五	籌海防……………	二二〇	元書……………	二三七



# 清代四星使書牘

## 李文忠公鴻章

### 論奧國換約

接奉鈞函。並准大咨。專差齎送奧斯馬加國八年間在津議定條約二本。令卽轉送蘇藩司查收。赴滬互換等因。卽經派委候補知府許鈴身。迅速搭坐輪船。將前件齎送蘇州投交恩竹樵方伯。不致遲誤。並由敝處加函告知竹樵。奧使嘉理治現亦到津。定於月之二十四日赴滬。計當查照妥辦。承另示奧約內。並無准令傳教字樣。其游歷執照。臨時須驗明無通商二字。方可蓋印發給。此二者於交涉機宜。極有關係。在當日會議之時。深費筆舌。及今換約開辦。尤應通飭各該關口。遇事照約審慎辦理。毋任稍有弊混。當卽鈔函分行各關知照矣。奧使今日午後來敝處拜晤。據稱伊國不派公使駐京。祇上海設一領事。其餘各口。擬託英布領事代辦云云。查奧國從前在歐洲四大國之列。似係公會民政之邦。洎後中衰。僅能自守。所有通商交涉事件。諒亦無多。當無與各關口爲難之處。又於二十日。承准直字第七十號函示。津民誤斃俄人四犯一案。業經尊處會同刑部議奏。並另文恭錄諭旨。及鈔摺等件。已查照太咨。轉行道府遵辦。孔領事知此事已經奏結。卹銀又已照領。不復深問。至於律例變通辦理之處。本甚平允。自不必再向剖晰也。

### 議法使緩遞國書

密函將熟使議論請覲一節。剴切駁辨。洞中機宜。曷任傾佩。熟使二十三日過津。卽赴煙臺接眷。因前次答拜時。伊設筵款洽。曾訂以下次來津。當具中國酒食相餉。該使遂囑人探問敵處。果有此意否。二十九日自烟臺回津。又專人催問。鴻章卽請於三十日過我一談。屆時該使同狄領事來晤。酒酣暢論。乃以面遞國書之事。屏人密詢。鴻章卽照鈞旨大略。再與開譬。其詞甚詳。謹具別紙。錄呈電核。該使始終未提及。若不准面遞。天津結案。仍難辦理。亦無他項挾制之語。正好與之開誠布公。初請其由貴衙門轉遞。意尙游移。繼屬其勿爲各國先導。似頗感悟。伊旣云不算辦公。則彼此如作局外旁觀。無話不可透達。彼合從則離之。彼深曲則挑之。冀於高明稍有裨助。該使復云。有一真話要說。中國現已平靜。外洋上等槍礮。何必多番購製。大沽礮臺。何必增修。答以防土匪。張國威耳。該使又云。外國並無窺犯海口之意。答以中外相交。無一事不講情理。我知必無此事。無須防備。但國家設兵以衛商民。亦猶貴國與英國。本皆無事。海口不廢礮臺。內地不廢練兵也。該使定於初一日起程晉京。求派員護送。已遣弁帶礮船送往通州。知念並及。再承諭鈔錄。拐犯江柱魯二全案。昨已飭據津海關道。摘敘原由。詳咨冰案。此係輪船所雇中國水手。收買幼孩。由洋人自行首告。已由關道照知駐津各領事遵照。似可無庸通行各公使。並乞卓裁。

### 論祕魯立約(一)

祕魯使臣。尙無來津信息。已遵諭諄飭津關陳道。面商美領事。俟祕使到津。先令至敵處。會商一切。勿得影射混請護照。私行入都。致違約章。據陳道面稱。美領事允卽照辦。但祕使自行入都與否。伊卻未能預測。亦未便攔阻等語。容俟該使到津會晤。定當竭力開導。或峻詞拒阻。相機酌辦。再行奉聞。細釋鈞處。照覆美英各使。詞意均極蘄截。令將祕魯所招華工。全數送回。並聲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議立約。亦屬情理。曷任欽佩。此後卽各國公使。代爲說項。誠如遵諭。我但據理斥駁。諒不能十分糾纏也。溯查同治五年正月。貴衙門與英法使臣。公同酌定招工出洋章程。

二十二款。並聲明澳門一處。不准招工。杜弊立法。甚爲嚴明。嗣於八年五月。申明舊章。照會各使。而英法照覆內。皆有五年所定章程。兩國均未允准。作爲廢紙不用等語。十一年冬月。英領事羅伯遜。在粵省開設招工公所。又允遵照五年定章辦理。旋即據報閉歇。經粵督瑞中堂咨報有案。是英使前稱國家未允者。似係飾詞。現由赫總稅司遞到法使柏隆照會。仍引前定章程。將來祕魯即准立約。未必果一一遵辦。鴻章反覆籌思。自以聲明不准招工。方能議約。爲是該國來意。無非專爲招工起見。若不招工。自不立約。前揣日本使臣副島語氣。該國似不能不與祕魯立約。而於招工一層。彼卻不甚措意。若東洋約定。祕使必執例以相繩。查赫德呈開。近三年間。祕魯由澳門招工。共有一萬五千六百八十餘人之多。爲各國之最。該國不由他處販拐。而獨由中國現未設官照管之澳門一處販拐。荼毒人民。將何了期。若該國再在東洋添設領事。接護照。應必將挾我不與立約之恥。專與大西洋等朋比爲奸。在澳門誘販人口。逕運出洋。中國無從查阻追問。不與立約。固深惡其招工之爲害。而亦無法禁絕。若與議約。或得漸杜其擅行招工之弊。尙冀有法查辦。此熟籌深計。又不敢謂准與立約之全非。仍在臨時相機度勢。斟酌妥辦耳。鴻章恪承指示。內外壹意堅拒。斷不肯於接見該使時。稍涉游移。諒蒙洞鑒。

### 論商人兼充領事

公函鈔件。以鎮江美副領事易美利。開設洋行。任性違約。已函致衛署使酌辦。據赫總稅司申稱。易美利運城。少報影射。飭罰銀兩未遵。擬即此改章。商人充領事者。不准謁見地方官。祇准以公文辦事。尙與體制不符。各關有無窒礙。屬卽斟酌具覆等因。竊查商人兼充領事。弊端百出。其包庇本行稅務。恃勢託情。固其常態。然尙可執關章稅則以相繩。而領事原以管束洋商。以商人兼充。卽無官俸。遇有交涉事件。無非包攬偏護。漁利營私。地方官無可如何。動多掣肘。是以各口開辦之初。經貴衙門與各省當事。迭次聲明。凡商人兼充領事者。關道不與延接共事。立法

至爲嚴明。蓋西國通例。凡此國領事。奉遣至別國。若不得所往之國。準信延接。卽不得赴任。無權辦事。咸豐八年十月。美國列使照覆內。曾論及之。嗣因各國領事漸多。商人兼充。該國但爲圖省。官俸起見。貴衙門與外間未能盡照成案。悉與屏絕。卽往返辨論。各國亦未肯遵從。而關口常有交涉之事。關道又不得不與來往。祇可通融辦理。不與印文照會。但准面商事件。間或用信函。仍力避領事二字。於無可杜絕之中。猶稍存限制之意。如同治四年漢口俄國別領事。七年鎮江法國甘副領事。皆係商人兼充。迭經議定章程有案。嗣遂沿爲通行之例。此尙係南洋各口辦法也。至北洋三口。天津多係真正領事。惟英人密安士。向以行商兼充美領事。近又改充和蘭丹國領事。而其洋行亦已倒歇。關道往往置不與較。煙臺牛莊兩處。惟英國係食俸領事外。其餘各國。多以商人兼充。間與關道公文來往。向無駁斥拒絕之說。相沿已久。亦遂成例。實由口岸生意本少。各國既因事簡費省。故未便堅拒苛求。若照赫德所請。不准其謁見地方官。祇准以公文辦事。則明明認作領事。此後無厭之要求。無理之口舌。更恐不勝其煩瀆。似不若各仍舊章。責成監督。遇事認真整頓。但不准其包庇稅務。偏護洋人。則雖商人兼充。尙有情理可喻。如果任性違約。必當咨呈鈞處。聲明商人不准兼充領事舊例。商請該公使撤換。彼亦無可置喙。卽不肯換。當稍斂跡也。且查赫總稅司申呈。語義似頗持正。然亦無朦混。中國官商界限較嚴。地方遇有要事。商人亦准進謁。至外洋規矩。平日官商不分。儼如朋友相待。是以辦洋商如有交涉。皆准謁見。係從宜隨俗之意。豈有兼充領事。反不准其謁見之理。公文印信。乃朝廷體制所關。未容絲毫假借。從前美國換約時。該使特聲明。干涉買賣者。不得派作領事官一條。今若准與關道照會平行。是在彼派作領事爲違約。在我認作領事亦違約也。至總稅司所稱公文辦事。免得當面干求。事後可備究證等語。均未中窾。關道辦事認真。無論當面干求。行文狡辯。自能力折其非。若關道辦公含糊。卽不當面干求。更可行文要脅。似無一而可者。是在貴衙門暨各大吏引用得人。不在改革與否矣。查咸豐八年。美國列使照覆內稱。領事有何不合之處。地方官按理據實。直斥其非。不與共事。本國國家並使臣。斷無可控之端云云。

最爲明允。南洋所開易美利。任性妄爲各節。殊出情理之外。總稅司亦多微詞。是已確有明證。將來衛署使。如含混聲復。意存袒護。應請鈞處查引前列使照覆各條。並赫德申呈犯章作弊。以後監督稅司難與共事等情。再加詰辨。以矛刺盾。或可即將易美利撤換。否則亦必稍知做改。並請轉行南洋大臣。嚴飭關道。勿得遷就瞻徇。轉貽稅司口實。是爲至幸。緣承下問。謹據管見直陳。以備采擇。

## 論祕魯立約(二)

鈞函以祕魯議約一節。難遽應允。卽允派員往查。有無窒礙。具徵指示周詳。披郤導窳。欽佩莫名。鴻章前迭晤葛使。探其來意甚堅。雖經多方辨駁。猶不稍詘。故預商先允派員往查。議定妥章之說。欲於延宕中。籍資考覈。所謂議定妥章者。如委員至彼。應如何任便訪查。俟查明華工何人受苦。何人願歸。卽令該國備船送回。其川費應由該國自認。及未與立約之先。應不准來招工等事。必與貴衙門前定招工二十二款。不相觸背。又與通商條約有異。姑作爲外辦。章程非若條約。請用御寶便成鐵案。亦知該使未必允遵。故前函聲明。未知此議能否辦到也。十六日泐復葛使函稿。業經鈔呈。函內訂於十八日九點鐘來晤。詎至是日晚。始接據該使函稱。定於十九日兩點鐘過晤。既不申明前函語意。又不請示是否得暇。按之各國往來之禮。殊覺唐突。當給回片一語。莫贊。屆期伊不果來。遂置不問。二十一日。葛使派其副使。與密安士。赴陳道處探詢。陳道責以無禮失信。該使慚謝。復懇陳道前來請期。因約以二十四日。已時過晤。該使帶同愛勒謨爾。密安士。於是時來謁。適同知容閱。由美國因公回津。該員熟習各國言語。情形。並令陳道容閱列坐陪敘。葛使將鴻章十六日所給原函。取出逐條剖辨。謂八年十年華民公稟所稱。全是空話。未經訊問。口供不足爲憑。美使遞京。原請派員往查。或議條約設領事保護。至今中國一事未辦。又前文所載。與英國議定船規。今年始令招華工之家。照行。又澳門本非中國地方。難禁各國不往招工。又日本扣留瑪也西船案。英

領事訊問船主。並無苛待等事。是以現請俄使秉公理處。尙未結案。又中國既令無約之國。不准招工。是以該國亟派使前來議約。以後自必照約互相稽查保護。無非一派掩飾彌縫之詞。鴻章逐加駁詰。該使總稱此次數萬里奉命而來。專爲和約美意。請勿咎既往。但將條約商定。必當照辦。若貴衙門所云。先將華工全數送回。可於約內聲明。除華人在祕魯開鋪住家。自不願歸。其餘送回。其餘做工人等。合同限滿。卽令原主送回。須分別辦理。又貴衙門所云。不准招工。方能議約一層。各國皆有招工定章。祕國亦應照章。如查有凌虐實情。應准罰辦。容閱因言美國向例。無立合同定年限雇工之事。華民在金山等處傭工。去留自便。美官不能勉強勒措。卽有先立合同者。若不願當。隨時將合同繳銷。作爲廢紙。該國亦應照辦。葛使云。條約內不妨商辦。鴻章與陳道皆力稱。汝國拐去華民十萬餘人。我等須將前事辦明。方能議到和約。此時斷無先准立約之理。與總理衙門原議不符。葛使怫然曰。若必照總理衙門之意。顯係中國不肯議約。我無以覆命。祇有卽行回國。密安士從旁擬議曰。或請先議幾條查辦章程。果各遵守。再謀和約。葛使謂無論如何。章程當立在條約之內。未便另訂章程。况既查辦。非一半年竣事。我不能久留等待。若准立約。卽與妥商。若不准立約。卽先回國。詞甚決絕。鴻章仍堅不允行。該使云。回寓當詳覆一函。請轉達總理衙門。果不准立和約。決意卽歸。往返辯論三時之久。該使辭去。察此情形。誠恐鴻章前議。尙辦不到。俟該使覆函如何。容再請示遵行。統乞豫籌妥辦。詳示方略爲幸。

## 論祕魯立約關係

再密陳者。祕魯議約。前經尊處照覆各國。及敵處與該使辨駁數次。原思設法堅拒。藉可宕緩其事。本日見葛使聲稱。必立和約。方能商辦。送回華工。保護華人。僅派員往查。尙不足以鑿其欲。因告以日本立約。三使往返而後定。西洋各國。初立和約。亦須先行商准。後乃定議。往往有遲至三五年者。該國本係無約。拐騙凌虐華工之事。案據

極多。各國共見共聞。今貿然而來。豈能猝與立約。葛使知我意在宕緩。乃云該國專派議約。祇有辦理和約之權。無先立章程之權。奉使年餘。實難久待。中國不准。則該使回國後。斷不能再派使臣。且云日本至近。遣使非難。該國絕遠。實未便再三出使。其意欲得貴衙門準信。卽定行止。將來覆函中。想仍係此等議論。彼似不願留津。亦非必欲赴京。鴻章無難始終峻拒。惟該使若卽回國立形決裂。在彼十餘萬華人。不免更受毒害。有如上海新聞紙所云。而澳門招工。必更狼狽爲奸。攪擾日甚。後患殊多。此事於中外交涉。頗有關係。所兩言而決者。准議約。則當於約內將招工各節。嚴定辦法。不准議約。則鴻章卽壹意堅執。聽其自爲。擬請鈞裁卓奪。由貴衙門請旨遵行。抑或俟該使出境後。鴻章再將始末緣由。據實奏陳。伏祈核示。

## 論派員出查各國製造并滇案

赫總稅司。商購船廠各節。業蒙俯允。照議定辦四船。本日又准戶部咨鈔覆。奏派令各關如數分撥。仰見主持大計。力圖自強。曷任傾佩。承囑買船。應專責成。總稅司一人。另由機器局派道府等前往英國。或他國。在各廠細加考察。互相印證等語。查正月間。幼丹中丞來信。已派日意格帶閩廠學生數人。赴英法各廠查探學習。二月間。敵處亦派金陵船廠委員。通判王承榮。赴英法及德國克鹿卜廠局。查察情形。雖未必事事精到。將來或稍資考證。蓋派員出洋。本極難事。須通習洋語。洋文。庶不迷於所往。端緒易得。亦費用較輕。現在略諳軍器之道。府等員。竟無精通洋語者。若遽派往。須以洋人爲耳目嚮導。勢必隨帶多人。去往川費。已需巨款。其能否得力可靠。尙不可知。似宜倍加審慎酌擇。乃敢應命。滇事。頃接岑中丞三月初九日來函。並鈔奏稿。所稱查辦各節。似尙理直氣壯。諒已緘達鈞署。鴻章因據管見。詳晰布答。謹將往復函稿。照鈔呈覽。屬致琴軒方伯。派員查探緬滇交界情形。並繪圖貼說。以聞。除於復彥卿信中。敘及外。另泐密緘。切屬琴軒照辦。其派往查辦之楊鎮玉科。亦係舊識。人頗機警。在滇西威名久著。

呼應尤靈。鴻章又諄致該鎮。勿稍張皇鹵莽。致開兵衅。未知於事有濟否。昨據畢德格譯送近日西報。謂馬加利被害時。有同行之參將伯郎。過緬甸之巴謨地方。得緬王致該地方官密書。令其設法。不許英人過雲南。如過去。同時亦須設法害之等語。本日英國孟領事來謁云。亦聞此信。是以須先由印度派員赴緬查問。惟緬王既係密信。英參將何以得知。事果確實。英必藉端吞緬。若緬王不能自保。滇省唇齒之患。更無已時。均屬可慮。上海馮道及宋丞寶華來稟。威使偕參贊格維訥。及水師提督乘兵船二隻。於三月二十九日由滬往長江漢口一帶。未知何事。所派赴滇之員。尚無起程日期。並以附聞。

### 論滇案勢迫

初十日已刻。威使偕格維訥梅輝立同來會晤。至午正方散。彼此問答大略。另紙撮記呈覽。威使語意。仍與前數日所談情形相等。彼既派梅輝立赴京。向鈞處請示。自不肯在外間商辦。且所請遣派大臣赴英國。及滇撫失於覺察。未能保護。咎有應得之處。皆該使著意所在。絲毫不肯延緩。似須密速請旨定奪。尤非外間所敢擅擬。梅正使約於昨晚由水路北行。四五日到京。務乞先事籌維。俾免決裂爲幸。此案情節。本極支離。關係亦甚重大。從前猶可虛與委蛇。以待查明酌辦。今已半年。該使愈逼愈緊。初到津時。尙說要進京商量。尙說格參贊稍遲赴滇。茲則謂據其本國文書。立意先要一定辦法。確實憑據。再取進止。語甚決絕。非賴大力主持。不能斡旋危局也。就其所求六條。尙非皆不可行。鴻章與兩生中丞籌議。惟遣使順過印度一節。恐有挾持。或以使臣齎有國書。未便由他處會商公事爲詞。允遣使而不允會商印度。似亦情理。其餘並請妥速酌定詳告威使。一面示知敵處。事機緊迫。絕非宏緩所能挽救。尊處若再虛宕。該使勢必揚帆離津。屆時卽令鴻章等從旁轉圜。彼亦必不肯將就。豈非徒多轉折。昨日談次。威使曾言所擬辦法。若出自鈞意。不待該使等勉強要求。最爲得體。此則談言微中。卓裁以爲何如。兩生中丞連日



嘔吐大作。委頓異常。昨與威使坐談稍久。竟不能支。知念附及。

### 論滇案不宜決裂

威使自初十日會晤後。並未過談。鴻章於二十二日接到尊示。已將來往保護。及岑撫辦理遲延兩層。允復梅使。知威使亦必接到信息。特於二十三日往晤該使。藉探口氣。詎該使詞意較前更加緊迫。所有問答緊要各節。撮記呈覽。威使蓋知臺端僅允一二事。未滿所欲。故爲此激烈之談。然察其舉動。實與從前情形大異。此事難保不至決裂。今尊處答復該使節略各條。並繕給照會。亦僅允定滇省派隊護送兩條。其餘各條。有准有駁。計該使二十四晚。必可接到。未知能稍鬆勁否。若就昨日面談情景。似預挾一失和之見。該使即進京再議。恐其不易轉圜。深爲焦慮。此案詳細節略。日內諒已送到。威使云。俟梅正使譯寄。亦送交敝處一分。俟到時當緘屬家兒查照。情節認真。究辦可否。由鈞處先據其節略奏明。請旨密敕該督撫等認真查究。措詞不妨從嚴。緣滇中視此事太輕。星使雖欲認真。而耳目或有壅蔽。情面或有瞻顧。將來奏報不實。該使必更咆哮。以後更難挽回。總之。中外交涉。先論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辭。威使氣燄如此。張大斷非敷衍徇飾所能了事。語云。毒蛇螫手。壯夫斷腕。不斷腕則毒螫不能消也。本案緊要關鍵所在。尊慮難於措手。自恐有大吏失體之處。然若朝廷爲其所累。致壞全局。則失體更甚。孰重孰輕。高明必思之熟矣。若滇中果據實和盤托出。則邊將調練擅殺之罪重。而疆吏失察失防之咎輕。正所以保全疆吏。若任其一氣朦蔽。終必厥罪維均。敬求審度。先幾爲幸。至目前所要各條。均係題外之文。鴻章前方私意揣測。謂酌允一二事。俾得轉場。今該使斷斷爭較。竟不肯絲毫通融。將來進京議及。如不大礙國體。似可酌量允行。以慰其意。而防其決裂。若果決裂。不僅滇邊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單。已有之輪船礮臺。斷不足以禦大敵。加以關卡閉市。餉源一竭。萬事瓦解。彼時貽憂君父。如鴻章輩。雖萬死何可塞責。威使既屢有絕交動

兵之語。蓋深窺我國時勢之艱。方敢出此。又不能不預爲籌顧者也。至承詢出使。一二品大員可勝任者。外間似不多得。仍求於京員中酌擇保薦。梅使欲於上諭內寫出使大英國字樣。此係曉諭本國臣民。非條約照會內兩國並列可比。似不應用大字。尙屬有辭可解。兩生中丞奉旨慰留。深爲感戴。聞威使矯強之論。同此焦急。許道鈴身。遵諭即日晉京。並屬其面陳一切。

### 議酌允威使各節

七月二十九日午刻。接奉二十八日寄諭。出使英國一事。已派定有人。並令鴻章與兩生中丞。就近會商威使等因。適威使訂於是日申刻來晤。意欲告辭赴京。當將欽派使臣及鴻章等會商各節告知。並將奉旨憑據鈔給閱看。該使又訂於三十日辰刻來晤。會商一切。茲將兩日問答緊要各語撮記。另摺呈覽。該使語氣。初以派有使臣尙爲合意。但執定發鈔二字。並要件件答應。爲改心憑據。次日又將諭旨責問岑撫之處。節錄給看。核與鈞署照會節錄各語。大略相符。(另紙鈔呈內。惟多會同劉嶽昭岑毓英數字。威看到會同岑某。謂會同他。再辦不出好事。一時忘記節去。疏忽何辭。)該使亦頗欽服。惟總以必要發鈔。使衆共知爲詞。其他各節。仍持原議。未肯絲毫放鬆。該使忽於是日申刻。乘兵船赴煙台。不知有何詭謀。頃奉二十九日直字二百六十四號公函鈔件。指示詳細。查外國人性情。向多狡變。威使尤極躁戾。一語不合。動輒拍案。從前未甚共事。其所稱敬重及願與商辦之語。全是應酬空套。至與議事。斷不能曲從彼意。則亦何能使就範圍。三十日談次。已變臉者屢矣。以後果回津再議。若必遵照鈞署前次答復。該使節略之意。一一堅拒。勢必赴京咆哮。若仍不允所請。進京後必決裂而出。屆時更無法挽回。鴻章與兩生中丞再四籌度。該使疑心最重。總以諭旨不即發鈔。爲藐視外國。不肯改心之憑證。今欲破其疑。求力懇將二十八日簡派使臣。及責問岑撫等諭旨二道。即日補行發鈔。俾中外喧傳。該使疑團可釋。俟其回津。鴻章等再與妥商各

條。或較順手。至明降諭旨。威使欲將其國名擡寫。此斷不能行之事。可勿先與計較。待奉鈔報後。該使如有挑剔。自當據實駁斥。究竟伊必知擡寫。是小節也。卽如昨節鈔寄諭給閱。伊祇贊服措詞之嚴。並未糾及擡寫與否。是其明證。鄙見以上兩事。並無失體。似尙不妨遷就。若待其決裂而後允辦。則轉覺失體矣。至其簡略內。優待通商兩條。雖與滇案無涉。而該使必欲藉端要求。鴻章等昨與多方駁辨。牢不可解。將來祇有遵諭。援引梅輝立並非立時卽要照行之議。令其來京後與尊處妥商。蓋各部院大員。往來與否。已非外間所敢與議。况窺其意。更欲交接王公。耶。出使繞道印度一條。鄙意亦擬允俟回時酌辦。昨尙未據論及。至商議貿易一節。俟滇案辦結再議。自係正理。但該使所最著意之處。恐要先立憑據。祇有臨時相機酌議。尊指欲以此留抵正案。較易了結。窺該使之意。似以准令通商爲應辦而必能辦到之事。允之未必見好。拒之則必用強也。至威使續送滇案節略。該使謂將英文寄京。由梅輝立譯送鈞署。計必鈔致敵處。該使不再錄交。仍望迅速鈔示。以備查考。連日據東海關龔道稟稱。該處突來英法德美兵船八九隻。業經咨報冰案。又接上海密探日本橫濱新報。該港英國兵船。忽於禮拜日調走。恐係華英交涉爲難。長崎新報。該處停泊各國兵船。多至十四隻。間有鐵甲。恐華英失好。故齊集候信。又上海招商局密稟。昨有英公司船到滬。詢知該國議政院諭旨。著重雲南兇案。謂必須嚴加懲辦。各等語。威使與格參贊。連日往烟台與該水師提督會商外。似恫喝而啓衅之意。實難保其必無。尊論滇案視查辦認真與否爲定者。乃其本國之意。其案外所索者。似出該使之謀。洵爲洞見癥結。然該使與其本國。一是二。能發能收。必謂各條未盡如願。不至陡生意外之變。鴻章等審度其情。不敢有此把握。至南北海防。因餉項無著。撥款多虛。實係尙未開辦。將來卽勉力開辦。恐未可恃。以拒英人。目前必以力保和局爲緊要關鍵。至交涉各事。如能爭得一分。卽留一分地步。中外自應合力籌謀。無如威使因近年所求不遂。蓄怨已久。其銜恨岑撫頗深。誠恐不易辦結耳。至各使遣人探聽。未必不知其情。否則兵船奚爲四集耶。子和筠仙公牘兩件。已交輪船速遞。

## 議日本約章

鈞函並大咨錄示各件。仰見杜漸防微至意。查同治十一年。日本使臣柳原等來津。照會關道。欲將前此議定約章。商改其第一條。彼國與西國換約。恐通商章程有所更易。特來預商。當查日本往議西約。尙無成說。不必預爲懸擬。批俟換約後。如有必須更易之處。隨時察酌商辦。第五條。日本進出口稅。一例照該海關成規收稅。當查日本海關通商章程。既有不同。亦可稍爲通融。批俟換約後。照約商辦。仍訂明將來和好日敦。其無關礙者。自可日後會商。其有關礙者。無論何時。斷難允從。維時原以該使執意欲改初約。敝處堅持不允。故以隨時察酌通融等語。略予轉圜。既已有言在先。未便概置不理。今鄭署使照會內。應補應正各條。餘飭津滬兩關道詳晰妥議具覆。再行咨報外。鴻章復將各條逐加查核。其通商章程第二十八款。進出口稅。未便一例。及日本進口稅。則第八十三條。呢布類。又日入至日出。不准開封鎖。船口。應行更正。補載等事。似尙無甚關礙。可以照准。但換定之約。不便改寫。祇可由鈞署另給照覆。附刊章程之後。通行曉諭。至鴉片嚴定罰款一條。該國既有各國貿易通例。或可權宜照辦。無須補列稅則。前此敝處定約時。即再三商議。以鴉片例禁本嚴。如明載約章。頗多窒礙。是以僅於日本稅則。違禁物項下。載列鴉片名目。查會文正公預籌日本議約片奏內。亦云彼國嚴禁傳教與鴉片。中國犯者。卽由中國駐洋之員懲辦。或解回本省審辦。免致受彼譏諷。相形見絀。蓋吸食鴉片。懲辦原不爲過。該國向未深受其害。自應懸爲厲禁。然若刊入條款。則中國之民。愈將受其魚肉。亦失本國體統。誠不可不預爲之防。而鄭署使照會末段。華民歸該地方官照料。仍欲操治罪生殺之權。久之。或釀成衅端。目前亦貽誚各國。是中國遣理事官一端。實有難再從緩之勢。此外各條。均應由該關道詳細核議。總期於華商生理。中國體統。毫無關礙。始能允行。仍宜訂明此次。因有前言。姑示通融。給予照會備案。嗣後必須尊照定章。未屆修約之年。不能輕易商改。則友誼倍敦。而信守倍篤矣。

## 論遣官駐日本

再何天爵所遞現駐日本華商呈詞一件。並無具呈人姓名。誠如來諭。迹近匿名揭帖。又與條約有礙。未便准予查辦。惟呈詞內所稱日本尊敬西人。藐視華民。及刻待各節。訪聞皆係實情。蓋中國既未派有理事官駐紮彼國。則華人之喫虧。自在意中。然中國遣官。亦自有難焉者。一則緹於經費。一則既遣官在彼。非有一二號兵船往來彈壓保護。則聲威不壯。而辦事亦多棘手。此所以遲之數年。而未能舉行也。竊維西洋在中國各口設領事官。每年商人計丁繳捐。藉作領事經費。各國多少不等。儼爲通例。刻下日本華商。聞有在英領事處掛名者。每歲繳丁捐洋三圓。爲理詞訟及報稅等事。今閱華商呈內。亦有日官索取牌費一節。查橫濱長崎神戶三處。華民最多。其各口華人。或一省爲幫。或數省爲幫。公舉老成之人。爲司幫內公事。似宜乘彼呼籲之時。遣員東渡。召集各幫公司。查明華人。果有若干。與之妥議章程。或仿古丁錢之法。或仿各國按年繳捐通例。華商有官保護。必當踴躍輸納。合計各幫內協貼經費。略敷理事等官歲俸。卽派一總理事官駐紮。最要之口。其各口卽選各幫公正司事。假以虛銜。俾爲副理事官。遇事妥商辦理。自可浹洽。然後遣閩滬兵船一二號。就近輪往巡駐。有事仍可調回。日本爲我切近之患。與西洋寫遠及南洋各埠。情勢迥殊。若遣官往駐。以恤外洋寄寓之民。並偵探彼族之虛實動靜。隨時詳報。似與中外大局有裨。儻彼間所出經費。尙有短絀。另籌酌量協濟。亦無不可。此事自議約後。迭經陳奏。因循未果。誠恐坐失事機。務祈鈞署主持。及早籌辦。

## 議覆赫德總稅司條陳

鈔示赫德總稅司申呈兩件。令將各條可行不可行。及可行而能否辦到。詳細核覆等因。恭釋簽出各節。詳審周密。

毫無遺議。該總稅司所最著意者。在商務第一議。故長言之不足。復續陳把握憑據。以爲懲憑。停止釐金之計。立言似頗得體。然細加覈算。該總稅司謂照同治十三年徵稅大數比較。計入宗貨稅。連洋藥加稅。可收至一千九百餘萬兩。以抵各省釐金一千萬兩。尙短數百萬。殊不知各省常稅釐金。每年奚止千萬。鴻章約略核計。近雖半稅。單暢行釐收漸絀。合之通年。總在一千五六百萬。卽如所言。以稅抵釐。所捐將近千萬。於國計大有關礙。若釐卡不撤。進出口貨。除絲布等八大宗外。其餘洋土各貨。徵收無幾。必尙不敷開銷。况以政體而論。謂關稅宜徵。則各貨當一律全徵。謂釐金宜免。則各貨當一律全免。乃或進出口徵稅。或進出口免稅。或免徵內地稅釐。或全徵內地稅釐。辦法紛歧。徒爲利益洋商起見。政體奚在。則此議之不可行也。明甚。商務第二議。第四議。鈞處簽駁甚明。惟謂其第三議。有可擇而從者。蓋與現行條約章程略符。無庸大爲更張。可否卽照此議。與之詳細酌定。該總稅司末論。中原有若於各項各議。揀擇而行。亦無不可之說也。至現因籌議稅釐。而推及訟件政務。該總稅司雖云。商務不行。訟件無不可。訟商兩項不行。政務無不可。按之各國。似難盡允。卽質之威使。亦未必謂然。茲奉簽示。以訟件及政務之第一議。頗爲周密。尙可酌行。幼丹制軍來信。亦以廷訂律師。堪以試辦。查中西律例迥殊。本難合一。若如所議。另立通行章程。詳細規條。勢須舍中就西。欲參用中律。西人必不能遵。似可向英美等國。索取律例成書。派人譯出。斟酌損益。凡通商各口。交涉訟案。皆按西律判斷。其內地交涉重案。亦可比照定讞。則罪名輕重。均歸一律。華民可免喫虧。西人亦無藉口。其理案衙署。應責成關道總辦。由道延聘外國律師。如機器局雇匠。目各營雇教習之式。惟向來領事斷案。多先與洋商私議。商人肯遵。領事方敢定斷。否則惟徇商人之請。多方狡執。夫領事尙不能強制洋商。似中國延雇之律師。卽稱公正。亦難免偏護洋人之弊。但既立有通行定章。循照酌辦。自較領事會審。稍有把握。北洋三口。訟案較稀。可暫緩設。應俟上海等處。試行有效。再爲仿辦。至訟件第一議內云。定案時毋庸待犯罪人自行認供。祇有確鑿憑據。亦可辦罪。此係西國辦案定法。目下滇事李珍國一犯。威使如以並未認供爲辭。似可執此例折之。訟件

第二第三議。與現辦章程略同。第四議。彼此辦法互相通知。凡辦理交涉之案。無不通知者。但難得明白耳。至政務第一議。大致與泰西各國通例相合。今外國人歸中國官管理。其注意在行各項新法於內地。斷不願與華人同守中國之法。其勢似難於驟行。此事准辦。須大變更。必各省皆自用機器開礦。自造鐵路電線。而後可。必訟件通行。規條議定。而後可。必內地裁併釐卡。而後可。若照目今規制。洋人斷不遵改。萬一肯遵。則流弊百出口。舌滋多。鈞論所謂有虛名。而受實禍也。竊疑通商各口。既開。斷不能驅之使去。數十年以後。必要辦到洋人歸華官管束。而後相安無事。現在中外政教法律迥殊。既不能強洋人以就我。又不便改華法以就洋。似不若仍舊貫之爲愈矣。至洋人不歸華官管理。則通行各國漢文約本。固難遽定。彼此互相換允章程。未必肯添。五年各國一齊修約。尤未便准行。其二三四議。可置勿論。謹就管見所及。敷陳大略。伏候鑒裁。日前梅輝立過津。面稱滇案奏報到京。去秋所議整頓各口稅釐事宜。必須就此定議。鴻章謂各口通商。皆有約章可守。實與滇案無干。若議變通。儘可從長熟商。奚爲藉端要挾。以相擠逼。該使嘿然。

## 論德約

接奉公函。以德國現催修約。屬將巴使開送節略內。何款大有窒礙。何款尙可通融。並就各口情形。有無應革應增之事。詳細核覆等因。竊查同治十一年六月間。曾奉函示安署使。以德約第六款第二十二三四等款。須另編改。中國亦以現有應將各款公商之處。相與抵制。屬將何事應添。何條應刪。與辦理通商各員。諮商布覆。當即轉飭熟悉條約之前津關道陳欽安議。旋據陳道稟復各節。因德使久未催辦。迄未轉呈。茲先檢出陳前道原稟。錄送鑒核。惟今昔事勢略殊。巴使於原擬修改四條外。復又臚列多款。誠如尊諭。大越範圍。礙難照辦。擬先按照單開。逐條駁斥。我所應改各款。暫勿與議。將來終不能一概不允。而利害輕重之間。尤當斟酌盡善。循譯來示。處置精詳。曷任佩

服。鴻章遵就管見所及。於德使十六條單內。各加簡明注語。另繕清摺奉呈。是否有當。伏候裁擇。該使第一、二、三、四、五、六各條。卽是推廣前言。第六、二十二、三、四等款之意。足見蓄志已久。亦因威使與赫德議改通商稅釐等事。狼狽相依。變本加厲。諸多窒礙。勢難照行。第七、第九、第十、第十四、五、六各條。或擇用英國新約。或竊取赫德條陳。或尙無關緊要。第十一、二條。則因閩省安納船案。欲索賠償。多設條例。將來歸束到底。若不能一概不允。似可就此數條內。斟酌通融。庶害較輕。而利亦無甚損耳。昨德領事璧斯瑪來謁云。奉巴使之命。因議安納船案。議修條約。事務冗繁。令伊赴京幫助。並謂該國新寄電信。與巴使費信資六百元。必是要事。又該國副使來京。帶有密書。該領事均未聞其詳。但巴使屬將安納船案原委告知。敝處必要與鈞署饒舌。鴻章告以昨接丁中丞來信。此案辦理極爲妥速。該使尙有何說。璧領事云。巴使甚感丁中丞盡心辦事。但除追贓一萬三千餘圓外。其餘應照萬國公法。由總署議賠。不復與丁撫臺爲難。鴻章復曉以德約第三十三款。明言不能賠償贓物。我等應照條約。不應舍約而引公法。該領事語塞。因就其赴京之便。致覆巴使一函。順將閩案敘及。仍以設法再追贓物。爲了結地步。謹鈔與巴使來往函稿。奉呈鈞覽。末有其餘各情。屬璧領事代陳者。謂巴使人素和平爽直。勿爲英國推助波瀾。勿與總署多方刁難。該領事雖未承認。但云當密告巴使。想尊處知幾其神。定有操縱離合之妙也。

## 論滇案危險

前奉四月初九日鈞函。詳示與威使辨論情形。梅輝立到京後。有無續議。正深懸系。十九日奧國公使史福禮。由京來津過晤。詢及瀕行見威使探聞滇案若何議結。據云。該使因欲報知本國。問威使案可了否。威云。尙不得了。本日申刻。法國羅使由滬到津。匆匆卽行北上。順路拜會。詢其何以如此著急。據稱威使屬令法館參贊。催伊星速回京。因爲滇案各事。須先與俄、德、法各使商議明白。卽赴總署商論一次。如所議不成。威使定要出京。業經收拾行李。



裝箱預備。看此情形。頗爲危險。問伊知此案詳細否。羅云。未知其詳。當將滇中奏報。大略告知。羅云。威使正應與總署妥議辦法。但伊性急。若總署不與和平商酌。恐又要決裂。答以滇案並無難辦。惟威使必欲將案外通商稅釐各事。一齊攙入。急切殊難就緒。羅云。通商是各國公共之事。英國未便獨議。且須大家緩緩商量。纔有定局。此時總署何不照會威使。云。滇案是華英交涉之事。應先會議此件。通商章程。須與各國另議。要分兩截辦法。諒威使亦無異詞。答以貴大臣見威使亦可將此事從旁開導。如將來威使要出京。貴大臣務須設法勸解。共保和局。該使唯唯。因屏人密語云。滇案會報明本國。奉命不必干預。察探英國朝廷。亦不願開衅。但恐威使藉端聳聽。該國不能不從其所請。旋辭去。云三日內必至京也。又羅使面稱。德國現議修約。已將所擬各條。知會各國公使。又美、奧、法各使。皆謂威使心腸甚好。但性氣褊躁。最要臉面。總署會商時。勿與說硬話。使得轉場。當不至大決裂。即決裂猶可挽留。合將連日所聞各情形。詳細奉聞。諸乞相機籌辦。維持大局。實所企幸。

### 勸留威使並議租界抽釐

威使議論。日益緊迫。久在意料之中。昨聞美領事云。威使有信。即日過津。因英國孟領事往煙臺養病。擬借美館暫住。未知該使果否動身。抑尙徘徊未決。該使既稱不能等候刑部定議。到滬後。一面奏報本國如何辦理。自有力量。是其決裂之意。業經顯露。尊處告以稅釐等事。並非不可商量。且欲就此定議。或者可得轉機。俾不至悻悻退出。誠爲大局之幸。蓋此事總須該使在京。與鈞署就近議商。方易轉圜。若聽其自去。豈肯回京再議。該使屢言家兄等查辦不實。勢必遷怒敵處。過津未必就晤。卽或晤談。亦必鑿柄不入。若至上海。各國衆商。千百喙相和相迫。又有格維訥等挑唆。南洋大臣相距尙遠。並無從旁解圍之人。竊慮事機更難收拾。似應仍由尊處設法挽留。微示以酌量補救之法。揆該使本意。尙非必欲肇衅者。稍予通融。或遂戛然而止。至租界抽釐一節。承詢上年劉道瑞芬、馮道煥

光兩稟。須於變通之中。求其較爲妥善。查馮道原稟。謂租界釐捐。專收華商未完半稅之貨。若准停捐。從此華人居租界者。卽爲化外之民。將使腹地盡變爲香港。且恐尙欲擴充租界。劉道謂租界免釐。華商趨避素熟。必致界外商棧。盡徙界內。漏卮更大。餉源立竭等語。均有卓見。惟馮道謂。如能循舊辦理。姑允添開口岸。以示寬大。劉道謂。萬不得已。祇能將租界內真正洋貨。未完半稅者免捐。而土貨進出。仍照舊稽查驗報。二者以利害輕重計之。似劉道之說較長。各口惟上海租界有捐。捐項亦頗繁巨。僅免洋貨。所失較少。敬祈卓裁。赫總稅司商務第二議內。各口岸如未訂有口界。應由中外會同勘定。此則必不可行。各口皆以租界爲憑。若另定口界。必致漫無限制。而租界之外。復有口界。不但有礙釐餉。久將變爲異域。後患甚大。想高明定能力持之。

### 論往煙臺會議

煙臺之役。原冀鈞署有人會辦。藉資商權。稍分責備。今既奉旨專派。雖蹈湯火。豈敢固辭。將來籌辦有未周到。不求局外原諒。不顧事後譏彈。幸同舟共濟者。尙能鑒其苦衷耳。昨馬稅司復來。面呈赫總稅司初二日上海洋文信。當同許道鈐身譯出。鈔奉臺覽。其大意與前信相符。惟於新議通商章程。謂是英國讓中國。不是中國讓英國。威使還須詳細查看。方能允行等語。查法約第二十三款。德約第二十四款。洋貨在通商口岸轉販內地。照則輸稅。不得另有加增。語意本屬牽混。前據赫德面稱。洋文更有歧異。此次威使藉詞。仍不以華商在口完半稅爲滿意。或尙注重定口界。免口釐兩層。竊謂口界萬不可定。華商運洋貨既完半稅。亦無釐可抽。所能抽者。僅未完洋稅之土貨。如該使仍執前說。當與力持。但威使既不甚滿意。各國商務未知肯包辦否。如尙須與各國商議。尊意謂新添各口。應在訂章畫一之後。再行議開。又未知威使願否。此須臨時相機商辦。似未便預定也。總之照赫德所議。已將允開三口。併在華商半稅之列。照鈞署原議。以宜昌一口補滇案。以温州北海歸各國商務。其間本稍參差。威使尙欲添蕪湖。

是又以三口爲未足。豈知尊處僅允以宜昌補救耶。幼丹制軍函稱。增添各口。以照會各國爲宜。免其日後修約。再請添口。洵爲不費之惠。惟現在英國尙未定議。勢難先行照會各國。迨定議後。自應照會。而各國又未必領情。卽如閏五月二十三日。德使赴鈞署議約。謂已允英國開宜昌等口。何以我們來說。總是推卻不辦。明係奚落。似應將計就計。以各口正爲德國修約。一律允開。非獨厚於英人。不妨先與說明。緩行照會。尊意以爲何如。至赫德所議各條。係大致辦法。其稅單報單等詳細章程。及防弊之法。須再續議。自是緊要關鍵。將來須令南洋妥議。由鈞署折衷定斷。蓋稅釐情形。南重於北也。威使於二十四五日。旣聞赫德之議。二十六日。仍催滇案提京。且謂格維訥回報。更覺實有證據。並聲明已令起行回國。參以赫德初二來信。必須得大便宜。乃肯議結。儻到煙後。諸事議有端緒。該使仍執提京之說。或此外另有無理要求。鴻章不過徒勞往返。及早折回而已。赫德前信。威使擬於初四五。至煙臺。頃接上海馮道稟稱。初四日。晤赫。謂威有七日內赴煙避暑之意。馬稅司接駐滬英兵官信云。威使偕水師提督。擬於十一二日。坐兵船赴煙。遲回審顧。或係盼候赫德回信。鈞署旣將所奉諭旨。行知威使。應俟該使到煙後。乃可往商。容俟探明。再乘輪船東行。現尙未能定期。或在月望前後也。

### 述煙臺初議

鴻章二十八日未刻。展輪東駛。風平浪靜。二十九日申刻抵煙。知威使於二十六日先回。七月初一日移住公館。函訂初三日已刻往拜。晤談兩時。所有問答節略。撮要敘摺呈覽。該使一口咬定滇案提京覆訊。若不允行。他事無可商辦。其注意尤重在岑撫。主使謂經格維訥沿途查訪。情節更真。彼旣令格回英面陳。又將全案文卷證據。齎送該國外務大臣查核。約一月內。必有辦法回信。此時絕非在京所議。案外補救。可以了事。當與反覆駁辨。千言萬語。大致以必欲提京。祇能將案內各犯。及業經革審各員。飭提至岑撫。經欽派大員查問。毫無指使憑證。斷不能因該

使傳聞之語。一面之詞。遽請提質。該使若得有岑撫指使文札信據。或的確可靠見證。交出查驗。果係毫無虛偽。亦可據以請旨定奪。該使謂上年七月內照會貴署各信件。及格維訥新得各處供證。皆係確憑。鴻章姑令將格維訥洋文記載。摘要譯送閱看。再行商辦。據稱須十日半月方可譯畢。是日傍晚。梅輝立復來寓。面稱威使問岑撫何以萬不能提京。告以非不能提。因中國大員。查無證據。而威使但信傳聞之言。並無真憑確證。照例斷不能提質也。梅謂若但將各官犯提到。再問明岑撫實有指使。展轉行提。須兩三年方可議結。英國萬不答應。因告以彼此皆欲迅速結案。何妨另想他法。梅謂前議八條。威使久作罷論。除非另添新樣主意。或可商辦。當以前議派員宣旨惋惜。非新樣主意乎。梅謂在京亦曾議及。若總署允行。早可結案。今則非其時矣。僅宣旨惋惜一層。仍屬無濟。其意向欲求覲見面諭。鴻章當即堅詞駁斥。屬其另籌。威使約數日內回拜。俟再晤商若何。恐非提京。不能轉圜耳。赫德於二十八日到煙。初一來謁。即云威使因新關近事。頗與齟齬。此來未得晤談。初三復晤赫德。據云有信與威。亦未見覆。二十餘年交情。忽爾反面。殊不可解。此事竟難幫助。頃得金登幹倫敦電報。云英廷專候格維訥回國。再定辦法。計數日內必到。威使既云此間即商有眉目。須咨報本國作主。是雖成議。仍難結案。不如趕派欽差。至英國理論。較可得力。英廷諸臣。斷不至如威使之矯強。我願告奮勇。隨星使前去幫忙等語。鴻章擬再經數番議論。如其執意要提岑撫到京。此外無可商辦。似祇有尅期回津。請迅派星使前往。或可藉弭衅端。敬祈豫籌爲幸。美德、俄、奧、諸使。均已晤過。均稱如所議不謬。亦可從旁調停。其如何調停之法。未及深論。俄、德、使擬六、七、日北旋。赫德謂威使已添調大連灣兵船四隻。不日來煙。故張聲勢。諒無他虞。

### 述煙臺二次二次會議

七月初五日。威使同水師提督賴德等。來寓答拜。恩恩數語。未談公事。初六、七、以後。各國公使提督。陸續屬集。來

往接晤。又德國大兵船請往看操。禮儀周至。英國水師提督賴德蘭伯聞風觀感。亦請至鐵甲船看操。迎送禮節。尤極恭謹。均經分別犒勞牛酒。其大連灣兵船四隻。尙未調到也。因威使口氣甚緊。不得不聯絡各使。以問其黨。援而諷令公論。日來美國西使。德國巴使。意尤殷勤。據稱屢詢威使。勸其及早結案。欲出爲調停。而威以係英國事。與他國無干。不必過問。該使等僉謂如此。問所議不成。必須迅派星使赴英國理論。屆時可將前後辦理情節。詳細函知。即各咨報本國。從旁接應。諒英廷必可議和。不至動兵等語。與赫德所見相同。初八日下午。梅輝立來寓。請商吳淞鐵路。鴻章未便置議。又提及召見慰諭一層。當告以萬不能辦。十一日復赴威使處辨論兩時。渠於滇案提京之外。又議及優待通商兩事。覲見一節。業經撇開。惟以赫總稅司閏五月十四日通商條陳爲不足。舍此則更無辦法。各件均無頭緒。焦慮莫名。鴻章故示整暇。十二日邀請英、俄、德、美、法、日、奧、七國公使。英國兩提督來寓公讌。仿照西例。酒闌。各以吉語互相讚頌。兼欲激射英事。羣情驩洽。席罷。威使獨留絮語。似稍活動。然其注意岑撫提京。實以全力赴之。未易轉圜。若欲弭衅端。或仍如前奏所陳。調令來京。與之面質。現尙未便議及耳。所有十一、二日晤談節略。另摺呈覽。並各使讌會禮儀二摺。附請察核備案。嗣後鈞署能否每年酌照辦理一次。或亦優待中小節目也。威使約於十三日三點鐘來寓會商。似亟欲議結者。但其反覆無常。願望過奢。萬不得已。卽有稍可通融之處。斷不能如願以償。前允譯交格維訥節略。威云。或兩三日可就。梅云。一月尙不能就。固係有意延展。憑據亦未必確實。若議成。尙可多留旬日。若無成。則三五日後當料理回津。計格維訥日內已到英國。倘該國偏信一面之詞。意存決裂。電報忽至。進止失措。殊於大局有礙。續後商辦情形。容再奉聞。或卽據情奏報。以慰懸系。

### 述煙臺第四次會議並論外交

十三日下午。威使來寓會談。仍要滇案提京。卽乘機將尊處續寄照覆。面交該使閱看。前次照覆。似稍呆板。應暫

存銷。此案如另有確實憑據。則可提京。無則不能空言允提。此係至當不易之理。各國公使。及赫德、畢德格、日意格輩。議論皆同。威使見我持之甚堅。乃允另議條款。而又先爲必須全允。始能結案之說。可謂強哉矯也。問答節略。另摺奉呈閱核。鴻章細思此事始末。鈞署及查辦星使。似皆有誤會之處。僉謂英國無非藉端要挾。固是常態。然不予以可挾之端。如優待通商各節。雖窮年辨駁。斷不至因此失和。乃案出之初。小者細者未允。後則允其大者。仍不能結。至謂該使非必注意提京。特藉爲需索之計。要知本案正文。認真追究。立予昭雪。則在我理直氣壯。此外要索。儘可壹意堅拒。乃疆吏任性顛預。於前既不一加嚴詰。星使又不諳洋務。仍照尋常辦案。未能窮治其由。以致枝節橫生。鴻章去夏密函有云。毒蛇螫手。壯夫斷腕。蓋權衡關係輕重情形而出之也。士大夫清議浮言。實未諳悉機要。內外諸當事。爲所搖惑。於本案情節。視若淡漠。此時不才卽焦頭爛額。於事何裨。威使意有所挾。出言無狀。靦顏忍忿。曲與周旋。深爲痛心。將來續商條款。勢必不能盡允。又無另圖速結之法。祇有回津坐待決裂。後患之來。不堪設想。情危勢迫。率臆妄論。伏惟鑒原。各國公使。皆謂去秋星使不卽赴英。實爲威使所騙。及今爲之。猶未甚晚。頃俄使布策來辭行。談及萬國公法。絕無不接待使臣之理。卽議論不合。定無妨害。仍希酌籌爲要。俄、德、法三使。均卽北旋。俟威使條款所議無成。當先由敝處泐函。將議略布告各使。聽其公評。一國開衅。實非各國所願。其能否向英廷代述。則未敢知。但事到盡頭。必應如是。威使面呈咸豐十年九月寄諭稿。照鈔附呈。不知何以入於彼人之目。挾彼疑此。百啄難明。徒爲浩嘆。

### 煙臺定議結案

連奉公函。具承期勛至殷。適會議條款之際。唇焦舌敝。心神煩替。未及覩縷奉陳。茲已定議畫押互換。奏明結案。其緊要節目。均詳敘於奏牘中。一一咨呈冰鑑。毋庸贅陳。威使此次所擬三大端。僅就在京八條內。添出優待各節。

而不言及籲請覲見。王公接見與禁地游歷各事。已於體制無妨。至遵商七條。則皆從八條內之第六條推行而出。並非在京未提。而在外補添者也。千山萬水。迤邐而來。皆至此處結穴。鴻章力微智淺。豈所敢任。第念廟堂憂勤。尊處屢函囑令及早議結。免致別起波瀾。不得不設法籌維。以顧大局。該使堅韌異常。每至議改一條。商易數語。或增數字。必以疾言異語。堅抵輒磨。窮日之力而後定。如定口界一節。其所最注意者。十七日已允通融相讓。次日日譯漢節略。仍復重言申明。議至二十四日始寢。前函報添安慶一口。係重慶之訛。其沿江卸貨裝人六處。亦經三四日會議。定爲內地照章完釐。不作口岸。此事兩召赫德密商。並請其在座與議。實非漫然應許者。各處夾在通商口岸之中。凡輪船過關。必須開艙查驗補完。故不至偷漏洋稅。其貨一經過卸民船。卡員可上民船查徵。故不至偷漏釐金。洋商實因內地土貨運赴口岸。風水阻滯。水脚增高。欲就近上輪船。以圖省便。非必欲藉騙稅項也。新約存票限三十六箇月。赫德力稱三年與三十六月。無甚區別。此項亦無甚關係。洋商土貨報單。弊端最多。威使既願與鈞署設法商辦。似可查照同治十一年各關議訂稅單報單章程。抽出報單一項與議。須簡而要。該使當易允從。滇案奏結。係照該使節略撮敘。至各犯減等發落一語。該使抵死不從。並未詢及大吏有無處分。蓋以提京訊實則重懲。否則尋常議處。殊不當意。然國家紀綱所在。鴻章既議結案。不敢不密片陳及。俾後來共知儆惕耳。二十五日。該使送到結案照會。惟恐尊處奉旨後。未肯一一照辦。望加意分別趕辦。免其籍口。償款二十萬。應由鈞處核飭各關。尅期匯交。條款內優待通商二端。牽連各國在內。並乞由貴署摘錄。迅速照會各使知照。美德各使曾云。凡中國與各國公共之事。應由鈞署照知。不願由威使轉行知照。據威使面稱。到京後必將條款知會各國。則在我一面。尤不可少。敬希卓裁。威使所撥滇案奏底。照鈔呈覽。鴻章擬於二十九日起程航海回津。

## 議償款遣使二事

鴻章於二十九日酉刻抵津後。迭奉公函。猥蒙獎藉股肱。曷任慚悚。三十日寄諭鈔示各件。亦經奉到。派員宣示。惋惜一節。威使於會議條款時。竟未提及。赫德謂在京。曾向鈞署陳請。實係出自威使之意。今既罷論。亦免尊處爲難矣。償款卽須照付。刻不可緩。來示欲先得一整項交付。屬由各省解存海防經費內借給。仍由各海關分別還款等因。查海防存項無多。原備緩急。未敢挪動。茲因事在急需。應請鈞署照會威使。先由敵處如數籌給。或酌給匯票一紙爲據。可否奏明。敕下各海關。將四成洋稅。本年七月以後。應解還部撥西征項內。分別各撥若干。迅速解津歸款。以原撥海防之餉。仍還海防借款。亦屬針孔相符。伏希鑒裁。遣使一節。英法俄德美五大國。及日本皆不可少。前在煙臺會晤德國巴使。俄國布使。均盼有人前去。陳蒞秋現已至津。不日北上。將來英美兩使動身後。難保各使不來催問。惟此事勝任固難。各大國似須實任品級稍崇者。方免輕視。鴻章未便妄舉。仍求鈞處於京外實缺各員內。酌量選擇。次第奏辦爲幸。威使計已抵京。據稱結案電報內。已請假回國。約一月後。必有回信。專肅奉復。

### 論日本邦交

九月二十三日。日本森使過津晤談。現派公使往駐該國。甚爲欣盼。但謂創設理事官。有許多難處。恐該國暫難准認。當卽據約反覆駁辦。意似稍解。茲將此事問答大略。撮要錄呈鈞鑒。前年鄭署使擬請變通各條。已有不願中國卽設理事之意。森使久在西洋。或欲仿照歐洲通例。各國領事。祇管商民納稅。而不專理刑政。然西洋之在日本者。現尙各管其民。中國斷不能稍有歧異。將來仲韜等至彼。恐須略費唇舌。所帶理事官。尤須得人爲要。或先後分起前去。俟定議再行開辦。敬候卓裁。飭遵。朝鮮執政李裕元。於本年八月間。屬其使臣。齎鈔咨禮部文稿。及七月間。與日本續議修好條約。由永平府游守轉送敵處查閱。原文內有擬從陸路往來北京一節。朝鮮未敢擅許。頗懼日本續行要求。鴻章與森使閒談。就便探詢。該使則以宮本小一。七月與朝鮮續議條款。甚爲允當。並無再有苛索之



事。又謂黑龍江東岸。俄人方鳩集蒙古。高麗人民開拓日廣。日本現於土滿江。置領事府。實慮俄人南侵。高日地界。方欲與中國高麗併力拒俄。豈肯同室操戈。自開衅隙。鴻章深韙其義。告以朝鮮係我之東藩。亦即汝之北鄰。均應體恤其孤立之情。不可逼迫以難堪之事。該使唯唯。且密屬鴻章致書鈞處。嗣後商辦各件。如蒙開誠相示。定當竭力以從。該使另擬有彼此優待免稅各條。以明格外親厚。鴻章未便斷其可否。屬令他日與鈞署商奪。該使於二十六日啓程入都矣。日本前使副島種臣。於月初子身來游。造門請謁。因係舊識。與談時事。據稱該國聞之法使竊取俄國政府密書。云俄如與日本生事。必先據日本赤馬關。以斷東西之路。赤馬關蓋日之海峽。往年英法所攻處也。故該國防俄之吞噬甚切。其願與中國併力。亦屬實情。副島才略不凡。因與太政廳倉不合。自甘屏退。其意待時而興。此行亦非無意。昨已附輪船回滬。合併奉聞。威使二十三日到津。連日往返會晤。亟催筠仙速行。彼云須俟星使由滬轉輪。乃尾隨以去。鴻章乘間商榷土貨報單章程。該使索閱同治十一年各關議訂辦法。謂太煩瑣。勢難一一遵行。允於到滬後。先擬一簡明嚴切防弊告示。曉諭英商。再與總署及各國公使妥議章程。至滇案告示。津通一帶。均已發貼。該使謂朝陽門外張貼各處。多已被人撕碎。鴻章以紙幅太長。或由風雨摧落。該使未之信也。業於二十五日午後。搭船南下。

### 論留巴使

德國巴使。因不允更改照會一節。蟠然出京。正增焦系。初十日先據德國穆領事函稱。巴使約於十一日抵津。訂期來晤。鴻章覆以十二日申正候談。屆期該使過晤。詢其將往何處。云即赴南省。詢是否察看各口。云並非察看。祇爲與鈞署失和而去。遂徐徐引入正文。所有問答緊要節略。另單呈核。竊揆該使語意。實因修約未遂所欲。乃牽及洋貨抽徵。會商各國之照會。未能照改。並無另有藉口之處。既蒙諄諭相機而行。俾有轉圜。鴻章即反覆開導。謂彼

此不值因此小節致誤和局。且尊處並無不願相商之意。卽照覆內意見不能盡合。何妨再商酌改。且此照覆無論如何說法。尙是空話。將來各國會商時。如中國礙難依允。仍可駁回。巴意頗以爲然。當允轉致鈞署裁奪。訂於翼日答拜。少遲。邀其便酌。欲慰留數日。請再回京會議。未知能否遵從。有無變態。惟修約及商訂稅釐各節。均須由鈞署主持定議。以崇國體。未便由外閒擅專。來示既稱執定約章。必欲聲明未完子稅字樣。嫌於太泥。或可酌量更改。查近年洋貨半稅單通行內地。關卡徵釐已少。現又准華洋商人均領稅單。誰不願避重就輕。以後各省洋貨釐數更屬無幾。若能就此改議。洋貨過關。正子併徵。或再加稅若干。內地免釐。似足相抵。尊慮外國儻允加稅。勢必另有要求。屆時儻有要求。仍可作爲罷論。此際空文照會。尙係未商未定之詞。一二語小有出入。似無妨礙。敬祈卓裁。該使若在津不得轉圜。此去更無轉圜之處。伏乞迅速酌示遵行。以維大局。至大孤山開口一節。業與詳晰剖辨。該使亦稍參活筆。合併附聞。

### 論添開口岸

巴使於五月二十日回京。過晤時寒暄數語。未談公事。瀕行但云到京修約不成。或仍就商敵處。告以此須總署作主。非我所能與謀。一笑置之而已。茲閱該使二十四日所遞照會二件。內稱俟十月間方能開議。似留此數月閒空。以便會議修約。爲騰挪地步。至請將各關卡如何征抽洋貨情形。預爲知會。並行各口領事。探問一切。查各省洋貨征抽。歷經查照約章。分別辦理。並無另有情形。亦無一定數目。在鈞署固係無可知會。卽該領事等問及地方官。不過照章辦理一語。亦無可詳晰示知之處。該使或以爲得有允商照覆。便可任意操縱。惟所欲爲。尊論將來商量時。可允則允。不能允者。仍是不允。實爲此事定盤針。但以不動不變之道處之。自必無懈可擊。似不致有把柄在伊手內。該使迭出波瀾。無非爲修約添口一事。幼丹議以大孤山添口。爲合拍之方。與敵處前日泛論。吳淞起卸。或尙

可商。同一用意。蓋事勢至此。不允添一二件。則修約不能結局。纏擾竟無了期。吳淞鐵路。既費數十萬金收買。若准起卸。可添收運價巨款。又省挖黃浦淤灘重費。在我未爲失算。大孤山開口。勢須另設關道。未便作爲牛莊分口。該處與朝鮮接壤。雖各國未必藉此垂涎。然互市以後。紛紛請照游歷。拒之則違條約。允之必啓戎心。且東溝通溝一帶。上連吉林金匪巢穴。地同化外。交涉案件。恐更費手。幼丹謂暗杜俄倭。窺伺鴻章。慮轉爲引虎入室之徑。竇預防其漸。似應可已。則已。阿繙譯前云。祇求添一口。並非定要大孤山。如大孤山不便。或添別處。據稱曾在鈞署略爲提及。鴻章當答以據我想來。已無可再添之口。將來萬不得已。或以吳淞起卸。應之。或另給沿海別口。抑或姑允。彼此察酌。地方情形。再開大孤山口岸。伏候尊裁。至來示爲難三端。洵爲深謀熟慮。竊以洋人遇事刁狡。而性情卻喜爽直。大孤山辨論日久。若忽然轉口。以示格外和好。彼或尙知感佩。無多要挾。儻再生枝節。仍不妨壹意堅拒。又添口。必須議抵。自係入手辦法。度該使之心與力。不能另與中國。以便宜。即使免商洋貨徵抽。於我並無增損。絲茶加稅。各國必不允從。德國豈能擅允。是議抵之說。恐成畫餅。又允添口岸。卽仍會議釐稅。不過空議一番。或藉省許多無理之鬧。亦不能聽其隴蜀兼得也。此三難者。似可不必深慮。該使欲將修約定議。再行回國。其中情形甚爲急迫。務望相機應付。

### 論俄人調兵謠傳

密示。以吉林文函。有俄國調集兵船。聲稱與英吉利。昂吉拉慶搆兵。事屬可疑等因。查英俄互爭土耳其。和議未定之先。風聲鶴唳。各口豫防。俄人調兵。必有其事。鼎臣將軍所稱。探報皆係五六月以前。其時西國和議甫成。或者彼處寫遠。尙未得其確訊。抑或彼族張大其詞。虛疑恫喝。皆不可知。現在駐津洋官。及各處新聞紙。均無是說。似英已解嚴。俄亦不必稱兵。但若覬覦我東北海口。地界甚長。既非該處練軍所能制。亦別無大枝勁旅。大批巨餉。可以

應手籌防。目前可慮。仍在西事。而不遑在東路。頃據德稅司云。接德國電信。撥令駐華各兵船出海聽調。巴使春初可回。頗有煽動挾制之意。威使後於八月二十六日。自英起程。則所應防備者。尤不止一端也。

### 論伊犁及接待美總統

接新加坡領事胡璇澤密稟。英國威使於二月初旬抵新加坡。該領事與通款曲。談及新疆事務。諷以從中調護。共敦睦誼。伊犁及喀什噶爾一帶。與印度毗連。若爲俄踞。與英有礙。儻在京邀集各國公使會議。威使當可相助。又美國前總統嘉蘭。亦過該埠。談及舊金山限制華民。嘉蘭答俟回國後。事必妥辦。開嘉蘭兩任總統。民心愛戴。此次游覽回國。再將接任等語。竊思伊犁地勢扼要。與印度北界相隔。已不甚遠。俄人踞之。本非英人所願。英國派員駐俄。探聽此事。其情已可概見。惟俄人性情陰鷲。威使未必肯以伊犁一事。顯助中國。則該領事所謂俄人不得於西。將求於東之說。又不能不環顧大局。豫爲籌慮。至美國前總統嘉蘭。不日當由滬過津入都。似宜斟酌禮數。優爲接待。將來交涉事件。亦有裨益。謹將胡璇澤原函鈔呈密覽。

### 胡領事來函

查閱天下地圖。稱地廣人衆者。以俄爲最。所恨其水師兵船轄屬。無海道行走。不能遠犯歐洲各國耳。前與土耳其國啓衅。原欲爭取黑海。爲訓練水師之區。可以直達西國。爲肆出無禁之計。當土國失利後。議割據黑海各地方。所以英國突出主謀。且糾合各國阻撓其議。並於黑海咽喉要害之路。建立礮臺。派兵駐守。事至中止。使俄國未遂肆逞之願。嗣因俄土議和。補回俄國兵餉。原可暫息兵戈。而俄兵遣撤回國。因繞道行抵阿富汗國。暫爲駐兵。又欲窺伺英屬之印度地力。緣該處出產洋藥。出息最多。俄國久思謀襲。但恨進兵無路。威公使上年由英京回。十一月

行抵錫蘭埠。遂登岸親赴印度。駐節兩月有餘。諒係布置一切。保其疆圉。於本年二月初八日。始行抵新加坡。初九早。威公使偕夫人到花園拜會領事。卽以其駐京既久。均蒙注愛。前因日本有事臺灣。已蒙從中調處。略申道謝之意。今我朝廷欽使崇宮保赴俄。調處新疆事務。果可妥議。則甚幸。否則公使亦須從中調護。務使各國共敦和睦。天下晏然等語。威公使已深爲許允。伏查新疆伊犁一帶。原屬中國版圖。揆之和約。與萬國公法。俄國自應將此地交還。查伊犁喀什噶爾一帶。與印度毗連。若爲俄人所踞。使印度有寢不安席之勢。若在京邀集各國公使會議其事。威公使固不肯袖手旁觀。必主以伊犁仍歸中國之議。各國公使亦如是議。領事細探俄人主意。必以求地爲要。若不能得於西。亦將求於東。如求不得。伊犁一帶。亦欲求黑龍江外之海面。可通太平洋。而至新金山一帶。爲水師游練之所。此俄人之欲求。道路通達。以冀肆逞兵威之意。但查俄國庫款空虛。且連年用兵。民怨已深。所以土國之役。英國知其底蘊。得而糾合阻止。刻下動兵。諒亦非易。惟我中國自強足恃。可以閉關自治。已在中堂勝算之中。今有美國前任伯理璽天德嘉蘭。自上年卸任後。出游各國。遍覽地方。三月初十日。行抵新加坡。領事卽往伺接。其登岸略爲晤談。十三日。嘉蘭親到花園拜會領事。敬請午膳。說及中美兩國。久敦和好。今我朝廷欽派陳星使前往貴國。係爲修好起見。現聞說陳星使自抵舊金山後。稅租公館維艱。事多束手之語。蒙嘉蘭答以兩國和好。俟我回國之日。事必妥辦。我前在英京。曾與郭星使會面數次。領事又以各國商民往來貿易。雇工各聽其便。向無禁阻。今聞說貴國陰示限制。禁以每輪船祇准附搭華人十五名。使華人不能多到美國之意。蒙答以此事尙未定議。諒亦中止。領事稔聞嘉蘭。經兩任伯理璽天德。民心最爲愛戴。此次游覽回國。有再行接任之說。領事與之談說。備蒙獎愛。並承送小照一面。隨於十八日下船。赴暹羅游玩。再到香港。直入廣東。游覽數日。再附輪赴上海。天津。直達京都。遍覽一切後。由日本而抵舊金山回國。謹將各情形。詳細密稟中堂察閱。

## 述威使論修約

清代四星使書牘

李鴻章

英國威使於五月初二晚抵津。初三日午後。據美副領事畢德格云。已晤威使將格前總統。赴日本調停球事。密爲告知。欲請該使援助。威謂俟與鴻章覲面再商。初四辰刻。威使先派繙譯禧在明來署訂期。是日四點半鐘來晤。敘譚良久。大致以日本既吞併琉球。必不以琉球而止。事關重大。僅邀一二國公評。恐難得力。但各國與中國交涉商務。現未議定。德國修約。尤要趕辦妥洽。始能與聞外事云云。雖係實情。未必非有挾而求。鴻章遂姑置勿論。初六日前往答拜。議論較多。謹撮是日問答節略。奉呈鈞覽。初七下午。該使又來署會談。即留晚酌。其大意仍不出初六日節略之內。無庸贅述。該使擬初八日由陸路進京。此行似專爲煙臺條款尙未辦結之件。其各口定界免釐。須俟德使與各使定論。洋藥併納釐稅則。係英國專主。與各國無干。聞該國議院屢催議結。該使繞至印度會商。必有定見。據稱印度大臣僅允加十五兩。該使擬加三十兩。鴻章仍照煙臺原議時。由九十兩減至六十兩。該使固未允行。將來赴臺端議辦。或有歸宿。該使又云。如煙臺條款諸事允洽。英國可不再修約。如尙齟齬。即將此項作爲廢紙。另議修約。竊窺該使此次舉動。性氣稍覺和平。而年逾六旬。躁急故態尙未盡改。聞住京一二年。卽所議無成。亦將告退矣。

### 論崇厚交收伊犁各約條

再奉七月初五日密函。以地山星使。現議交收伊犁分界通商各事。並鈔示改定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款。鴻章詳細尋繹。兵費商卹共約合銀二百七十五萬兩。尙爲近情。其分界一節。若如原議將伊犁南界割去數百里。通南八城亦包在內。誠如鈞示。勢成孤注。將來何以爲守。地山接電信後。當另行妥議。至通商一事。旣准嘉峪添口。其勢必由蘭州、西安、直達漢口。惜未聲明。祇准由陸路行走。不得由水路繞越字樣。蓋由漢口陸運至嘉峪。數千里脚費甚鉅。俄商意在買茶。恐不及由江海輪船運津脚費之便。宜若由漢口泝襄河而上至漢中。較爲減省。原單內添出。或

由漢中行走。其注意似亦在水路也。然第三款、第八款、第十款、皆聲明沿途抽換私賣逃稅等弊。分別罰辦。如果沿途不得銷售。則於無限制之中。稍有限制。至北路除恰克圖外。添由尼布楚及科布多。歸化城運貨往天津。仍統歸進張家口。似亦稍有收束。聞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各城。平時常有俄商往來貿易。即內外蒙古各部。俄商由恰克圖來者。久已隨地販運。無從禁阻。此次明白定章。尚非從新添出。揣地山之意。似於內地略設禁防。而於西北口外。多所通融。恐非此不足戢俄人之欲。將來流弊固不能免。尊意新立章程。須俟定議交收後。奉有御筆批准。方准開辦。暫留退步。以俟酌商。洵爲老謀深算。惟地山曾奉便宜行事之旨。如果伊犁業經交收。凡分界通商各事。皆因退出伊犁。一齊商允。原有舉辦不分先後之說。倘有中變。俄人或不能無詞。尚祈相機審慎圖之。昨接使俄隨員來信。地山擬於夏間由陸路啓行回國。未知確否。又美國格總統前信。已經鈔呈敝處。旋具覆函。附及金山華工之事。謹再鈔奉電鑒。

## 議赫德海防條陳

公函鈔件。以赫德稅司條陳海防章程。應如何參酌。假以事權。而仍有限制。及有無應行酌添條款。屬即察核詳擬等因。仰見力圖自強。集思廣益之至意。欽感莫名。海防須用鐵甲船。此議發於前數年。幼丹、雨生、春帆持之甚力。鴻章何敢獨違衆議。惟嘗考究其事。於中國亦有不便者。東西洋皆島國。往往三四面濱海。其口岸水深。隨意駐泊。進退自如。中國腹地無海。僅濱東一面大洋。又各口水淺。鐵甲多不能入。祇可專用之海戰。而除赫德稅司所指北洋之大連灣。南洋之南關等處外。竟少停泊之所。形勢不便一也。購船則必有修船之塢。今福州、上海船塢。造費各數十萬金。鐵甲船皆不能容。聞西國船塢。修建動需百萬。欲購鐵甲。應先辦船塢。既乏安地。又無巨款。修整不便二也。海上戰事。中國素未講求。鐵甲聲威雖壯。須有實能管帶統領之材。水師宿將。如幼丹等所保李成謀、李朝斌、彭

楚漢勇略固優。而於輪船竅奧。西洋兵法。概未深究。至船政學生。稍通西法。未經戰陣。察其氣體。半多脆弱。亦不可遽當一面。又況南北洋。袤延數千里。鐵甲兩隻。尙嫌其單。已約需銀三百萬以外。人材與財力。皆有未便三也。然外國議者。皆謂日本有鐵甲船。而中國獨無。所以屢啓戎心。西洋雖小國。亦有鐵甲數隻。而中國尙缺。所以動生脅制。若欲自強。似不得不設法定購兩隻。逐漸造就。將才以爲建威銷萌之計。前方函屬李丹堊在英德法各廠訪求鐵甲合用最新圖式。再商請鈞署核定議。今承示赫德之意。添購蚊子船。碰船。分設南北兩隊。雇用西人重其事權。認真操練。卽可以制鐵甲。果能辦到。需費既省。集事較易。洵爲勝算。夫中國輪船。本是創舉。前無成法。可師。既製其船。豈可不師其用法。其西國水師大都以學堂練船爲根本。是以兵法精嚴。將材輩出。船政學堂之設。差爲近之。惜所延西員教習。尙係中下本領。茲急求制勝。派西人爲總海防司等名目。舉船以聽其所爲。亦係不得已之辦法。赫德於兵事。原非素習。其所延致之海防司副管官等。要必熟諳紀律。曾經戰陣之人。敵處前購蚊子船四隻。分駐大沽北塘海口。因去冬洋弁辭回。方函商赫德代延教練。稅司等僉謂赫德以教習無權。須派伊爲總海防司。始肯盡力。旋閱寄示所擬章程。大致尙屬周詳。誠如尊諭。不免攬權。而欲令辦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權也。惟既設海防大臣。又添派督辦監司大員。亦不可全置不問。太阿倒持。謹就鄙見所及。於稍可遷就處。概不置議。以免掣肘。於必應參酌申明之處。粘籤呈核。應否酌量增改。再行具奏。伏候卓裁。赫德議添購蚊子船八隻。需銀一百二十萬。碰船二隻。需銀六十萬。寬備窄用。約共須籌款二百萬兩。南北兩隊船數。斷不可少。似應照辦。現在敵處所存海防經費。除定購西洋槍礮。水雷。各要需外。計僅有百萬抵用。南洋並無存款。尙祈鈞處另行籌撥。或由部存各關洋稅內借用。免致臨時調張。至赫德面稱所用洋人駕駛等費。每年五萬以外。十萬以內。諒無浮濫。惟其章程第二十条。應備軍火軍械雜件。購辦備存。第二十八條。停泊地方存軍火之房間。守護之兵丁。此兩款費用。計必不少。且守護兵內欲漸成爲海防陸路之勁旅。尤屬力難驟及。似應先訂約數。以便預籌。並希酌議及之。



## 論伊犁界約

鈞函鈔示地山星使。所訂條約章程等件。並以伊塔喀三處分界。所指山名地名。與舊圖絕無吻合。屬西路將帥查明詳註。凱署使擬派庫倫領事施什瑪略夫。前往總辦伊犁各事。須待地山回京。再作計議等因。敵處前疏第略舉大局情形。利害輕重言之。頃地山於十七日路過保定。面詢底細。據稱俄國臣民。本意皆不願讓還伊犁形勝之區。其君相念兩國多年和好。又有專使往議。不得已始允退還。先欲占住綏定一城。嗣高甫滿。又力持將霍爾果斯河西南地方。分歸俄屬。蓋必欲稍分其界。不如是則所議無成。今幸一了百了。已訂之約。若再議更改。彼必不允。若屆期不與互換。於俄人本意正合。而後患實不可思議。又稱界務所稍喫虧者。僅伊犁南邊兩山之間一帶空地。塔城以北哈薩克舊地。早經占去。並非新占。喀什噶爾交界。則仍照舊址。渠帶有照譯俄國所繪界圖。似較中國爲明確。本日已由省北上。不日到京謁商。自必詳陳一切矣。適接劉毅齋九月二十五日來書。詳述該處近日軍情。亦冀此事早日了結。不致別生枝節。謹將原函附呈臺覽。左相必不以界務爲然。但欲進駐哈密。恫喝俄人。使其酌議減改。此萬做不到之事。其所恃者。劉張兩軍。毅齋近狀如此。張朗齋亦屢以久役乞假。軍心不固。外強中乾。設與俄議決裂。深爲可慮。尙祈鈞處主持大計。勿爲浮言所搖惑。斯全局之幸也。

## 請寬減崇厚罪名以固邦交

俄事傳聞不一。正深懸系。初九日津關稅司德瑾琳。送來密函。譯錄赫總稅司所接西國電信。與該總稅司在尊處面談。大略相同。初十日申刻。英國威使來署。屏人密談俄事。謂臘正間。曾向貴署力言。崇公不可辦重罪。致令俄國羞辱。又會同各使公函商懇。蒙尊處唯唯。旋閱邸鈔。已定議斬監候。卽知事無可爲。嗣接本國外部電信。奉君主

諭令轉求貴署奏陳大皇帝寬免崇罪。欲再曉濟。而貴署或謂此事與英無涉。則君主面上亦不好看。是以至今未向貴署陳及。但曾侯抵俄後。俄人必不與議事。且聞俄國添調兵船多隻來華。又欲句同日本。斯巴尼亞。葡萄牙。諸國。與中國爲難。計在本年七八月間。若到彼時。凡各國有交涉未了事者。皆乘機而動。我慮中國力量。萬文不住。恐於前訂條約外。又添枝節。中英交情素好。看此危險局面。深爲著急。故來津與水師提督商議保護英商之事。鴻章詢以據你意見。當如何辦理。威使又云。今須先與俄國說明。中國本不願失和。但必顯出不願失和之憑據。儻蒙朝廷特恩。將崇某提出刑部監。或發往西北口充當苦差。寬免斬候罪名。邸報喧傳。中外共見。我即可電復英廷。以大皇帝暗准君主邀免之情。君主與俄主係兒女姻親。必爲從旁說合。轉請俄廷接待會侯。妥商更改約章。其能改幾條。雖不可預知。而中國既顯出不失和之據。俄國不至激怒。各國亦不至播弄生事。各等語。鴻章告以此關係國體。鈞署未能爲力。惟爾國既分外關切。當將尊意轉達。可行與否。實不敢言。該使議論甚長。因無人侍坐。未及詳錄。謹撮記大要如此。三月下旬。美國西使過晤。密稱英君主有電信。令威使爲崇公乞免。威因所議不諧。卽不復言。似威使所論。尙非子虛。邵小村來電。俄廷屬駐華各使。代崇乞免。恐新使蹈故轍。須先立據云云。英俄姻婭。其君主或受請託。而威使以寬免崇公死罪。爲不失和之憑據。亦與須先立據語意相符。昨接劾剛二月十四日來書。俄都電音約章已定。絲毫不能更改。深恐入境之受窘。議事之棘手。而諄諄於崇公譴責。不可太重。並責鴻章於利害大端。不肯侃侃一陳。豈知刑賞大政。絲力固不敢越俎。卽尊處亦未能獨伸其說。伏思崇公僅予斬候。在聖恩已屬從寬。而外人不知中國定例。見有斬字。疑爲莫保首領。遂謂辱及彼邦。與其數年以後。仍遞減遣戍。似不若乘劾剛將行之際。特旨宣布。使四夷懷德。俄人歸心。舛端無自而開。約章徐議更定。此事庶有結局。否則威使赫德之言。雖未可盡信。亦難保必無崇某一人。無足計較。而大局安危。關係甚重。想執事亦欽欽在抱也。德稅司密函照鈔呈覽。

轉呈李丹崖論事書

李丹崖星使。二月二十三日柏林來函。暢論中外形勢。及歐洲各國隱情。非親莅其境。目擊其事者。不能言之切實如此。刻下俄、英、德、法、諸邦。環伺尋衅。海防邊防。岌岌可慮。丹崖所謂延西員以精練陸兵。復練船以培養水軍。整學館以提倡實學。增船械以儲備戰具。而又整飭吏治。固結民心。選拔真才。裁節冗費。酌改科目。沙汰額兵。暢通商運。籌畫生計等事。均係切要之圖。實非一蹴可至。中國諸務。蹈常襲故。向不輕議變更。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必須中外同心合力。圖之以漸。持之以恆。庶可自立。若無事而妄圖生事。迨有事而又不能了事。外侮之來。將有不可思議者。從前非不籌議海防。徒因絀於經費。阻於浮議。乏於人材。格於常例。動多牽掣。鴻章忝膺重寄。愧悚奚如。然既值此時局艱危。惟有盡其力所能爲。循其職所當盡。至自強之策。端賴有發蹤指示者。循照籌辦。丹崖來函。語多關係。謹照鈔呈覽。

## 論巴西定約

巴西議約。承示德國修約第一款之一體遵守字樣。第三款之船隻進口漏報捏報一條。均應酌量添入。查此次巴西略使等。屢請添一體均霑之條。鴻章謂各款內商官民人皆有。與所待最優之國無異。無庸另添一體均霑。又見何子峨鈔寄日本近與各國議改約稿內。於優待別國。特提明出於甘讓。及互相酬報字樣。包括義蘊極多。較德國修約第一款語意。尤爲周到。因參酌其意。於巴約第五款聲明。嗣後有優待他國利益。彼此須將互相酬報之專條。或互訂之專章。一體遵守。方准同霑優待他國之利益等語。似較有限制。又巴西訂約。係仿祕魯約章。而刪去華工兩條。原無通商詳細章程。若僅添漏報捏報一條。不免挂一漏萬。擬將德國條約第三款。便宜銷納在內。因於巴約第六款聲明。遵從此國與各國原議。續議通行章程辦理。既曰續議。則非特德國充公議罰之章。巴西必當遵守。卽後此議約修約之國。再有商務新條。巴西亦當遵守矣。此外第一款僑居句下。添入本人自願一語。隱寓阻止設

法招工之弊。第三款領事必須批准文憑。方得視事。辦事不合。可將文憑追回。本係西國通例。在中國實爲創獲。第四款游歷執照。由關道給發。不准由領事填送。可稍助地方官之權。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款。皆問案之事。定爲被告所屬之官員。專司訊斷。蓋被告者華民居多。庶免會審膠轕。而問案不至掣肘。其華民在各口行棧商船傭工者。並於第十款內議明。由中國官役徑往拘傳。亦免洋人庇縱。又第十一款。將來中西另議交涉公律。巴國亦應照辦。此雖驟難定議。究爲洋務最要關鍵。特倡其說。以作權輿。以上各節。皆鴻章與鄭道馬道互相籌商。微意所在。據稅務司傳說。在京各使。有不以領事批准文憑。及被告所屬之官專訊爲然者。但巴西已願就範圍。固不能中悔。將來修約之國。或當逐漸推廣比例歟。至洋藥爲害人之物。初欲於約款內申明禁販。巴使恐得罪英人。不願列入。特允知照其國外部。察酌立案。並備往復照會存案。謹照鈔條約照會稿。呈請鑒核。現在約稿業已發騰。定於八月初一日畫押。

### 俄約應酌允二事

密示七月二十七日所接勅剛來電。及三十日欽奉諭旨一道。敬謹聆悉。日來各處稟報情形。又有變動。美前使西華過晤。謂由京瀕行時。凱署使屬轉告敝處。布策已啓程來華。約封河前必到。昨晚又接德國巴使洋文密信。譯鈔呈覽。巴使六月杪在津面談。須先議定適商各款。使俄人愜意。再說交還伊犁。中國亦可愜意。茲信仍主此說。該使與俄使交密所言。必非無因。循繹三十日諭旨。緩索伊犁。先議通商。大意亦與巴使脗合。但恐勅剛奉到電復。布策業經啓行。則此事非在俄都可以定議。布使到後。口舌甚多。風波亦必甚惡。鈞署獨爲其難。曷任懸系。惟鄙意竊有疑者。諭旨內指出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及西安、漢中、通商兩條。尤爲最要關鍵。查咸豐八年愛璉和約。載明松花江。此後祇准中國、俄國、行船。又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同交易等語。雖未限以何處爲界。然松花江實流貫至伯

都訥一帶。不得謂伯都訥在松花江以外也。原約既無界限。今欲以章程第一條。百里限制爲言。移此就彼。似未足折服俄人之心。既不足折服。彼必恃強闖越。甚至有與兵占據之事。欲防後患。而後患轉增。吉省所要者。在選將練兵。亟圖自強。已定之界。不准再有分毫侵占。至通商貿易。祇可酌定稅章。似尙無大流弊。且松花江自三姓以上。惟伏秋水漲。偶通輪舟。間有阻淺之事。彼斷不能常往伯都訥。如地方旗民不願與交易。亦自廢然返耳。至嘉峪關。既准設領事。原爲漢口運茶。陸路出口起見。由嘉峪至漢口。必由陝境。亦猶由恰克圖至天津。必由張家口。通州也。似應於漢中。西安。准擇一路行走。仿照張家口。東壩。辦法。尙無大礙。左相先准由嘉峪運茶。嗣又欲令其買華商囤積茶箱。似是偏見。聞此積存茶箱。皆湘中富紳。初擬新疆收復獲利者。旋因運路不銷。久囤擱本。恐難強俄商以收買。將來此事愈逼愈緊。恐終有不得不允之勢。若大端允行。而酌易崇約字句之必不可行者。或冀無甚齟齬。用敢權衡其利害之究竟。據實妄陳。以備當幾采擇。俄水師提督里沙士幾。即前海部尙書。已由上海赴長崎。前派隨營英弁哥嘉往探。據報在長崎。徧察俄船弁兵人數。均較尋常加一倍之多。豫備戰具甚足。有尅日赴煙臺齊集之說。大約須候其公使至津。何如。明春恐有戰事。合併附聞。西華密談。深以美廷續派兩使。修改舊約爲非。該使等頃已來津。抵京後。如商及停止華人續往金山一節。望尊處加意接待。仍堅持蒲安臣特定條約。不可更改。徐俟轉圜。此亦巴使函內所云。各國乘機生心之一端也。

## 論巴西改約

巴西訂約一事。上年八月初一日。業與該使喀拉多。穆達。往復議定。畫押蓋印。專摺具奏。並將條約正副本。及照會稿。分別咨送在案。喀拉多於九月出京。即往上海。穆達齋約回國。方謂條約已定。計期即可互換。詎本年三月十九日。喀使自滬至津。謁晤。云接伊國電報。禁販洋藥一條。來電已允照辦。請即添入。並酌擬增刪原約各節。如第一

款與別國民人句。擬改爲與相待最優之國民人字樣。第十一款案內。華巴民人有未甘服。應聽照會覆訊一節。恐兩國民人。藉此拖延滋訟。案難了結。務求准刪。鴻章當以畫押已定之約。向無於未換以前。另議刪改之事。惟彼國既願將禁販洋藥添入條款。於我有益。似尙可通融酌辦。喀使復就勢聲請原約第三款。領事官不得以商人兼充。改作商人亦可兼充。第四款游歷印照。須照會關道請領。改照各國條約。仍由領事發給。地方官蓋印。鴻章查當日訂約。此二款原爲防弊起見。礙難允改。其第一款第十一款。無關緊要字句。姑照彼意刪改。適有入覲之役。未及再晤。喀使亦遂回滬。五月杪。該使復派繙譯官徹席葉來謁。謂穆達回國後。議院查出原約第十款內。華人有本身犯案。或牽涉被控。凡在巴人公館寓所行棧商船者。均聽中國官派差徑往拘傳。此與各國條約照會領事官交出者。顯有區別。去冬美國修約。在巴國定約之後。美約並無此議。巴西斷難獨遵。諄求改照布約第三十二款。以全巴國體面。鴻章竊思華民在各口行棧商船傭工者。多恃洋人爲護符。遇有犯案不聽傳喚。雖行文領事飭交。往往庇縱成習。欲藉巴西立約。漸收中國自主之權。於約內聲明派差徑往拘傳。具有深意。堅不允行。微繙譯去後。喀使又函託津海關德稅司屢來懇商。均以嚴詞拒絕。七月廿日。喀使自滬來面遞辨論第十款節略一紙。謂出自該國朝廷之意。若不准改。必將該使調回。另行派員來華。從新訂約。情詞甚爲急迫。鴻章與之反覆開導。該使總謂此條不改。全約俱作罷論。該國絕不肯互換。並引中俄新約改訂爲辭。如堅執不改。卽索一答覆節略。回國覆命。鴻章於閏七月初一日。擬具答覆四條節略。面交。毫未鬆口。喀使遂於初二日來署辭行。因思巴西已成之約。照西國各約。挽回不少。今又允將禁販洋藥。添入約款。洵於大局有裨。彼既出於甘讓。我當略爲酬報。所議增刪各節。皆覺無甚關係。惟第十款末節稍重。若遽改照各國條約。華犯由領事交出。何能漸收自主之權。若全不通融。如滬津各國租界。早定。巴人來必借寓。僱華官照約徑往拏犯。巴官雖不敢阻抗。各國領事必出頭阻抗。則華巴兩面均不好看。且公館商船。皆有巴西國旗號。巴人可以自主。亦未便不知照巴官。徑往拏辦。遂與喀使商改由地方官一面知照領事官。

一面立即派差協同設法拘擊。不得庇縱。措留等語。較各國約款。稍爲變通。仍不失中國自主。而巴國體面。亦無甚礙。喀使欣然允諾。並將禁販洋藥。照美國新約。全文添作第十四款。共成十七款矣。喀使遂於初三日回滬。據稱電覆本國。奉有回信。於三禮拜後。即來津繕寫約本。訂期畫押。專用喀使一人銜名。其前次已定條約正副本。應作爲廢紙。事關改約。是否妥協。應否先事具奏。伏乞迅速裁酌訓示。以便遵辦。謹照鈔巴西原定約款。改定約款二本。其增刪酌改之處。分別粘籤。貼說呈核。又喀使遞呈節略。及敵處答覆節略。並鈔奉覽。將來奉准改寫。上年咨送之巴約正副本。應請由驛加封。發還爲盼。

## 論法越交涉

前奉十月十五日寄諭鈔示。鈞署擬籌法國與越南交涉情形各摺片。旋接二十日直字六百四十九號公函。屬將商辦大略。隨時布知。仰見運籌深遠。慮事周詳。曷任欽佩。鴻章已密屬招商局道員唐廷樞。轉飭粵局商董。於越南運糧之便。晤該國官員。探詢法人在彼動靜。所添兵船。駛到若干隻。如何式樣。又緘商張振軒制軍。就近遴派委員前往。嚴密偵探。俟得各處確報。再行酌辦。詳晰奉聞。適法使寶海。自滬過津。謁晤論及越南一事。直刺顯扁。該使力言該國實無吞併之意。其添置小輪船四隻。僅爲幫同緝匪。商起見。常即正告以法國如欲吞併越南。中國斷不能置之不問。所有問答節略。鈔呈鑒核。該使於二十八日赴京。望於會晤時。便中詢及以相印證。越南孱弱已甚。事事求助法人。既立有約據。恐非中國所能勸阻。然窺法使之意。尙非即思吞併者。似祇可不卽不離。隨時設法調停。昨與威使會商公務。乘間爲言法越近事。彼亦以法終踞越爲慮。因告以越南與緬甸、印度、暹羅。如越爲法併。亦於英土不利。何不商之外部。派使與越南議立通商條約。以牽制法人。使勿進步。威允卽轉商該國。未知果否。又寶使密稱。聞貴署爲中俄之事。擬請賞寶星酬勞之意。未知可否。詢之威使。威當舉國例以相告。然加獎數語。亦有榮

施寶使謬託腹心。諄請勿爲外人道。其欲自得寶星之意。固躍躍言外矣。敬求卓裁。

### 籌議朝鮮與美定約

美國與朝鮮議約一事。去臘初四日。曾經具奏。鈔摺咨呈在案。歲杪。聞美國復派定水師總兵薛斐爾。卽蕭孚爾。爲朝鮮議約全權大臣。催令該總兵。今春乘兵船東駛。其時適朝鮮陪臣金允植。二次赴保定謁見。謂續奉該國王密諭。求敝處代爲主持。速與美使商議。並寄呈該國機務大臣擬具約稿。屬爲鑒定。當卽密飭津海關周道。設法挽留薛總兵。俟鴻章到津籌商。一面令金允植密稟朝鮮國王。遴派大員於二月間來津。藉與薛總兵面議大略。再赴朝鮮。庶易成事。昨鴻章抵津。薛總兵訂期會晤。先將伊所擬約稿。由周道譯呈。該使之意。欲以日本條約爲藍本。鴻章將兩稿比較。所差甚遠。且於中國屬邦一節。均未提及。則敝處礙難與聞其事。將來各國效尤。久之將不知朝鮮爲我屬土。後患甚長。而萬國公法。凡附庸小國。不得自主者。又未便與各大邦立約。是左右均有爲難。鴻章先屬周道。將此意諷示薛斐爾。謂約內必須提明中國屬邦。政治仍得自主字樣。意在不粘不脫。鴻章亦與金允植等議及。該陪臣翁然無異詞。茲爲酌量刪增約稿。並將各項應防之流弊。應獲之利權。一一包括在內。卽令周道與馬道建忠等。密交薛總兵閱訂。該總兵素悉交涉機宜。難保不加改竄。然大致似不可出此範圍。謹將二月初七日問答節略。及代擬約稿。錄呈鑒核。俟後若何商辦情形。隨時奉聞。

### 籌議越南

正月十七日。奉十六日六百五十九號公函。鈔示振軒制軍探詢越南情事。函摺謹聆。壹是敝處先於上元節。議復劫剛所商辦法七條。臚陳清聽。方慮越南派員住京。並赴出使英法。大臣處坐探兩條。或有窒礙。頃接招商局員



唐廷庚移復滬局總辦來文。稱據去臘二十六日往順化都城。與該國王特派之陪臣阮文祥密談。轉求准其派員赴京。在總署學習。並派員往法。求星使明認藩屬。代向外部辯論各等語。似劫剛所擬辦法。正合該國王之意。但越南既不敢明購軍火。恐招疑忌。若派員赴我公使處。作爲隨員。不致啓法人疑。至該國久隸中朝藩屬。若自願專派大員長住京師。隨事請示。似屬有益無損。外人亦未便過問。均祈酌奪核示。唐廷庚又稱正月十六日回海防。見法人所泊大小兵船。多已開去。添兵添船之說。亦無影響。而洋船入內河。必由桃山海口入泊海防等語。是該國目前尙無甚舉動。似是虛疑。嗚呼之故。技祇要演。粵邊境稍有防備。軍火備足。則勝負尙不可知。西人用兵。素最慎重。卽有淺水鋼皮輪船。未必遽爾深入也。謹照鈔唐廷庚來文。奉呈察閱。又越南王前因招商局承運糧米來文。商詢帶呈肉桂數斤。鴻章於照覆時。回寄人參若干。以答其意。並未另函。茲據商局轉寄該國王。肅東並致象牙犀角二事。合併照鈔附覽。儻尊處以派員住京爲可行。或於復緘內隱括大意示之。令其備文陳懇。是否有當。敬候卓裁。

越南國王阮肅東。天朝欽差通商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大人臺前。曠光緒七年六月日。辱接惠物。已經登認。誠爲罕觀。起疴如神。惟德其物。感謝良多。茲漕事將成。多憑力鼎。因有唐道來商。謹具土宜微物。遠達寸情。惟希莞納。不宣。今肅東計開 象牙二枝 犀角一端。

### 論美使議朝約不認中國屬邦

密諭以美國與朝鮮立約一事。重費蓋籌。曷任感佩。薛總兵接閱鴻章前擬約稿後。於各款略有增改。大致尙無甚出入。惟於第一款。聲明朝鮮爲中國屬邦。堅不允從。先經周馬二道與之力持。十七日該總兵復來署謁商。鴻章謂此款若不允行。中國卽未便與聞其事。將來亦未便派員同往。該總兵意甚決絕。留下所擬洋文照會稿。譯出呈覽。今幸何署使在鈞署。議添認明屬邦一節。應俟該署使到津會晤。再堅持原議。與相駁辨。未知果就範圍否。惟據

薛總兵面稱。此事責任全權。何署使位望既卑。祇可贊襄繙譯之事。未能攬越立約之事。除俟議定若何。再行詳達。外附鈔譯薛斐爾照會草底。奉呈鈞鑒。

### 復越南國王

大清欽差北洋通商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致書越南國王閣下。光緒八年二月。由招商局唐道寄到惠緘。並土宜珍眈二事。感謝曷任。就諗貴國王政躬集福爲頌。商輪承運漕米。聞可轆轤轉運。不致貽誤。足副誣諉。茲具北方土物數種。希莞納不宣。計開 元狐皮四張 銀鼠皮四百箇 關東鹿茸兩架 壽山石圖章三方。

再密啓者。前經兩廣督部堂張。派令唐道齋咨往謁。旋據唐道稟稱。與貴國協辦大學士阮文祥會晤筆談。據其面懇三端。轉呈前來。本大臣相距較遠。未便遙度情形。想兩廣部堂。自可隨時區畫密示也。惟所稱派員住京。求入總理衙門。學習交涉事宜。藉探西國動靜。以鄙見度之。尙非必不可行。事關變通舊例。自應由貴國王咨呈禮部。據情代奏。聽候大皇帝諭旨。懷遵。其餘各節。容再酌商妥辦。以昭慎密。再續據招商局遞到元宵前三日惠贈佳詩。過承推許。愧弗克當。謹依原韻。奉答別紙錄呈。

### 復英國威使

布領事送交二月二十二日洋文來函。具聆一一。並承問及家慈病體。感泐奚如。天津華商碼頭捐一節。本係地方善舉。照租界洋商辦法一律。與條約稅則毫不相干。洵於華洋商務大有裨益。貴大臣送來會議節略。業經發交關道。詢明華商原議辦法。是否無甚參差。另由關道函致布領事。轉達清聽。尙望貴大臣竭力幫助爲幸。燕總督之

赴印度。若何情形。本大臣實未深悉。然洋藥稅釐。必須早日定議。以免他人各出意見。致有阻撓。未知貴國回信若何。深爲系念。至怡和茶葉。原係報明運赴歸化城。本未言明赴張家口。與俄商運茶赴恰。回國必須由張家口出口。者情形。本自不同。該行茶葉。既久留在口。當屬關道晤商領事酌辦。諸希見諒爲荷。

### 復朝鮮總理機務李興寅君

山響尊兄與寅君閣下。頃奉二月初三日惠書。情文兼摯。津沾淚水。延企爲勞。往歲橘山太師。垂詢邦交。懇慰商權。郵筒往返。略竭紆籌。想貴國王與在廷諸臣。均所深悉。矧執事以親賢之願。望膺軍國之重寄。平章大政。悉協機宜。東方柱石。卽中朝屏蔽。此鄙人所所夕引領。願與識時俊傑。爲輔車之依也。貴國君臣權時審勢。幡然遠交。洵能破除成見。美國直接大東洋。向無僥人土地之心。今先與彼立一平善條約。既可杜東鄰覬覦。卽他國續議通商。亦得有所據依。間執要求之口。鴻章竊不自揆。輒思居間主持。冀爲二國講信修睦。深恐載書所述。偶一失當。流弊滋多。入春已來。督同津海關道周馥。二品銜候選道馬建忠。與美使薛斐爾。往復辯論。二十餘日。易稿至十數次。乃稍就緒。較之中美原約。及貴國與日本約款。取益防損之處。似更周密。惟第一款。聲明貴國爲中朝屬邦。而政治向歸自主云云。美使未敢遽定。已電商本國。將來若於正約中刪去。必須另行聲明。俾貴國數百年事大之誠。昭示天壤。想貴國王執禮素恭。定不河漢斯言耳。其餘各款。俟美使入境。另派大員與之覆議。卽使小有更易。而大致不出範圍。比經面同美使於約稿末。分別鈐印。畫押爲憑。茲將原定草本。奉呈台覽。來員魚允中。李祖淵。尙在途次。而美使未肯久留。已赴煙臺取齊。尅期東駛。祇得先派李應浚齋約稿。由兵船駛回報知。以便籌備一切。美使與領選使金允植等。皆力懇敝處派大員前往襄助。擬卽奏明大皇帝。遣派馬觀察與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乘兵船偕往。二君周歷瀕海。熟悉洋情。馬君尤精通西國語言文字。熟諳交際公法。介紹其間。必能爲兩國通達情好。到時希與美使

一體款待。貴國遠在東陲。鴻章仰體大皇帝綏靖藩服至意。但視力所能爲。不分畛域。竭誠代謀。惟冀宏此遠謨。匡濟時艱。講求馭外之道。以爲固圉之圖。幸甚不宣。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再拜。

### 論天津法國租地

天津法國租地一事。自前年起。鄭升道與狄領事屢有辨論。至去夏周道接任。又滋唇舌。該領事無理糾纏。幾生畔端。直至本年三月初二日。鴻章傳同狄領事。周道來署。再三開導。始將租地泊船兩節。當面定議。並於狄領事所呈地圖內。批明租地二百畝。除法國照章給地價外。約共另給房價銀三千兩。搬費在外。河沿三丈。准租作公共之路等語。令各執一紙爲據。其時該領事帖服無異詞。聲稱此係融通酌辦。蓋照章地價外。另給窮民房價三千兩。又有搬費。崇地山原定章程。實無如此之多。彼族視財如命。非萬不得已。豈肯多費也。若鴻章尙在此間。必早辦結。何致該領事牴牾翻騰。赴京曉瀆。且向來外省租地等事。亦無由貴衙門懸斷可了者。鴻章初接九月初四咨函。頗深詫異。旋據津海關面呈鈞署所擬三層辦法。礙難遵辦。節略內雖有負氣之語。亦屬實在爲難情形。因思寶使與狄領事不日來津。須用急脈緩受之法。看其舉動若何。再行相機核辦。寶使等果於初三四日抵津。狄領事先函詢問。道此事如何遵斷。該道渾覆以應由敝處作主。並未置之不復也。寶使連日密晤馬道建忠。羅牧豐祿等。探詢口氣。均答以不知。鴻章料其必又向尊處饒舌。十二日寶使始函請訂期來晤。蓋知鈞署轉催將到也。遂訂於十四下午過談。千言萬語。以爲必應遵照來咨辦理。鴻章或巽語周旋。或厲語詰責。相持半晌。總釅定三月初二日三面議定之說。無可更改。該使與狄領事見鄙意堅執。專責關道任性延宕。欲敝處給一照會。申飭該道交給地契完案。鴻章前批租地二百畝。原係約略之詞。謂祇有減無增。嗣天津縣據各地戶呈報。復增至二百四十餘畝。法人於另給房價搬費三千七百五十兩外。又須照數補給地價。情固難甘。其地價雖已由關道墊發。祇可權宜酌辦。飭該縣仍照

法領事原量一百九十五畝零之地數。更正給契。並申飭關道以平其心。此案當可將就完結。無須復行丈量。徒多周折。俟辦結後。再行咨明備案。至泊船一節。少遲另與狄領事商辦。當易就緒。寶使爲此事辨論。至晦方散。約十六下午前往答拜。徐商越南之事。續再布聞。

### 論法越邊事

鈔示與法國寶使會商越南事宜問答節略。謹聆一一。二十六日下午答拜寶使。彼遂提及越事。先將中國屬邦置之勿論。其明知係我屬國。而謂與此事無涉者。蓋同治末年法越新約第二條云。法國明認越南國王有自主之權。無論何國。皆無統屬等語。既經冒認於前。自未肯翻改於後。然鴻章窺破其隱。不得不以此開宗明義。該使但允中法互相保護。劃定界限。則越南爲中國屬邦之義。不言而喻矣。該使未來津之先。各國新聞。徧布謠言。謂法人因中國進兵越境。恐致失和。寶使將於封河前赴滬暫避。再取進止。嗣接來函。寶使允送照會。擬請各派大員會辦。方謂瀕行時照會必已送到。可漸轉圜。茲據該使面稱。該外部雖令會商總署。適接西貢電報。華兵已進至東京。越境謠傳頗多。驚惶實甚。法國亦必添兵阻扼。事局恐有變動。照會未便即發。今惟請中國將雲南、廣西兵退回。乃可會商邊界及通商事件。至於如何辦法。目前可將擬議大略寫出。聽候總署酌示。如以爲然。再送照會請派員等語。鴻章告以如何辦法。自應各派欽差。後再行商議。但若預有所陳。作爲私議。不作公事可耳。十七日派馬道建忠往彼處閱看該使條陳。並密授機宜。令其酌與辨駁。馬道回稱。寶使起稿。相與辨論三時之久。稿經七八易而成。帶來法文一紙。又馬道譯出漢文三條。照鈔呈覽。鴻章久未得粵滇探報。我軍如已抵東京。誠恐法人不能無變。易生舛端。於中外大局。殊有關係。寶使既在鈞署。商及該國並無占併越南之意。似應速致滇粵疆吏。轉飭將領。按兵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之局。或即請旨飭遵。更期妥速。寶使在此候信。約二十日外封河。即須趁輪南下。該使所論三條。

是否可行。鴻章不便僥言。並祈尊處逐條詳酌見示。容再酌量轉致也。

### 復法使德理固

頃接來函。以初四日本大臣面敘。現在奉有全權。專爲商辦安南之事。並言彼此商議。一如會商總理衙門無異。乃十三日面晤時。竟有相反之言。是日貴中堂又執論中國不認同治十三年法安所立和約。並不能認此和約等語。以上三層。最關緊要。祈明白示復。以作定論等因。查本月初四日。貴大臣面詢有權議事否。本大臣答云。雖未奉有全權字樣。但越南事可以預聞。貴大臣有何議論。可爲代達。是日並未言奉有全權專爲商辦越事。亦未曾言彼此商議。一如會商總理衙門無異。至十三日會晤時。本大臣仍執前說。並無相反之處。茲來函云云。似有誤會。可勿詫異也。至同治十三年法越所立條約。查光緒元年五月間。總理衙門照復文內。聲明越南係中國屬國。又稱越南久列藩封。不能漠視等語。是卽中國不認此約之明證。本大臣自亦不能認此條約。合亟明白奉覆。

### 報法越新約

七月二十六七日。大雨如注。晝夜不止。自濟寧至清江。揚州至鎮江。電桿受損。電綫中斷。久不通報。須俟水退。乃可修整。頃按輪船寄到上海電局二十八日密信。所言法越新約。未知確否。憑祥省。越圖內無此名。或是譯音之訛。謹照鈔奉覽。

### 籌議分界

本日已正。英國巴使路過。晤談越事甚詳。未初乃下船開行。所有問答擇要。錄呈鑒核。巴使英明。露於眉宇。而歷

練已深。非復二十年前遇事生風之態。將來共事。或不至如巴蘭德之專於簸弄也。適接劄剛來電。分界宜先索虛價。所謂虛價者。即係尊處去冬與寶使所議。本是正論。亦是辦理交涉常道。目下時異勢殊。法以越南新約爲主腦。我雖傾國之力戰爭。恐亦未能辦到。而德理固亟欲赴京回國。若過迂遠其詞。更難冀有合拍之日。且劄剛致鈞署效電。擬以緯綫二十一度答之。河內即在二十一度也。因即斟酌電復。來往電詳。附鈔呈覽。如分界能早議定。則通商設關處所。應在我之界內。或可漸漸就範。巴使於雲南通商。未置一詞。似無於中取利之心。至所欲調停。在二十一二度之間。按圖考之。當在太原興化一帶。則北寧山西我軍駐處。已在界外。我固未便應允。法人亦未必遵從。且俟德理固明早議商若何。鴻章既不肯鬆勁。彼亦豈肯再留。下午美國楊使過晤。謂昨晚見德理固亟欲進京。在京擬住六日。或再與尊處議辦耶。頃接滬電。黑旗又捷圍困河內。法文武不和。提督波滑有告退之說。未知確否。

## 述爭界

本日上午。法使德理固來晤。辨論分界一事。至未初乃散。彼定於明日起程進京。午後曾發電報奉聞。所有問答擇要錄呈節略。並將該使譯送法外部電信所開兩款。照鈔呈覽。當與該使檢取法國刊繪越南全圖核對。彼指稱第一款北圻海岸之二十一及二十二緯度中間。自此往西至紅江流出中國界外之處。即欽州交界海岸。斜趨而西。上至保勝也。欽州海岸不及二十一度。保勝又不及二十二度。故云中間也。其腹地僅劃至高平以南。又在太原宣光以北。不獨與鴻章所擬河內迤北之二十一度平界不符。即與巴使調停之二十一二度中分平界亦不符。此是劄剛電稱甌脫之意。至云兩國均不得紮兵。尤悖謬難行。劄剛電商能至二十一度。則北寧山西在甌脫中。甌脫不得紮兵。亦何可許。鴻章故仍堅持河內以北。歸華保護。河內以南。歸法保護。初議較爲斬截。詎舌敝唇焦。該使堅執不允。且謂允之則首領莫保。語甚決絕。將來晉謁鈞署。必有嘍瀆。或者仰仗運籌。可令就範。窺其立意。此行若成。

回國可全體面。不成。則挾恨挑衅。固無已時。業將今日議辦情形大略。電告劄剛。附鈔呈核。

### 論英改朝鮮前約

前奉公函。以英國巴使往朝鮮議改前約。應否添撥兵輪前往。以助聲勢。抑先遣熟諳交涉之員。預爲朝鮮籌議。極力主持等因。查上年美、英、德與朝鮮議約。原係敵處派員前往。力爲主持。當時朝鮮欲拒外交。不知其中利害。美英各邦。亦慮無人先容。諄求襄助。故因其機而導之。嗣聞各國官商。皆嫌朝鮮所議稅則太重。日本復從旁挑唆。遂有不肯批准互換之說。鴻章每晤美使楊約翰。屬令密致美廷。先行派員互換。則各國自接踵而來。詎美國派員過日本時。倭人勾串徑與赴朝議換。不使中國干預。幸朝鮮已立通商衙門。略知講求。僅允改數條。大致尙無甚出入。前已由振軒報明在案。巴使在東洋時。常嘗議此約不妥。似隱忌威妥瑪韋力士之攬權。必欲以改約爲己功者。春間遣領事前赴朝鮮駁詰。蓋已預爲之地。今奉該國密電馳往。適有法人越南之役。德理固又從中慫恿。誠慮其欲效日本故智。認朝鮮爲自主獨立之國。則後患甚多。是以過津來晤。鴻章大聲疾呼。以朝鮮爲中華屬邦。斷斷計較。以陰折其詭謀。一面咨明朝王。通商稅則如有變通。伊可專主。或於通商外更有所議。與上年照會之意相左。斷不可許。致貽後悔等語。以開示其迷惑。並密緘吳筱軒。於接見朝臣時。竭力諷諭。計於此事大端。已稍有把握。巴使既未求我派員偕往。若遣員豫議。轉啓嫌疑。彼僅乘一兵輪東去。我本有一二輪船。來往運解慶軍餉需。無論海防喫緊。無可派添。即使添派。亦涉張皇。旋接朝王覆文。以通商事宜之外。不應別生枝節。致違前章。似尙有儆畏。頃又接筱軒十月十四日來函。鈔示朝鮮與英、德、換約及通商章程議略。所有駁辨各條。語不離宗。亦尙無甚遠礙。堪以仰紓。蓋慮。又據奏派朝鮮商務委員陳樹棠。十月初八日稟稱。英國巴使、德國雲領事代理使臣。欲更改前訂約章。朝鮮政府尙未全允。然大概事多將就等語。與吳提督所言略同。彼所爭者稅則輕重。與屬邦體例無涉。似亦不必過



## 與福祿諾議定五條

稅務司德瑾琳與法總兵福祿諾於十一日晚抵津。是夜德瑾琳來晤。具言煙臺及沿途同福祿諾所論各節。該國衆議均以兵費必須索賠。福意欲稍減讓。該稅司屢阻不可。蓋聞其密計法提督孤拔利士比等。徧查中國沿海防務。閩粵江浙罅隙頗多。若乘此夏令越南暑瘴之際。移調水陸來擾。必可隨意攻奪一二口岸。爲要索巨費地步。其意向不在北也。鴻章謂會候已調開。彼既願就商。姑候而與剖論。福祿諾遂於十二日下午來署謁晤。反覆辨駁。至嚮晦始去。所有議辦緊要略節。業於是夜電達在案。其問答詳細情節。及與福議訂簡明五條。鈔呈鈞核。此五條內該兵官原議僅三款。經鴻章與之再四推敲。酌改數次。實已舌敝唇焦。該兵官性急。便欲定議。電達其外部。告以彼議雖定。我必須請朝廷示遵。乞由鈞署恭代進呈核定。迅速示覆。如以爲可。卽令其轉達利提督來津畫押。否則彼族意甚堅決。我已無可再進中國。祇有豫備決戰而已。伏查四月初十日密諭各節內。越南職貢照舊一節。已鑿括於第四款。法國現與越議改條約。決不插入。傷礙中國體面。字樣之內。據福祿諾云。法已派駐京新使巴德諾往越。如蒙准行。伊可電達外部。令巴使與越王另議。將甲戌及上年約內遠礙中國屬邦語義。盡行刪除。但不肯明認爲中國屬邦也。通商一節。已包括在第三款。毗連越南北圻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之內。旣云邊界。必不准深入雲南內地明矣。至劉永福一節。彼未提及。我自不應深論。蓋劉永福本係越將。前守山西。及協剿北寧。均被大創。法人視之蔑如。似在無足重輕之列。將來若派使會議。及此再與酌定安置之法。亦未爲晚。其第二款北圻華軍調回邊界云云。查桂軍退紮諒山。滇軍退紮館司。保勝。皆近邊界。此約儻蒙許可。祇須密飭邊軍屯紮原處。勿再進攻生事。便能相安。亦不背約。總之講解於我軍潰敗之後。如挽逆流上水之舟。鴻章實智盡能。案若於此外。

再有爭較。則事必無成。患更切近。緣繕摺覆陳不及。敢布區區之愚。伏惟亮察。頃德使巴蘭德過津未晤。但私語馬道建忠。謂法事齟齬。禍在眉睫。深忌德瑾琳。福祿諾之從旁調停。總稅司赫德。亦不以德瑾琳議和爲是。皆有幸災樂禍之意。而福祿諾則深佩德稅司之公忠。竊慮各國有向左右進讒者。祈勿聽信爲幸。

### 陳美使勸和

美國楊使來津。晤商該外部電述法廷之意。欲從中講解。昨已將問答大略。電達在案。初九下午往拜楊使。出示外部電語。法仍有索八十兆佛郎之說。明知虛誑。不得不疾言厲色。斷其妄想。並將中國現在辦法。和盤托出。屬其轉達外部。徑告法廷。使之或有警悟。楊使見鴻章詞嚴義正。無可置喙。僅求仍照天津原約議辦。並謂法如願請美國調停。中國仍照初意。亦允美調停。以此電覆外部。據稱昨晚已發。該使在此候覆。再行知會。竊思中法戰局已成。原無議和之理。但使交戰一二年後。亦須議和了局。設再奪據要地。更恐收拾爲難。事已至此。在我斷不能先向法國議款。而閱美外部電語。似法有悔意。陰託居間。楊使亦稱實係法廷所屬。將計就計。似未便拒絕到底。不稍開一綫之路。楊使謂如覆電尙有可議。擬在津籌度大略。再回京與貴署商辦。是否有當。伏祈卓裁。謹將是日問答節略。及美外部電信鈔呈。可否代表。並希酌核。再昨接劉省三七月二十六日手書。語多激切。省三智勇邁倫。非畏葸者比。然臺灣恐難保守。固係實情。不敢徑達醇邸。應否轉呈之處。並乞核辦。探聞法兵船四隻。在山東廟島一帶游奕。未知確否。容探實電聞。

### 論法約中西異文

密函鈔件。謹聆一切。初四申刻。法領事林椿。繙譯官微席葉來署。面遞約稿法文六條。並微席葉所譯華文。據稱

係照該外部來電法文繙出。字句毫釐不差。鴻章將鈞署鈔寄六條與之逐細核對。不但字句多有參差。卽意義亦間有出入。如第一條。永遠不得過中國邊界。法文則遺漏永遠二字。第三條。北圻酌擬分界處所。我最著意。法文則無。第七條。日後若中國創造鐵路。法文則添一面議定四字。均爲緊要關鍵。其他語意含混之處。無非利彼損我。鴻章當就原稿上。略爲簽出數處。令林椿等帶回。請巴使電商外部添改。該領事等謂法國來電。稱此六條係兩國朝廷業經商定。無可更改。巴實不能瀆請。其與尊處鈔寄原稿不符。想由赫德從英文電語。轉譯漢文之誤。可將彼所送呈法文。速寄都中。轉交赫德查對。或令同文館精習法文者。與伊譯出漢文校覈。便知底細等語。徵席葉於華文法文均甚精明。鴻章所素知。茲謹將原法文。並照鈔漢文六條。奉呈裁定。巴使原議初五日午後來商。因華文與法文未合。林椿謂恐須少遲再議。除俟會商巴使後。再行電達外。至二五六十等條商定時。務懇諄飭赫總稅司。照原來法文。詳確繙譯。免再歧誤爲要。

## 論酌改法約

鈞函並丁韋良等譯漢六條。謹聆一切。當交德瑾琳。及素通法文之羅增祿。羅豐祿。馬建常等。與林椿。徵席葉。逐句逐字校對。講解兩日。粗訂大略。十三日已刻。邀請巴使來署。再三討論酌改數處。已議明以此作爲定本。謹照鈔奉呈察核。內與原文稍異者。卽在各條上面注明。惟第九款臺澎退兵一節。據巴使而稱。孤拔擬先退基隆。至多不過十五日。其由基隆撤至澎湖。輜重人數較多。恐一箇月內澎湖尙難退盡。須求寬展旬日。容電詢孤拔酌定。再於畫押後備文照知等語。鴻章等雖未遽允。然宣光以西。滇軍撤回。彼已允展十日。若援例固請。屆時似可酌展數日。總以剋期退盡爲要義耳。巴使送來第五、六條漢文。與尊處核定原文間有不符。第五條流弊尤多。據稱法文。漢文。均於十二日寄交赫德。頃已電請轉飭丁韋良。赫德詳加核對。如其所譯漢文。與所寄法文無誤。應令赫德檢查原寄

法市及法國當日覆電。是否與巴寄法文脗合。互相考訂。前後必有一誤。如明訂其地。句下添出通商碼頭之數若干。及酌量內地現有章程辦理。遠不若原文之蘄截。將來必多藉口。至沿海口岸。各國多有租界。地方官一切不能過問。流弊甚大。彼又欲將所得利益。一體均沾。尤不可不杜其漸。第六條比照通商口岸稅則減少。不若原文較減二字。尚有分寸。均祈卓裁。設法挽回。倘法文實係如此。能否令赫德電商外部。酌刪之處。並求核示。緣前六條每欲添易字句。巴等堅稱法廷來電。經兩國國家商定一語。不可動移。若刪改原文。仍非赫德轉電外部。不可非鴻章等所能爲力也。再第五、六條法文。巴使並未送交敝處。

### 核議法約

接奉電示。法復二十兩條。內二條與原條本意不符。已囑赫電商再定等因。十三日與巴使會議六條時。詢知法外部已將二十兩條電到。囑其譯送。頃據林椿等送來第二款第十款譯漢。並無法文。查與三月二十六日鈞函改定原稿。頗有歧異。第二款法國亦任聽越南與中國照舊往來句。尤爲緊要。該國改爲卽照此次條約內所載明者。是概括全約之意。從此將屬國虛名剷盡。下文越南無傷損中國體面。祇成贅筆。誠如尊論。與原條本意不符。此層我最著意。亦彼所最著意處。恐其未易就範。前曾與林椿密商。彼謂照舊往來四字。總辦不到。法斷不肯明認。越爲我屬。數年來往復力爭。而不可得者。應如何通融渾含。兩不妨礙之處。想鈞裁自有權衡。至第十款。彼意不過撇開法文爲正義一語。而仍括在舊約一體遵守之內。蓋咸豐八年天津初次立約。第三款內卽有以法文爲正義之說。允成鐵案矣。批准互換云云。巴使昨亦提及。並謂二月十九日巴黎約尾聲明。詳約議定批准後。法國卽撤去海面查船之兵艦。將來畫押後。務求迅速批准。以便該國遵辦一切。敬希留意爲幸。其餘議商各節。鴻章另於今午電陳。不再贅及。巴使昨催會商五、六、二十各款。鴻章等答以須俟鈞署核定。再行訂期。想二十兩條漢法文。彼必寄交赫

德轉呈也。

## 議改法約

密緘改定法約五、六兩條。遵即派精通法文漢文之德瑾琳、馬建常等與法使講解明白。巴使昨令林椿、微席葉來商。擬照原文酌改數字。於大意無所出入。業經電達在案。林椿等謂可作爲定本。茲照錄一分。於改添處上面注明。又巴使前接法電。澎湖可於晝押後一月內。全行退盡。因將原訂第九款基隆、澎湖兩處上下移易文義。較爲明晰。謹一併錄呈鑒核。現已彼此議定九條。惟第二條未定。據德稅司面稱。法國密電此條必不允改。赫德不能再議。似未便因一條致廢全約。鴻章前請巴使刪去原議照舊二字。法持不可。德稅司擬改爲至日後越南與中國來往。法國約明越南無致有傷損中國威望體面之舉。字樣必刪去。照此次條約所載明一語。似與鈞情續改語意不背。仍渾合照常封貢在內。已由德瑾琳密商巴使電詢外部。如其允行。當再電聞。至十八日奉電旨。嚴催滇粵督按期撤兵回界。當經轉電遵辦。又奉電屬雖展期十日。仍恐不能抵界。令與巴商電勸勿過迫促等因。比即密屬林椿轉達。伊等亦知劉永福所部不易退盡。當隨時與巴使妥商辦理。聞法易新提督已到河內。但盼滇粵不致失信耳。

## 復法國領事官林椿

昨接初一日來函。以派員往保勝勘界一事。本國亦無不允。務欲貴國欽差立將定界之事。先從保勝上游辦起。如果能允此節。即由電信報知本國。立派定界之員。前往保勝等因。當經本大臣轉達總理衙門知照。茲准覆稱。勘界從保勝上游辦起。未嘗不可。惟應行改正處所。仍應照約會商辦理。周大臣與岑督部堂均中國特派大員。若法國不專派欽差。僅令營員等會勘。即與體制不合。不能與之商辦。此節當預聲明等因。合行覆知貴領事。望速電報。

戈大臣。並貴國外部大臣。立派大員前往保勝。會商辦理爲幸。

### 駁俄照會並議巨文島

連日與俄署使拉德仁商敘照會稿。大略情形。昨已電陳在案。九月初四日。該使送來照會法文底。令委員譯出。詞意含混。枝節頗多。鴻章面告該使。以朝鮮係我屬邦。向來自有辦法。與俄僅鄰境通商。大有區別。汝意或爲韋貝所聳動。欲以牽制中國。萬不准行。必須另改。初九日。該使復另換三條送閱。雖較前稿稍爲明淨。亦間有語病。彼意第三節爲防範日後他國。或有侵奪韓境之事。欲隱指日本。又不肯說明。恐有窒礙。初十日下午。該使來署辨論。至晚。鴻章屬令另擬簡明照會。專以第二條俄國日後不取朝鮮土地爲正義。其餘枝節。均應刪除。免到後來。轆轤該使。允可照辦。俟其送稿商定後。並將照覆稿大意。再行電呈。請旨核定。以便互換。茲先將俄使兩次送來照會稿。譯寄備查。英領事璧利南。初九日來言。華爾身接彼轉致信後。巨文島作通商口岸之說。可作罷論。因代擬貴署致該使照會英文底稿。屬卽密寄尊處酌辦。彼謂恐措詞過於嚴峻。使英廷不能轉場。故但敘前後原委。照催伊卽電該國回示。冀早日退出巨文。共敦睦誼。鴻章與譯員詳細推敲。該使原稿。於英外部前給曾侯節略要語未提。後於鴻章與俄使議商各節。有過火語。因照譯出。酌加刪潤。是否有當。謹將英使洋文底並譯稿。奉呈核辦。璧領事謂華使擬旬日內起程往朝鮮。鴻章屬其轉致稍緩。巨文事非與中朝議辦。難得妥協。請俟此事辦定後再行。未知果否。想鈞署須待俄使照會互送。方能照催英使也。再前致朝鮮王函。交徐相兩齋回。謹鈔函稿奉閱。

### 論刪改俄照會

奉十四日電旨後。卽派譯員羅豐祿往俄署使處。告以必須刪去。不改變朝鮮現在情形一語。拉使謂俄廷復電。

若專提不占據土地字樣。本無此心。而憑空出此甘結。如人本不爲盜賊。必要具一文結。有傷大國體面。且所謂不改變者。係約明不改兩國於朝鮮現在名分也。俄實無干預朝鮮政權之意。斷斷力持不允。今已旬日。該使不再來商。鴻章亦置不問。昨知該使又密電俄國。俟其晤談若何情形。當再電開。英使頃遣禧在明來詢。何時可給照會。鴻章謂如俄有照會。自當請總署備文。催退巨文。否則我必據俄使面允。不占據朝鮮土地之說。咨請總署轉行照會。禧云亦可行。華使專候此文。電達本國。又伍廷芳擬議長崎兵捕互鬪案辦法。頗有條理。已鈔寄徐公使酌辦。

## 論與俄處置朝鮮

公函以洪文卿函述慶常與俄外部問答朝鮮節略。並陳兩端三利四要之說。屬卽詳籌裁決。可否等因。仰見集思廣益至意。查光緒十二年九月間。鴻章因韓王欲俄保護。我欲索還英踞巨文島。曾與俄署使拉得仁在津會議。中俄互送照會。彼此約定永遠不占朝鮮土地。以防後患。嗣緣拉使堅稱。須載明兩國政府不改變朝鮮現在情形一語。意見未合。遂以中止。惟該使瀕行。聲明仍盼回京後續商。並非竟作罷論。茲俄外部復申前請。今昔情形又稍不同。洪使三利四要之說。按時勢以立言。似中肯綮。鄙見宜趁嘎爾斯蒙特恩賞給寶星。感激圖報之際。相機因應。令洪使磋商後。婉導微言。曲探其隱。能否就我範圍。雖不可知。然值韋貝德尼交相煽惑。韓王趨嚮無常。俄既有意相商。未可有呼無應。來示彼此約明不占取韓地。並聲明韓爲我屬。則可共爲保護。則萬不可行數語。誠爲緊要關鍵。第拉得仁前議駁辨數句。彼國但允彼此不改變現在情形。云卽隱含中國屬藩之意。不肯於照會內明言是我屬邦。蓋各國與韓立約正本。皆未明言。此層亦自持之有故也。洪使四要內第二。謂韓有內亂。應歸中國自認。戡定。第三。中韓應行典禮。第四。中國助其經理內政。皆與他國無涉。均應於約內聲明。如能辦到。實屬大妙。但恐彼祇能口許。未能載諸文牘耳。可否將十二年九月敝處所上鈞署函稿。及迭次與拉得仁問答撮要。鈔寄洪使。俾其參

觀互證。隨宜迎距。或者嘆爾斯得稍鬆口。亦於東方大局有裨。至立約後。通知各國共入此約一層。出自俄廷。彼謂即使他國或生異議。而中俄兩大國有此一舉。即有不可侵犯之勢。持論似尙明通。英懼俄占朝鮮海口。經略太平洋。是其隱情。若見中俄約明不占韓地。或肯入約。倭知東海濱鐵路大興。不利於倭。韓近日伊藤西鄉等親往海參。歲聯絡俄官。若知我已與俄定約。足伐敵謀。或者亦願入約。即有不願。而中俄兩大同心。諒彼不敢公然侵犯。此外各國本無圖韓之意。願否悉聽之。無礙全局。似無甚枝節隱患。尙祈尊處稟承廟謨。斟酌指示。洪使。妥慎圖維。爲幸。

### 擬覆美使文

爲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稱。准本國外部來文。囑詢中國派駐朝鮮袁姓官。係何等職任。聞袁姓官員。向在該國。無論各國駐高大臣。有何公事會議。彼弗肯與議。惟派所用之通使前往。屢有事件。自以爲與高廷相近。與別國大臣不同。其所用官銜。按英文譯係辦事大臣。本國於此事。將有行知本國駐高大臣之件。故屬轉詢中國所派駐高之員。是否即係辦事大臣。抑係二三等欽差大臣。以便轉行辦理等因。准此。查朝鮮久爲中國屬國。每遇傳立國王。例由中國派員冊封。即進貢一切事宜。並有定期。此人所共知。共認者。歷久無異。但今昔情形不同。各國通商以來。除已准該國立約通商。並將所擬議約章。均由該國呈明備案外。至其國政。凡與大局有關係者。則中國不得不派員往駐。就近諮商。以期妥協。而防流弊。是以欽奉諭旨。派員駐紮朝鮮。辦理事務。原與出使各與國名目均有不同。現派駐朝鮮之升用道員袁世凱。即係奉旨飭派者。其職任雖不便顯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職。而其應有之權利。實與駐朝各國公使大臣。權位相等。遇事均得平行往還。朝鮮固不得慢待。即現駐朝鮮之各國大臣。亦不得輕視。庶可共敦睦誼。至各國駐朝鮮之公使總領事等。若有公事會議。自應由中國駐朝之員。隨時察度辦理。其應否前往預議。應聽其自行酌辦。此本無一定體例。本衙門未便遙度。貴國似亦不必過問。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



照會者。

## 覆議中法接綫

公函以中法接綫一事。前經畫押批准。自應按照條款辦理。惟香濤制軍奏稱兩廣利少害多。宜分別補救阻止。商之敵處。以東興係法續請。原議批准後。十八箇月始辦。或可推延中止。現據法國李使照請。究應如何回答。希酌奪見覆等因。查法國李使照稱。該國與中國新訂電報接綫。應在芒街、同登、保勝三處。芒街、同登兩處。法綫與中綫相距僅數百邁當。彼此互接。一日可減工保勝一處。須由中國蒙自至紅河東岸。安設一綫。長約二百數十里。倘能迅速接成。甚屬有益等語。當飭總辦電報東海關道盛宣懷。查核里數。通盤妥細籌議。茲據具覆前來。查滇粵邊界電綫。議與法綫相接。原爲藉收通報之利。以助各該省官局養綫經費。祇要堅守約章。相機操縱。權自我主。不至受害。前已咨明有案。天下事未有全利無害者。惟在隨時防損取益。粵督原奏各節。不無過慮之處。此事係十年十月經貴衙門接法使照會飭議。十三年二月。據敵處轉咨核准。卽照覆法使。允其接連。嗣盛道遵飭會議條款。於十四年九月稟覆轉咨。又經貴衙門核准。聲明詳閱條款。尙無窒礙難行。並電飭盛道與林椿畫押。始由敵處於十四年十一月具奏。曾先於十三年二月。照錄貴衙門原咨。知照粵省盛道。亦卽稟奉粵督批示。謂祇須中國界內。不准法國早綫侵越尺寸地步。並經轉飭粵局遵照。會同籌辦。其時本無異議。若果實不可行。似不待十四年十月盛道電稟。議添東興一綫。始行駁阻。總之事經兩國畫押。奏奉批旨允准。並先經貴衙門照覆。允其接連。斷無全作罷論之理。卽粵督原奏。亦謂鎮南關之綫。已允接連。應如何嚴防流弊。密行補救。請飭密籌酌辦。東興之綫。應以粵省官民不願爲詞。嚴拒其請云云。並非概欲中止。自應分別辦理。此次法使照會。鎮南關至同登東興至芒街兩綫。皆以相距切近。互接甚易。輕筆帶過。而注重蒙自至保勝一綫。固因此綫路長工大。亦以該處水陸衝要。商報較多。可資便

利。故請速接。惟原議須俟奏准。十八箇月內接綫。現距十四年十一月奏准。甫閱七箇月。尙未屆接綫之期。據盛道轉據雲南電局委員李守必昌電稱。蒙自至河口驛路。實有三百數十里。現時瘴毒甚重。擬俟剝隘至蒙自之綫修竣。如在立秋以後。順帶洋匠往勘。敵處復接署滇督譚序初電稱。紅河東岸設綫。須由蠻耗繞勘里數方確。蠻瘴更酷於剝。李守擬剝綫八月修竣前往。原訂接綫之期。明年五月方屆。今秋勘明具報。似尙不遲等語。擬請貴衙門。即以蒙自至保勝之綫互接。尙未屆期。現在瘴毒正盛。須俟秋後派員前往詳細查明。究有綫路若干里。再行籌款購料議辦等詞。照覆法使。其鎮南關至同登一綫。原議奏准後。迅速互接。即粵督亦無不辦之說。自應覆以由外察酌籌辦。亦用輕筆帶過。以上兩處。皆已開關通商。飭派稅司前往。法亦派領事往駐。似不能不照約妥籌接綫。在法亦祇爲裨益通商起見也。至於東興至芒街一綫。擬請覆以地處偏僻。商旅稀少。民情頑梗。即使接綫。斷無多報。中國原有之綫。係爲勘界而設。倉卒營造。並不堅固。若欲另造。經費難籌。山嶺險峻。巡修不易。且此路本非初議所有。粵中官民。皆不願辦。應從緩議。鴻章前已將此層而告林樁矣。此擬覆法使之大略。尙祈酌奪施行。至鎮南關接綫事宜。應令盛道與電報局員。妥商籌辦。豫防流弊。蒙自至保勝。路程較遠。應飭隨員李守。趁秋間修綫至蒙自之便。即督同洋匠勘至紅河東岸接界處止。查明綫路實在里數。及應需料物若干。即令盛道購運外洋材料。會商滇員妥辦。其木桿由滇省就近派員採買。將來鑿石制軍到任後。意見當更融洽。一切較易商籌。仍責成盛道及各局員堅守約章。隨時相機操縱補救。務期不失自主之權。用昭妥協。並祈核定後。鈔示照覆法使文稿。以便咨行遵辦。企幸曷任。

## 論松花江通商

昨將漠河金礦交涉事宜籌覆。計達籤覽。旋接李道金鏞六月二十六日稟函。備述與俄督廓爾孚會晤問答大

略。並該處防兵甚不可靠情形。謹照鈔呈電。依將軍七月二十一之電。係在李道晤俄督之後。李函內稱。去年前統領德陸。因招俄人過江打草被控。是俄之越界刈草。似已非自今始。俄督仍注意松花江行船貿易一事。此數年來。鈞署與之反覆辯爭而未准者。卽俄官往來津門。亦嘗以此爲言。本年四月。接洪文卿星使函稱。光緒七年伊犁之約。明冬期滿。將屆重修。俄報曾有中國通商約章。猶未照行。由邊界官查明等語。竊意他事尙易就緒。惟松花江行船。俄必出全力相爭。勢恐難免。近有人條議一則。雖似違衆駭俗。情理亦尙持平。錄呈密鑒云云。近聞俄廷飭駐使庫滿。預籌修約。庫使復稱須俟黑龍江至海參崴鐵路修成。乃可開議。頗有用兵要脅之意。是不可不預防也。洪議謂松花通商。此我民之利。非我民之害。與李道函稱三姓通商。有益無損等語。脗合。李在吉辦事。居官年久。灼知地方利病。似非譎言無稽可比。但求主客相安。必得賢能長吏操縱。處置得法耳。此事關係甚重。尙祈豫籌及之。洪議鈔呈。敬備採擇。至李道函述俄督言子塔在敵處當差。卽指前齋書之魏副將。係廓爾罕之塔。一見卽去。並未當差。想係譯語之訛。

### 鈔呈中俄接線草約

九月初四日。函送所擬中俄接線合同條款。及照會大致底稿。初七日奉到鈞署復電。條款甚妥。希卽照辦等因。庫使復至敵署面晤。商改數處。當卽飭令盛道與庫使。詳細酌定。並派羅道豐祿。與之核對漢洋文。其酌改之處。祇有第二款愛理。改爲海蘭泡。該處水線過江。正與俄電局相對。以後我處在海蘭泡專設水線房。派人管理。華電局仍擬設在愛理。第四款內。恰線五六年興造。改爲五年之期。第七款內。加入照柏林公會二十二款。訂明如別線跌價。中俄亦應一律減跌。第八款內。加入歐洲他國之過線費。照公會章程。由中國應得之五法郎克半內。提給均屬題中應有之義。並無關礙。此外字句。間有增刪。亦無出入。惟聞東北兩公司。因俄廷欲將煙臺合同內之第九款刪

除兩公司均未允洽。則中俄接線條款內。尙有互相關涉之處。自未便卽與核定。因與庫使商明。先訂條款草約存案。彼此畫押。而不蓋印。其照會先將中俄文底稿。由俄領事譯好送來。亦不蓋印。一面由庫使飭令北公司恆寧生。約同東公司直德到煙。與盛道將前訂合同辦妥。呈送敝處。再由敝處與俄使繕正條款。一同蓋印奏咨定案。以昭慎重。庫使已於初八晚回京。茲將已訂草約鈔呈鈞覽。

### 請屏拒美使博來爾

美國新設苛例。禁虐華工。迭經崔惠人與該國外部辨論。迄未就緒。去秋同文館教習丁韞良。假旋過津。曾屬其回國後。從旁諷勸外部。妥籌辦理。昨接其二月初二日洋文密函。照譯呈覽。內稱現派駐京公使博來爾。前公舉爲議禁華工律例議員。痛詆華人如害黃病。必宜立法禁制。新聞紙傳播各國。實不成話。若任聽使華。恐於以後兩國交誼有礙。丁韞良謂。如彼議論。歐西各國人民。若此日後遣使歐西。必不接待。中國如將彼辭退。不但與萬國公法相合。兩國亦皆有益等語。洵爲公忠篤論。詢之駐津美領事云。博來爾係北黨。充上議院紳六年。任甫滿。該國姑令出使。諒不過徇託私情。若中朝以其人不足見重。不允接待。亦於公法不背。可見公論在人。據聞博來爾尙無起程確期。鴻章稔知各國公法。使臣人地不宜。可以拒而不接。乃事所常有。不揣冒昧。當卽電致崔使。請其速告外部。另易妥人。電語照錄。敬乞鑒裁。丁韞良函中聲稱。已擇博來爾議論尤要者。送呈鈞署。想尊意必思屏斥。以免後患。可否由署再電崔使。或代辦之彭參贊。令其切實知會該國。明我不便接待之由。互爲印證。似於交涉體制有裨。博來爾之謬論。徧布中外。若聽其自至。照常接待。必爲各國所竊笑也。

### 論朝奧議約不認屬邦

頃准朝鮮國王來咨。以該國駐日本公使權在衡。與奧國公使議訂條約。先期齎交。聲明照會。奧使不肯照辦。朝鮮爲中國屬邦一節。可否由政府行文奧國之處。咨請酌核轉商。見覆等因。查朝鮮始與美國立約。由該國王備具照會。聲明爲中國屬邦。英、德、義、法、俄、各國相繼踵辦。均無異辭。朝鮮初與美、德、英、義、法、俄、各國。尙由華員介紹。嗣俄、義、法等皆係自相商訂。此次該國派權在衡與駐日本奧使議約。先無公文知照。亦未告知商務委員。直至敵處接到駐倭李使來電。始知其事。當經電飭仍舊。權在衡又復函請將爲難情形轉達。一味糾纏。由李使鈔函寄來。正擬裁答。聞即准該國王來咨商辦。適總理駐韓交涉事宜袁道世凱假滿過津。稟請堅持不予通融。所論甚爲有見。竊思朝鮮爲我屬藩。各國既不願將此節載入約內。則國王備文照會。爲開宗明義之章。亦即告朔餼羊之意。乃奧使欲以政府公文相代。韓使且以不許。恐滋後患爲詞。袁道疑其兩面串通。事所或有。朝鮮近歲雅不欲以屬邦自居。前議遣使三端。屢次苦求更改。其意可見。此事若稍假借。恐將來各國皆欲改從新式。而朝鮮謂中國易於商懇諸事。意存嘗試。流弊滋多。不可不防其漸。今各國尙不敢強辯。謂朝鮮非中國屬邦者。賴有此國王照會耳。若改爲政府公文。似不足以昭鄭重。至於各國和約。議而不成。及成而不換者。乃歐美兩洲常有之事。朝鮮與奧訂約。即使因此中止。事由奧國不循舊例。朝鮮何患無詞。固不至貽笑外人。亦斷不至遽開邊衅。似無所謂後患。茲將朝鮮國王咨文。權在衡致李使書。暨袁道稟。一併錄呈台閱。究應如何辦理之處。敬乞卓奪見示。以便轉復。

### 致教皇外務大臣紅衣大主教南坡賚

上年安主教由羅馬來津。交到惠函。並面述教皇垂念中華教務。深願籌商民教永遠相安之策。俾益形浹洽等語。級佩曷勝。本大臣因此事日夜圖維。亟思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但彼此尙須互商妥協。最要者。此後教務。悉由教皇與中國徑行商辦。較爲親睦。至本大臣之意。第一層。教皇將來遴派總主教一二人來華。督辦各省主教事務。該

總主教務和平公正。約束嚴明。與中國官民情意相孚。中國亦必竭力保護。並擬請先派總主教一人。駐中國北直隸地方。本大臣就近相助爲理。庶易驗其有何裨益。迨試有成效。再續派別省之總主教。惟羅馬商派時。尙希追憶。樊國樑從前屢次出力。而且熟悉情形。氣度寬宏。爲中華所信任。似可早爲奏效也。此爲人地相宜起見。望留意及之。

### 議結陳季同洋債

陳季同借欠洋款。前由羅道豐祿與李使通融商辦。以期早日結案。聞李使業經依允。故卽據情轉電臺端。查陳季同自洋回華。一貧如洗。解津看押以來。飭員勒限嚴追。再四設法。挪湊合計僅止二萬金。而各行廠借款。除利銀不算外。仍少本銀六千兩有零。羅道稔知西例。借債倒帳。本可減折攤還。當以此情而告李使。亦無以難也。迺該使回京後。寓書羅道。謂減成還銀。非得總署照會。許以五年之內。准不再用陳季同。似難照達外部。商量辦理等語。比據羅道稟稱。陳季同此案究屬錢債。今李使借此而思干預內政。顯有要挾之意。未使稍涉遷就。並稱與人倫道呵者。現住巴黎。向爲銀行商董。家道殷實。人亦正派。曩與陳季同共事。深悉此中曲折。經渠向原欠各行廠關說。易於轉圜。函電往還。頗爲出力。遂於六月二十八九本月初三日。將匯往之二萬金。與各行廠議妥。減成攤還。所有陳季同欠帳。一律清訖。並據稱稟知外部。卽將所有控案撤銷字據。交倫道呵寄還等語。旋據羅道譯呈各行廠電報。收據前來。正擬函達。而李使卽於是時。又向貴署曉瀆。殆探知此事不能遂其要挾。因故爲催促之詞。用特據情泐復。並將電報收據三紙。鈔呈鈞鑒。擬俟電詢法外部。陳季同控案一律撤銷。復電到日。再由敝處奏結。一面由貴署行文李使知照。

### 論帕地分界證據

公函議論帕地。洋灑千言。具徵慎重界務。不厭求詳之盛指。其要言不煩。仍是喀約。華界一直往南一語。彼族既以寬混爲辭。故前函有用經綫分界之說。來示所謂對準羅經。多設鄂博。亦卽此意。謹按御製歷象考成上編第四卷第二頁南北真綫條內載。辨方定位。必先定南北。然南北之大勢。雖若易知。而立綫定向。必毫釐不失。乃得其真。卽用指南針。亦有所偏向。不可爲準。其所偏向。又隨地不同。故欲得南北真綫。必以測量日星爲主等語。恭釋聖言。是羅經不足憑。惟以經綫爲準。此經綫分界之所以可信也。至羅道節略。係以校勘英圖立說。所開東經度數。自係由格林回次起算。非謂卽以此度分界也。猶之中俄交界圖。既以俄圖爲藍本。其所列經度。卽由森比得堡起算。查格林回次。在暢春園西一百一十六度二十八分四十八秒。照此推算。烏斯別里山山豁。在暢春園西四十二度五十分四十八秒。將來貴署。如果以此經綫分界。既與喀約相符。至緯度以北極出地爲主。其數尤爲有準。內府所藏乾隆十三排圖。西域經緯。係由何國宗奉命親履其地。用儀器所推測者。疇人傳稱國宗在蒙養齋與梅穀成同修算書學。蓋相埒故所步經緯。其精確不讓西人。似不至大相逕庭。卽如貴署藉以考訂地形之中俄交界圖。其所繪緯度。亦與英圖相合。縱使小有出入。仍以實測爲斷。古人所謂測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論定似亦非甚難矣。然帕地分界。仍以經綫爲最要。緯綫又在所後。似宜分別言之。敵處考訂英圖。原爲集思廣益。承貴署殷殷下問。用敢出以相餉。冀供辯論之資。並非遽以之爲典要也。然英人裴良所劃之界。坎巨提。原在中國境內。羅道節略中。亦已提及。帕地爲蔥嶺祖脈。猶垣之有頂。俯視喀境。勢若建瓴。不特南逾因都庫什山。卽達印度。東經葉爾羌。可通衛藏而已。其雅什里湖。寬約四十里。而西人羅經。東北一維計分八向。蘇滿塔什。似在湖東。迤北之向。故有或稱其地在湖東。或稱在湖北之異。俄圖司自武備院非一人一地一時所能成。而帕地一段雅諾甫。實襄編輯之役。憶俄圖初出時。俄國兵官普提雅德。在津出以相眎。卽有是說。其一切與中俄交界圖相同。惟劃界皆用墨筆。不用五色筆。爲稍異。至西人所謂帶兵接仗之地。不足以爲界者。係指其國未滅。其民未降者而言。若夫其曾棄地。其民乞降。其

情形自應迥異。謹查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第一卷第三十九頁。天山南路圖四。貴署簽載之圖。西阿喇楚勒。卽阿爾楚爾也。葉什勒庫勒。卽雅什里庫爾也。是圖列於喀什噶爾所屬。可以據爲華界之證。洋人不談掌故。惟守約章。今若示以祖宗制作。卽蘇子瞻所謂舉我父之言。以實之者也。約章爲彼此盟書。其所明言。萬難假借。日昨駐津俄國領事王厚入都。來署面辭。囑將帕事而詢喀使。回津後。據稱俄廷擬以山脊爲界。而蔥嶺左近山脊甚多。卽略照一直往南之意。未嘗無一通融辦法。語涉活動。或俄廷用意。王厚未能深知。鄙意一直往南之綫。原是約舉大概。至山水回曲之處。彼此相讓。自係將來會勘。臨時酌定之事。尙祈籌籌偉畫。計出萬全。是爲至幸。暨利南出頭作證。據稱或令其親詣貴署。或令其書具親供。均無不可。至奉鈔示。許使彙譯英、俄、會議阿富汗界記略。頃與英國藍皮書及英人蘭特士、德爾書校對。中多歧異。據兩書內載。阿富汗之北。有大江一名曰奧克色斯江。有支江一名曰班甲江。兩江交匯之地。名曰喀拉瓦瑪爾。由喀拉瓦瑪爾起。循奧克色斯江。西行至和察薩勒。止。由和察薩勒起。劃一直綫。至波斯國邊境之蘇勒費嘉止。此爲阿富汗西北之界綫。由喀拉瓦瑪爾起。循班甲江。東行至薩雷庫里湖。止。此爲阿富汗之北界。此皆指阿富汗之界綫而言。非謂阿富汗界綫之外。盡係俄境也。至阿富汗之東北。本無俄地。故不與俄議等語。摘譯大略。以備鈞覈。至烏斯別里山山豁。有謂必非克則勒治業克者。故羅道節略。特爲辯明。今既查明沙大臣勘分喀界圖。末云烏斯別里一名克則勒治業克。且審知黑孜吉牙克爲克則勒治業克字音之轉。是疑義已盡析矣。

## 論帕界辦法

帕米爾事。貴署斟酌辦法。以蔥嶺之外。扼據要害。於變通之中。寓控制之道。蓋謀深遠。傾佩曷勝。薩雷潤勒。按之俄圖。亦全在黃線中國界內。彼乃擬以其南北大分水嶺爲界。貴署據約力爭。彼氣已奪。敵處細閱。竹使新寄帕圖。



所擬紅色虛線。遠在薩山之西。由烏仔別里起。歷阿克拜塔爾。卑來烏提帕沙脫。昔木甫喀。喀喇蘇河。尼赤塔什喀。馬烏推克。蘇布拉克。沙里塔什等處。南抵薩雷庫里湖東。地名歷歷可指。彼願和商。或卽以此發端。至來函之第一說。自烏仔山口以外。阿克拜塔爾河。循河爲界。轉向東南。郭庫里。已在我境。再自阿克拜塔爾河。南踰阿克蘇河。由阿克蘇河。各枝水發源處。回曲向南。再西。南抵薩雷庫里湖東面而止。儻照此說辦法。循水道爲界。是界綫分明。絕不寬泛。似可就範。萬一再有彼此相讓。則棄其實非所重之處。而爭其不可不爭之地。此中操縱。貴署自具權衡。苦心亦所共諒。總之分界於蔥嶺以外。必須扼據要害。查許使來電。以收回郎庫里保扼阿克塔什爲急。實爲扼要之言。尊擬第一說辦法。以循阿克拜塔爾河爲界。則南踰阿克蘇河東南。循河至阿克塔什平地。轉向西南。循伊西提克河。直至薩雷庫里湖東面而止。似須將分界水名。詳細聲敘。則上下游俱以河水爲界。界限自極明白可憑。亦與許電外俄部指實何地之說相符。如此則郎庫里固已收回。阿克塔什亦不至影射侵占。喀境之屏蔽依然。邊計無失。大局無傷。爲今之計。惟盡力所能爲而已。彼族論約最重原文。此事在我。已勉循山水回曲爲變通。在彼。或指一直二字爲原文所無之義。前二說者。皆並非照一直定界也。設使該國仍欲自辦。則無理可說矣。

## 郭侍郎嵩燾

### 復易笏山

奉書喜慰。前聞奉檄南歸。召募論者。謂足下議論伏一世而少諸練。當留幕府。不當任爲將帥。兄意不然。兵者。用人之新氣而已。士苟才與志。足以有爲。則遂爲之。幕府治文書。逶迤議論。何足以羈天下士也。故於足下之募。勇私竊慶幸。既可以觀足下之發摠。亦念時事艱危。人才難得。身雖隱退。而固願同志者之聯翩而起也。來書所論。辦事

非難。得人爲難。及化畛域爲最要之說。精確明澈。洞中竅要。足下識解超卓。銳於任事。亦略知其底蘊矣。獨於主用蜀人之說。疑其志疏言輕。而視事太易。不可不一發明之。來書所謂用蜀人而收其人心。資其嚮導者。是也。知勇豪傑之士。急收而用之。所至與其人民士紳聯絡。凡道途之險夷。賊蹤之聚散。非居其地者。莫能悉也。開誠布公。招徠俊傑。此之謂用蜀人。未聞行數千里之地。略無憑藉。隨所至召募。而可創立一軍。恃以轉戰者。韓信驅市人使戰。亦未聞度井陘召募。而自詡爲能用趙人者也。足下之言曰。善用楚人者多矣。而皆不願用蜀人。若故以此示異者。此又非也。楚人蜀人一也。此自在用之者。而召募之勇。與營伍異。非有所繫屬與之久習。不足恃也。廉頗曰。我思用趙人。頗趙人也。與楚人自不相習。不得於楚。而思用趙。頗言固非虛也。自頗猶難之。足下何易言哉。方今召募之勇。盈數十萬。武夫無藉者。奉尺一之符。發兵自名。勇敢作氣勢。所在皆是也。吾輩既已爲之。則幹旋世運。宏濟艱難之責。分任於此身。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吾輩不得已而身親之。沈謀密慮。去矜與名。持之以貞回。而行之以惻怛。君子之道。所由異於武夫之爲也。李次青再起視師。通城賊退。次青與劉鎮軍。各以克復馳報。吾甚惜次青自待之薄。慮其終不足以立事。願足下勉之。正月一書。不復能記憶。其時方勸足下詣皖。謂蜀亂且甚於皖。是不以爲輕也。足下方從一縣令。問關入蜀。無事可辦。難易更非所較。要之川陝。天下根本。所關甚重。乘賊之方起。急撲滅之。速則所辦較易。遲則所處倍難。此時蜀事。尙較江皖爲甚易。足下所述前書之言。乃適相反。或有之。亦義各有所取耳。

## 復張竹汀

奉書具論刑部事宜。所陳三弊。精確明暢。深中機要。善哉足下之言。能及此者罕矣。僕常以謂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自漢崔實。荀悅。龔中。韓之論。以嚴爲尙。論治者多主其說。肅尙書因之。以求起積弊於衰廢之世。於是一變爲操切之政。而其是非得失。與古今所以救弊扶衰之宜。士大夫莫能辨也。任司寇者。承風揚波。效指搗。供奔

走。求如漢時持廷尉之平者。無有人焉。相習久而亦遂視爲固然。去歲東撫動以小故連章舉劾。王壬秋因咎我曰。朝廷望君爲鷹鷂。而君海上不効一人。所以敗也。予曰。此乃所以爲筠仙也。壬秋何足以知之。凡仁與勇生於識。故三達德以知爲先。足下之言。庶幾近之。芝生尙書尙爲近情理。有何疑懼。卽阻於上台。力爭之可也。雖然。足下之言。及此。則吾恐功名富貴之塗。難乎其言通利也。可歎可歎。上陳尙書一緘。略論此事。試取觀之。必於足下之意有合也。

## 上陳尙書

奉賜書。恭悉回鑾之請。已有轉機。閣下造膝之言。所以啓沃聖心者至矣。某竊闕朝廷之意。諗知內憂外訌艱難之狀。而兼爲廷臣議論所持。塞外之行。觀望遷延。用心至隱。閣下一言而稍釋聖心之疑。乃使人君舉動得有所據。依以解於天下後世。大臣謀國之忠。通古今理勢之大。而運量於一心。非持一端之議論者所能及也。時事至今日。轉移非易。肅尙書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積弊而振興之。亦可謂勤矣。某在京三年。推求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顛預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凌藉晉紳。明世之裨政見矣。某竊獨憂之。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顛預一也。顛預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爲維繫人心之本。顛預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毋以稍寬假以例文。以求理財行政之實效。天下事其猶可爲乎。故某以爲省繁刑而崇實政。爲今日之急務。閣下儻謂然否。自古豪傑有爲之才。所以運量天下者。豈有他術哉。以誠應物。以實行政而已。竊觀今日司農之理財。每創一制。多類誣罔百姓。而誘取其財者。數變章程。以相眩惑。以此經國。未敢信謂善策也。因閣下之言。略論及之。不自知其愚陋。伏增惶悚。

## 再與笏山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蓋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實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跡甚疏。而其遇事自用。事皆用以爲疑。壬秋蓋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壬秋之言。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在京師。嘗以壬秋學識過人。語諸足下。意不謂然也。以壬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爲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爲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之於壬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壬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人。如飲狂藥。將使東西迷方。玄黃異色。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奈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失衆人之坐。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義。阿諛取容之戒。僕局外人。於足下總總不倦如此。亦竊比古人之義。實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狂瞽之論。不罪不罪。

## 復方子聽

奉書。美哉文也。其識趣之高遠。當於古人求之。非復今人所有。卽僕亦不料足下所詣精進如是也。西夷本末。粵人多能知之。以久習而知其情僞耳。僕則衡之以理。審之以天下之大勢。而其情亦莫能遁焉。所由與粵人異也。來書論西夷之禍。原本好利。至精至當。豈惟萬歷之裨政。鉤求珍異。以有澳門之留哉。非李督之污縱。亦豈敢輕視中國。非琦、晉、二相之貪私。夷禍猶少戢也。利者。合公私上下而奔趨之。良可悼歎。然是說也。根本之論。而非救時之策。

也。譬諸病瘠者。曰食積然也。由是而禁其食。而病益烈。至於交關互市。徧於中土。其爲病也大矣。不必其亡人國也。逼處相陵。以嚌人之馘。庸有瘳乎。夷人初至天津。中國之體。外夷之情。事機之成敗得失。理勢之強弱。所關甚大。君子之所從容審量。精思祕運。以綏定天下於無形者。至前歲而幹旋之略。已無所施。託之語言。以求挽回一二。大者不效。則相與畫定章程。以要之久遠。此僕之所見及也。京師論者。各僕以議和笑應之曰。宋金和也。有遣使朝聘之煩。有歲幣之擾。諸君亦知戰爲何事。和爲何名乎。世人所見大都如此可笑也。足下所見偉矣。其論漢唐之事。則多未允。自古夷狄盛彊。未有不爲中國患者。因時審勢以應之可矣。班孟堅匈奴傳贊論此甚詳。後世無能易此者也。武帝用王恢計。伏兵馬邑。以要匈奴。而謀泄。匈奴侵暴益甚。此爲失矣。而因是以城朔方。取河南地。爲障塞。歲出兵擊匈奴。使之遠遯。則亦若天之啓之。至宣帝時。而呼韓邪以降。終漢之世。無邊患。以文帝之每飯不忘匈奴。使處武帝之後。規模必更遠。則使光武當武帝之時。起隴西上郡雲中至右北平。侵掠無已。亦豈能閉關絕約。從容養息。以安保無事哉。北單于求和親。咸宮馬武上書請誅。光武卻之是也。而猶博考廷臣。議酬答之宜。以光武之明聖。處就款之虜。詳慎如此。此則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唐氏初起。臣事突厥。史多諱言之。使橋之盟。羣臣皆欲與戰。太宗以爲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彼或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今我卷甲韜戈。略以玉帛。凶頑驕恣。必自此始。破之必矣。其後四年。遂滅突厥。帝王之神略。操在一心。此爲難及。太宗之失。乃在北滅薛延陀。西定高昌。吐谷渾。東征高句驪。專務窮兵威遠耳。然貞觀之世。吐蕃服順。終爲唐患。得失亦可見矣。因足下論述四君優劣。聊一言之。嘗論中國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其次以略。其次以威。其次以恩。而信與義貫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光武之爲君。三代後無能及者。其撫單于。卻西域。都護之請。則亦時會之適然耳。舉光武以爲後世法可也。而遂以爲籌邊之全策。則猶經生之論。而非通達古今時勢之言也。秦皇之北築長城。功莫偉焉。彼所以亂天下者多矣。豈蒙恬之爲罪哉。賈山莊忌小儒之言。君子不取也。所著綏邊徵實。以砭南宋以來。士大夫習爲虛憍之詞。而數千年是非得失。治病治亂之實。

蹟。遂無知者。物窮則變。變則通。朝廷無人。則草野著書者之事。事有成敗。理有得失。不相掩也。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誰哉。亭林大儒。豈能方比。要以一事之特見。卽爲大儒之言。不必盡從。處極弱之勢。無可據之理。又於外夷情形。嘗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詐勝。僕再三陳辨。則懷憾而力傾之。僧邸所爲延夷禍於無窮。豈徒曰羈縻之而得邀擊之。而遂失哉。君子立身處世。以識爲本。司馬德操之言曰。儒生俗吏。不諳時務。俗吏無論也。讀書而不爲儒生之見所囿。則識遠矣。願足下勉之。以勞生回粵之便。取來書所言。一復論之。恃相知深。不我笑耳。

### ■ 上沈尙書

去臘賜書。六月始由詠之宮保遞到。纏綿悱惻。讀之感喟。兼蒙賜寄五言長篇。沈鬱而有超邁之氣。起法在李翰林。猶爲高唱。不多得也。中間鼓次感慨。波瀾壯闊。與書中所言相表裏。閣下所見之精卓。人無及者。往在京師。值夷務之初起。辨論至二三年。惟閣下言之獨允也。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後揣之以情。揆之以勢。乃以平天下之險阻而無難。漢唐以來。控御夷狄之規模。有得有失。而理勢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後可以制一時之勝。而圖數十年之安。南宋以後。議論勝而士大夫之氣。囂此道遂絕於天下。數百年天下大勢之功效。亦略可觀矣。閣下之言曰。一誠可使豚魚格。根本之言也。而大略出其中。豈惟制夷然哉。以宰天下。以育羣生。胥是道耳。昔賢謂天下解事人少。天津之役。山東之行。傷心久矣。君子之所謂解事者。是非得失之幾。世俗之所謂解事者。禍福榮辱之末。與世俗人相處。足以消弭道心。銅蔽知識。某之於此。不可一日居也久矣。因閣上之言。聊敢一登其略耳。某於滌生。詠之兩公。舊交至誼。值所處艱難險阻。義當一往視。而窺宮保之意。必欲以仕進相強。遂忍不一往。比宮保之病方劇。時事益艱。深爲天下憂之。南楚偏隅。乃爲今日四戰之衝。人才銷於外。財力耗於內。比年旱潦交至。殆哉岌岌。而在東南。猶爲四境安全。江廣搢紳之家。避兵者紛集。閣下必遣子姪輩謀一家居。附省百里倚山處。儘可爲謀。其果爲安。

土。則所不敢知也。澄懷諸公牢落可念。王丞相新亭之言。正須爲諸公進一解耳。

### 致毛寄雲中丞

洋稅一節。湖南但能注定茶釐照舊徵收一語。餘非所能與議。出奏之說。思之未見其宜。一切章程。似須由江督酌定。鄂中自不敢參差。承示總理洋務衙門所覆揆帥一咨。含混支離。於地勢商情事理。都無通曉。彼實無主見。聽外間之自爲處理而已。如咨中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二語。至於三四見。又云。不與和約條例相背。語言閃爍。莫能得其要領。與揆帥原咨。如盲者相遇於塗。指東畫西。互相廝和。而俱無所見也。和約條例。但載明正稅子稅二條。稅之彼稅之此。則惟中國於通商之處。設關徵之。洋人不代爲謀也。此當由江楚兩督行之。有何條例之背與不背乎。所不背者。正稅子稅以外。不復再徵而已。至於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祇可行之於內地商民。施之洋人。於理不順。於勢亦不能。此事須與洋人畫分清晰。以防其包庇。咨中屢據此爲言。洋人之狎侮中國亦宜矣。滌公於洋務。素非通曉。見其兩奏兩咨。光明正大。情理兼到。此非別有神妙過人之識。亦明其理而已。鄙意此事終當由滌公處之前與揆帥辨論一節。似當委曲以告滌公。及與洋人交接之始。一畫定之。

### 復毛中丞

承諭悉上海近耗。思之茫然。時事潰決至此。豈復能有斡旋補救之術耶。薛君一身不足寒責。卽如通商條款所載。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之始。添設子口稅一條。進口子稅。歸海口完納。出口子稅。歸第一口完納。據今總理衙門咨稱。則第一口發給運照而已。最後子口乃得徵稅。所謂最後子口。據長江而言。則上海也。盡長江之利。網而歸之上海。此其爲薛君之謀。不問可知。所定報單運照款式。委曲煩重。皆緣之以爲利。歸併上海。不能不多設防維。以

使之有所趨重。不知利源統歸上海。而以報單運照責之各卡。於勢既有不順。於情亦所不甘。從前九江、蕪湖、例設鈔關。尙可以虛文相爲粉飾。今之卡局。官紳會辦。較爲認真。虛文所不屑也。必求其實。則夷人之橫肆。內地商民之互相偷漏。能勝詰乎。薛君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知其害。嵩燾前擬一疏。稍發其覆。其意則尤以皖鄂兩省軍餉之艱難。徵收洋稅。利源稍厚。兩省大吏義當引嫌。老前輩以公義言之。事行則皖鄂無窮之利也。不行亦不失已。兩省與吾楚相爲唇齒。利害共之。亦未嘗非自謀之道。至今昔事體。微有不同。立言亦當稍異。前疏無存稿。不甚能記憶。別以片發明之。呈求酌畫。大端不能越前疏所言。其宜斟酌修飾之處。敬候偉識裁定之。嵩燾亦得私承教益。爲尤幸也。

## 與周壽山

去臘榮行時。奉上兩緘。計蒙賜鑒。亦得賜留一緘。讀之尤拳拳也。桂午回益後。音問契闊。無從探公近狀。惟就希帥節麾所歷。以臆度公之賢勞而已。廬圍方急。頴、壽之防。尤關大局。公志在總統諸軍。爲一面之寄。而聞抵鄂之初。卽移居節署。然則仍受幕府之任耳。日來部署機宜。緩急輕重。以何爲先。深山伏處。訖無見聞。念想實深。希帥去鄂。鄙心固有歎焉。謂舍鄂固無以爲圖皖之資也。詠之宮保。經營締造之艱難。尤爲可念。朝廷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從大處落墨。百餘年所未有也。獨慮其操之太迫。求之太驟。左右大臣。又未能有學識知大體。沈毅堅忍。足以相濟。補所不逮。恐有不效。而無以持其後。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憂。往者滌生節相。次師九江。喟然於忠烈之逝。謂忠烈在。則全皖之勢振。而事機可乘。念此而悲痛益深。今日人心思治之迫。任賢之專。而詠之宮保。不留及此時。以發擡其志事。此又天下所同悲者也。時事艱危。凡百爲憂。事機之衰旺。不足論也。所憂多在根本。寄帥誠篤開朗。君子人也。方伯以精細廉明佐之。去冬至省。常引以爲慶幸。今春再至。則人心多致乖異。推求其故。由江味根、王若農兩



參蔽於忌者之一言而陰行之。遠則高叟爲之憤怒。近則諸公多不謂可。吾謂此兩君者。本非純德。而一以勇聞。方特以禦外侮。一能管理軍裝。勤儉有濟。實同人所稱誦。罪狀未明。而持之過急。遂足以失人心。嘗論天下事。祇坐一幾字。非徒大政之行。大變之生。知幾之君子所必爭也。一事之成毀。一言之從違。與夫人心一日之向背。皆有幾焉。幾一滯而百端爲之壅塞。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人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叔向之語齊嬰。雖在公室。今亦季世耳。得不危且懼乎。與公久別。昨冬數日。譙談見公志趣之雄邁。持守之嚴毅。明足以斷事。而剛足以折物。私竊服膺。謂公數年精進。又若是區區。猶有慮者。氣太銳。力太果。而於幾有未暇審焉。周易憂患之書也。而動必以幾。公所從事皆賢者。無有憂患而致然歟。然而世亂日棘。兵興日繁。則亦君子憂患之時矣。願公更深思鄙言。僕閉關兩載。有終焉之志。以中丞編纂忠義錄。屬其與議。以是時一至省垣。稍涉酬應。非其好也。忠義採訪尙無端倪。欲先彙集各營奏疏。以爲底本。曾託果臣函致閻丹初廉使。借鈔宮保疏稿。至今無信。懇公催取寄鈔。期以一月。歲事卽奉還。去冬見交宮保尺牘五本。以眼疾未能卒業。其刪削盈帙。起宮保九原定當心肯。世人或有輕議。當存此以待後世之審定。又省城建立宮保專祠。屢與南老商酌。意欲鄙人謀之。節相希帥籌備建祠之費。鄙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資助。不欲重煩之。宮保所部各軍。數皆楚人。每營派費若干。尙易集事。湖北專祠。官紳當併力興建。湖南則取之宮保舊部。能少有所寄。卽可據以興工。乞公速以此說。問之丹初廉使。能早定局爲佳。此尤公義所不能辭者。前商卜居之說。由公見好深厚。鄙人亦有樂於其山水之環互。姑一謀之。公出則亦無贊是議者。此時移居之力亦乏。俟之異日可也。宮保家事非難處者。公求之過深。失之反遠。別後兩書微言及之。頃果臣言。斯干里當家者。迭用舊人。而益損其工價。蒙竊惑焉。宮保親族。懷利心而不相親附。然無能侵奪爲惡。得一當家者。卽處之裕如。相彼舊人。能勝此乎。當家者非其人。而益疏遠親族。日與其骨肉至戚樹怨。以相難慮。非所以計長久也。宮保親屬數人。不當憂貧。而蹙蹙無餘思。見小利而忘遠慮。舍本務而多爲外防。公以一人材力之所及。毅然行之不疑。此僕所以疑公於

審幾之義多未講也。辱公於斯千里家事。強留與議。微窺見其節要。聞果臣之言。有歉於心。故終一言之。作梅有母喪。未知其行蹤所至。反覆爲之計。亦窮於思慮。冒險歸視。似未爲宜。宮保惠款。此時有所需用。乞留意應付之。

### 與吳南屏

省垣相見。所懷多未盡。而語言文字之間。干冒已多。尤乖親賢。服善樂求。教益之鄙心。至今念之悚然。別後惟道體清嘉爲祝。忠義錄成書體例。言者互異。鄙見所及。約有二端。一則表章湖南人物。爲後代史氏之徵也。募兵討賊。肇始孫堅。南宋有兩河義旅。而李顯忠之流。起爲將帥。功績所被。無足甄者。中葉多故。以一省之人才。功力經營數千里。技拄天下。實今日翹舉。求之史冊。蓋所未聞。著錄是編。存其梗概。用備國史採擇。亦使湖南忠義之風。流被天下。傳示無窮。此其所見一也。一則著書必求徵實。湖南事蹟。近而易徵。博考約取。證以所知。以求徵實。而不敢旁及也。古今人事。各有是非。至於軍旅。專論功過。是非亦在所略。而施之奏牘者。其辭異焉。得之傳聞者。其辭又異焉。鄙人見聞所及。方成之譔。徐觀察傳。以田鎮之失。蔽罪唐方伯。王子壽。譔唐方伯傳。以方伯死事。蔽罪豫章。沈廣策。譔江忠烈傳。以廬州之陷。蔽罪吳文節。此皆名能古文。有傳後之資。所傳故交。所敘近事。而其辭失實如此。向軍門貽誤楚粵事機。而楚粵之人。歌誦至今。曾節相水師。功在東南數省。前古所未有。而知者寥寥。至於論人才。則顛倒於愛憎。語戰功。則參差於始末。編輯是錄。有懼心焉。而鄉里之考核。其事猶詳。奏報之稽查。其文猶具。欲別纂湖南名宦功忠錄一書。已慮搜羅之無術。用是不敢旁及他省。廣述戰功。所守經。志卑道隘。以爲無當考證。則無取乎鋪陳。此其所見二也。去歲與公辨論此事。而鄙志所存。尙未及宣述。別後私自循省。其愧以行潦之量。阻江河之流。故敢敬及之。設局之初。專主採訪。爲時既久。益知其難。頃始謀彙集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備檢查。敬乞台從。賁臨商定。採訪簡明之法。俾同事得所依循。不勝感禱。意誠前述尊旨。謂不樂居省垣。果爾則岳州一府。採訪編纂。專屬之。

公一切歸併府城。釐局所隸四屬。均求函商辦理。無庸移知省局。或來省主持調度。或專任岳州一府。惟公擇而從焉。鄙心猶望時時一親教益。以開茅塞。瞻仰如何。

## 復李眉生

奉賜書。詳哉其言之。讀之感慰。往得尊札。多不過十二行。今乃至五十餘行。其少也簡括。其多也恢闔。施之鄙人。不簡傲如此。足見近者之習勤而樂繁劇也。喜慰何可言。軍事近益佳。所聞皆喜耗也。節相常言。此時事局。一二城之克復。不足爲喜。一二戰之獲勝。不足爲功。今所喜者。非徒議戰勝之威。喜軍勢漸強。賊勢日漸消靡。此蓋世運轉移之機。天心仁愛之寄。賢聖豪傑。躬際其時。承天之佑。以起而有功。在軍者皆當寅畏。小心以持之。老弟以謂何如。申甫精覈之才。堅忍之力。兄所心服。誠如尊示。前書以夷務相礙。深遭其憤怒。再過一二年。而又必心折吾言之誠如是也。少荃中丞。以海道假我。其意蓋以夷務爲憂。此無足憂也。少荃才學識力。自足了之。兄之不願海道。非謂海道之煩難也。如弟所陳。固不足爲畏。今時天下之煩難。有逾此百倍者。使兄欲以功名自見。就之可也。如兄所處。雖非海道。豈可就哉。生平之志。不在申韓。而出言行事。終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多於申韓。而亦不可得。故不願也。竹濬前相見長沙。欲俟院試後始行。將謀束脩之脯。以豐居者之積倉。以備行者之裹糧。兄無以奪之。頃意誠來言。竹濬近有書寄我。渠歸時遺之。惟聞其將赴營而已。何時啓程。是否一道長沙。未見其書。不能悉也。三數日內。當赴省探之。作梅聞丁母憂。壽珊赴左營。頃尙在皖耶。心泉守安慶。偲老在軍。宜可常見。桐雲信言當告歸。節相能留之否。安慶一城。德星聚是。健羨何如。弢甫昨信言。當由淮安北行。便道安慶。未知已定計否。聞淮安方有兵警。往亦常暫留耳。餘詳節相函者不贅及。

再所示粵釐當派本地大紳。此事實不然。彼商民之出資。豈以私其鄉人哉。如羅椒老儒者。坐論有餘。其識見亦

不能遠出乎丁伊老之上。此皆可爲地方矜式。於此事亦無所用之。伍紫聯福山第一商戶。斷不可不引用。非徒以爲粵中大紳而已。粵中釐務。十餘年官紳商民相與罔利。去冬忽令巨商先納資若干包徵。散商聽從開報。諸散商亦無有心願者。然而官商相與力持。非有大力量者。莫能奪之。又廣東鹽釐是大宗。巨商孔廣榮等於制府爲門人。遂力庇之。故鹽利動歸商人。而鹽釐迄今未一舉行。欽派大臣辦理。不獨爲東餉。卽爲國家經費計。亦未有以易此也。此時正一好機會。民氣雖強。而所收者商賈之利。與窮民無與。不軌之頑民。一誅便了。不足深慮。惟以事勢揆之。決非晏公之所能勝任耳。節相奏派各員。惟取與晏公水乳。此雖順人情處。平常之事。猶慮非宜。以晏公原無甚遠識。以水濟水。古人所戒。况欲以一二人識力。厭服官商之囂囂者乎。舉事必須量才。黃南老足以當此矣。爲節相論之。此甚詳。並附呈一稿。老弟試熟思之。必有以愚言爲然者。恐節相不欲反覆陳請。仍求較量得失之計。以此說上陳之。

### 復潘伯寅

傾唐義渠方伯遞到賜書。蓋由江蓉舫中翰帶至武昌者。循誦往復。蔚矣其文。繼繕綢繆。循循善誘。感愧何已。嵩燾節行志事。兩無所成。槁木其形。支離其德。謂宜賢達所見屏棄。迺蒙盛誼勤勤。若罔其愚。而獎進其所不及。嵩燾豈敢自匿於知己之前哉。漢世重高行。至宋而猶有隱士之徵。近數百年無聞斯舉。廉潔退讓。世守高節者。世亦不甚貴之。嵩燾仕效一官。名聞於朝。固非隱者。居京師三年。默察當世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誼。常用懽然。內自循省。古人成一事。立一名。摧之。折之。困之。辱之。艱難持久而後效。氣挫而志愈堅。道詘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淺薄所能及也。往者。亦信君子之道。志乎古必戾乎今。苟行之而心安斯可矣。成敗毀譽。在所不計。然既當事。則事有所不可擇。名有所不可居。爲大臣者。躬自任之。無所於悔。嵩燾區區一官。進而在位。無益於

邱山退而野處。無損於培塿。何爲俯仰逶迤。叢詢納尤。以不得自適哉。先皇於小臣。知遇至深。苟被召命。義無可辭。今此願畢矣。湘鄉相國視師久。嵩燾常在戎幕。而不一奏請。知非鄙意之所存也。江忠烈、羅忠節。皆生平至交。令與武夫游。客營營求進。何遽不富貴。必俟垂老退休。起而應人之求。知者之所笑。抑亦愚者之所訾也。來書較論所從之優劣。君子之出處。內斷之心。而外揆之義。姜肱、袁閔、避陳蕃之辟。楊龜山、應蔡京之徵。君子不以爲忤。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僧邸負時譽。爲流俗人所趨仰。居幕府未爲屈辱。而得失之大者。數有諫爭。於道未有貶也。其終也不以不得於僧邸而懷去志。胡文忠病時。自憂不起。遂欲以鄂事相屬。隨同辦理。皖、鄂軍務一疏。其引也。嵩燾謀往。一視其疾。聞此中止。蓋自揣才力不足以繼文忠。又望淺名微。人所不服。要之此數者。皆末也。我固不得而往也。未有豪傑自愛。誘之以美利。而遽冀非分之獲。舍己以從人者也。自念生平去就。或毀之。或譽之。而皆無當於鄙心。旣已通籍爲人臣子。艱苦患難。豈得辭哉。值其時處其地。惟所自致而已矣。老病侵尋。精力日減。環視天下。達官顯仕。接踵相望。奚所不足。而欲以鄙人附益之。天下之亂。積成於無識。故爲才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且欲養吾志焉。爲仕爲隱。惟天之所命。魏桓、申屠蟠、林逋。之所得於心。吾不知其際也。然且不欲以是爲程。因賜書之意。諄諄一發其所志。王定甫嘗疑鄙人輕有所就。鄙人所謂薦之不起。招之不至者。烏有是哉。時相見求並告之。

### 與羅研生

書局採訪。茫無端倪。僕心煩且雜。不能專一斯事。欲乞先生主持局務。以全神運量之。有可搜羅。不厭詢求之數。書牘之煩。人知先生之心勤勤也。則將有不憚遠阻而來告者。故欲以採訪事屬之先生。以惟先生能勤勤耳。其戰功大略。必徵實於奏報。頃謀彙集各家奏稿。錄存副本。已足盡其大概。營中採訪。無以逾此。伯宜赴營。留意搜求可也。隨帶書手。無所取斯。前書謂南老以爭論體例之故。憤然長往。南老不如是之褊也。然由斯言以思。則鄙人之藥

石也。莊生之言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我之不見南老之用心而相爲是非也。南老亦不見我之用心而相爲是非也。故曰大辯不言。履乎其域而自知也。應乎其節而自定也。吾與南老皆外也。然且乘人而鬪其捷。則道之靡也。無尊崇有道之心。而以語言求勝。則心之累也。反覆先生之言。以悚以懼。請得一以書局之事。屬之先生。不參末議。比諸衛武公之悔過。鄧君相吾。當壽九十有二。或卽以此徵之。

### 復王綸霞

一別二十六年。世事浮雲。變幻百端。奉賜書。如見長爪仙人。談五百餘年故事也。而其愛時閔亂之旨。感事述情之言。尤見賢者所以用心。與其制行之表表。非復流俗所能庶幾。欽服何已。永郡釐務。得長才經理。必有成效。世亂軍繁。窮極搜括。無古今一也。今之釐務。與漢之算緡。唐之除官錢。宋之經制頭子錢。異名而同實。而自漢唐之末。所以取之民者。名目繁多。而常苦不給。載之史冊可考也。今一總其成於釐務。無擾於民。無害於農。而並無損於商。亂世不得已之稗政。斯爲稍愈。而湖南行之較優於他省者。爲得劉晏引用士人之意。實收實報。除去煩苛。爲能用人而不用法故也。俗儒不考古。不知今。影響訾警。蒙竊悼之。老病間廢。宜爲高論。而所言如是者。所以嫉世儒之好議論而無學識。爲姦商莠民設淫辭而導之逞也。其有闕者。乃在任事不盡得人。閣下言之是也。其將有聞鄙言而神王者乎。忠義錄一書。中丞強起相屬。故不敢辭。此事縣纂非難。而採訪爲難。尙懇閣下督催同郡諸公。不厭網羅散佚。搜討幽微。先任其難。近歲常苦目疾。去冬患此尤劇。廢酬應者數月。台暉咫尺。有闕音敏。狂勞惠問。又未獲以時裁答。略陳前狀。冀荷鑒原。臨書惟有惶悚。

### 復羅小溪

奉正月十三日書。所言精微透闢。深中機要。讀之寶貴。默數天下人才。見見聞聞。識力能及此者。殆無多人。循誦往復。傾服無已。承垂念賤狀。渥頒盛惠。冲情摯誼。敢不欽承。惟念閣下方在行間。非甚優裕。時事艱危。鄙人衣食天地間。無所裨益。尤不宜以有用之資。贍及頹朽。是以承命惶悚。而不敢以區區冒閣下之大惠也。來書論王薛諸公。直探本原。可謂名論。江浙之禍。久在意中。所恃江南一軍而已。相持十年。勝敗之數。必有所歸。一軍敗而二省數千里之地。土崩瓦解。然且處堂而嬉。般樂怠傲。無挾自恃。論者訝其禍之速。自蒙觀之。相持十年。禍已遲矣。自江浙歸者。多言事棘時。民團之氣轉憤。兵勇潰者。官吏逃者。所在截殺之。蓋吏治民心之與爲彫喪久矣。賢者不能堪。王薛何論焉。薛尤猥下。江浙乃謂之能。此鄙人所以憂江浙之陷溺。將無已時也。小園中丞所守一郡。無當輕重。次青代其位。而名以裂。中丞之生乃幸全。此天也。以是歸咎江浙之全局。豈通論哉。天下之事。尙非無可爲。爲之而必非無效。而人才之生實乏。滌生節相再出事。日難而人才日絀。季高中丞奏調各軍。姑取其一來。以壯軍勢。沈毅戡亂之才。固知其不易致也。蔭渠艱難可念。此深有得於黃老之術。以篤實爲體。而以堅忍爲用。文景以治承平之天下。蔭渠以處亂國。無子房之大用。而平陽之清靜固庶幾焉。蔭渠之學。爲與黃老默契。未易幾也。糝糠一切。若何晏王衍。而謂之黃老。鄙人固弗知之矣。九峯作守。頗有名節。相亦屢疏薦之。周子論人善惡有二。曰剛善。曰柔善。曰剛惡。曰柔惡。九峯兼之。而才實陋。所在足以誤人家國。其得志以逞。節相與有過焉。亦國家之運爲之也。吾楚籛公去後。岌岌不可終日。寄雲中丞稍振發。昭蘇之。其人誠篤君子也。近有一二事蔽於忌者之言。頗用憂之。吾楚士紳有強名。然自滌公季公外。無敢與官抗者。一則奉旨辦理團防。一則主謀幕府。非紳士也。餘則籛公能用之一二能者。辦事持正有氣力。非若江浙於勢力把持。顧私不顧公也。而自倉廉使以下。久懷不平。以此一二事者。陰嗾之。以兆之。朕於事無害。而幾固微矣。鄙人近數年。頗有悟於周易言幾之旨。以爲道非誠不立。非幾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亂。皆有幾者行其間。天也。固人也。來書言吏治之敝。豈惟一省然哉。亂天下之源在此。撥亂而反之正。舍此固無可圖。

功將如羅李十數輩。餉盈巨萬。以治盜可也。而吏治不修。長亂終無已時。故求將急矣。而求吏尤速以全神。治盜急矣。而治吏必舉爲先務。程子言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養之恤之。教化之。整齊之。寬而假之。誘而進之。賢者十年之功。庶有裨乎。楚粵猶可爲也。江皖則已不可爲矣。霞公之治蜀。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者也。兩賢相與。蜀當無憂。僕更涉世故。本乏材用。默念道消道長之機。以審其進退去就。決然無可疑者。人事之是非。事機之得失。悠悠今古。誰與論之。君子研幾於心。觀事於理。以俟千古之有知者。讀書躬耕。吾事也。中丞以忠義錄相屬。而不樂久居省垣。以與酬應。年逾四十一事無成。精神不足以自運其才。學問不足以自調其氣。無能有爲審矣。閣下精神識量。遠出塵表。必能建立大猷。以光時譽。願幸勉之。久不談時事。與朋友書。尤用戒愆。以來書議論高偉。私竊服膺。稍一宣暢其說。亦以仰答諭問。非閣下亦烏足與論此者哉。笏存廉使。耳其名久矣。而無由一見。京師與元卿侍御交好。文章氣節。獨出冠時。有云前後兩趙者。嘗以想見其節概。人才實難。見聞所及。輒心奉之。因閣下言。聊一述平昔所聞。以見心知之有素也。手肅奉謝。盛賜所以不敢承之意。度蒙俯諒。

### 致曾中堂

奉三月十三日賜書。敬領一切。意誠旋。獲悉巢舍以下。東達維揚。次第肅清。沅老之力。幾於開闢洪荒。使斯民再睹天日。慶忭何已。近事之佳者。北則捻勢漸衰。楚軍之援穎者。威聲漸遠。可以徐斂方張之氛。而沃盪之。南則左軍所向克捷。日憂其深入無援。而幼丹中丞能以一軍爲之後勁。少荃赴滬後。亦可由松江以通湖州之氣。鮑軍與季公專意規復寧國。北出蕪湖。以通江路。南出廣德。扼浙江之衝。事勢日益艱難。而自軍興以來。氣機之團聚。蓋未有逾於是時。區區愚慮。但念兵力之分布過遠。而策應頗難。城池之恢復日多。而留防匪易。捻匪屯聚南陽信陽。其勢必闌入楚境。以掣諸軍之力。鄂省所以自衛者。蒙有歎焉。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懼。議覆朱御史一疏。委曲詳盡。尤得



體要計已上。邀俞允。詔陽鹽河總匯。課之榔桂四散之地。勢逆而難。課之韶陽。事易而順。非獨以籌粵餉。卽湖南鹽課。亦舍此無辦法。此疏行。湖南東征一局。自可增餉。凡事剋始爲最要關鍵。稗政急行。後難補救。幸預籌之。南老欣然任此。如以屬之。必使會同辦理。乃爲有濟。前年文藩司幫辦夷務。與督臣會銜。卽其例也。承諭忠義錄事例。適如鄙心所欲言。中丞初爲是議。往復商辦。以謂事無終訖。而多煩費。今但當網羅搜討。不當設局。尊諭所及。尤徵遠量。鄙人初意。則楚人忠義之風。流被天下。當稍存其事蹟。以備他日國史取證。去夏編輯江忠烈行狀。羅忠節年譜。所校正增加。蓋十之五六。以彼子姓門人。傳之尙不及詳。知史氏之失徵者多也。欲及吾身。錄所見聞。以存信史。或亦窮而在下者之事。中堂肇基楚軍。南陽父老。以爲言之謙也。至謂是書早計。則傳者忠義。非傳綏寇方略。南山可移。忠義不可毀。無憂詒笑也。似先後爲次第。用備遺忘。奉此二語。爲是書事例。固足息紛紛者之辯矣。惠甫論洋稅事。閱之憮然。此難以口舌爭也。彼所據爲事要。皆聖賢豪傑所爲。發憤而慨歎者。前書之辨。蓋慮朝廷下督撫議。所見不宜參差。既不交議。則是辨爭皆贅也。歐陽公云。且須放此人出一頭地。苦雨數日。山中拾薪。尙待披裘。積悶不可言狀。本意入夏稍暖。趁餉船一詣營。而久爲雨梗。至今尙未獲赴省。積年霖潦。傷農事。念之悻心。少荃中丞奏調之議。萬求諭止之。頑鈍褊迫如鄙人。豈復能堪世用。而繁爲之詞。以虛名相耀。祇益慙耳。先皇於小臣。眷顧特厚。觀我生進退。猶以煖其時焉。今此志畢矣。且言固各有當。古人云。覲面不如聞名。以言世人逐聲影者衆也。恭邸與鄙人相習久。其相視語言容貌。無異人者。強譽之以爲賢哲。不足取聽。或疑薦者之有私。是於中丞尤爲累也。康節語富鄭公。公招未必來。不招或自至。閒雲蹤跡。謀一就視中丞。無不可者。卽有薦達。是直阻山人之行。而速其遜耳。因書敬敬及之。

## 致會中堂

三月八日奉塵一函。計蒙賜鑒。時方歸家。至今未獲旋省。爛廢可知。意城遞示各件。敬承大軍肅清江淮。遠近知威。國家資其保。又生民賴其福庇。非祇一邦之榮。一時之慶而已。朝廷清明。人心思治。幹旋世運。需之元老。或者戡亂之有期耶。粵釐特舉也。而實正辦。彤公廉謹。然無任事之力。無審機之才。又氣局稍褊。不能用人。廣東釐務。積弊太深。會城黃霧四塞。自非豪傑特識。則良其限。列其資。而危在薰心。蒙竊慮之。原疏派員會辦。當謂主謀贊畫。豈謂差委者耶。璞山循廉之吏。責之理財。非所能任。玉班小心事友生。方任軍旅。中丞必乞留之。筱泉差強人意。然江西釐務。皆所經理。令其舍贛南而趨粵東。頗謂韓愈可惜。蒙前慮南老之憚於遠行。以書詢之。慨然自許。而大營訖未聞知。此意誠之過也。湖南非此老一行。無可任者。近年粵私浸灌全楚。而釐課轉遜。蓋樂昌爲粵東地。游民轉運。四散繞越。莫可阻遏。宜章臨武所設陸卡。十防其三而已。屢生事端。此所謂窮於地勢者也。當謀歸併韶關彙徵。郴州所設各卡。皆可裁撤。故粵釐行而湖南鹽釐首承其利。所必任之南老者。此其一要略矣。且如晏公者。豈能倚之以集事哉。粵中總局委員。曰華廷傑。曰梁山谷。攬事已久。去冬又令各商包徵。先納費爲質。相與網利。有歸商者。有歸紳者。福山釐務。一聚衆而卽停廢。晏公處此。其不至眩惑惶亂。未可知也。紳商之盤詰。如四川臬司俞文詔。亦包徵之一戶。此當一切停罷。其強者以法繩之。慮非溫良濡潤。可以微相感孚者也。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恥言。漢武用孔僅。桑宏羊。皆賈人。斯爲英雄之大略。君子雖爲利。不能不軌於正。要取其才。足以集事。鄙人所訪悉三人。一曰伍崇曜。廣東大紳。必得引用一人。羅椒老。龍南老。非其選也。蘇更老。不爲商民所服。伍君亦在總局。與椒老齊列。福山大鎮。可以取決一言。其人亦知事體。此必當援引者也。一曰吳昌壽。聞頗清廉。持正帶勇。有名。人尙憚之。任廣州府。亦有惠愛。可資坐鎮。一曰羅勳。聲名頗下。任廣東都轉。鹽課曠越前後而已。亦取盈焉。人皆訾議之。然自道員以下。才具尙未有能及此君者。資其計畫。亦必有益。謹擬一疏。通盤辦法。與創始事端。皆略及之。言官之失其職久矣。攸縣釐務。爲余梅臣所持。去冬鄒公讓甫往辦理。余君倡議罷市。中丞曾密捕之。乃爲道長所糾。以鄒公爲殃。

民粵東之富饒。百倍余君者有之。而罔利尤甚。或賄言官壞其事。有如鄙人在山東。發二百年之銅弊。平情審處。歲爲國家籌課百餘萬。敝衣徒步。嚴寒海上。手足皸裂。艱苦釐定。一李湘棊足以傾毀之。後雖能者。亦無所施其力。劉晏之言利。身死而人以爲宜。大臣如壽陽常熟諸公。不考古。不知今。哆口張目。爲商賈爭錙銖之利。以相詆毀。使不得申其氣。鄙心竊獨慮之。竊揆晏公之才智。未必及鄙人。粵中官紳之阻難。不止一文煜。自非南老之精彊。誰與任此者乎。鄙人所嘗任咎者。故念之獨深。僧邸以不候山東巡撫商議。停妥爲擅專。王壬秋比附文煜。奉此一語爲罪狀。煌煌詔旨。亦隱熾之。人心安得有是非。是否有可探處。伏乞鈞裁。少荃中丞以夷務爲憂。求助鄙人。其第二函與何伯會談。頗自快幸。固知少荃識力過人。自能知其竅要。無憂此也。然中丞自守大帥軍令。憤然作氣。巧中機會。此有天也。何曾以禮相接。諸夷知之。不敢相凌侮矣。其所以然者。何曾至上海。未一與當事相見。以中丞之能自守也。卽邀與議大計。可兒可兒。自念生平周旋應接。有愧此公多也。必謂夷人所行。惟當順從。以求其安。豈通論哉。特事有理有勢。而行之必以其幾。此則衆人之所忽。而豪傑有爲者之所爭也。周子言誠神幾。謂之聖人。誠者本也。神者用也。幾者介乎動靜之間。大而治國平天下。小而處置一事。皆有幾者存其間。順之而得。逆之而失。其初甚微。其流而爲功效。相去判然。近年見此理差明。故曰幾。善惡判之以幾而已。慶公去閩。繼之者必耆公。惡固有二。有剛有柔。耆公兼之。在江西屈折幼丹中丞。聞吳壽昌又其在粵所屈折者。以是知其賢。南老寄示鈞書。微有所見。不敢自闕。謹具言之。粵鹽改歸淮引。此必不行。徒費筆墨。何爲者。少荃中丞信言定海岱山鹽。已運至安慶。此時江路漸通。但用火輪船七八隻。南運岱山鹽。北運淮鹽。開官局湖南招商領運。天下之利孰有逾於此者。正以總攬利權。不拘成例。輕重在心。行之無忤。第五琦。劉晏。所以能盡利者。唐世制度。視今日爲寬也。據粵鹽引地。而舉淮鹽爲科。則目前之利不可知。將來之累必無窮。尊旨謂爲不便。偉矣。君子之道。協人情。未有非人情而可強行者也。沅甫所謂劉晏轉運之法。得岱山鹽而可行之。裕如。乞速籌之。商城相國自陳衰老無能。乞簡料鹽課以裕國。變理陰陽之大臣。不

越乎此。空山一老。無求於世。智謀計術。亦復同之。國家人才如此。中堂笑之乎。亦許之乎。手肅敬敏鈞安。

### 與曾中堂

六月十六日連奉鈞札。由長沙還家。稍稍料檢。以便啓程。自惟精力短乏。無可成就。此由天限之。不可以人力扶掖。近年以來。尤畏官人。在長沙惟時與中丞往返。餘多不相見。強顏以事官人。其不相習明矣。少荃中丞豈能度外容此野逸。與其共事而有參差。何如先期而自審量。此官之不可就。前緘已略陳其梗概。俟到皖時。再候鈞示。以取進止。昨在長沙聞江西拆毀西洋教堂一案。幼丹中丞挺身任之。至謂此二百年養士之報。蒙心惑焉。國家辦理夷務二十餘年。大抵始以欺謾。而終反受其凌踐。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藉藉相爲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歷漢唐千餘年以及南宋事實。無能一加考究。此其蔽也。傳曰。惟禮可以已亂。奈何自處於無禮。以長亂而助之披猖乎。至於寇亂之生。由一二姦頑煽誘。愚民無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毀教堂者。無識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則愚民乘勢鈔掠爲利。民數聚則氣囂。氣囂則法廢。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亂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干譽。故法常伸。而民重以肅。欲以此意告之幼丹中丞。而觀其舉國如醒。非疏賤之言所能發其覆也。中堂轄有全吳。措置有未善。他日上煩調處。恐徒損威重。而終無善法以相折服。夷人之與中國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異其用。羅馬教主地屬法蘭西。凡行教者皆法蘭西人也。其人甚卑微。無足齒數。然至屈抑其教。必求以兵脅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費不敢擅發也。既發兵則教與商俱退聽焉。故夷人之兵。亦不易發。醞釀之久。激使一逞。必出兵費求和而後已。世人憤憤不加察耳。中丞辦理湘潭。衡陽兩案。直令各縣賠修。人頗以爲疑。嵩燾謂充類至此而盡發之中丞。兩縣猶可以情自求解脫。發之夷人。則中丞亦且俯受而無可置辯。此豈不爲光明正大乎。有示稿一通。錄呈鈞鑒。江西發端已誤。勢難轉圜。要使幼丹中丞通知夷人之情。與約束吾民之法。輕重緩急。洞然

於心。庶不至激成事端。以增國家之憂。傳所謂度德量力。易知也。所謂徵辭察有罪。則不專論勢之強弱。而論理之是非。願熟籌之。衡陽吏敝民囂。伏莽充斥。言者痲心。吾省蘊禍方深。若此類尙多。私心之憂。又有甚者。朗亭尙書奏徵解江西湖廣漕糧。體察湖南情形。實有難行者。而不能不爲國家一籌其略。湖北據民情爲言。已覺其偏。江西乃力陳洋船之不宜借。則於事爲遠矣。主憂臣辱。非臣子氣矜爲名之時。幼丹中丞。敦愨嚴毅。君子人也。而不能不蔽於所不知。爲中丞代譏一疏。所謂臣子之心。發於不能已者。未知有當事理否。並呈鈞覽。蒙賜遞少荃中丞一書。復緘當由輪船轉達。附呈上。嵩燾雖有官。未敢就也。又同年舊好。私緘問遺。故仍啓而不稟。如以爲失官人之體。卽懇屬眉生弟爲更定之。沅公進軍過勇。適多將軍有陝西之役。未知以何軍助攻金陵。深用系念。

### 與劉霞仙

今歲在長沙。凡三奉書。想蒙賜鑒。自蜀來信者。言大小之政。一決之諸葛公。甄綜人物。修理法度。斐然成章。然賢勞亦至矣。想念何如。嵩燾初意。謀以春和一詣安慶。便泝江爲成都之游。夏秋長日。足以了此夙願。以入春苦雨。空山兀坐。至不能出門。節相屬以信。邀令李竹浯偕往。復謀以五月啓行。而李少荃中丞。忽有簡放實缺之請。聖恩遂以蘇松道缺畀之。欲勉就官。則乖本志。以枉其身。而無裨時用。於心爲忤。欲遂辭之。則蘇松無土地。無人民。人知其艱難也。徒以爲避難辭。險。而無可託以爲名。於義亦爲歉焉。使符紛下。敦迫就道。且赴安慶一行。徐圖免此官。以歸鄙人。非無意於世者。而不能委曲以事人。涉世數年。譽者或過其實。毀者亦損其真。得失頗自知之。可以爲知縣。而斷不可以爲府道。史稱王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及知制誥。遂不復辭。近沈幼丹中丞。亦略似之。士亦各行其志耳。幼丹彼命爲道。而不起。豈非至光明磊落者哉。安石之辭館職。以有所挾而要也。則君子所必不屑爲。幼丹決然以辭。無他望也。後人效之。則斷不可。內揆之心。外度之義。無可言者。君子之立身成名。固各有命存焉。少荃賀焉。有此一

薦用之以取笑樂。則亦吾命之爲之。使此十年中精力稍足自給。能任軍旅。效奔走。亦奚似今日耶。廢吾讀書有用之日月。以俯仰從人。名業無成。心跡交屈。此所不能甘耳。老兄謂吾進退之際。宜何以自處。幸一教之。忠義錄一書。不難於編纂。而難於採訪。在局數月。規模略定。而頗苦於採訪之難。其人頃已屬之羅研生。將來不作官。亦決不可就館。與聞人事。境地所置。隨時異宜。吾心自然之義。不可誣也。有復懿叔一書。求轉交。此老精神尙如昔。而廣事涉矣。古來才大難爲用。今猶惜之。恩恩奉報。一切時事不能詳。亦不暇問也。

### 致曾沅甫

奉書諷味噓唏。豈惟公所處之難。以侯相功崇德度。宜無間然。朝廷眷顧稍疏。羣下遠從而挪揄之。此可悟任事之難。而君子之於仕宦。悴心爲已多也。始聞侯相議守沙河、賈魯河。因取輿圖視之。以七百里之地。遮蔽東北兩面。饒沃完善之區。使不得馳騁。而令公與鮑公。從容與淮、皖各軍收撻伐之效。賊勢方急。而以緩應之。賊情苦散。而以整御之。唐宋以來主兵事者。無此規模氣象。僧耶引連河之水。以灌馮官屯。計工數百里。其時李開方殘賊數百人。無敢議其迂遠者。則文宗初。碁東南糜爛。天下岌岌。朝廷懷恐懼之意。而出之以端簡。百官懾於大難之驟興。瞻顧卻立。而益不敢肆其囂囂。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謂自是。可以長享無事。而議論囂然。言路之氣日張。時事亦愈棘矣。常論宋儒發明聖學。至精至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數百年無能省悟。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詘。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堯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慙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卽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爲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探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謂之善諫矣。歷觀言路得失。其間賢愚錯出。人才勿論也。較其功過與其利病。敢直斷之曰。自宋以來。

亂天下者言官也。廢言官而後可與言治。頗有源流考證數十條。竊譬之一家。有家督。有百執事。有役耕之農。有書記教讀。而爲之家主者。一切漫無考究。而專責一二人以言。其家必亂。一家之微。猶足以亂。况天下乎。諫臣之有專官。隋唐不得已之政也。其以諫爲名。猶曰所匡正者君德也。爲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隱也。豈若自宋以來。縱言官之囂。賄賂恩怨。惟其所陳。既有罪矣。猶羣相與力護之。以是爲通言路。人心之蔽。豈有窮哉。故曰知德者鮮矣。自有宋大儒不能辨。故曰民鮮能久矣。唐宋之言官雖囂。尙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西夷之專求實用。由中國虛文無實。相推相激以贊成之。亦豈非天道然哉。又鄒衍五德相嬗之說。上古以來。一姓代興。各有崇尚。以成風俗。蓋亦自然之理。區區假五行之說。索之於幽微。此鄒衍之陋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能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於數年前及見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篤論。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彊使氣傑魁人也。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非是則羣以爲怪愕。而天亦常假手不肖以傾去之。使不得發據。稍能持正議。務名實。振厲紀綱。考攬人才。輒曰是無度量。吾抑不知所謂度量者。將用以何爲也。司馬德操之言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吾則以不爲風氣所染爲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之語錄。本朝之經說。皆風氣之爲也。君子未嘗不爲之。而尚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介然無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二百年督撫同城之大患。發其覆者。惟公與我兩人。而公正言直色以陳之。封疆之責。臣子之義。兩協其宜。其中明義利之辨。以正人禽之界。發揮公私之分。以存是非之公。燭九幽之迷惑。立人道之大防。沛然任之而無疑。進退利病。更

無足論。前書所以相戒者。望公忍辱負重。爲國家任艱鉅。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鄙人之於粵。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也。是亦一義也。值主少國疑之際。樞府無可倚毗之大臣。舉朝無可主張之公論。豈惟爲同志之援。亦並無氣類之應。君子於此。懷忠而無可與訴。裨益家國生民。而無可與協心以求共濟。則亦勉自效焉。姑使此道自我。而粗明大亂自我而粗定。莊生之言曰。汝慎無撓人心。處末世者之所同哀也。是又一義也。若以言乎道之貞。則君子之於小人。苟可潛移默化。以使之軌於正。固宜勸誘而匡正之。不爾則劾去之。其援繫已深。顯正其事以告之君父。而求自靖焉。一身之得失。勿之計也。卽所糾所斥之去留顯晦。亦勿之計焉可也。所默證者吾心。所共信者斯理。又何疑乎。使言官醉飽以嬉。條論人才之賢否。如令旨者居越。而辨楚水之清濁。聾者居蜀。而察秦曲之抑揚。朝廷旣曲從之。士大夫亦允譽之。同官切身之利害。一有所陳。朝廷旣深疑之。士大夫亦交毀之。莊生之言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非鄙人無與發公之深微者。歷事久而知古今之是非曲直。蔽於聞見者多矣。或身受其利病。疾首蹙額。而莫知其所由。其源流本末。無能推知。而辨論者。輒因公書一推論及之。幸恕其狂愚。

### 致笙咳叔

奉書懿然有道之言。伏讀欽感。而於情事容有未詳者。不敢不一竭其愚。在粵三年。所得惟養廉及韶關經費。外無別款。歲用萬餘金。取給經費。養廉數千。所餘無多。至於僕從規費。已多裁革。餽遺一無所受。此人所共知。姪之節省。由於性生。見客公服。間有添補。居常衣服。一襲家居之舊。未嘗更製。日食上下一例。玩好什物。除置買書籍外。未嘗浪費一文。以故所存尙二萬金。去歲費至萬餘金。歲租已過一千。可以傳遺子孫。住屋亦儘殼。而地勢迫隘。架屋山楹若巢然。當前雨水一瀉數十丈。萬不可久居。意城爲置饒姓一莊。原爲屋基。而憚於營造。吾甚怨之。議合三四



年之力。籌備二千金。置一住屋。及吾身爲之。其地基直十丈。橫不過十餘丈。較之意城見住屋。合塘基計之。橫直皆短數丈。試問從何起造大屋。身爲督撫。歲支養廉。良亦不薄。何嫌何疑。而畏人訾議。一身服食起居。而多懷顧忌。罔道干譽。此吾所素恥。居官居鄉。一以直道行之。所信此心。此理而已。不顧人喜怨。非敢爲崛強也。性自定爾。往在軍中數年。未嘗添置升斗之田。而人動曰。所獲盈萬。吾弗辨也。每歲資助親友。較多於昔日。不以人議。吾之富。遂懷顧忌也。近年勞李居室。吾傾囊置備其地基。力亦弗給。彼尙無所瞻顧。而吾十丈之屋。乃反懷瞻顧乎。必自謝曰。吾無一錢。左季高。沈幼丹。皆爲此語。吾弗屑也。老叔之意美矣。而情事則非。他日來鄉。當自悉耳。義學之設。良亦美舉。然約以千金。則斷不敷用。取效於一蒙師之力。則斷無此易事。蓋設學必建立學館。創始已難。而子弟所取法者。父兄之德藝耳。吾族身列膠庠者多矣。果何一爲足取法者哉。先生所訓者空言。父兄所行者實事。其不足相勝明矣。吾家所守。硜硜亦恃諸弟皆賢耳。子姪輩已兢兢不敢保其往。自計三四年後。無所效用於世。當遂博求後進賢者。教育之。貧者資以衣食。富者亦取其脩金焉。庶幾有興起者。環顧族人。尙未敢有振興之望也。捐宗祠銀一千。尙無所交納。年來田屋絕昂。未易置買莊業。欲置一試館。亦不可得。若用以設義學。則此一款預備久矣。惟所以命之。姪意求一經理此費者。尙無其人。敢遂望有濟耶。

### 倫敦致李伯相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塵鈞鑒。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政。交相屠戮。大亂數百十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計其富彊之業。實始自乾隆以後。火輪船創始。乾隆初。未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六年始用以行海。後又因其法創爲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製吸鐵機器。

轉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設電報於國都。漸推而及遠。同治四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年。與中國構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再構兵。而電報徑由印度至上海矣。其開創纔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敝。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者也。來此數月。實見火輪車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就勸勉。且謂英國富彊。實基於此。其始亦相與疑阻。卽以初抵倫敦。蘇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慮妨其生計也。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蓋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止出一道。相距數十里以下。來就火輪車者。用馬逾多也。去冬逕上海。見格致書院藏一火輪車道圖。由印度直通雲南。一出臨安。以東趨廣州。一出楚雄。以北趨四川。而達漢口。又由廣州循嶺。以出湖南。而會於漢口。乃由南京至鎮江。東出上海。又東出寧波。北出天津。以達京師。見之怪咋。謂雲南甫通商。卽籌及火輪車路也。及來倫敦。得此圖。知已來自廿餘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無不至也。印度火輪車。纔及阿薩密。其通中國。分山南山北兩道。北道由阿薩密直抵依拉襪底河。南道繞出緬甸。折而東北。以會於依拉襪底河。而達蠻允十率。雲南通商一二年後。兩處鐵路所必興修者。日本公使見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發出之。彼爲其難。吾爲其易。豈宜更自坐廢。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各國所心羨也。聞至今一無振作。極爲可惜。嵩燾赧然無以爲答。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煙之禁。而構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偪。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條具其所以致富彊之實。而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節要。謀勒爲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固自有其遠者大者。當使臣民諭知之。以爲此義明。卽國家億世之長基。可操券而定也。遣天津亦嘗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議論。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豐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

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爲疚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徧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劫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腹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鴟張無識之氣。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囂張無識者爲之也。嵩燾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歷考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敵。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一不相諒。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有陳論。而見聞所及。有必應陳之中堂者。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九十人。嵩燾所見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尙書恩婁葉歐摹。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畫仿效行之。所立電報信局。亦在倫敦學習有成。卽設局辦理。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慮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數十年中。無憂構兵。直可以理勢決者。考求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讀書。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遣醫士相其血脈膽氣筋骨堅強。而後教之跳躍次第。盡槍礮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柢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一身之技。無能及遠。正慮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及練冶諸法。及興修鐵路與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趨向也。此間有斯諦文森者。亦言各國鐵路。多其所創造。尤勤勤焉勸中國之急爲之。謹

將所擬節略上呈。抑嵩燾之意。以爲事事須洋人爲之。必不可常也。當先令中國人通曉其法。埃及國隸阿非利加。其修造鐵路。先遣人赴英國練習。而後依仿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鈞示。以憑與李丹崖會商辦理。竊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彊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敝。其爲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中國幅員逾萬里。郵傳遠者數十日乃達。聲氣常苦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驟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姦民竊發稱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與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卽羣懷踴躍之心。而道路所經。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掩。則無慮有貪吏遏抑民氣爲姦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時。不過曰吏效其職。民輸其情而已。其道固無以加此也。論者徒謂洋人機器所至。有害地方風水。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驛道。皆在平地而爲之。無所鑿毀。至於機器開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質愈深愈佳。中國開煤務旁通。洋人開煤務深入。同一開採。淺深一也。有何妨礙。卽以湖地礦產言之。鐵礦多在寶慶。煤礦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爲猶盛。湘潭石潭產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鄉產煤。無處無之。功名爵祿。尤稱極盛。世人一聞之。議論無與發其蒙者。何不近據事實徵之。中國百姓自爲之而自利之。無故羣起而相阻難。數十年後。洋人所至。逐漸興修。其勢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噉姦豪滋事者。役使之以爲用。則使權利一歸於洋人。而中國無以自立。傳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先知先覺之任。必朝廷大臣任之。是以政教明。則士大夫之議論自息。亦在朝廷斷行之而已。至於國家根本大計。度今之時。量今之力。有難以一一舉行者。而切要者數端。無關根本大計。而要爲諸政之所從出。不先務此。雖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圖功。亦終歸於無濟。一曰禁止鴉片煙。原鴉片煙之禁。實自雍正時。其始供藥品而已。賴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間無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風始熾。嵩燾少時。尙未聞此。於時物力豐厚。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後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相承以起。卽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

而金田賊首亦因海防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戕賊民生。耗竭財力。實亦爲導亂之原。洋人至今引爲大咎。中國反習而安之。竊以爲鴉片煙之害不除。諸事一無可爲。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簡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用勸導之術。而以刑罰濟其窮。其用法亦惟動其廉恥之心。而激使自立。寬以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禁絕。不至稍有貽患。嵩燾前摺已詳言之。無可易者。此一事也。一曰開墾江浙荒土。初聞洋人惟務商賈之利。於農田不甚經營也。至是始知其不然。其通商專務富民。所稅茶酒及煙。數者而已。餘皆無稅。歲計商賈贏餘。而估其所獲之利。約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計租取稅。略如中國之戶稅。歲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稅。其所得寶星及他表記。泐之。用器有稅。畜犬以上有稅。並出常稅之外。國家經制所入。一取之地稅。其勤地力至矣。往見陳文恭巡撫陝西河南。專意農事。興修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耕種。諸法悉備。可爲知本計者。江浙經亂後。距今十二三年。荒蕪之田。未墾者仍多。百姓憚於疏闢之勤。而自惜其力。州縣苦於奏錯之累。而並其名荒者。聽其蕪萊。已墾者亦相爲隱匿。宜亦戶部所應經營。督撫所應勸導者。此又一事也。一曰喀什噶爾之地。宜割與雅谷刊氏羌數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長。賜以印綬。吐谷渾徙浩輦河。郭元振請卽其所至之邊。要密邇。義取羈縻。無所顧惜。至於漢建校尉。唐置都護。遠逾萬里。近或數千。降胡雜虜。因叛襲封。以爲故事。無足比論。惟喀什噶爾之地。逼近安集延。其勢不能築蔥嶺爲長城。以遮遏之。浩罕諸部。併於俄羅斯。回部餘民。乘喀什噶爾之亂。襲據其地。猶懼中國之威。而思託爲附庸。去歲威妥瑪代爲之請。嵩燾謂當俯順其心。與爲約誓。今繳還各城。但得一鎮守烏魯木齊之大臣。信義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無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曠日持久。耗費無已。幸而克捷。而回部餘民。必走投俄羅斯。以相比附。搆兵縱掠。終歲騷動。徒使俄人乘間坐享其利。而中國承其敝。未知所以善其後也。夫經國者務籌久遠。主兵者惟取進攻。是以棄地之議。不能出之將帥也。惟恃朝廷權衡緩急。輕重乘成算。以宣示機宜。而後將帥之威伸。而朝廷之恩。乃深入遠人之心。使之俯首而聽約束。故以謂威妥瑪之代請。實機會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

也。一曰伊犁一城。宜與俄人定約以垂久遠。英俄兩國。勢足相敵。而英人務拓地以興利。俄人務襲國以開疆。無端乘亂襲據伊犁。此其志在掠地而已。竊度新疆事定。令俄人交附伊犁一城。必尙多煩議論。西洋公法。無乘亂據人土地之例。勢且要求兵費。責以收贖。而非有巨款足厭其心。知其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責其減價而贖之我。而責其準所贖價交易而鬻之彼。如日本庫頁一荒島。猶欲全據之。必不肯輕易退還。伊犁明矣。與其含糊懸宕。以生其戎心。莫如明與定約。畫疆分界。可保數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回黑龍江以西地。與之互易。亦尙有名可據。此又一事也。一曰停止各省釐捐。嵩燾於釐捐籌餉。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開辦釐捐。實一力贊成之。在粵東陳覆釐捐情形。援古證今。自謂能得其要領。然凡爲籌捐以籌餉也。原非國家經制。軍務告竣十餘年。迄今不議停止。則非事矣。且法久則弊生。各省本無急需。相與視爲閒款。不甚措意。是以辦理日久。收數日微。驟有軍務。籌畫餉糈。踵事循章。習爲故常。將更無可施力。尤兩敵之道也。前歲因滇案議停租界釐捐。是專爲洋人免釐。何異敲魚而致之淵。歐雀而納之叢。不獨有失民商之心。其傷國體實甚。意謂宜及時停免各省釐捐。租界免釐一節。自應刪除。並與之約。因事籌餉。不在此例。而如福建之茶。浙江之絲。及凡物產之在其地者。應收土稅。以備地方之用。不與釐捐同免。此皆可據理以求勝者。舊時茶稅。每箱八兩五口通商。驟減至二兩五錢。曾與赫總稅司言之。渠意亦謂如此。各省自有之利。尙可設法另議。無併土稅不準完納之理。中國自有之利。操縱宜出之朝廷。蒙於此事。極有不安於心者。此又一事也。嵩燾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見。例得上聞。懷欲陳之久矣。徒念京師蒙被口語。側身天地。至無所容。朝廷亦不能不採納人言。加之賤簡。又甫出洋。屢見參案。更不敢有所陳論。自取愆尤。獨念中堂爲國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關。宜廣盡慮。區區所陳。準時度勢。略舉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簡而易。非徒爲高遠難行之言。以自快其議論者。往與寶相論。今時洋務。中堂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盡其實。其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寶相笑謂嵩燾既精且大。嵩燾答言。豈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實

之功。其距幼丹尙遠。雖然。考古證今。知其大要。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損益之宜。獨有以知其深。竊以爲南宋以來。此義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此則區區所獨自信。而無敢多讓者也。惟中堂採擇上陳。推而行之。所以裨益國家必多矣。

## 致沈幼丹制軍

書緘往復。思仰無窮。敬諗福躬。近益康和。東南保障。天意實呵護之。冬寒日臻。諸想佳善。禱祝無量。嵩燾此行。有類懸的。以資彈射。於心亦無咎悔。獨於辦理洋務機宜。頗謂粗有所見。而終一不能自達。且至援引無賴。徧處憑陵。挾戈矛以求逞。非獨薄德無能。以自貽戚。人心之變幻。不足生其廉恥。而發其蒙寒。然且曰。是固可以邀一時之名。以希無窮之獲也。然則人世尙可與其居。而艱難尙可與求共濟耶。用是毅然求退。謹引避之而已。竊論今時辦理洋務。一曰求制勝之術。其大本大原處。不敢遽言也。稍清理其節目。以求所以自立。塗飾一時耳目。固亦有乘機立斷之方。有循序漸進之略。期之三年五年。以達數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猶及爲之。然非有力求振興之資。震盪昭蘇。擴充積累。終亦無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風俗。皆不敢言變更。而苟幸一時之無事。則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審處之。勤求而力行之。亦迫不容緩矣。其大要亦有三。分別功過。以爲用人之程。討論得失。以爲制事之準。熟覽中外情勢。以爲應付之方。如是而後可與言了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來而不及逆制其萌。幾於坐困矣。如是則且隨宜敷衍。然而情僞利病之閒。緩急輕重之勢。稍有不明。則愈敷衍而愈至坐困。所謂敷衍者。審事以處之。度情以應之。使無求逞而已。非待召釁啓侮。陵躒要挾。而後與言敷衍也。嵩燾於是三者。亦常勉行之而勉言之。自謂有效矣。而擠排緣於所暱。詬辱積於盈廷。必使其志事傾毀無餘。而後已。古禮廢亡。學術不明。其所由來者久矣。嵩燾讀書涉世。垂四十年。實見人才國勢。關繫本原大計。莫急於學。而自秦漢以來。學校之不修。二千餘年。流極敗

壞。以至今日。周官成均。教國子之法。統於大司樂。所陳之物象。所肄之儀法。由本朝上推至歷代。旁及四夷。校其升降。隆殺。其於禮樂二者。明其體而達其用。窮其源而析其流。盡古今之變。而備人事之宜。此其大經矣。而其爲教。本之於心。曰六德。被之於身。曰六行。施之於事。曰六藝。又皆有其淺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於成。漢武帝廣厲學官。著爲功令。一以利誘進之。於是三代學校之制。蕩焉無存。其高者務爲虛文。而於本之心。被之身者。既有所不暇。及其下者。於古人游於藝之文。又一皆薄視之。以爲無與於大道而不屑爲。是以終日讀書爲學。而不知其何事。意以爲苟習爲虛文。以取科名富貴。卽學之事畢矣。至泰西而見三代學校之制。猶有一二存者。大抵規模整肅。討論精詳。而一皆致之實用。不爲虛文。今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爲徵實致用之學。略舉其義。一曰分堂。以立爲學之程。二曰計時。以示用功之準。三曰明定規則。以使其有依循。四曰分別去留。以使其知勸戒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通其變而濟其窮。體察天下大勢。與西洋交涉。已成終古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於學。偏處環伺。以相詰難。而我質質焉無以應之。實亦吾輩之大恥。往與何願船部郎論洋務。深中肯綮。問以曾涉歷洋務乎。曰未也。經史傳記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燦列。奚待涉歷而知之。嵩燾驚歎其言。以爲極古今之變。不越此理而已。苟通其理。萬事萬物無弗通者。其後周旋士大夫。見所言能徵之實。其於讀書觀理。所得必多矣。是以辦理洋務四十年。知者絕少。無他不學故也。此實今時之要務。而未可一日視爲緩圖者也。至於嵩燾之遭詬謗。尤以兩湖爲甚。惟其所見愈狹。而所持之論乃愈堅。曾文正在天津。誠有過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者之良莠。以使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至其辦理教案。則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毀之。湖南人尤相與毀之。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誣哉。如曾文正功德在天下。立身制行。卓卓如是。而猶爲議論所集。於嵩燾何有。雖然。文正公爲天下了事。聲名之美惡。不當復顧。嵩燾並無了事之權。徒欲發明其義。爲天下任謗。以在事者有所藉手。以行其意。而終以不相諒。悠悠終古。誰與明之。文正公處於不能退。



之勢。則以進爲義。嵩濠處於不能進之處。則以退爲義。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病體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事任。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計已審。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過百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之口俱盡。功名無顯於時。道德無聞於身。誰復能舉其名姓者。區區一時之毀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耳。

### 致李玉階中丞

聞新政整頓保甲及禁煙二節。引手加額。以謂深謀碩畫。於當務之急。能究察其本原。而推行以漸。可云盛舉。適黃杭生銓部枉過。述及鄉里盜風日熾。乃稍推論其節要。屬晉謁時陳達。頃晤銓部。似於所言有未能詳者。軍興以來。節次舉辦團練保甲。利害常參半。其見之公牘。敷陳推衍。不必皆實。論者遂謂團練保甲皆具文。於事無所裨益。蒙意不然。國家設官。與民興利除弊。一責之官。而團練保甲必另設局經理。無他在官例案繁多。牽制百端。非一新其耳目。無由推行盡利也。是以團練保甲之設。其大端在通民氣而已。其爲益百姓。則在行之直捷。無中梗者。凡立法一視其意志所嚮。駱文忠舉辦團練。現在清土匪。其時土匪竊發之案四出。應時撲滅。而團練亦稍爲累。或時假練總之勢。苛擾鄉民。黃蘭丞承辦保甲。定立章程數十款。鄙人告言。章程愈密。恐爲擾愈甚。其後常見近邑小吏。借所立章程。增加規費。則以章程繁密。已失立法直捷之旨。所慮多端。反成具文。遂使志意所嚮。亦多不能自達者。蒙以爲今舉辦保甲。在防禁盜賊。請一以治盜爲義。見盜卽辦。以是督率州縣。疏通民氣。凡有盜案。皆得上聞。凡有盜犯。皆得捕治。懲辦一二人。卽各縣之仰望。如天日之照臨。其誰不響應。曾文正在長沙。誅戮不過數十人。而遠近爲之震懾。風聲所樹。其效立見。竊度今日事勢。與咸豐初稍異。承平日久。官民之勢。相距懸絕。駱文忠常俯就之。以能周知民隱。考求吏治。軍興以來。官紳並當事任。非復往時懸隔。所以鬱結阻遏。以成乎否塞者。則吏治爲之也。近十年來。士紳稍賢能自給。羣懷引避之心。而風氣旣成。無業失志者。率希圖一差使。以游食爲生。無復往時振發有爲

之氣。誠以保甲爲名。刊發章程。塗飾耳目。士紳多能爲之。必欲整齊風俗。除盜安民。則所關鄉里禍福。動須詰責州縣。使之從令。決非士紳之所敢任也。賢者利國不一其用。務在求治。制事不變其法。務在因時。故今日舉辦保甲。因其舊制而通利之。因其所用之人。委任而責成功。台端一言之轉移。而固有餘裕矣。盛錫吾太守精明強幹。經理保甲。一循黃蘭丞舊章。而以坐辦爲名。所頒關防。存之臬署。則具文而已。應添派道員督辦。專責以捕治盜賊。而於長善。兩縣爲尤急。稍因舊章。聯絡各鄉紳士。以保甲之法部勒之。其外府州縣。但一責以捕盜。使自督率其紳民。不更爲之立法。以長善。兩縣差務殷繁。無暇與紳民相接。省會要區。非力加整飭。不足以資表示。是以保甲一局。可以專任其事。反覆籌思。無踰裴樾岑觀察者。爲其耐勞喫苦。一切能加體察。而其品望又足孚信於人。各鄉紳民聞其專主治盜也。必爭歸之。蓋盜賊之橫行。差役之擾累。鄉民疚心久矣。凡此皆官能任之士紳。雖賢必所不能任。卽曰求通民情而已。宗族鄉里之言。容有毀譽愛憎。未盡可據。以裴觀察之勤懇。重之以委任。其收效必百倍於紳士。鄉間鴉片烟館。尤爲盜賊之源。治盜亦必自治烟館始。度裴觀察之力。皆優爲之。謹摭所見。以上贊高深。竊以爲台端求治勤勤。軍情吏事。詢之營務處。求通民情之大略。詢之保甲局。裨益必多矣。

### 復姚彥嘉

奉手示。知已由家而金陵。而又返家。幼帥所論。皆在意中。而非鄙心之所存也。鄙人區區之愚。與閣下所守。實遠不同。閣下無官守。無職司。泛然同於流俗。於國家之休戚。固無與也。所知洋務。亦但得之見聞。而非有深識遠慮。通知古今之變。而究觀其始終。鄙人常論辦理洋務之節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強之術。殫思竭慮。與之馳騁。行之一日。而可收效。數年數十年之後。當事者不樂爲也。其勢亦必不能何也。凡爲富強。必有其本。人心風俗。政教之積。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風俗。而求富強。果有當焉否耶。賢如幼帥。於此亦未能深察也。其次則用今之法。行今之政。苟取

循分自盡而已。則亦必求知所以循分自盡者爲何事。而行之以何爲先。如今日吏治之替亂。欲無整飭得乎。民生之凋弊。欲無存卹得乎。吏事固必求理矣。民氣固必求通矣。朝廷持是以課之疆吏。疆吏持是以課之所司。欽欽焉。求所以治國而理民。雖洋務一切廢罷不講。而洋務自理。何也。吾之所爲。誠有以服其心也。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務者也。苟求富強。其用有大於是者矣。而亦必以是爲之程。此則盡吾人之才智。而皆可希冀者也。其下則並此不能爲。吏治之偷敝如故也。民氣之壅塞如故也。而彼耽耽環視之洋人。亦必求所以應之。應之維何。曰理而已矣。審吾所據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審彼所據之理。必有辭以折之。常使理足於已。而後感之以誠。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無不如意。則亦可以求數百年之安。能是三者。淺深各有所得。而其效立見。不能是三者。則萬無以自立。鄙人知之明。守之定。而憫士大夫之狂惑昏迷。日趨於危亂。而莫之恤也。正辭而明諭之意。曰。苟令在位者知之。則所以安民弭亂之術。舉而措之。裕如也。吾心所據之理。有餘。安坐以應人之變。而必無有困辱折撓。若以前之爲者。此可以理決也。蓋如今人所持茫昧之公義。一變而五口。再變而十。二口。又再變而浸淫二十餘口。深入長江三千餘里。置官四川雲南。環中國而據其要害。閣下試思之。能堪此公義之三辱四辱乎。閣下相從海外。日見吾所辨爭。而幸有當者。何嘗稍有假借。以不得申其志。而從未敢懷輕視之心。以吾心實見其不可輕視。而考覽其學校風俗。益愀然內自懷愧。身爲大臣。讀書觀理。且六十年。事任所屬。智慮所及。於國家安危利害。所關尤劇。南宋以來。無知此義者。由北宋以前。上推至唐。至漢。議論奚若。事功奚若。與今日所。以爲異同。又奚若。在位者不。知考求。無論士民。鄙心常引以爲大咎。閣下乃欲使我。囁嚅。倪苟。順士大夫之意。以。訾詬洋人爲容悅。疑誤天下。非惟不屑爲也。實亦不忍。疾病歸家。閉門卻掃。不見一人。卽來書所示。抑揚反覆。規合時論。以免疑謗。亦並無所用之。湖南又有毆擊洋人之案。自辦理洋務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則開一釁端。至於廣東禁使入城。而洋禍乃烈。雲南禁使入關。因而狙擊之。而中外遣使之局。乃成。抑思洋人之遊歷也。有條約。其指名。

遊歷也。有照會。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義憤阻拒洋人。而先已違背詔旨。夫且無以自解。又何辭以解於洋人。則亦在官者積慣成習。不明事理之過也。如昨歲洋人至湖南。以鬻書爲名。書非貨也。而既云鬻書。則亦與通商爲例。湖南非通商口岸。當據條約。禁使不得停留鬻書。遊歷非所禁也。京師重地。駐紮各國公使。雲南通商後。環中國萬餘里之地。來往出入。若坦途然。湖南何所據以爲名。而禁之不使至。洋人行教者徧天下。一著中國衣冠。使無禁阻。德國里士叨分礦學書。盡湖南六十三州縣礦產。皆詳著之。是不惟遊歷。且到處推求考驗。無人知禁阻之者。是何足以當一笑。但使在位者稍明此理。卽民心帖然矣。惟其毅然無所統一也。是以相與譁然。卒莫辨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來書謂常郡人聞西洋好處則大怒。一聞詬訶則喜。謂夷狄應爾。引此爲喻。是將使天下之人長此終古。一無省悟。試卽今時局思之。果有益乎。無益乎。三代盛時。聖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蠻夷也。至漢而南達交趾。東徑樂浪。皆爲郡縣。而匈奴烏桓西羌爲戎狄。歷元至本朝。匈奴西羌故地。盡隸版圖。而朝鮮安南。又爲要荒屬國。是所謂戎狄者。但據禮樂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國禮樂政教。而以寇鈔爲事。謂之夷狄。爲其倏盛倏衰。環起以立國者。宜以中國爲宗也。非謂盡地球縱橫九萬里。皆爲夷狄。獨中土一隅。不問其政教風俗何若。可以陵駕而出其上也。今人與奴隸盜賊同席坐。則慚且怒。審知其非奴隸盜賊也。卽慚與怒立釋。故於此辨之必明。乃得所以自處與處人之道。閣下據此爲俯順人心之證。蒙不敢謂然也。西洋爲禍之烈。莫如洋煙。而相與以行教爲事。二者迥異。而固中國人心所深惡者。蒙以爲泰西之教。其精微處。遠不逮中國聖人。故足以惑庸愚而不能以惑上智。士大夫誠惡之。惟當禁吾民使不從教。爲家長者約束其家。爲鄉長者約束其鄉。其權在我。於彼傳教之人。不足校也。至於洋煙之爲害。其宜禁也決矣。不獨民俗之窮。人心風俗之敝。始於洋煙。自西洋通商中國千餘年。其國勢日益強。通商之國亦日益多。從未嘗以無理求逞。道光之季。與中國搆難。其禍實原於此。此所謂亂本也。士大夫語及洋人。則大憾。見洋人機器。所以致富強者。則益憾。獨於洋煙甘心吸嗜。豈盡民之無良哉。在官者

狙於所習。蔽於所聞。全無開導督禁之方故也。曩在京師。吳江相國相戒不談洋務。而鄙人之談如故。至於謗詭刺譏。徧於士大夫。洵洵然不可嚮邇。鄙人之談如故。誠見洋禍已成。與中國交接往來。亦遂爲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曉洋務。卽少生一釁端。聖躬冲齡。政在大臣。瞻顧尤多。遇有洋務。亦可少一喧囂爭鬪。以滋朝廷之游移。在我之理常伸。卽在役之氣自餒。宋明之季之議論。在當時已爲不揣情勢。施之今日。尤爲不倫。誠當引以爲鑒戒。不當反據以相崇獎。誤國貽羞。而不知悟也。身當其任。不能不慮及大局。以求所以自效。一日去位。與耕牧爲伍。亦直無足與談。請閣下勿疑。劉錫鴻一譁張爲幻之小人。何足與校。然其中消息絕大。以於鄙人戕賊太甚。所營求者聲名富貴也。至於貽誤大局。而始終有以自立。卽鄙人萬無可以自立之勢。疾病衰頹。尙復何求。冷煖痛癢。雖至戚關念。勤勤不能盡相喻也。

## 致李傅相

十月中領奉鈞緘。慰諭殷拳。伏讀增感。以方閉門養痾。謝免人事。未敢以鄉里瑣屑之言。上塵聽覽。數月不一通報。歧仰滋深。頃由倫敦錄示使俄條約。並知英法各國。日相與譏嘲訾笑。地山於洋務。本無知曉。京師就詢使法情形。無能一言其竅要。巴黎相見。一意矜張。龐然自大。詢及往使方略。漫無籌畫。但云伊犁重地。豈能不收。頗心訝其言之易。朝廷乃以之當艱煩之任。而收折衝尊俎之效。早度其無所成。而固不料其昏誕。一至於此。通觀十六條中。地山勉強相持者四字。曰官不代賠。此語亦具有原委。地山所見。故此止也。餘則一聽俄人之恣肆。直舉天下全勢。傾而與之。並指及蒙古地方。聽俄商貿易。不與收稅。爲所欲得者。伊犁一城。其他利病。非所計也。而霍爾果斯河。近距伊犁城。其西屯卡相望。伊犁河北流。割三之二。又南繞出特克斯河。橫截天山之北。其南廣庫拜城。皆得反臨而拊其背。南北兩路。爲之中梗。又北侵塔爾巴哈臺之境。伊犁一城。孤懸而屬之中國。試問地山何以爲守。且不但

此也。伊犁人民聽入俄籍。是不有其人也。俄人聽置房產。是不有其地也。卽所收伊犁一城。亦全操之俄人掌握。以坐受其制。嘉峪關以西。非復中國所能撫御。又開南北兩道。盡踞中國形勝阨塞。以攘取商民之利。恣其縱橫出入。地山何所急迫。而傾瀉爲之。四十年辦理洋務。同此一軌。而地山之自取辱貽害國家尤甚。嘗論使臣之職。在保護人民及所屬土地。辨論維持。尤在國體。何子莪之駐紮日本。反至廢琉球爲縣。鄙心深用爲疑。此其於輕重緩急之機。必有乖違失其理者。或高而抗。或卑而俯。其失均也。嵩燾在上海聞日本之耗。卽上言總署。請先明諭使臣。至其外部辨論。使有以自處。蓋琉球廢。使臣進退兩窮。無可自立之勢。得此始有名可居。然後加派使臣。專理琉球一事。準照萬國公法。存立小國之義。會同各國駐日公使議之。必能使之折服。卽有抗拒。中國亦足以自解說。以無疚於心。而申大義於天下。前後兩上書言之。計無加於是者。望輕言微。不蒙採錄。頃復有愚見私貢之中堂。請以尊旨商之總署。或幸一邀聽納。歐洲四大國。英、法、爲鄰。德、俄、爲鄰。應以兩公使兼攝。記在倫敦。曾爲中堂言之。使臣專主兩國交涉事宜。事端大小輕重。但以常道處之。無庸震矜於其間。西洋治行學問。必務求實。非可以虛名假借。朝廷一以了事爲義。則人才自見。竊度今日使才。尙無能及李丹崖者。使當時幸用此言。必無今日之辱。仍當及此時。迅派李丹崖兼充駐俄公使。諭以中國注意收回伊犁。而頃議訂條約。諸未妥善。不能照準。伊犁地方。應暫聽俄兵駐紮。從緩計議。近來喀什噶爾。曾經通商。自應變通辦理。應由甘督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勘覈具奏。並諭左相。以南北兩路新復。各城善後章程。均未定議。應暫歸甘肅節制。以一事權。竊以爲收回伊犁事宜。必應與左相深籌熟計。俾無遺憾。定慮於事前。則易爲言。補救於事後。則難爲力。其與俄人計議。一責之使臣。李丹崖隨機應變。亦尙有餘。伊犁或棄或否。朝廷內斷之於心。俾使臣資之以爲準。則此時挽回補救。視未經訂約以前。難易懸絕。然尙非無可措手者。在朝廷權衡處置而已。往在倫敦。論使臣赴俄。當徑取道伊犁。覽察山川形勝。以知其節要。乃能置議。南北兩路邊界屯卡。經亂以來。毀棄殆盡。無藩籬之隔。疆界遠近。尙待推察。自非通知古今之變。熟籌控制之宜。且有深心

學識。良未易當此任。卽不然。亦當一赴甘肅。與左相計議。以爲應付之準。斷非可貿然一行。取決茫昧之中者。又英法兩國。皆值換約之期。而相與坐視。不一置議。其意。俟俄人定約後。踵起以行。其要挾之術。尤非中國所能勝也。是不獨爲辱而已。且至貽禍無窮。聞左相意。主用兵。並請駐紮哈密。以資調度。左相彊臣主兵。正不可無此議。京師言者。據之以爲名。東征日本。西拒俄人。馳聘議論。藉助聲勢。嵩燾以爲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以已。用兵何爲。自古用兵。先審曲直。無故授人口實。遂激其怒以求逞。在我已屬無名。雖極於用兵。亦當竭情盡慮。先爲之程。以蓄積其勢。審求事變。堅持一意。以理自處。聖賢之當事任。無以易此。近復聞廷旨議處。而飭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嵩燾乞病以來。於時事無所省問。未知究竟何如。或亦周諮博採之一義。然竊以此宜斷自朝廷。無所資於人言之喧闐。今時士大夫知洋務者絕少。紛紜無據之言。徒足眩惑聽聞。以資外人非笑。於事毫無裨益。生平於洋務。不敢及其大者遠者。所以存之於心。宣之於言。惟在了事。衰病日深。氣索心灰。近患目疾尤劇。並讀書之功亦廢。何敢妄及時事。以炫其愚。耿耿愚忱。不自揆度。夙蒙中堂謬許爲知言。如古井波瀾。有攪其中。輒激而動。亦幸中堂維持啓道。垂鑒鄙言。採擇陳之。無任踴跂。

### 復曾沅甫宮保

日前見申報。聆悉督師山海關之命。旁皇顧望。以爲所處有甚難者。蓋以義言之。君父之憂。臣子所不容避。如公至性耿耿。聞召則必赴。而以事言之。則此次用兵。全失機要。理與勢二者。兩無可居。而以守山海關爲名。則視關外爲甌脫也。京師諸公。僥倖一戰。馳聘議論。以爲戲耳。頃由玉階中丞遞到賜書。並摺片各件。部署一切。詳審精密。具見老臣謀國之忠。而審時度勢。語皆徵實。無一字虛假。知其練事之深。循誦書辭。溫厚謙抑。藹然有道之言。挹之而無窮。味之而彌深。公於軍務。高矣顯矣。臨望遠矣。非游夏所能贊辭。垂詢芻蕘。惟有悚惕。謹略就目前洋務。貢其所

知之一二。上備省覽。俄人於中國情勢。知之稔矣。一戰而獲利無窮。一日不戰。必不能定議。是以調集水陸各軍。幾於竭蹶爲之。往時天津會集各國之師。汽輪不踰十艘。今據申報。已至三四十艘。璋春俄兵至者萬人。厚集其勢。以求一逞。而立言且以保全和好爲義。託之各國。求免崇地山之罪。反若出於恭順者。此所謂兵機也。中國不能辨。而藉助廷臣譁囂之辭。謂可以虛聲懾之。徵兵轉餉。取辦臨時。有識者皆知憂之。而廷臣竟無一知者。曹劇之策齊也。先問何以戰。而聞魯君察獄。以情之言。乃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於是而知左氏之知兵也。知兵必知學。悲哉士大夫之無學也。嵩燾謹獻呈四策。無當公之高深也。而亦可備一說。往在倫敦。聞西洋構兵中國。皆先經畫遼河口。卽所謂大孤港也。德使巴蘭德屢請通商於此。據謂中國泊船第一海口。其外卽旅順港。實爲渤海之門戶。扼截南北要衝。一。二。大汽輪船據守有餘。嵩燾兩爲合肥伯相陳之。而不敢獻議據守。審知輪船兵力之不足也。應先期會商英法兩國。託以保護中國民商。先據此口。再聲明中國萬不樂與俄人構釁。不忍民商之受害也。如各國幸從。則中國隨同各國。與俄人分據其要害。而使南北兩路海道。不至阻截。或有萬一之幸。此一說也。吉林、黑龍江、並設將軍。爲遼東藩蔽。所屬城皆關繫緊要。豈能不規畫防守。政府諸公不遑計也。試問俄兵至山海關。天下事尙堪問乎。應先與合肥伯相會奏。遼東國家根本重地。三姓、寧古塔、並吉林外蔽。須先相度地勢輕重。所以籌防之策。與交兵後或勝或負。應付之方。豫計其利病得失。明示機宜。俾知所以自處。免至臨事周章。貽誤日深。此又一說也。山海關誠爲京師門戶。然邊牆處處可毀而入。水陸之防又繁。奉天之籌及金州、廳、熊岳、蓋平、是矣。而錦州之大小、凌河及寧遠河。尤關形勝。自關以西。永平、天津、海口、鱗次。北塘一口。則庚申之變。英人所從取道也。竊度俄人大勢。必扼遼河以阻截。南北海道。而駐兵瑯春。侵擾松花江。或至挫折。而後擾及各海口。蓋平、熊岳、良非今日要防。以逼近通商口岸。與各國同其利害者。俄人不敢逞也。嵩燾意謂宜多求通悉俄國語言文字及其情勢。近則求之天津、上海。遠則求之哈克圖、庫倫。仍須兼通漢文者。俄兵所至。必遣使詰其來意。兼備相機轉圜之用。此又一說也。節次與西洋定



立條約。皆一交兵。卽增加數倍。元氣因之大傷。謂更涉四十餘年。當知所鑒戒矣。政府諸公。亦多能辨之。徒覘於紛囂之議論。張皇四顧。變而加厲。嵩燾所以獨排羣議而不顧者。非能勇也。生平讀書觀理。頗能窺知三代政教源流本末。漢唐以後。規模局勢。得失安在。所以終能自立者。安在下視南宋以下諸賢之議論。猶蚊蚋之集於汙渠。不屑較量也。是以屢次上言洋務。咸以了事爲義。不敢以生豎構兵爲名。公與合肥伯相。元功宿將。爲時柱石。與袞袞諸公。無事囂爭。有警則捲席而逃者。所處不同。不與俄人相接。則亦非力所及也。或竟與對壘。當延致各國領事。明與之約。決不交兵。崇地山所定條約。斟酌可與者。毅然與之。以一身爲天下任謗。而所保全絕大。天下萬世之聲名。任諸悠悠者取之。無足措意。此又一說也。此四說。皆人所不敢言。而願言之無忌者。蹇蹇老臣。常有取於張江陵之言。願身化爲藁薦。任人溲溺其上。終教人憑以安寢而已。抑嵩燾尤有慮者。近年竭天下全力。以供左軍。俄釁一開。四處徵調。左軍餉源遂斷。而合肥伯相一軍。取給江南釐餉。既交兵。各國必停互市。釐餉亦缺。鮑軍無指定之餉。一意向前。不顧後慮。新募市井游民。無復紀律。尤懼無以善其後。此次回家。所見風俗人心。已成江河日下之勢。十餘年醞釀功效。乃見於今日。吏治罷敝。盜賊橫行。士民犯上無等。官吏一切縱之。專意苛害良民。玉帥稍求整飭。而積習已深。不能驟變也。稍有知者。羣懷憂亂之心。卽各省大勢。亦皆略同。公試念今時事局。可更開邊釁乎。無故遣使往議。而遽憤然以兵相臨。自處已屬無名。頃見鈔傳。劾剛電報云。俄國外部言。據萬國公法。條約儘容改訂。而遽重罪使臣。增兵設防。實所未聞。不能不懷憾。嵩燾春間一疏。已前陳之。其時俄船尙無至者。急發電報往諭。猶可遏其狡謀。而苦爲政府所格。不特此也。往往在倫敦。函訴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當共一公使。誠令李丹崖出使俄國。何至此辱。亦使劉錫鴻之凶悖。譯署稍能裁之以正。不過相假借。嵩燾老病餘生。捐棄海外。亦不至乞歸。使俄一役。劾剛任之有餘。凡此皆關俄事機要。無知辨者矣。京師極口詬訾崇地山。所言良是。劾剛則竟謂無錯處。彼誠能知其甘苦。然竟謂崇地山無過則不可也。在西洋兩年。每因事詣外部。具一公牘。繙譯動踰數日。仍須由所識英人斟酌訂

其譌缺。所議事必先與繙譯反復申論。使其領悟。猶時有誤傳者。崇地山之精細。自不能及鄙人。俄人據伊犁後。歲常遣十餘輩。探道里形勢。筆之於書。舉國傳誦之。婦人孺子。皆能言其山川險要。地山茫然未有知也。俄人又蓄意甚堅。持論甚強。以地山輩當之。其氣先折。其言亦餒。取辱固宜。竊度今時能不爲崇地山者。劫剛及李丹崖外。尙無其人。陳儷秋與西班牙在京師。定立古巴條約。已爲洋人所笑。出洋年餘。尙未飽一赴西班牙都城。何子莪出使日本。坐使其廢滅琉球。兩君名知洋務。而剛柔輕重。一失其理。遂至辱國。皆與地山爲類。今亦無能辨此者。地山貿焉任之。士大夫貿焉譏之。其謬同也。必欲追究其由來。則左相之宜任咎也決矣。收還伊犁。與從前繳還定海。繳還寧波。及廣東省城。情形絕異。彼所據一城。與其國土懸絕不相屬。一繳還而無餘事矣。伊犁直西一路。北徑塔爾巴哈臺。南極天山。約長千五百里。而距所設屯卡約五百里。哈薩克布魯特屬部轄地。又約數百里。今皆併入於俄。是此千五百里分界之地。畫疆定壤。頭緒紛煩。非左相無能任者。俄人在京師。但以給還兵費爲言。所持獨此而已。並不能他有所求。左相旣欲取還伊犁。以爲功。又不樂居贖取之名。乃以諉之朝廷。而不復考情勢之當否。事理之順逆。方且侈然主戰。用其驕溢之氣。鼓動一時議論。以攘取天下之大名。朝廷亦遂深恃之。以爲砥柱。西土有餘也。竊慮俄兵一動。喀什噶爾三面當兵。左軍已不能支。遑論其他。一念務名之私。貽害天下國家。泰然不以爲悔。以是爲忠。吾決不取言者。集矢合肥伯相。而歌誦左相弗衰。歷代史冊。毀譽失實者多矣。能辨知其是非得失。尤難其人。無古今一也。周子之言幾微矣。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洩事之初。有審幾之明。及事變之歧出。又有赴幾之智。一得其幾。而萬險皆平。一失其幾。叢脛百出。咫尺皆荆棘也。天下萬事盡然。西洋相逼日深。不容稍有虛假。是以爲禍尤烈。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往嘗讀易而疑之。幾者動之微。不諂與瀆。奚以云知幾也。及今閱歷世故。而後知聖人立言之精也。就上交言之。莫尊於朝廷。就下交言之。莫遠於海外。惟無諂與瀆。而後曠觀極覽。超然富貴聲名之外。而深究其機宜。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幾者無他。知此而已矣。王荆公用兵西夏。伊川言之。

痛切。至謂今日即取人一城一國。有何功名。蓋當北宋盛時。竭韓范之力。猶不足取勝西夏一隅。兵力之敝。之久矣。伊川不忍直言。惟務息事安民。而以無端動兵爲大戒。此所謂知幾也。西洋遼遠。本無窮兵之心。而因事求利。日搆日深。斡旋之機。允宜夙豫。視公與合肥伯相審量出之而已。嵩燾老病頹唐。眷念時事。私憂竊歎。未嘗稍釋。因書一謁。其愚忱。亦以發明中外相接事宜。其理不能越此。至於此身艱難屈抑。浩然有以自得。求勿疑其有所怨鬱也。

### 致李伯相

二月遞呈一緘。諒蒙鈞鑒。前聞有督辦滇粵三省軍務之命。知越南事必益棘。而不能測其詳。申報屢及法兵調發情形。似挾全力注之。蓋越南在其掌握久矣。西法凡用兵交涉各國利病。必先期定議。或相助或否。權度其宜。無敢擅發。其利病專屬一國。諸國不得與聞。越南交涉。專在中國。而始終未一考求萬國公法。以籌自處之方。凡駐紮各國公使。以通好而已。有小議論。例得參決。至所關大故。必遣專使議之。不以煩公使。蓋所議有成與否。從違去就之機。取決一時。不使公使爲其難。所以全交也。嵩燾於日本及法夷。皆請遣使往議。蓋亦西法然也。法人之欲通商雲南。蓄意已深。而謀開通越南之東京。以取捷徑。其意又不欲明言。藉事生端。以與越南構釁。越南不達其本旨。貿然應之。其告急中國之辭。法人能探其詳。中國又無以應也。法人自度其力。足以兼併越南。而無後患。先收取其東京。開鐵路。以逼雲南。不待交兵會議。而通商之局已成。法人籌之熟矣。往時西人滋擾中國。用兵不滿萬人。其侵據越南。西貢。纔及千人。而聞此次調兵萬五千人之多。非但規取東京而已。從富良江而西。以至保勝。爲越南一巨鎮。久爲劉永福所據。皆將襲而有之。以收其利。而留爲屯防之兵。以與中國相持。至是而中國之大患乃成。嵩燾十餘年來。干冒衆人議論。以求處置西人之方。誠知二十年後。必有承其累者。及早爲之。或可豫消其萌。而殺其勢。以彼上下一心。揣摩天下大勢。而覘其利。誠無意於中國土地。而因利乘便。或更激而成之。以恣其毒。亦人人意中所

其窺及者也。竊以爲處置西洋。始終無戰法。彼其意在通商。卽以通商應之。暫緩越南之議。先與駐京公使明言通商章程。使電報本國。仍由朝廷遣專使巴黎。定雲南通商之局。而由中堂發使西貢。調停解說。平越法之爭。事經數變。而所處愈難。及今與議。方之去秋疏陳時。其難不啻百倍。然與其徵兵轉餉以從危。曷若豫探其情而發其覆。以理持之。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曰。知己知彼。法人之意在通商。而我必迫之。使出於戰。是無算也。彼發兵萬五千人。軍伍器械。備具於平日。而用兵之費。動至數百千萬。取給不窮。今欲悉索敵賦。召募無業游食之民。以與相持。是不知彼也。用兵三十餘年。聚而爲勇。散而爲盜。蔓延天下。隱患方深。重以水旱頻仍。吏治偷敝。盜賊滿野。民不聊生。而於是時急開邊釁。募勇以資防堵。曠日踰時。而耗敵不可支矣。幸而得解。旋募而旋散之。所募之勇。游蕩無所歸。乘飢困之民以逞。是導亂也。其弊又坐不知己其精微者。不敢言。略言其粗者。則亦岌岌無自立之勢矣。中堂國家柱石。受命不辭。義之正也。然其職在。主戰責成。疆吏有餘。奈何以一將之任。使奔走萬里之外。一以兵戎相見。一切議論。舉無可施。西法爲將者。任戰而已。進退機宜。主之國家。權衡緩急。輕重以顧全大局。主之公使。竊窺法人之意。未必遽犯雲南。中堂擁此數萬之衆。安所施其力。而用其謀。兼滇粵三省情形。迥不相同。雲南通商。蒙自去歲正月。已見文報。是其心意久注。所必爭者。粵西土薄民浮。西洋固不措意。至於粵東沿海通商。卽與諸國會議。准其封口。亦決不至率爾相侵。沉甫宮保宿將知兵。留意民生國計。於洋務尤能觀其深。自議海防經年。絕未一鋪張入告。嵩燾以是服其量。而聞諸人言。樞府以滇督撥甲厲兵。而粵督處之泰然。數有訾議。是以屬中堂以專征之任。又述京師議論。所以屬之中堂。仍以議和。非求戰也。其意若以爲中堂專主和者。天下大事。壞敗決裂。皆坐無識。誠不意辦理洋務五十年。士大夫所見終止於是。可慨也。要知天下大計。豈能聽諸無識之一二人。顛倒迷惑。而不一疏理其節目。條議其得失耶。務定諸任事之初。以求無悔於後。審量樞府之意。非必樂出於戰。正坐南末以來。以戰爲名實。有所蔽而不悟耳。伏乞中堂定計於事先。無俟其敝而始求補救之術。以滇事

任之演督。檄粵兵且無出關。專務保疆自固。揭法人之隱。正名通商。先爲朝廷解其惑。函告法國公使。俾相就會議。達觀昭曠之外。坦然以誠相喻。外間知洋務者。稍優於京師。皆知以戰爲不宜。較南宋時議論固稍異矣。正不必樞府主戰者之果爲名高也。然聞雲南又有戕斃教主之案。高陽必援引岑公。爲取快一時之計。則亦終無如何矣。故曰天也。人力且安施哉。嵩燾屢懷欲陳。而計中堂所見。實已知其深。無待鄙言之亦祇以爲罪。洩旬踰月。終不能自默。實以所憂者大。故言之愈切。惟有惶悚。

## 致李傅相

去臘二十六日接奉鈞緘。知前兩緘並蒙賜鑒。所以屢瀆尊嚴。誠知中堂所處之難。而羣言淆亂。終恃中堂一語折衷。區區愚忱。深望排羣議而障狂瀾。使天下蒙其轉。蔭利賴無窮。繼見申報。僂計法兵調至越南二萬餘人。彼其所費多矣。未易與平議也。自是不敢復有言。往在京師。陳說恭邸。洋患至今日。無可補救。急求應付之方。可以尊國體。安邊圉。爲中國之利。其大要在知所務而已。是故與洋人周旋。可以理喻。而不可以力誦。可以情遣。而尤不可以坐置不理。竊論中國之大患。二。一曰寇亂。一曰水旱災荒。自粵逆蕩平。水陸防兵。氣勢完固。應變有餘。則無憂盜賊之竊發也。威毅曾公倡賑山西。天下響應。救災卹鄰之義。遠及西洋。轉輸絡繹。去歲直東水災。相承爲例。互相扶持。則無憂水旱之頻仍也。今時所患。獨在西洋。而西洋行事。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遑言兵也。挾其所爭之勢。曲折比附。以爲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欲。是以先事有豫籌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以彼之強。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則知其志之猶有所懼。而名足與相維也。故可以理喻也。漢書西域傳。稱其利賈市。爭分銖。商賈車船行旁國。歷今二千餘年。諸國疆域日廓。兵力日強。而一以賈市爲利。未嘗稱亂。中國自唐防邊之費。惟收西域胡商之稅。以供四鎮。至宋迄明。因有市舶司之設。中國亦歲收其利。互市之久。遂以廣

開口岸。聲息畢通。頃數十年。汽輪車船。奪天地造化之奇。橫行江海。無與爲敵。而究其意之所極。賈市爲利而已。其陰謀廣慮。囊括四海。而其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機而利導之。卽禍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轉而爲我用。故可以情遣也。嵩燾實見辦理洋務。無可開釁之理。國勢之盈詘。兵力之強弱。非所論也。但無洋禍。寇亂飢荒。皆不足懼。一有西洋之釁。則此二者之憂。乃倍於平時。兵竭於外。財殫於中。未有能善其後者。其中苛索兵費。以求通商。仍不越初議。而國體所傷實多。相持過久。則必有失地之虞。凡此事理之顯見。苦言者不能知耳。近有二事。稍心通其意。當爲中堂一陳之。見劄剛上總署書。力詆李丹崖之言。讓出北寧興化二城。其持議甚正。丹崖於此。誠未瞭然。然法人何以爲此言。假令中國竟允其請。法人將遂捲甲以退乎。抑更端以求逞乎。其必求開通蒙自決矣。是徒自爲反覆也。蓋法人之心。逆知中國之必不能見允。而姑試言之。以觀其釁。劄剛與丹崖。皆在其玩弄計數之中。未易以得失論也。上海英領事上言江督。請代守舟山。恪靖置不答。或曰。此英人之詭謀。不答宜也。或曰。此意在保護商民。中國又與國也。西法有相代守之義。不答非宜。然中國外海三島。以瓊州台灣爲最要。舟山距法兵甚遠。英人何爲慮及之。彼其意蓋曰。滇粵之兵相持久。瓊州孤懸海外。法人將謀襲奪之。日本蓄志臺灣久矣。亦必乘勢以動。用以相警覺云爾。使二國而果出此。英人亦將挾有舟山以爭勝。凡彼之言。皆通籌熟計。以豫爲之程者也。與洋人相處。無推誠之心。則扞格必多。無審幾之明。則迷惑滋甚。此不必其意之果然。然能知此。乃得所以相處之義。劄剛又上中堂書。發八難以推明主戰之說。其言足以欲動今時士大夫。而於中外情勢。蓋全失之。今不暇究論其他。其云法人議論參差。怠於持久。反復申說。所言皆是也。法人君黨凡三。民黨亦三。議論視他國尤繁。然至於用兵。先由議院定議。盡一國之臣民。皆無異言。而後籌定兵費。以爲調兵之數。或增調。或曠日遲久。則又再籌。申報所載。始籌八百萬法郎。繼又籌二千萬法郎。皆國人公定之。無所謂參差也。且凡所言。絜短量長。皆以勢論。其視今日固優於道光盛時。今之將帥。果優於楊果勇。僧忠武乎。劄剛侈然言之。一二主兵者。亦泰然任之。斯亦足以廉頑立懦矣。然而洋務之興。且

五十年。其情之所由起。與其力之所終極。一斷以理。而折衝有餘。奚以勢論哉。劫剛意在規合時人之論。以求一日之名耳。出使通好。於職司不當主戰。而其言如此。南洋同主洋務。其立異又如此。於是中堂之心乃愈隱。而所慮亦愈窮矣。然劄剛亦有懇切之言。而樞府不能辨。見其電報類編。去歲四月電寄總署。言自前歲四月。陳辦公牘。無一復者。燕會諸公使。亦不知會。其意以爲諸所議論。出自公使之意。非朝廷本旨。而峻拒之。請另遣使與議。此則法人初發議時。所必應調處者。萬國公法。發明其義甚詳。所爭中朝屬國。彼猶專使就中國辨議。而漠不爲應。卽此已足激成其怒。西洋相交。有春秋列國之風。使命所繫尤重。國家一切簡視之。苟取應付而已。此所以失也。自有洋務以來。士大夫高視闊論。以考求洋情爲恥。見有知洋務者。又虛爲之名曰。此足應時須矣。陽譽之。而心益薄視之。然就嵩燾所見。名爲知洋務者。粗知其情勢而已。無通知其本末者。由三代遞推至秦漢以下。利病奚若。所以爲異同。奚若。經史傳記之言具在。觀其會通。以辨其得失。而後知二漢承三代以後之規模。一變。唐宋規模又一變。元明以來。規模又一變。而外人所以憑陵中國。局勢亦變而日奇。嵩燾請爲之說曰。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也。趨利趨害同。喜諛惡直同。舍逆取順同。求達其志而不樂阻遏。其氣同。賢者以理折衷。可以利之順之。亦未嘗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於理。強者亦可使退聽。吾民之於官吏父兄也。卽有屈抑。忍受而已。不能忍受。謂之亂民。夷狄弱者奴隸也。鞭之撻之可也。強者義視友朋。但能以理相處。一有藐屈。憤然而起。禍福榮辱立見。是故洋務者。治國平天下之一端也。其所以爲用各異。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齊其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餘矣。嵩燾非能知洋務者。獨知其理耳。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蒙自誠使用兵。而遂止其通商。爲之可也。用兵而耗敵國家。多償兵費。終以通商爲何也。哉。此非勢也。理也。抑使用兵而能保全越南。爲之可也。用兵以速其亡。有可持之議論。而不肯宣也。有可乘之事機。而不能赴也。貿然構釁。以爲名高。而不復顧其後。何爲也哉。此非勢也。亦理也。嵩燾所以謂無可開釁之理是也。尤以謂今日之大患。不在西洋。而在募勇之太多。彼其注意在雲南。嚴雲南邊防。以粵西輔之。而調集水陸之師。扼守

瓊州爲防意外之變。此所不可緩者。耗敵財力。以窮海防。適足資洋人之一噓。聞鄂督急治江防。增修礮台。爲戲而已矣。如信以爲宜防。非獨不明洋情也。亦未達兵略。知其無益。而用以相塗飾。亦豈大臣之用心哉。鹽法至今日。壞亂極矣。增引愈多。私銷愈充。官鹽愈滯。於此增加鹽價。以事江防。又兩敵之術也。是未用兵而民商先困。兩年以來。富商大賈。傾毀無餘。利害之及民者如此。卽國家可知。苦言者皆不能知耳。至今越南大局全壞。人心亦漸知悔禍矣。急以此時斂兵滇境。發使詰問傾覆越南之意。滇督任之。峽相往復。而後上聞。專使議之。幸不終出於戰。然非滇督所能任也。要其義固不越此。嵩燾堅持此義三十餘年。無有掩飾瞻顧。所言本末皆得之讀書觀理。與今之談洋務者異也。罵譏笑侮。一切聽之。惟中堂爲能垂諒。竊獨以爲洋務當通籌全局。非可枝枝節節。苟倖目前卽有勝負。不足爲憂喜。用敢竭盡其底蘊言之。但能知此。亦足息羣言之囂。而不至貽事後之悔矣。

### 再致李傅相

前遞呈一緘。暢論洋務本末。計當上達鈞鑒。頃廬省三中丞宣述尊旨。以洋患日棘。命嵩燾以所知備陳方略。承命惶悚。如嵩燾之愚直。無所知曉。何足以上塞明問。晉臣卞壺之言。諸公高語宏通。而壺專執鄙吝。今中外諸公力張撻伐之威。銷沮惶懼。嵩燾一人而已。宜爲時論所不容。中堂獨有意乎其言。俯賜垂問。謹彙次前後情事。期解一時之紛。而不必遂見施行。略相發明。以備一義。去臘奉鈞諭。桑台旣失。議撤北寧之防。於體勢全失。此不可之甚者。然用中國之兵。以守北寧。果何以善其後。均之失體也。宜擇其輕者就之。求所以自處。謂當斂兵滇粵邊境。固守疆圉。無勤遠略。詣商潘琴軒中丞。並錄呈寄復芹宮保。李次青。二書。專言粵防者。互證其得失。琴軒中丞。以爲將來歸宿應如此。此時非所宜言。會見申報。法兵調至者二萬餘人。度其所費已多。尤未易置議也。遂亦不敢復有言。迨及北寧失守。粵軍全潰。遠近惶然。鈞諭慮其乘勝苛索兵費。此豈待深計哉。極法人兵力之所及。徵求兵費。擇地



通商而已。急與料處。賠費必多。不及此時爲之。將恐有失地之憂。而賠費彌甚。嵩燾前書陳論其要。略謂當歛兵保境。發使詰問法酋。所以傾毀越南之意。中朝使臣在法都。極力斡旋。未蒙宣示本旨。今當一與核議。以全兩國大局。竣相往復。而後上聞。簡派專使議之。軍事百變。緩急輕重。相距懸絕。而遣使與議。始終止此一義。至於今日。而索賠兵費決矣。然自我發之。猶可據理以相爭。其氣或可稍殺。自彼發之。則一言出而已無可改移。使滇督能明此義。力與維持。尙足稍存國體。於既毀之後。而固知其不能也。朝廷一取虛橋之氣。以與經營洋務。不務揀求人才。辦理洋務五十年。誠不宜有此。往與左相書。辨其一勞永逸之說。以爲值水旱頻仍。民窮財竭之時。而倡爲此論。以急開邊釁。欲動朝廷。西洋積強已數百年。而慎言戰。釁定萬國公法。以互相禁制。每一用兵。或數年。或十數年。必分勝負。乃已。故可以理折。而不可以力爭也。御之得其道。足與共享其逸。一勞則恐永不能逸。左相老臣。在軍借用洋款千餘萬。勦設船局及機器。糜之洋人者亦數百萬。於洋務爲最習。而有此言。非其智之不足也。趨時之念勝也。審老臣。但知據理爲言而已。不知有趨時也。其戒左相。位高望崇。爲國柱石。總攬天下全局。與言官不當事。任有別。則亦懇切之至矣。惟其知之明。是以憂之深。而言之切。耿耿私憂。尤以爲此次與法人構釁。各國皆深咎法人。而相推相激。乃使各國以中國挫衄爲快。又見中國兵力如此。國體全失。各國環伺生心。所憂方大。而今日切近之患。尤在募勇太多。糜費太劇。耗竭已窮之財力。以供喜事邀功者一言之快。自營辦海防。西商提取存款。名都巨賈。傾毀無餘。東南困敝尤甚。吏治不修。盜賊滿野。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夙昔在官議論。以爲二十年後。必有洋禍。幸及中堂元功碩德。主持大計。猶足息人言之囂。深憂此後邊釁一開。禍必烈於往昔。誠不意當中堂之身。而使衰病餘生。料及二十年後者。竟親見之。濫居總署數月。而知洋務決不宜與聞。誠憂所處之難也。伏處窮荒。每一念及時事。發憤太息。四顧茫然。荷承中堂下問。聊一發其所懷。無任悚息。

### 寄李傅相

清代四星使書牘

郭嵩燾

一一三

海軍之設。恪靖發其端。李次青實助成之。觀其立言之旨。徒欲見威於敵。魏相所謂驕兵也。竊以爲南北兩洋兼綜防務。控制有餘。而凡沿海要害之地。有形勢所必爭。有一時憤怒所專及。其必爭者。固將度其力可以求逞。而乘我之敵。以便利爭之。非其時亦必不敢輕發。其專及者。因釁搆難。無有常主。大抵西洋負強爭勝。懷樂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非若前明倭寇。豕突狼奔。宜備爲之防也。且中國情形。與西洋大異。西洋民氣定而用法簡。久練愈精。中國用兵。用其剽悍方新之氣而已。設防於不相應之敵。耀兵於無可用武之時。徒爲戲耳。恪靖所謂重臣。誰能當之。南北兩洋。居其位而任其責。威望誠無及者。將假重臣之名。去官守而領一軍。則益無所憑恃。樞廷定議。爲居中馭外之計。簡調多員。以實京師。又諸一二求富貴者。蒙蔽阿比爲之。並與原議乖異。甚爲我國家惜此經費也。至於裁兵之說。凡有識者莫不謂然。然自江浙亂後。兵籍已無存。然且不能多裁。二十年來。有爲以勇補兵之說者。有爲加餉練兵之說者。議論紛紜。各格不行。其行者。成效亦略可觀矣。近乃爲汰勇用兵之說。爲省現軍之餉。以厚旗兵之說。其終兵勇並議裁減。以今時勢論之。殆速亂之術也。國家設兵。以衛民而已。往時長江盜賊充斥。自叛立水師。小河支港。所在戒嚴。長江劫案反少。日頃沿海散歸之勇。遊集爲患。近省城鄉劫案四出。視若固然。江行必有師船。駐紮。乃敢停泊。曾文正初設水師之意。在防洋船得入。洋船不能敵也。而用以緝盜。以保長江之險。使寇亂不敢生。東南大勢。恃以無恐。爲功甚大。恪靖議裁兵而不敢議及長江水師。彼誠知之稔也。次青並請長江盡改輪船。豈謂此數輪船者。遂可抵拒洋人耶。洋船並無擾及長江之時。而先委棄數千里之地。以聽盜賊出沒。儒生一隅之見。妄議更張。貽誤國家。蒙尤惜之。陸放翁記青城山上有道人。年九十。自稱病暗。見人笑而不言。一日見之。丈人觀道院。忽自言養生之術云。爲天下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放翁大喜。就而叩之。又自承暗不能言矣。彼其所見。實遠出南宋諸君子之上。庶幾知本者。宜其不樂有言也。富強者。秦漢以來所稱太平之盛軌也。行之固有本矣。漸而積之。固有基

矣。振厲朝綱。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輯人民。需以歲月。汲汲求得賢人用之。其基也。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強者。嚴北洋之防。以拱衛神京。中堂之事也。以次增置兵艦。廣求人才。以應天下之變。亦自裕如。而多爲之名。分其權勢。又設海軍署京師。以遙制之。徒資紛擾。終無裨益。其甚可憂者。以節餉爲名。盡取天下額兵。與其留防之勇。一律裁減。使相與斂手。以趨寒餓。歷朝盛時。所不能行。而行之。今日人心岌岌。然且曰。將以是求富強也。自古至今。未之或聞。塞塞老臣。旁皇四顧。私憂竊歎。欲遂伏闕痛切陳之。天高路遠。衰病餘生。無由自達。欲乞中堂急先保全長江水師。爲東南留一線之生機。其有餘力。能造輪船爲之可也。必先毀棄數十年之成效。營求茫無蹤影之富強。以爲名高。此不可之甚者也。程子云。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竊觀今之言事者。皆不明理不識體者也。蓋亦人才衰敝之徵。萬不能不及此時一圖補救耳。

## 致彭宮保

臘月二十五日。接奉冬月二十八日賜書。籌畫精詳。神謀獨運。而其發深思遠。力求實濟。尤徵平昔蘊蓄之閎深。非復今人所能庶幾。然嵩燾獨有深憂者。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當事不務探求其情。以理開諭之。質焉與之構兵。而於地勢軍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獨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聞鄂省亦議建築礮臺。徒成霸上之兒戲而已。以勢度之。雲南邊境。必不能免侵擾。其餘各省海防。皆爲慮設。獨瓊州一島。孤懸海外。極可危懼。爲其徑一面數百里。與越南僅隔一海港。法人輪船出入安陽口。東距儋州。隔海相望。其南由昌化。感恩。以達崖州。並界越南。南定既爲法人所踞。自神符海口以北。輪船肆行無阻。粵東無一輪船之可恃。孤守瓊州海口。其勢已難持久。又况兵力分守各海口。尙虞不給。法人踞有越南。必謀及瓊州。以爲輔車相依之勢。粵東邊事乃大壞。嵩燾以爲方今要務。在嚴守瓊州。宜急咨北洋大臣。添派鐵甲兵船防護。而厚集兵力以應之。尊示據探報。宜泰之役。有日本兵數千人。

疑所傳之非實。嵩燾於此。尤懷深懼。蓋日本蓄意台灣久矣。與法人合謀。資之兵力。心知法人踞有越南。與中國相持。其患必及瓊州。於時日本亦必乘法人之求逞。經營台灣。去臘英領事照會江督。請以兵助守舟山。恪靖置不答。英人之心。猶日本之心也。恪靖於洋務。全不一考。求應付之方。似此關鍵。所爭非細。麾下居省調度。各海口均有責成。似以瓊州爲尤急。而其地瘴氣爲人所畏。儋耳以南。瘴氣更甚。萬非老年所堪。惟宜遣將命師。未宜自恃忠勇。親臨前敵。虎門礮台向稱天險。既經用兵。增礮設防。勢不容緩。然香港數十里港路。兩岸皆屬英人。英人不與合謀。法人必不能越香港以犯虎門。似虎門以內之重重設防。尙可從緩。值民窮財乏之時。開此釁端。本謂非宜。滇粵三省。增加新募之勇。各數十營。沿海皆奉旨設防。乃至內江增築礮臺。上及鄂省之田家鎮。竊疑樞府諸公。非獨不知洋情也。質亦未覩行軍之要略。嵩燾區區日夜憂懼。揣度洋禍。必及滇境。若更有牴牾。瓊州台灣。定海。必承其害。各國環起相陵。且至無以自立。尤以爲內地切近之患。不在洋人。而在招勇之太多。誠憂餉項之無從取給也。法人尙在遲回。能稍委曲以求紓近禍。猶可稍養滇南之威。導使通商。以饜其欲。竊論洋患已成。聖人生於今日。亦無能攘而去之。其機要全在應付之當否。誠得其要。可保數百年無事。否則其禍亦立見。辦理洋務五十年。僅見前歲用兵朝鮮。最得機要。餘皆失之。以爲振帥必能深明此義。而於法人之擾越南。迷亂已甚。鄙心尤用茫然。默察樞府之心。必不肯遣使一與平議。既蓄意求決一戰。亦必考求洋情。以審量戰事之始終。非可憤然傾天下以圖一逞也。嵩燾於此。亦有數說。一曰斂兵保勝。以固滇南門戶。以法夷深忌劉永福。保勝爲所舊據之地。藉其力以遮遏法人。而駐重兵。蒙自。爲與議通商善後之計。一曰固守滇粵邊界。鎮南保勝兩關以北。皆中國邊境。所應設防。慎無輕言出關。卽粵東虎門亦然。所用以拒敵者。必在第一層關隘也。一曰嚴守瓊州台灣。以防意外之變。西洋用兵。不輕涉險。劉永福不能固守。其患專在滇南。劉永福能固守。則患必旁及。此亦必然之勢。一曰揀練精兵。以濟實用。西洋侵擾中國。凡數用兵。其終皆索賠兵費通商而止。今亦猶是也。而情勢則遠不同。能力扼邊要一關。足以制其深入。卽自守有

餘不能則急與議息兵。是以虎門設防用兵。貴合不貴分。若枝枝節節爲之。終至退守一城。則必有失地之患。蓋中國通商口岸。已無可再增。而乘積敵之餘。用其積輕之勢。可以無所顧忌。此又必然之勢也。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極。與其計畫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憐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偃然恃以爲安。一戰之勝。而噍然據以爲喜。以當小敵不足。况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爲激之使狂逞也。今時獨合肥伯相能知洋務。而以位高望重。不敢與樞府異同。遂爲議論所持。嵩巖自問讀書觀理。稍能窺知三代聖人控制夷狄之大用。伏處田野。無所願畏。於此屢具疏言之。亦以直陳之摩下。幸冀有所採納。不敢自外。誠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 覆李傅相

領奉十月十四日鈞諭。所以訓誨而開啓之者。甚至經偉光華。全局在心。所言皆中窾要。抑嵩巖區區之意。尙有應須發明者。河決鄭州。不東趨歸陳。而南出汝潁。足徵祥符蘭儀之交。屢經河決。地勢增高。然以較之河身高下之勢。又迥別。賈魯河近接中牟尉氏。可以引河使東行。蒙澤以下河道。距蘭儀遠至百餘里。申報言自決口東望。盡成山阜。是開濬魯河。工費實爲增劇。賈魯所以別開一河。正惟地勢稍下。易於引流也。歷古治河。或役民夫。或調旁郡軍校。原可參用。而尤莫便於今之勇營。蓋隊伍相連。則人數有準。哨弁相習。則董率有程。而又無徵發之煩。資遣之費。因其月餉。量給米鹽之需。工費可省數倍。近年湖南一應大工役。皆用營勇。費省而成功亦速。河工所以爲國家漏卮。直以塵涌盆集。莫可端倪。易資侵牟。調用營勇。尤爲救弊之術。至嚴施諸善士。積年捐賑。累數十百萬。略無憑

藉所持勤廉足資倚信而已。河勢南趨。江南必承其害。裏下河爲江南完善之區。財賦所匯。聞嚴施諸善士力任工役。可以分洩水勢。奮起助工。救萬紆難。宜有同心。使當鄭口初決之時。急切爲之。早一日有一日之效。及今則已遲矣。誠知濬河之工。糜費過甚。然黃河北決。且四十年。南北兩道河身均已淤塞。水勢至無所歸。卽令泛溢入江。終須開通一河。引使歸海。此亦理勢之無可易者也。及今爲之。糜費一萬。有一萬之工程。糜費百萬。有百萬之工程。徒以堵塞決口爲義。所估六百萬之帑金。一擲無餘。果何術以善其後。抑嵩燾之意。尤以今時辦事如鑿生鐵。處處牴滯。事事虛誣。最服膺濂溪周子之言。幾一轉而全局皆活。曾文正公之用兵。橫行絕迹。中堂承之。以成中興之業。皆善用幾者也。河員積習。濡染太深。河工捐例開。相與指發河南。豫蓄其攘奪之勢。此豈足與整理者。但幸一見諭旨。愷惻詳明。通籌全局。合數省官民之力。以圖補救。獎勵而振興之。卽機勢爲之一轉。大抵積重者難反。禍不亟時不迫。卽欲反無由。禍亟時迫。而猶踵常蹈故爲之。斯所可憂者大矣。初聞河決。奪淮南趨。以爲河南之患爲輕。江南之患爲重。謂朝廷當先飭南洋大臣。東豫兩撫。通籌會議。而樞府無能見及此。其意專注決口。謂幸苟且成一日之功。自漢以來治河。隨其流徙而爲隄堡。潰決而加修築。才力相懸。功效略等。一塞決口而無餘義矣。是以禹功歷千年。至戰國之季。隄防興。言治河者但能爲苟且。賢者爲之。足保數百年無潰決之患。其要終不過識水性而道使暢行。準之禹功。一皆苟且而已。誠令苟且成功。尙復何求。今自銅瓦廂決後。黃河失修二十餘年。恣使汎濫游衍。欲苟且邀一日之功而不得。鈞諭借洋款。延西士。要言不煩。日爲友人言河患遂成。必展轉丐之洋人。以求疏洩推盪之術。此時尙不敢著之私論。况敢昌言於朝乎。鄙論借用西洋機器。卽隱寓此義。今方治海防。修戰艦。謀所以攘斥之。誰與任此者。西人目笑存之久矣。苦知者少耳。無已。惟有目前救急之一法。就南運河東隄各壩。順其趨下之勢。測量地勢窪下處。多開引河。以殺水勢。而引洪澤湖之水。注之射陽湖。徑直入海。兩岸排椿。各爲遙隄。以資捍禦。勸民徙避。多爲餘地。聽其流衍。其害終歸裏下河。而固當早爲之所。以求保全善地。卽此辦法。非得外餉二三百萬。不足

以集事。沅帥思以是重朝廷之憂。不敢上請。中堂儻能一與籌畫乎。嵩燾地勢河務。都無考覽。意有所迫。憚焉上陳。不自知其觀縷。

康熙中。命于清端公開下河海口以疏水。時靳文襄公爲河道總督。疏陳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引潮內侵。已而治下河竟無功。是下河不足以洩洪澤湖之水。况重之以河水乎。因中外持論。並以舊河故道已淤。淮水之出清口者。卽開通碎石河。已難爲力。萬不能坐聽春來雨水之漫溢。僅能出此下策。頃聞洪湖加漲。迫不得已。仍開碎石河。不敢望能疏洩洪澤之水。然固勝於出下河也。然及入春桃汛。是否不至汎濫。固所不敢知矣。

### 致曾宮保

前承節。歷北發。入覲京師。適以尊府有宜奉慰者。握筆躊躇。不敢陳達。旋奉鈞緘。則啓節已多日矣。忽聞揚州接奉諭旨。卽時返旆。相與疑訝。會見申報。河南鄭州河決。關繫江淮大局。度必倚公營辦。十餘日來。僅見兩次蠲賑諭旨。不一及河事。心疑朝廷視等黃河北決。委山東數郡聽其決蕩。則恐復有堯時懷山襄陵之患。徑思具疏陳論。頃復奉到諭旨。河決情形。並飭淮徐兩道。分疏支河。引漫水出揚莊。復黃河故道。具見憲謀碩畫。規畫兩淮大勢。舍此更無他法。漢唐千餘年。黃河與濟相出入。河決不越山東之境。至宋而南趨。與淮合。歷元而遂。以全淮受河。而別引淮入洪澤湖。開清口以濟運。自是河決多在開封數百里間。漫地益廣。大勢亦日益南趨。誠憂南匯入江。將至不可施救。竊計此次河災之羨溢。治河之難。百倍往時。堵塞決口。逼河歸故道。其功專。今黃河故道已淤。所決之口。距故道絕遠。其決而北。汎濫直隸山東數百里。入大清河。日久漫口積淤。堵使北趨。正恐未易施功。當遂因其勢導使復故道。是堵口與疏濬故河。一役而兼有二者之工。又值國家艱難之日。經費從何取給。嵩燾所欲陳奏者。三端與宮保所籌。正相符合。而微有引申。凡治河決。先殺水勢。必多開支河。而淮南北皆鹽場地。僅雲梯關入海一道。可以引

流。嵩燾以爲從下游道淮入揚莊。不如從上游多開引河。道河復故道。此當循求賈魯河遺迹。引河出鄭州南。仍由  
蘭儀下游歸舊黃河。其行河徑流。不能遠出賈魯之故蹟。治法亦略相等。黃河大工。煩費爲多。而事勢所逼。不能不  
審量全局。以希數十年之底定。此治河之正義也。自漢治河。嘗博求能知河者。詳考其利病。非能專望之在官者也。  
役夫堡民。或能知之。令更相推舉。湘淮各軍之在防者。發以治河。可得一二萬人。稍省工費。即擇遣偏裨督工。河員  
故習。視隄工爲利藪。惟當以此汰治之。而會南北兩洋大臣董理節制。歷代治河。嘗發旁郡軍校爲之。動至十餘萬  
人。左文襄亦屢用所部營勇開濬河道。其明效也。此一義也。伏讀諭旨。兩次頒發帑金四十萬。賑濟災民。江南諸善  
士亦爭爲之。其用心至勤。然黃河之爲患。與他水旱絕異。爲其一瀉千里。惟所馳突。決口不塞。卽成災之區。一日百  
變。故當以河爲急。而招集被災之民。以工代賑。亦以此次疏濬舊黃河。開通引河。所在皆有工役。不比前時專力堵  
塞一口也。嚴佑之。陳竹坪。諸君。力大願宏。罕能及者。當並使助辦開河各工。令隨所在分別男婦工作賑濟。亦可收  
一舉兩得之效。此一義也。二者又治河之餘義也。嵩燾尤以爲比年水旱頻仍。民窮財殫。所在四民皆失其業。司農  
經國計者。惟務操切苛歛。知有度支一庫而已。不知其他。京師營造方煩。糜費百端。言事諸臣。亦務爲富強之說。潤  
飾太平。增水軍。復制錢。誣罔朝廷。倍增經費。而天亦卽應之以奇變。淮水之壅。爲洪澤湖。原僅可資一時之利。決非  
經久之計。豈能復令黃流漫入。使當道光盛時。竭人力爲之。經費猶可營措也。今更非其時矣。嵩燾以爲宮保當至  
誠惻怛。宣示在事各官。誓心自勵。視漢武臨宣防故事。將軍以下。皆自負土填河。爲民請命。以答天變。迂拙之論。知  
亦無當時宜耳。再重伯自金陵回。言黃流全注安徽。淮。潁。以南。伯寅。叔平。兩尙書。疏請道河流出巢湖。及開灌口。宣  
洩入江。意在稍紓水勢。使不至全力注淮揚。以免裹下河專承其害。河勢泛入安徽。淮。潁。各水。皆爲所奪。其南入澗  
水。亦勢所必至。所急應籌畫者。正在力遏其入江之勢。決無引而道之使急入江之理。且亦不足阻使不入洪澤湖。  
淮揚之難。終不能紓。五代周顯德中。略唐淮南。謀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輿不得渡。因鑿淮城西老鵝河以通其



道由鶴河出山陽瀆以入江。謂之灌口。蓋北神堰以障江入淮。是時黃河故道。猶爲淮水。故可引淮從鶴河出山陽瀆以通江。又意主濟帥。原不計水勢利害。今水道地勢。亦屢有變更。以大勢論之。引淮入江。未爲甚害也。引黃河挾淮以入江。則害不可勝言矣。邗溝一水。何以堪之。其害亦必先及裏下河。此尤不可之甚者也。西洋疏河機器。皆資水爲用。其無水處。用何機器。未能考。竊意此等當求西人之善治水者。一與計議。蘇爾士河到處有刮沙船。歲一周。巡推沙入海。使黃河得此。亦可稍省堵築之力。西人長處。在始煩費。而後一切便利省。開河濬深。萬不能外機器。此亦今時工役之急應講求者也。

## 再致曾宮保

前呈一緘。論河工事宜。想蒙鈞鑒。竊想朝廷當明諭南北兩督。豫東兩撫。及河督。通籌全局。審量地勢高下。工役繁省。或仍道使北流。或引歸舊河故道。先定大計。而後可施堵築之功。河流漫溢山東。本無河道。積久加淤。河身高出平地以丈計。決而南趨。就下之勢。遏塞已難。又並無故道之可復。是直激水而挽使逆行。深慮頒發帑金二百萬。責成堵塞決口。萬無可以收功之理。若議道使北流。必先開一引河。而河流已漫及淮潁。山東引河。勢不能旦夕成。功。遂恐漲入洪澤湖。江南北受害必劇。仍須從決口開一引河。引歸黃河故道。稍殺其入淮之勢。以今日大勢計之。非令南北分疏二河。竟無可以施治。是以用力多而成功才不易也。漢平當言考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其時賈讓三策。以獨地與河爲上策。多穿漕渠。分殺水怒爲中策。繕治故隄爲最下策。而亦不能爲疏濬河身之議。蓋自戰國趙魏及齊。瀕河自保。各爲障蔽。而隄防以興。禹時疏濬之功全失。河身日益增高。隄防隨而加增。是以有激蕩遷徙之患。每徙一口。積久皆淤。卽欲決開一河。工力苦無所施。歷代名臣。多爲濬河之論。而亦終無有能行者。孟子謂水由地中行。黃河一水。積三千年。橫行地上。嵩巖前書尋求賈魯河遺蹟。以

自漢治河。但有堵塞。獨賈魯之疏白茅。以通劉莊村。實爲創舉。追論當日情形。與今事勢正同。其時河決白茅北行。賈魯陳二議。北塞決口。以制橫潰。其功省。疏塞並舉。挽河東行復故道。其功費甚大。丞相托克托隄其後議。因自北茅開通一河。行四百六十四里。至凹里入舊黃河。計四百六十餘里。中因舊水故道疏通之者十之九。別開一河。相接引十之一。謂之生地。生地深約二丈餘。舊水故道不過數尺。生地有事於疏者也。舊河故道仍專用隄防而已。是時河決未久。故道猶可循也。據史所載。至正十一年四月開工。十一月工竣。其工僅七月耳。今河已南決。無力挽使北行。不急引其流。將使挾淮併江。以成滔天之患。殆難爲善後計也。故以事局論之。全局注淮。無從挽救。則窮於勢。國家糜費民窮財殫。則困於力。天時人事之交相厄。極可危之局也。而以時勢論之。往時河決。苦於疏濬之力無所施。今日河決。更苦於堵塞之功無所用。大勢所迫。不能不先籌開決之方。而緩計堵塞之術。蓋用人力以疏河。非神禹莫能爲。而用機器以疏河。西洋能知水性者。皆能任之。其功費亦略相等。而其勢較順。爲功亦足以持久。伏乞宮保博訪西人之能者。一與計議。國家之力。萬不足以勝此。必藉民力以分任之。論者徒曰開捐而已。此用術誘民財者也。非籍民力者也。江南善士嚴佑之。施少卿。陳竹坪等七八人。力籌捐賑十餘年不倦。爲能有堅識定力。不避艱阻。宮保以一紙書召之。與籌商大計。施一方之賑。能救活幾何。黃河之流徙。又非他水旱比也。今日注於此。越日又注而之他。流注無常所。則施賑之力。必有時而窮。宜較量地勢。分段以開引河。因卽以工代賑。約給開工之費。而聽從募捐代賑。仍按照所捐之數。準依河工例。給與獎敘。如此較之河工各員。必能迅速取效。其用費亦必稍有實際。可以少助國家之急。而濟經費之窮。河勢以伏汛爲最劇。自今至明年五月。猶及賈魯治河之期。及今施工。下游用營勇。而於開封蘭儀一帶。開引河以歸舊河故道。卽募被災之民。以工代賑。勤日夜爲之。期使刻期底定。東南大局。庶可無虞。

連奉兩緘。詳論河事。想塵台覽。自度生平。於河務茫如也。又非職司所屬。誠不宜越位遠憂。然於古今運會之所趨。事變之相因而成。與夫國家得失利病之數。頗謂能窺見其大要。竊視近時行政。處處抵窒。事事虛誣。在事者承迎觀望。仰窺朝廷意之所嚮。以求免過。無敢異同。鄭州決口之不能邊塞。人皆知之。而無能建言疏濬。以爲朝廷之意。在堵塞決口而已。經費又苦不給。恐言出而將任過。以大勢言之。河趨而南。直灌洪澤湖。寢成入江之勢。非急開通一河。使水有歸。無從道使入海。卽決口亦必不能堵塞。縱令泛濫入江。終須引使別流歸海。及今爲之。幸而有成。使河身有所歸。爲功甚大。不幸而至泛濫。終須竭數年之力爲之。非能徒以堵塞決口爲義。虛糜國帑。一擲無餘。此鄙心所爲長顧。遠慮。懷憂而不能釋也。河決以來。距今四月。河南七八縣。黃水一過。全注淮潁。安徽漫地。視河南數倍。將來患害所及。尤以江南爲最重。朝廷應先飭南北洋兩督。及東豫兩撫。通籌合辦。急求引河入海之路。目前大勢。尤在江南。乃至議開成子。碎石。二河。亦苦於經費無從籌畫。竟至中輟。疆吏不敢以請。樞府亦並不一籌及之。頒發賑款。調撥帑項。全注河南。竊以爲今日治河之法。但能急籌出路。其撫卹災民。但能以工代賑。而全局所繫。尤在朝廷通籌熟計。合數省官民之力。以圖補救。未宜專持河南支銷經費。挽使逆流。僥倖以求一效。而置大局不問也。日夕引領以望。未聞有通籌全局之善策。鄙心之憂。其何能已。湖南釐捐。較之各省。最爲覈實。但少邨觀察辦理。尤有計畫。以一成二分之支銷。爲部議所持。此數月內。裁併節省。略符部議。因請之中丞。立一定規。以釐捐收數有贏絀。而用款一成不易。俾不至任意高下。亦力求覈實之一義。仍乞台端俯賜鑒別。力持公議。庶使辦事者。不至驚憂畏顧。側足而立。所以保全釐務。爲惠甚大。想亦台端所樂爲主持者也。竊論國家財賦所入。積弊環生。獨釐捐一項。收數爲鉅。弊亦較輕。所用一二十士紳。稽查估勘。錙銖取之民商。其勢非多得數人。不能任一局之事。亦惟人多耳目昭彰。可以杜弊。局員董率之。總局主之。公行乾沒者。數十年無有也。湖南所以優於他省。正以創立章程。多出自賤兄弟。法周意密。流弊爲最少也。各省外局用款。不入報銷。湖南一概列入。一爲部議所持。惟知裁減士紳。以求節省。

人數愈少。收數愈細。亦勢所必至也。十餘年來。御史言事。專注釐務。防侵牟。省費用。章疏至數十上。一二士紳。爲地方效奔走。經營餉糈。月得數金之薪食。此何關國計毫末。而侍御史痛心疾首言之。部臣亦遂据爲要義。至計而湖南報銷。反視他省爲多。天下事顛倒紛紜。一無實際。大率如此。此實心任事者之所尤爲寒心者也。但公以嵩燾爲能。究知其本末。屬爲一言。以冀台端之鑒諒。誠不勝區區禱祝之意。並乞一爲閣相言之。

### 致李傅相

去腊領奉鈞緘。仰窺經國之遠謨。受成於心。無與發明。而後知大臣經緯天地。具有本末。嘗議之與鋪張傅會之。均無當於高深之旨。鄂中新政。稍聞其略。於湘事專主開採煤鐵。購置機器。而急行輪船。鑿通寶慶灘河。以資轉運。又欲兩湖總建書院。依仿廣雅規模。其發揚蹈厲。爲能有豪傑之風。而所行亦實切要便民。獨其爲富強之計。則固未嘗就中外情勢。參稽互證。以辨其緩急輕重之宜也。泰西富強之業。資之民商。而其治國之經。務用其技巧。通致數萬里貨物。徧及南洋諸島嶼。權衡出入之數。期使其國所出之產。銷路多而及遠。其人民趨事興工。日增富實。無有窮困不自存者。國家用其全力護持之。歲計其所需。以爲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於議政院。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維繫。并心一力。以利爲程。所以爲富強者。民商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國大者數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中國官民之氣。隔閼太甚。言富強者。視以爲國家之本計。與百姓無涉。百姓又各懷挾私意。覷其利而侵冒之。其持議論者。又各訟言其不利而阻撓之一聞集股開辦。遠近聞風者。皆得挾一說以起。而與爲難矣。數十年來。舉行礦務。訖無成效。蓋由此也。要之國家大計。必先立其本。其見爲富強之效者。未也。本者何。綱紀、法度、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強。祇益其侵耗而已。賢者於此。固當慎之。湖南山地。本無官業。尺寸皆有主者。果爲利所在。百姓盡能經營。無待官與開採。其開採而復得佳礦。兼須吸水。則必用機器。凡用機器。必西人爲之。國人多

不能盡其法。此時宜廣開西學館。使稍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爲利。庶冀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蓋所用機器。亦須各就地勢。利用何等機器。層累以求。質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卽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爲用。遂恐虛糜無實。卽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其本存焉。而百姓之爲利。與所以求利國家。又自有本末次第。今將盡天下礦產而開通之。如明萬曆時。遣使四出。其利病得失。誠有不同。而爲擾民一也。自公家爲之。徒資煩費。自商人集股爲之。則亦商人之利而已。富強之說。果遂得乎。且以西法爲名。一切務爲泰侈。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爲利多少不能計。而所用常數倍。又不能如泰西人之持久也。山藪自然之利。皆王政所先。漢唐盛時。亦嘗究心於此。其後聽民爲之。如泰西製法之新奇。國家用以興修水利。創置器械。推行之各省。埃民之擇而從焉。可也。不足上煩大府之經畫。抑又有甚異者。輪船之爲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涂公一阻之。卞公再阻之。前歲以中堂傳示。夔帥之意。嵩燾始一任之。聞者皆各欣然。甫一集議。集費至二萬餘。李黼堂以一書阻難。其言絕迂。夔帥不謂然也。嵩燾惡其爲鴉音。急避之。亦以每歲行輪。不過七八月。湖路上下灘水。率深四五尺。水落則一二尺。夏秋水漲。亦或數丈。而末可常恃。內湖行輪。祇能以吃水四五尺爲度。其勢不能運貨。卽人數亦不能多。卽無異議。良亦不樂任此。去臘以朝命。又一議及之。具呈重申前議。在事者猶據李黼堂之言爲定論。力持之。亦不悟行否當察看民情地勢。不能以臆斷也。嘗笑輪船至內湖。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調取輪船。獨不準百姓置造。然且曰。將以順民情也。問何以知民情。所據者。獨一不達時務之李黼堂。豈具呈之數十人。皆非民耶。亦皆非其情耶。五十年辦理洋務。在官所見如此。而謂西法可行。富強可期。殆非所敢知也。內湖輪船。終須開辦。固亦不得阻禁矣。獨惜嵩燾之力。不能任此耳。

## 致李傅相

前奉五月賜緘。以孫本謀日謀北行。帶呈一書。而事局屢變。凡三易書。致所急待上陳者。反更濡延。伏處荒山。見聞疏陋。獨於天時人事。深觀默相。粗能辨知其因革緩急之宜。竊獨以爲中堂創興鐵路。試行之津通數百里。爲深得機要。蓋泰西富強之業。非中國所能驟期也。而固不可不通其義。而引其端。所興造者數百里之地。經費猶可取給也。行旅往來。日無停軌。計尙可得一二釐之息。庶冀遠近知其便利。仿而行之。漸次推廣。泰西鐵路公司。遍及十餘國。皆漸積以成。而行之一段。卽收一段之利。公司皆得爲之。分任其功。而總計其息。所收貨稅。各國自有經理。而鐵路通任之公司。未聞一舉營治數千里。估費數千萬。示期八年。爲此無端厯之計畫者。然且曰。是將以求富強也。烏在其爲富強哉。自取窮困而已矣。數千里之遠。宜開鐵路幾道。車幾輛。添設棧行幾所。均未暇計。北道諸水湍疾。泥沙俱下。水漲則車路盡沒。又浮沙不受杵。按里估費。參差百出。勢難畫一。均所弗論。獨就剏修經費論之。惟借貸洋款爲最可恃。而泰西計息。以六釐爲率。千萬之息。月須六萬。三千萬之數。計息八年。已逾千萬。泰西集役之法。按股品息而已。然在本國。至五六釐已爲厚息。今且未知所收利息幾何。而先坐耗千餘萬之息。從何取贏以求善其後乎。數千里之地。百貨之轉輸。商賈之貿遷。可僂指計也。造端宏大。浮費百出。重以委員薪水之糜費。任事者之中飽。所借洋款。無從籌給。勢將以所修之鐵路。準折之洋人。爲累將至無窮。香帥大言炎炎。讀者爲之心折。嵩燾視其文無一語可爲據。依橫渠論學。分別聞見之知。心性之知。雖聖人何嘗不假聞見。以益其知。而聞見之知。終是隔膜。香帥於聞見之知。粗爲近之。惜其於事理未達者多也。京師士大夫。於津通鐵路。訾議甚力。而於香帥一疏。折而服之。無敢議及者。且勿論其他。四十里之通州。曰密邇神京。庶海橋距京尤近。反不爲通乎。天津通商口岸。漢口之通商。獨無慮乎。見小而忘大。慮近而失遠。人言潰潰如此。良可笑歎。要知其可慮者。固皆無足慮者也。嵩燾所慮者。獨謂國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將謀爲富強之計。所費過鉅。收效尤難。非經國之義也。泰西富強。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機器。恃以利用致遠。則末中之末也。今將習其末而徐探其本。但宜小試。而決不宜大舉。故謂津通鐵路。惟中堂能斷

行之。亦惟中堂能知其妙用。非沿海言洋務者所能辦也。香帥鐵路之議。以三千餘里爲程。籌備經費。勘估道路。事  
前之煩費。已不可勝計。其勢亦決不能行。幸而八年之久。鐵路告成。事變且益繁多。未覩其利而見其害。又可豫計  
而決知其然也。中堂於此。宜熟思審處。未宜傳會成之。陸務觀在蜀。於丈人觀道院。見青城山道人。言爲國家致太  
平。與長生不老。皆不易言。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不待異術。惟謹  
而已。每思此言。而知有宋人才。皆未能見及此。竊論富強者。三代以下。太平之盛軌也。今時風俗頹敝。盜賊肆行。水  
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強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西  
人以通商爲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來。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緩急  
輕重。一責以防剿。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盼間。又懸一富強之名。案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何爲者也。前書  
論吳清卿一疏。自謂有見。而多未達其旨。竊以爲天下大政。總之樞府。樞府得其人。卽萬事理。如不得其人。各以所  
存之志。所處之時。與地。求自靖焉可也。讀海軍衙門奏駁香帥各條。至爲精透。亦見香帥所言之多失實也。如此可  
云。考求西法。而顧未能考求中國之情勢。知其利而不知其所以利。嵩燾以爲輪船電報。必宜通行。鐵路暫必不能  
行。無已。則小試之。徐徐推廣之。庶無大失也。故深以謂香帥此疏。爲亂天下之本。苦京師諸公。尠知此義者。顛倒惶  
惑。議論紛歧。貽誤國家。心竊悼之。曾重伯告知薛叔芸。曾以嵩燾使西記程入告。仰蒙聖人垂詢。頗用爲疑。此書略  
載海道情形。於洋務得失。無所發明。未知叔芸何取於是。徐思之。書中論處置洋務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  
聞。叔芸用是以相啓沃。於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其書進呈與否。於嵩燾無所加損。初議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一  
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爲之。於何金壽一參。一切蠲棄。不復編錄。此卻可惜耳。

## 致霍子玖

自古言經國之計。能盡古今之變。述明哲之規。而不能審量審時事勢。與其才力能行與否。言之愈精。其去事理愈遠。曩讀船山書。闢申韓之道。極論諸葛公不當用此爲治。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羣雄並起爭逐之時。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求自試。辨知其輕重緩急。涉歷二十餘年以來。見諸言事者。毛舉多端。爲綜覈名實之說。而後慨然歎息。慰船山之言。蓋親見萬歷以後。頭會箕歛。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鋼蔽之習。繁刑峻法。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靡。以迄於亂。是以言之痛切。如此。處末流之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百出。日益不可窮詰。於此當益勤求吏治。培養國脈。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力求保國安民。使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也。襲世俗之見。剽竊一二古人之言。目擊時事之日非。立言陳計。謂可稍圖補救。尤君子之所慎也。家居卻掃。不聞時政得失。惟自數年前。廣開言路。窮極釐捐之弊。屢煩詔旨督責。竊獨以爲國家人才之乏。一至於此。良可浩歎。國家經費所入。自初盛時。常留餘。於示寬假。取足以養欲給求。承平日久。侵冒日多。各關課稅及錢糧正供所入。浮收常倍於經制。至有數倍而不止者。通計國家取民之經。惟釐捐侵耗最少。如四川之夔州。江南之五河。委員所得。常一二萬。爲釐差之至優者。然歲收至三四十萬。是猶二十分之一也。其間貪黷虧挪。由督撫用人之失當。豈章程之咎哉。要之釐捐之虧挪。準校經制常入之侵耗。相距甚遠。而收數固爲至多。國家豈患少此歲入二十分之贏餘。以資人之生計。而使各效其力。且釐捐之起。本由乾隆以後。商人營建會館。籌畫公款。取之甚約而不勞。積之甚厚而有繼。自頃軍興。遂用其法以籌餉。實爲歷古未有之創舉。唐劉士安轉運江淮。所任使多求人士有幹能者。史稱其通壅滯。任才能。富國而不勞於民。夫苟以常法行之。所在皆壅滯也。劉士安縮利權。惟在引用士人。廣儲耳目。使遠近之氣常通。是以獲美利而人無厭苦。彼其所職在轉運。猶國家經制也。而不惜煩費以求舉所職。國家終以享其利。釐捐爲軍興以來一時權宜之計。不領於經費。又皆親見其倚辦軍需。收蕩平克復之功。裨益國家甚厚。言事者不知何所忮忌。悉力攻毀之。每下一苛求督責之令。則弊



端日增。而收數亦日減。當事者羣懷苛刻以繩其下。人心懷慄自危。相與粉飾掩護。以求寡過。所在巡丁役夫。橫行而無忌。此區區十餘年。所目悉而心傷者。樞部大臣生長承平之世。積資以至高位。本末得失。宜所不能知。部書利用報銷之名。爲罔利之資。言事者從而助之。將悉人士月得數緡數十緡之薪食。攘而奪之。以求快於心。使天下側足而立。故嘗以謂發此議者。非言官之罪。吾輩不明學術。不達事理。持議論者之罪也。王壬秋博學多能。每與言此。輒爲舉司馬德操之言。儒生俗吏。不達時務。俗吏一時在官者。儒生則君輩也。究其旨。多出於忮忌之私。以爲吾不屑爲此。天下亦安用此曹爲也。甚或因其親戚子弟。營謀未遂。憤嫉而爲此言也。試思以釐捐歸藩司。以保甲歸臬司。以督銷歸鹽道。所省局員薪俸而已。此其支銷皆可數紀。歸併各署。勢將假手書役。其爲侵冒。豈可勝言。自古治天下大計。在急通民情。至於籌餉。下及民商。尤須體重商情。使人信從。而後欺蒙偷漏之弊少。局員專司其事。研求體察。決去壅蔽。猶虞不及。司道大員。職任繁重。日行公牘。已費摒擋。又深居官府。屬吏已罕見其面。奔走給使令者。門役耳。書差耳。會有不便。且至無所控訴。而又使之持籌握算。與商民爭銖銖之利。其勢誠有不便。是自塞其利源也。所傷政體亦實甚。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異。前代州縣。皆有庫儲。如南漕一款。皆存留州縣備用者也。一切主之自官。百姓納課稅。供使役。官民常多隔閡。國朝州縣。多資紳民之力。卽列入祀典壇廟。亦多歸民修理。官民之氣常通。是以深仁厚澤。洽於人心。亦由民氣易以上達故也。釐捐引用士紳。本劉士安成法。良亦國家風會使然。歷觀前代史冊。軍興用煩。爲籌餉之計。設法徵求。多立名目。其法較今釐捐爲煩。而所取亦未必加豐。乃至焦頭爛額。轉徙逃亡。怨咨載道。蓋州縣之橫徵。差役之苛求。壅蔽深而侵牟者多也。釐捐之興三十餘年。大亂已平。相仍不廢。誠由各省有留防之軍。有協撥之餉。不能不資取給。實亦其用法簡便。民商習而安焉。不如前代之擾亂。不可以終日也。設局用一委員。日與商民相見。稽覈既周。交納尤便。所以能去壅滯。良由此也。奈何恡一委員之薪食。假手書役。以益其壅滯。爲此纖蓄之計乎。無已。則并各局裁撤之。不能利國。而猶足以便民。以各保其私利。若仍存釐捐督銷之

名而盡去其實。決知所收遠不能逮今日。徒使商民困於書役。流離耗敝。相與怨咨。以從前代之稗政。其失計也甚矣。至於鹽務之有督銷。尤與釐捐迥異。釐捐局用有常。而收數贏絀不齊。少一支銷。即多一解款。鹽務專以所銷引數爲程。國課在其中。局用雜款亦在其中。取之商人所得之贏餘。隨所銷額引繳納。多銷一引。即多得一引之經費。少銷一引。亦祇能計引完課。不能以所收之經費。填補額課也。是以釐捐督銷局用。同取之商民。而督銷局用。尤與國家經制。毫不相涉。必裁去局員。誰與任督銷之責者。徒爲商人省此經費。商人固不願受也。曾文正公初議招商舉引。票引。嵩燾時爲運司。上言鹽務以引地爲綱領。軍興以來。兩湖引地。由川粵各私占踞。從何收復。今當先爲收復口岸之計。如各府縣城及各市鎮。商賈匯集之所。必有銷鹽肆。多或數十百處。少亦十餘處。督使銷行引鹽。此易辦而知也。但使口岸不能屯積私鹽。即票引可期暢行。而引地自復。惟須所在以一官督之。文正公復書。極以謂然。惟云收復口岸四字。未能見之公牘。當仿其意行之。此督銷局之名所由起也。經設立督銷局。暫行引鹽。無局者皆私鹽也。始終不能外收復口岸一語。而所設局苦少。嵩燾屢言之督銷局總辦。並以開局經費爲慮。不敢多設。通計湖南分局不過十餘。湖北江西各設三四局而已。竊謂司農經國計者。正當責成督銷。不惜小費。加意經理。何以專爲商人惜此經費。以取坐困。今但責以裁局員。減薪水。抑不知此經費果國家經制乎。抑出自銷行額引之商人乎。鹽務國家大利。當細心體察。挈其要領。鼓舞商人爲之。見小惜費。經營一家生計。且猶不足。而可以言國家大計乎。嵩燾任運司一月。時引票尙未舉行。即各場竈並利行私。稍與清理。一月收及三十餘萬。加於盛時額課。故凡國家所恃以理財者。急求擇人而已。未聞朝出一令。夕發一議。束縛辦事者之手足。而能稍有裨益者也。嵩燾自以無才。不敢過求仕宦。去歲一病數月。精力日頹。於人事無所介意。而自初通籍。已歷四朝。身在江湖。而常繫心君國之重。欲以此意上陳。以非職分所及。不敢自貢其愚。同時在事諸君子。又未宜以一隅之見。妄有干瀆。特私以質之閣下。樞府如孫許兩公。及翁尙書。潘尙書。曾侍郎。皆知言者。乞以此說詳陳之。以希萬一之有斡旋補救。其諸在下持

議論者。尤不可不使知此義也。

## 致黎純齋

奉別十年。中間再一通問。雲天曠隔。懷想百端。傾寫無由。閣下兩次持節海東。遺經傳記。搜求古本。討論宏富。大雅闕達。好古多能。莫與倫比。而亦見古籍之流傳。荒棄之中土。而存留海外。足資稽考。蓋有司失其官。而學在四夷。已早發宣尼之歎。伯言目論之士。烏足知之。近所輯刻幾何。幸求惠賜刊本。發皇耳目。通使各國十五六年。誠無多裨益。而搢紳士大夫。紛呶吟嚙。漸以醒寤。議論日平。外人亦日弛其猜防要挾之術。以通情好。此其轉移無形之中。今人不能盡喻也。而獨閣下表章載籍。頌揚贊美。溢於觀聽。比績量功。冠絕一時。嘗論陰陽消長之機。否泰治亂。交互乘除。自古爲然。方始命使時。迫於外人之求請。非國家本懷也。而實中外交涉機之所自開。嵩燾疏庸迂拙。無所知曉。而自西洋肇亂。廣南考求其本末。證以古今事局。又益寢饋三代及周秦以來流極變通之勢。常若有所省悟。下視漢唐二千餘年。苟能推知利病得失之所在。以求安國庇民。必其於聖賢言論與其所以存心有合者也。其亂也反是。故自未通籍以前。卽自信能知洋務。以語諸人。動見詆毀。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自唐以前。史冊所錄。皆諫止用兵。無言戰者。南宋諸君子。獎成此一段議論。哆口揚目。禍人家國。懵然莫知其非。追思構釁之初。宣宗憂勤惕厲。所以戒諭在事諸臣。真所謂聖人之量也。當時諸臣。無能體會。其後天津之役。盈廷譁然。以戰爲名。文宗獨以戰爲非宜。嵩燾時官京師。獲讀諭旨。尤服聖人之仁。竊意其時樞府大臣。稍能諳知洋務。安坐綏定之有餘。而非文宗深謀遠識。處以靜鎮。一時在廷虛橋之氣。延禍生民。尙不知所究竟。此又千百年讀史者所不能明。而小臣於所目擊稍辨知之。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尙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傳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齟齬。不獨區區一

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歎歎。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尙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尙不足以惑衆。使閣下閱歷之深。見理之明。能如今日。亦必有以匡正之。使不至增長其頑悖。於此又見天人感應之機。所伏至微。所發至烈。而在廷紛擾之辨爭。波動風靡。其初峻拒之。其後又眩亂顛倒而爭趨之。僂從僂違。反覆變幻。以此處中外之交。終知無有會同翕伏之望也。抑又聞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血。而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爲君子爲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梭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之者亦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嵩燾不敢一一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沒齒無聞焉已耳。去秋與傅相論鐵路事宜。傅相以爲知言。而謂所見正亦如此。京師皆以是蔽遏傅相。此又以見任事之難。而大臣爲國謀經遠計。攻擊之與鋪張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議論混淆。是非倒亂。終使所事無一能成。如今日鐵路虛糜已甚。亦豈能有成功之望哉。天下之事。眩惑於議論。而終以耗國病民。蓋常有之。得一二辦事之才。誠不易矣。辦事而又能解事之尤難也。

##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

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審知彼我情勢之異。而又有其可以通行者。使緩急輕重之理。先得於吾心。而後可與考求西法。卽以湖南礦產言之。所在皆民業。無官山。湘水以西。由湘潭。湘鄉。以達衡寶。徑西至沅靖。湘水以東。由醴。攸。以達郴。桂。煤鐵各礦。無地無之。礦戶多於西洋。以數十倍計。恰無以

是致富者。亦有虛糜數百千緡。不得礦產。或阻水而止。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經營。不必官爲督率。若徑由官開採。則將強奪民業。煩擾百端。百姓豈能順從。而在官者之煩費。又不知所紀極。爲利無幾。而所損耗必愈多。若仍督民爲之。則亦百姓之利而已。國家何特以爲富強之基乎。中國與西洋情勢相距絕遠。不能悉數。請一言其略。凡礦產愈深愈佳。西洋開礦。常至四五十丈。必藉機器以濟人力之窮。其用無他。用以吸水。用以轉運而已。開礦取土。皆人力也。是以機器有利無弊。用機器愈精。則資人力愈多。此中國之人。相與蔽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中國言地學者。最重山脈。爭執甚堅。而人心之伎刻。百出不窮。士紳有勢力。則伎忌加甚。故凡礦戶自治其私。亦皆習而安之。一聞有集股開辦。萬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傾之而後已。以保全山脈爲言。亦律法所必禁也。士紳既假律法以相難。在工執役者。又相與乘勢侵冒。耗散滋多。一經委員主辦。視爲公家之利。恣意侵蝕。益無所惜。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猜忌誣罔。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人情習於故常。而震於所創見。西洋亦然。而但有能開利源。國家必力助成之。委曲使人共喻。人亦不疑其專利也。獲利既厚。輸稅國家亦常豐。中國不然。其初盡力阻撓。而官不問。及稍得利。羣起而爭爲之。互相侵奪。官亦不問。西洋用以裕民富國。中國爲之。徒滋百姓之矯誣。以壞亂風俗。此又中國之人。相爲臆揣冥行。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西洋爲利如礦務。專主一事。則專任之。舟車行遠。及開設匯行。若古之交子務。曾子務。自國家下及民商。通任之公司。其初各以其力。視都會所在。行之一二百里。推行漸廣。道路漸通。力不足以相攝也。乃置公司領之。國家亦時有所收受。或補所未備。公司通計其資本。相與品息。卽國家錢幣製造出入。一由公司總其成。交互維持。不相疑忌。無書吏之句稽。無工役之侵牟。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眩惑猜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凡此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強同。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歷久而必無弊。則輪船電報是也。往時紳民相與阻難。近十餘年。阻難專在官。然竊見在官來往上下。必以輪船。湘人仕外者亦然。而獨嚴禁紳民製造。然則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

相反。所以仿行西法。以求富強者。未知果何義也。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不一見。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國家磐固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初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爲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數百年來。開通海道。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基已厚矣。而治礦務日益精。五金出產之利。製備器具日益豐。又剋爲汽輪舟車。馳行數萬里。以利轉運。觀天下之利。以爲利。故能富也。中國舟車之利。不出其域中。而又禁百姓使不得有興造。用其錙銖。搜取之財力。強開鐵路於塵沙數千里。無可築基之地。以通南北數府縣之氣。未知其利果安在也。其煩費過多。開通道路過遠。終必不能望有成功。且勿論矣。

## 曾惠敏公紀澤

###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七條 戊寅十二月十九日

(一)紀澤此番所歷海程。與筠仙丈微有不同。筠翁係搭附英國公司輪船。徑至英國。紀澤則搭附法國公司輪船。至法國馬賽登陸。英船經檳榔嶼。而不至西貢。法船泊西貢。而不過檳榔嶼。計自上海展輪。至本月初八日。行抵馬賽。凡四十日。共海程三萬一千七百餘里。其間停泊之埠九處。曰香港。曰西貢。曰新加坡。曰錫蘭島之巴德峽。曰錫蘭島之格崙坡。曰亞丁。曰蘇威士。曰波耳塞。曰拿波里。惟香港。西貢。新加坡。三處。耽閣稍久。得與該處總督。及各國領事等官。往還接待。其餘各埠。停泊不過數時。未及與之酬酢。途次僅於七洲洋。遇颶風。地中海。遇逆風。頗頓難支。同船嘔吐狼藉。不能飲食。紀澤能食不嘔。然亦因難於起坐。如是者兩處。共三晝夜。此外則波平如鏡。略與

江船相等。臘八到馬賽後。卽遣隨行文武先來巴黎。紀澤挈眷於十一日酉正登火輪車。次日巳正馳入法都。十七點鐘而行二千餘里。此爲快車。他車不盡然也。沿途日記。俟兩國覲禮畢後。再行鈔寄。

(一) 紀澤初意。因由法國經過。恐未經接印。不便呈遞國書。故函請筠翁至巴黎交卸。在馬賽接筠翁一函。謂外國公例。以遞國書之日。認爲公使接印與否。彼邦並不過問。若未遞國書。雖業經接印。一切公牘。仍與前使往來。並不照會新任。紀澤一到巴黎。筠翁卽將法股事件交卸清楚。十五日同拜外部尙書瓦定敦。筠翁卽於十六日回英。紀澤於十八日未正。謁法國伯理璽天德。呈遞國書。計拜各國公使。各署官長。非十日不能了妥。面訂新正二日。前赴倫敦。初四接印。再將英股事件交代清楚。至於起支薪俸日期。准貴衙門奏定章程。以到國之日爲始。敝處隨行員弁。應於十二月初九日起支。紀澤於十二月十二日起支。筠翁則須截至明年交卸英股事件之日。乃可停支薪俸。以兼使兩國。兩次交卸。故有此番周折也。

(一) 紀澤曾經奏請於英法兩國。各置二等參贊一員。此次隨同出洋之二等參贊陳遠濟。三等參贊劉翰清。均擬派駐英國。留駐法國之二等參贊。擬以隨同筠翁前來之三等參贊黎庶昌充補。此意曾與堂憲面商。已蒙允諾。商之筠丈。亦頗謂然。除附片具奏。并另備公牘咨達冰案外。仍乞於堂憲前先爲回明。至該參贊薪俸。應自光緒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該員奉委齎送國書底稿。知照外部之日起。按照二等參贊薪俸開支。其原支英國三等參贊薪俸。卽行停止。

(一) 查出使章程。隨帶人員。以三年爲期。年滿奏獎。如有堪留用者。應由接辦大臣酌留。至筠翁隨帶各員弁。現今未屆年滿。除姚彥嘉自願乞歸。不便相強。其餘均在外兩年。辦公尙無貽誤。現擬一體留用。俟年滿之後。再行斟酌去留。

(一) 採辦官書分儲使館一節。曾與堂憲商定。始意都中購書較易。擬全數在京置買。後因價值過昂。僅於外

省所無者擇要購辦。抵滬後。即行文江寧、江蘇、湖北、浙江、調所刊局刻官書。均經各局陸續委員解來。此外更在粵東添購重刊之宏編鉅冊。而價值不甚昂者十數種。以之分存兩國。即已粗具規模。足以備查攷而壯觀瞻矣。在滬派人至粵購買。紀澤過香港時。未據解來。擬託筠翁過粵時代為經理。成此一篲之功。粵中購書用費。當歸入一年期滿報銷冊中。

(一) 隨帶人員。及舊班願留各員。分駐兩國。英股事務較繁。按照筠翁奏定章程。派參贊二員。繙譯四員。隨員四人。法股則參贊一員。繙譯二員。隨員二人。醫官一員。較駐英者稍減。但取足資辦公。原不必定求足額。

(一) 電報便捷可喜。然每發一次。自歐洲達於上海。字僅廿餘。而耗費六七十金。抑亦甚不合算。查西人發報。皆有成句編號者。費省而詞達。真是良法。亟須仿照辦理。紀澤擬於公務之暇。率同松生造編一書。將成語分門編輯。列號備查。書成。則舊用之電信新法等書可廢。亦可收費省詞達之效。就中地名一層。擬用英國字母。以北京口音取字繙譯。書成之後。便可於公牘私函通行不悖。從前各國使臣所繙經歷各處地名。皆以方言土音取字書之。其勢不能盡一。有許多不便處也。

###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二條 己卯正月初九日

(一) 巴黎使館三層。共二十餘間。歲租將近六千金。人數少於倫敦。尙能容榻。倫敦使館三層。共十二間。歲租三千餘金。雖數人共居一室。亦且不夠。現在隨從人員。在館外另租一屋。按禮拜清付租銀。將來費必不貲。若改租大房一所。租價亦必加倍。計所費皆與巴黎相等。其一切鋪陳器具。在西人視為中等。其實已極華麗。一有損壞。即須賠償。又不肯除去器具。專租房屋。且不僅損壞者索賠。初定議時。即令公估估計房屋器具新舊。共有幾分成色。值銀若干。退租時。乃須重估。若顏色稍舊。成色不足。亦須照賠。總之處處盤算租者。以遂其欲。客臘嚴寒。巴黎使館



花木有凍死者。房東并其未萎者一體索賠。開價至數百金之多。至今尙未議妥。似此情形。不過十年房租。即可自置一宅。以每年賠償之款。作爲歲修。應亦寬裕。且自置使館。除飯廳客廳。不得不稍事華美。以壯觀瞻。其餘居屋之內。一切器具。自可概從樸實。卽有損壞。易于添補。現在出使之舉。已成定局。似應立爲久遠之規。省經費而崇體制。莫先于此。前在京時曾言及之。堂憲似頗謂然。惟驟謀建置。經費頗鉅。未審是否易於籌畫。敬乞回明堂憲。示一準則。一處使館約在某數之內。卽可置購。過某數則毋庸議。庶紀澤心有把握。得以從容詢訪。遇有機會。或者可得便宜。若俟臨時再行函商。捷足者已先得矣。或姑置一館。而一處從緩。亦無不可。

(一) 上海設立文報局。筠翁之意。欲令各國歸併一局。以圖節省經費。誠爲良法。然各國出使大臣。意見難齊。各欲得親信之人。以司其事。亦屬恆情。是其勢萬不能強合也。紀澤前復何子峨一緘。鈔稿呈閱。并乞代呈堂憲。要之此事紀澤不執成見。只求文報無阻。不論局之分合。然以勢揆之。必由貴衙門作主。方能定議。不然。道旁築舍。終難有成也。

(一) 筠翁所攜員弁。合紀澤所挈新班。乍看一似人浮於事。然愚意以爲茲時辦理中外交涉事件。以歷練人才爲第一要義。繙譯有用之書。錄報緊要之事次之。若持迂腐之議。不以未雨綢繆爲然。則使臣亦在可裁之列矣。

###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己卯五月十五日

五月朔肅泐一函。計可如時上塵青覽。巴西招工之事。細訪總未明晰。以臆揣之。其待客工。亦不甚公平。殆與祕魯、古巴等處大同小異也。該使適來詢問覆音。故於接奉電音之後。卽輕描淡寫。照覆一文。錄稿呈覽。據紀澤愚蒙之見。如其公使果到中國。不必明言拒其換約。而不宜遽許其招工。如中國不願添此交涉。則拒其招工。亦卽所以疏而遠之。蓋巴西注重在招工一著也。或另設一二難題。使其廢然思返。亦無不可。惟閩粵津滬各口。似宜密諭關

道。接待其船其使。不可不以禮貌。蓋巴西爲美洲最大之國。近來政治蒸蒸日上。英法諸國。亦皆敬而重之。中國可疏之而不可侮之也。法國近年養兵太多。入款不敵出款。是以橫征暴斂。處處皆然。蓋其通商貿易之術。長駕遠馭之局。不逮英國。專恃賦稅以濟國用。故以聚斂爲能事。相習成風。不能變也。西貢口稅繁重。收不如數。則以苛虐之政求之。其勢斷非中國一領事所能挽回。又該處既屬法國轄境。中國公使領事。斷無輕發言論。干與其賦稅政務之理。領事不能爭之於總督。公使亦不能議之於外部也。惟設領事亦有微益三端。該處爲歐亞衝道。中國流寓之民。既逾三十萬人。又有政煩賦重之苦。派一領事以保護之。雖於事未必有濟。然以示英德諸國。謂我中朝於該處貧苦之民。念茲在茲。未嘗棄之如遺也。一也。生聚日多。主客雜處。詞訟爭論。時時有之。除賦稅一端外。其餘零雜之務。得一領事坐鎮。亦可保護商民。免受許多欺陵。二也。法人之虐吾民。以該處流寓偏遠。無所控訴。故得任意而魚肉之。領事目擊情形。文報常通。則殘忍之行。稍有忌憚。三也。鄙意西貢設領事。僅有微益三端。而於口稅之大弊。卻不能有所補救。至所舉堪充領事之人。前函亦已道及。如令紀澤派人。惟有將駐法之參贊黎牧庶昌。撥充斯選。以其深通西洋民情風俗。且秉性和平。不至僨事也。溫宗彥晤談二次。美材也。似嫌略有鋒芒。餘數子皆未謀面。不敢妄置可否。烏石山案。昨辦一牘。照會沙侯。初稿本擬申論教案之迭出。由於教師之無忌憚。由於屢次得志。每出一案。既懲罪犯。又獲賠款。查西洋各國。皆無治罪賠償兩端並舉之例。欲預陳一議。此後中國再遇教案。亦不得再議賠償云云。繼思如此立言。轉恐掛一漏萬。故暫具牘照應前案。而牘尾預著數語。以爲日後商議張本。去歲聞堂憲面談。本衙門曾有照會各國教案章程八條。不審其後覆文若何。是否須趁此時向英法外部再爲申說。原文及覆文。此間均無底案。應否鈔錄寄示。乞代回堂憲酌奪施行。

倫敦致總署總辦 己卯七月十二日

六月二十八日寄上一函。想塵台覽。台灣輪船洋藥一案。昨於七月初五日照會英國外部。另牘咨呈督核。沙侯來文所稱律例大臣意見。蓋係託詞。實則仍係沙侯一人之意。并未商之律例大臣。是以此次答文。并不提律例大臣名目。俟接覆文。再行奉聞。以愚意揣之。此案爭辯。猶未有艾也。粵商李梗光等。籲求設立領事。昨准丹崖來文。歷述摩利駭島原起。及商販出產。意在請設領事。以資彈壓。查阿非利加洲。歸美國管轄之地。頗多。流寓華民。亦必不少。若處處皆請添設領事。不惟經費難籌。亦且無事生擾。英國屬境。皆有豪吏健將。以鎮壓之。吾華領事。不能干預政務。矯強負氣者。將啓口舌之爭。柔懦無能者。適招輕侮之漸。有損無益。不如已也。前據溫宗彥來稟。欲於葛羅巴島添設領事。紀澤卽以此意答之。且小洲孤嶼。與新加坡西貢等處。地當衝道。流寓十數萬人。數十萬人者。情形究竟有間。

### 倫敦致總署總辦 己卯九月初十日

初四日接奉堂憲六月杪鈞諭。並奉寄紀澤前奏法國鑄錢局批摺一封。敬悉種種。臺灣輪船洋藥一案。業經疊次爭論。已成兩不能讓之勢。沙侯此次來文。於貨物字樣。與中國解說不同。堅持前說。但未後有可商議之語。吾輩亦當趁此轉圜。寬其罰款。以了既往。明議章程。以防將來。沙侯既屢行公牘。又引律例大臣之說。以立言。斷不肯忽然認錯。情也。勢也。然在中國。斷無力爭許。久忽然鬆口之理。鄙意此案之參差。中國謂搜獲洋藥。如此之多。卽係貨物與貨單不符。宜照條約。以罰船主。英人謂洋藥從艙面搜獲。與尋常搭客所帶私貨混入行李者無異。祇能將該貨充公。不能更罰船主。此所以彼此爭辯。相持不下也。查各國輪船之例。搭客之行李。及船上所用之器物飲食。本不得謂之貨物。蓋輪船裝載貨物。每以底層爲貨艙。中層爲客艙。船面爲面艙。台灣輪船私帶洋藥。係於中層艙面搜獲。是以星領事傳署使。及外部沙侯等。皆謂船主不得任咎。意以爲非底層大艙所載。不得謂之卡耳果。卡耳果

者。譯言商販之貨也。既不得謂之卡耳果。則與三十七款所載漏報捏投應罰船主者無涉。此英人之意也。吾華現有可以立言者。輪船載貨。雖常在底艙。然亦有分載於中層艙中。與客艙相驛者。或避潮溼霉壞。或因貨多溢出。故分載此層。英人亦有名目。謂之卡頻卡耳果。卡頻者。譯言艙間也。卡頻卡耳果。卻與尋常搭客所帶私貨情形不同。而條約中未及分別細載。此後即擬據此立言。核妥洋文。再與商輪。惟事關海關稅務章程。紀澤處不便遙揣形勢。遽議條規。現具一牘。照會赫總稅司。於輪船中層客艙內之另艙。查出走私貨物。所謂卡頻卡耳果者。應如何設法杜絕之處。妥議專條。稟商堂憲。轉行敵處。以便照會沙侯。紀澤一面與稅務司金登幹。律師赫乾滋等。詳細商酌。以期以前之論。兩無勝負。嗣後之事。有所遵循。愚見於照會沙侯之時。不必言添改條約。但海關偶有無所依據之事。欲得外部一牘。以防日後之流弊。而輔條約字句之所未載耳。

### 巴黎致總署總辦已卯十月二十二日

頃於十七日接奉堂憲八月十九日鈞諭。敬承壹是。絲捐之事。紀澤於晤外部各侍郎時。作為閑談。略敘原委。而於晤瓦定敦時。卻仍不敢驟然提及。其故有三。此事本係法昌洋行。無理取鬧。白羅呢據稟行文。明知中國斷不允許。又不便自鬆前說。故以詢問外部之詞終焉。若由紀澤先向外部論及。恐轉致揚已息之波。一也。瓦尙書深沈而多疑。紀澤若明與辨論。渠必應曰。此事相隔太遠。本部不能深知其詳。俟寄函駐華公使。令其查明見覆云云。其實未必致函。但疑此事必係中國執理不甚圓足。故命駐法公使設計支吾。是吾以堂堂正正之事。而反使人妄生疑惑。二也。法外部斷無干預中國稅餉捐釐之權。若吾中國本可自主。而忽以商之他人。是為示之以弱。將使英法人從此生出無數覬覦之心。三也。紀澤來歐一年。確見西洋彼此交接之道。如此等事。直可付之不理。即有答函。不過曰吾國定章如此。不能因貴大臣之言。遽然更變。深用歉然云云而已。前此南洋沓復。以海塘為詞。已與西洋公牘

稍異。西洋諸外部。如遇此事。渠等并不言明。作何用費。但告以實係公捐公用。并非經手之人私收捐項云爾。蓋指明用作某事。猶恐將來某事或有改章之時。復致嘵瀆。故常以囫圇之詞。悍然而拒絕之。所以豫斷糾纏也。吾華亦宜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二條 己卯十二月初五日

(一) 巴西公使喀拉多。副使穆達。繙譯官法國人微席葉。均經會晤數次。大約今臘。明正啓行赴華。乘坐本國兵船。巡游海上。由印度洋直達香港。計明春二三月間。可抵上海。承堂憲錄示。咨南北洋文稿。定由外間議約。紀澤恐其到中國後。聽信旁人唆聳。不肯輕易就我範圍。是以先期告知。俾臨時不致多費唇舌。茲將來往兩函譯呈台覽。抑紀澤尚有管見。不可不陳。備堂憲探擇者。頃接李相來函。言巴西之能否善待華工。固未可知。要以不與立約。最爲省事。若必纏擾不休。亦維堅拒招工。庶議約之時。或稍就我範圍云云。是該使到華之後。卽議約之事。亦將稍示回翔。以昭鄭重。愚意則以爲招工二字。宜毅然拒之。議約二字。宜慨然許之。蓋紀澤近日細訪巴西情形。其遣使赴華。竟是君臣同心。上下一志。使臣奉其國家之命。赴重洋數萬里。與高采烈。前赴中華。若已至津門。而拒其立約。則其羞辱實甚。斷無不咻咻纏擾之理。倘必俟其纏擾。然後許以立約。竊恐其於招工二字。亦將纏擾不休矣。巴西與中國。夙無往來。使臣初次前往。尙有敬畏之心。文牘語言。恂恂恭謹。似宜推誠待之。俾他國公使領事。無從煽播其間。則將來易於控馭。中國與各國交涉。少一處卽省一處之煩惱。李相所以言能不立約。最爲省事。職此之故。然紀澤既無蘇、張、隨、陸之才。不能於英法之間。游說而阻止之。該使既抵津門。距京咫尺。卽不宜更存拒絕之心。拒絕之。則不僅使臣之恥。乃係巴西通國之恥。而西洋各國。又將羣起而嘲笑之。挑生事端。所關匪輕。故紀澤不敢不剴切言之。不敢以爲非分內之事。而漠然視之也。

(一) 新加坡英輔政司文阻領事給牌一案。冬月初九日。始據胡領事呈報。當即照案議駁。已於前月廿一日咨呈冰案。堂憲垂詢作何歸結一節。紀澤愚見。欲俟胡領事將英國在別埠設立領事發給英商船牌之例。鈔錄章程呈送以後。紀澤可據之以與外部爭論。衙門中亦可據之以與威使辯駁。所謂援彼之盾。在我持理既正。即可堅定不移。如胡領事所抄章程。實與現在辦理情形不同。自當飭該領事相機轉圜。以省口舌。刻下威使如向衙門爭論。似可以業已咨詢出使大臣。未獲答覆之語搪塞之也。

(一) 鈔示朝鮮釋放教士崔鎮勝一案。雖經完結。然紀澤復具一牘。照會法外部。請其轉達教王外部。另牘咨呈督核。貴衙門了此一案。而有三利存焉。高麗爲中國屬邦。令之行而禁之止。足以見聖朝懷柔之德。即可以杜絕他國覬覦之心。異日不至復有琉球之事。其利一也。法人好爭勝。彩佛來西尼新任外部。紀澤取此順成好和之案。具第一次照會以悅之。其利二也。將來再有此等案件。吾更有所藉口。其利三也。

巴黎致總署總辦 庚辰正月十六日

春正四日手肅一緘。不審速到否。印度種煙之事。全歸英官經理。獲利卽厚。惟恐稍失便宜。但下院議紳。多不以官辦爲然。中國議鴉片釐稅之案。無論如何堅執。英之達官。祇能以言語糾纏。斷無因此肇衅之理。蓋英國用籌餉權在下院議紳。紀澤屢向該紳等閑談。探測輿論。必不肯因印度煙事。致失兩國之和。遇有不利於吾華之處。署中儘可放心爭辯也。

巴黎致總署總辦 庚辰正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接正月初三日電示。知紀澤奉派使俄。將崇大臣所定約章。再行商議。展誦之下。惶懼失措。地翁謙和

委婉善結主國之歡。然且不能訂一公平之約。紀澤才不如地翁而承其後。且須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難成。已可逆觀。覆車有轍。欲避何由。刻下函牘未至。不可得詳。不審係由本任兼派赴俄議事。抑係改派出使俄邦。而英、法、另有使臣接手。又不審地翁所定約章。條條均須修改。抑僅摘商一二大端。須俟奉到明文。乃可詳晰奉商。查此事有大難處一端。紀澤身當此任。較他人尤難者一端。民間戶婚田土市肆貿易立一合同。寫一卷據。猶須令受損者先行畫押允許。受益者再行畫押。乃可成事。況兩大國立一條約。豈可冒昧從事。專顧一邊。地翁所定之約。明係中國吃虧。乃不先行奏進。靜候愈旨。而遽請俄皇畫押。未免過於性急。然俄皇亦大國之帝王也。臨朝簽字。批准條約。本國臣民。遠近鄰友。莫不周知。一旦將已押未行之約。廢而不用。從新商議。渠若允我辱孰甚焉。此大難處之一端也。英、俄、兩大相競。猜疑日滋。中俄、交涉事件。稍有不順。俄人則曰。此英國之所唆聳也。紀澤適以駐英使者。前赴俄都。凡有商議之件。主國皆將惶惑。以爲必有先入之言。此紀澤身當此任。較他人尤難之一端也。現在巴黎酬應正繁。紀澤擬於仲春初旬。設筵宴茶會。一請法都官紳。報其禮意。然後移駐倫敦。一了應酬。即可於議紳閒談之際。察探消息。蓋英、俄、相忌既深。相知最稔。采聽既多。或可觸機。稍得策畫。惟中俄、并未決裂。兩國交涉之務。斷不與英國官場明商。此中求利避損之處。紀澤自當格外謹慎。求代回堂憲。可紓廬懷。專使兼使事。局未定。隨從之官。亦須俟接奉函牘後。乃可分派。俄都交涉公事。純用法文。日來稅務司雷洛施告假回法。紀澤擬邀之相助。尙未與商。乞衙門中先告赫總稅司爲感。

倫敦致丁雨生中丞 庚辰二月十五日

二月八日接誦臘八日手書。具審兩肅蕪楠。已塵青覽。日本垂涎台灣。果從琉球入手。公之言中。天下之不幸也。猶冀廊廟之上。及早籌之。無令彼族狡計。遂得盡逞。所謂亡羊補牢。尙不爲遲。吾華清流士大夫。高論唐虞商周。精

粕之遺。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獨無益。實足貽誤事機。挫壯健之軀。以成羸尪之疾。此其咎不全在讀書酸子。亦當事者憚於締構。怯於肩任。有以釀之。紀澤自履歐洲。目覩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豔羨之極。憤懣隨之。然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幾人。祇能向深山窮谷中。一唱三嘆焉耳。連旬心緒尤惡。緣正月二十三日得譯署電報。謂崇地山所訂約章。中外臣工。並謂窒礙難行。派紀澤使俄。再行商議。夫全權大臣與一國帝王面訂之件。忽欲翻異。施之至弱極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順從。况以俄之強大。理所不能折勢。所不能詘者乎。刻下函牘未至。不知其詳。不審所任之事。是否猶可措手。紀澤所懼者。入其境而見輕。直無術以自列於公使之班。無論商議事件之齟齬也。總署有總署意見。京官有京官意見。左帥有左帥意見。俄人有俄人意見。紀澤縱有畫策於無可著棋之局。覓一劫路。其奈意見紛歧。道旁築室。助成者鮮。而促毀者多。蓋不蹈地山覆轍不止也。地山固太怯弱。又半於私家之事。回華太急。近於專擅。與言路以口實。然全權大臣處事。一有不當。卽重譴醜詆。無所不至。嗣後使臣在外者。更何能開口議事。此亦言事者祇觀一面。不顧後難之過也。紀澤有兩事與時賢所論相反者。或論重懲使臣。所以明告俄人。以使者之所訂。非華人之本意。則改之較易。愚見則以爲懲使愈重。則辱俄愈甚。改約愈難。將有求而故激怒之。所求其能獲耶。或論俄多內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爲難。愚見則以爲俄之內亂。緣地瘠民貧。無業亡命者衆也。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征戰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左相以前事得手。遂欲輕爲戎首。蓋亦一隅之見。未嘗統籌全局耳。總之毀約亦非譯署本意。特爲言路所迫。而紀澤適承其累耳。

巴黎致譯署總辦再啓 庚辰二月十五日

再密啓者。俄約業經全權大臣與俄皇面訂。忽欲翻異。施之至弱至小之國。猶未肯帖然順從。况以俄之強大。理所不能折勢。所不能詘。紀澤之往。直無法自列於公使之班。無論商議事件之齟齬也。竊嘗思之。經旬僅得一策。查



泰西各大國遇有爭持不決之案。兩雄並競。將成戰鬥之局。而有一國不欲成爭殺之禍者。可請他國從中評斷事理。所請之國。宜弱小不宜強大。恐其存乘間漁利之心也。宜遠不宜近。恐其於事勢有所牽涉也。既請小國評斷。則兩大國皆當唯命是從。雖以英國之強。而於北花旗爭辯英船阿拉巴馬。幫助南花旗一案。聽命於比利時國。出英金二百萬磅。而無難色。此近事之證也。中國與俄爭辯伊犁一案。無論俄人如何不公。如何欺騙。然使臣既已請其國君畫押矣。再遣使者數輩。亦斷不能挽回。徒助波瀾。徒添痕跡而已。計不如由中國發議。請一西洋小國評定是非。剖斷交易。使因此而原約稍有更改。固屬甚佳。即使小國所斷。仍如原約無所更改。則我之曲從。爲以全公義於天下。非諛于勢也。各國將羣起而頌之。即英國亦不能因我之讓利於俄。而有所覬覦矣。凡有一國請他國評斷。而一國不受評斷者。則不受之國。爲顯悖公論。各國將羣起而非之。俄人必不出此紀澤所慮者。中國不發此論。而俄人先發之耳。所請之小國。如得素與吾華無約者更佳。俄人更無所藉口也。小國之國君。亦非能自判曲直而定交易也。必將延請有名律師。據公法以論理。巡視伊犁。以察局勢。然後判斷焉。律師之費不貲。中俄當任之。然較之用兵之費。所省爲不少矣。此策雖平平。然實俄人之所甚畏。本日已發密電以聞。茲仍詳陳端緒。伏候堂憲採擇。如以爲可。則求一面知照使臣。請某國評斷伊犁一案。一面通飭曉諭官紳士庶。無許事成之後。再有異議。如堂憲不以此策爲然。則請格外祕密。勿令俄人先我而爲之也。

倫敦復譯署各堂 庚辰三月十五日

讀正月初八日鈞諭。并鈔示各件。荷蒙指示詳明。慰勉周至。感激莫名。竊思俄國之佔據伊犁。而許我以交還者。非有怯於中華之勢。亦非迫於公義。務爲高名也。當時蓋直有輕藐吾華之心。不料西北平回之師。遂能如此得手。是以慨然有交還之語。及至我師大功告成。索踐前諾。則又藉此以爲進趨地步。索之愈急。則要挾愈多。卒之還我

者不過一隅。而巖險襟帶之區。仍復據爲己有。復於通商章程。佔我無窮厚利。又多留罅隙。以作後圖。其計亦誠巧矣。俄羅斯爲西洋著名雜霸之國。正與戰國時嬴秦無異。狡獪多端。上下一致。處心積慮。圖佔便宜。崇前大臣所訂之約。當時即使他人處其地位。亦未必遂能勝之。但崇大臣急於求歸。過於欲速。所許似太容易。此吾華士大夫所以不平也。若無崇大臣一段公案。則使者今日於商務界務。償款三事。原可徐徐爭論。務求辯勝方休。取舍之權。未嘗不操之在我。既有前訂之約。今欲悉舉而更張之。而別無以飽其欲。不惟未易就我範圍。抑且難於發端立論。一思有以飽之。則益於彼者。未有不損於我。竊以爲損益之間。惟當權其輕重。俄人於伊犁全境。不肯悉還。其措詞必非強我以割地也。必仍藉兵費以立言。曰五百萬魯布兒。未足以盡償兵費。故於伊犁境內。割留某處某處。以上地准折資財也。又曰五百萬魯布兒。未足以盡償兵費。故於通商政務推廣某事某事。以商販之利。准折資財也。此事縱辦得順遂。大約界務稍有更改。則兵費不能不加。商務係俄人所最重者。必不能全行駁改。若能勸其歸於另案辦理。卽屬萬幸。然此案若不兼議商務。則兵費又不能不加。紀澤雖尙未赴彼都。然以愚意揣之。斷無駁改全約而不加兵費之理。刻下急務。誠如鈞諭所云。能將原定約章專條。置諸不論不議。是爲最妙。惟竊思第二步辦法。與第一步辦法。乃係相因相成一氣聯貫之事。蓋俄人固不肯默然輕廢前約。而不更議新約也。卽使俄人肯將已議之約。作爲罷論。而在我亦有難罷之勢。何也。第一步辦法。將原定約章專條。置諸不論不議。是索還伊犁。亦當置諸不論不議也。中國屯重兵於伊犁邊境。旣不能進。又不能退。界址未定。何以自固。何以持久。此係軍國大政。雖非使者所能與聞。然爭辯之際。若於本國主見。毫無依據。將何由自伸其氣。而暢其說乎。或仍索伊犁全境。而可以酌加兵費。或暫不索伊犁。而以伊犁更換東境舊挖某地。以難之。皆是立言之法。要之使者已至。旣言舊約之不公不妥。則約章必須如何。乃爲公平妥當之處。勢必連類談及。斷無含糊中立之勢。故曰第二步辦法。與第一步辦法。乃係相因相成一氣聯貫之事也。至於俄人接待情形。誠難逆料。然主憂臣辱。夫復何辭。倘彼竟不認作公使。是爲決意失

和。雖百端將就。終歸無益。戰守之備。在廷者自有嘉謨。紀澤何敢妄議。然竊揣西陲一帶。左相手握重兵。取伊犁或猶可期。得手海疆各口。南北洋大臣。亦當能先事網繆。且係通商總匯。彼或有所顧忌。而不敢遽逞。惟逆北萬餘里。處處毗連。而尤以東三省爲重。或者謂俄國鐵道。未出歐洲。轉運東方。殊非易易。且民心不靖。未必能兩道入寇。而紀澤則正恐其盡赦犯法亡命之徒。使其擾我邊境。擄掠卽以充賞。則人自爲戰。而無轉餉之勞。其鋒固未易當也。竊以爲宜卽滿洲之士卒。參以近年來立功各軍之營制。得其人而練之。俾成勁旅。以備不虞。似不僅一時邊徼之謀。或且爲萬世根本之計。願俄人不欲失和。仍能以禮接待使者。則可相其機宜。收得寸則寸之效。事體如此重大。自當隨時奏聞請旨。並緘達尊處。伏求指示。前者奔馳兩國。已覺兢惕不遑。今乃兼使三大邦。謁蹶情形。更可想見。然刻下未敢卸肩者。誠以俄國情形。未可預知。愈急必將愈蹙。留英法。以爲急來緩受之基。於公事不無裨益。蓋公使離境。所關極重。若俄人待客疎慢。紀澤可藉英法公事。時去時來。紆與委蛇。則雖駐俄都而不受欺侮。雖離境而不著痕跡。操縱在我。則機局較爲靈動耳。如將來俄國不能離身。英國不能兼顧。卽當奏請簡派正使。以專責成。至於參贊署理一節。西洋凡於公使他適之時。卽待參贊以署使之禮。誠如鈞諭所云。參贊辦事。有旨與否。無甚出入也。若請旨派署。轉露痕跡。誠恐英法。或疑我有彼此輕重之分。必致又費唇舌。未審鈞意以爲如何。前由稅務司匯到使俄經費銀五萬兩。業經收到。然已抽提少許。撥充英法使費之用矣。本月杪。英國官場進退定局。中國使署又當請一茶會。以答此邦士紳之意。一俟國書頒到。卽當起程赴俄。屆時再當電聞。以慰塵系。

倫敦致總署總辦 庚辰三月十五日

頃閱鈔示各件。內所稱崇前大臣寄到伊犁分界圖說。此間尙未得見。其圖說既從俄國兵部圖譯出。部位當無甚差謬。可否頒寄以備稽考。又堂憲電答地山星使。言分界宜照舊圖紅線。亦未審係指何項舊圖而言。按西域地

名譯言各別。最易混淆。稱謂不同。卽不難指鹿爲馬。惟憑精本輿圖。畫以界限。尙覺稍有把握。查左相函稱。伊犁大城與阿克蘇南北相望。俄圖則伊犁稍偏於西。紀澤徧查俄英德奧各本輿圖。伊犁皆較阿克蘇偏東一度左右。中國輿圖。則陽湖李氏及鄂刻兩本。均偏東三度有奇。並無伊犁西偏。及或與阿克蘇南北相望之說。喀什噶爾。則各圖皆在烏什西南。并無混列於西之說。未審左相據何圖爲準。而云然也。又謂俄圖不若中國之確。緣其不能依照中國以南北極出地爲準。而又不明地學準望之法。所以方位時有誤會云云。愚意西人繪中國輿圖。略其所詳。而詳其所略。誠所不免。至於方位遠近。山之枝幹。水之曲折。則西人之精詳。實非華圖所及。蓋測北極出地之高下。所以定緯度之南北。而經度不與焉。經度所以分東西。則非晝測日。午夜測中星。而細推其差度。不可得而定也。至其循人行路徑。測其曲折。概以三角法推之。千里萬里。無或差忒。蓋大小總成三角形。同一比例。卽所謂準望之法也。中國測望之法。所憑者僅一指南鍼。不知電極之南北。并非天元之真南北。又不講求里差歲差之理。竊以爲輿地之學。西精於中。不啻倍蓰。左相當代偉人。奈何猶未化此成見。俄人甚欲藉伊犁以開衅。而奪我緊要海口。似不可不早慮及。堂憲賜函。提及全權便宜行事字樣。紀澤前接電報。所夙夜惴惴者。正恐膺此虛名。蓋西洋通例。亦無全權公使。遂可獨行獨斷之說。仍須事事商承本國公議。故頭等二等名目雖不同。而實際本無異也。惟訂一新約。國主必先問全權字樣。紀澤自揣。實無遂訂新約之才。卽使俄人將來就我範圍。亦擬請其遣使入華。然後訂約。非紀澤敢於規避也。俄人專尙詭詐。縱使許我廢棄舊約。商定新章。又安保其臨定議之時。不有翻覆。旣定議之後。不有翻覆乎。權位稍輕。則責任亦輕。或猶紀澤之一幸也。

### 倫敦致總署總辦 庚辰三月二十九日

約分界通商二事。吾華均屬吃虧。然就二者之中。亦須權其輕重。查西洋各國訂約之例。分爲二種。一曰長守

不渝之約。一曰隨時修改之約。長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兩全。此有所益。則彼有所損。是以訂約之際。其慎其難。隨時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損益。不可逆觀。或開辦乃見端倪。或久辦乃分利弊。或兩有所益。或互有損益。或偏有所損。或兩有所損。是以訂約之時。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俄約經崇前大臣商訂。雖吾華顯受虧損。然如覆水瀉地。勢難全收。朝廷既不欲輕開釁端。而遣使保全和局。從容商議。則亦須開一轉圜之路。俾彼邦不至惱羞變怒。乃爲佳耳。若分界通商。條條皆須爭回。無論紀澤無此才力。即使主議諸公。自持旄節。恐未必得手應心。無論吾華獨力鎮禦。不足以懾之。即西洋各國。合從以助我。猶不足以銷俄人之倔強也。竊謂分界既爲永定之局。自宜以百折不回之力爭之。通商既屬按期修改之約。似宜權宜允許。而采用李相立法。用人之說。以補救之。紀澤接奉寄諭。啓程時復奏。擬以此意入告。敢先以奉聞。

倫敦致總署總辦 庚辰四月十九日

三月二十九日肅泐一函。舉左都事秉隆充新加坡領事。附論俄事二紙。計可如期達覽。使俄國書敕書。已於四月初五日由輪船公司交來。弟初擬恭奉國書。卽星速啓程赴俄。嗣於三月二十六日。接奉堂憲二月三日鈞函。擬將約章各條。分別可准不可准。及應商三端。酌議辦法。奏請聖明裁定。再行函寄。囑紀澤預爲布置。整理行裝。及一切事宜。屆時再赴彼都云云。紀澤是以展緩行期。靜候函牘。近來英國朝會甚多。官紳酬應亦頗忙繁。而衙門所寄奏定條約。准駁之章。至今尙未遞到。不審月杪。能接收否。屆時倫敦緊要應酬。恰已完畢。便可趕緊前去矣。頃具奏敬陳管見一摺。卽係前函密商之意。語雖稍嫌質直。然事關大局。不忍不言。固知局外諸公。必有大相詬病者。然亦不遑恤也。紀澤之奏。稍蒙聖明採擇。續議約章。准駁之條。與已寄來者。微有變通。乞先以電報賜示。或所議未邀俞旨。亦懇由電告知。若紀澤所議本與現寄之議章不甚相悖。則無須商榷矣。

倫敦致總署總辦 庚辰五月十八日

法人之謀據安南。俄與倭之覬覦高麗。幸因意見不齊。議論不一。譬諸築室道謀。不潰於成。西洋新報。雖常有驚人語。捉影捕風。未足據信。惟蘊蓄久者。其發必烈。異日事端之起。慮有突如其來之勢。使人猝不及防。琉球即前車之鑒也。我朝綏馭屬國。平時無所取利。遇有事故。則不惜內地之力。安輯而保字之。此如天如日之德。所以度越前古也。顧自西洋通商以來。吾華交涉強鄰之務。逐漸增多。屬邦附庸之被侵侮者。尤爲常有之事。我國家既守寬仁博大之成法。於朝貢效順之國。未嘗奪其自主之權。彼之軍國內政。從不牽掣而遙制之。至於救災恤患。又復無可譴諉。揆之事勢。可謂千古之至難者矣。英人或謂中國宜諷高麗通使於英。合華英之力。以保護朝鮮。則東海可以長靖者。英人忌俄特甚。惟恐其得志於東海。此說蓋自便其私。非真爲吾華謀也。然通使之說。或有微益於我。或俄、倭之事未露。而英人反先致損於我。或高麗通使於英。於華事兩無損益。計堂憲必已深思而熟籌之。安南之事。紀澤過法都時。擬即據外間風聞。一探佛來西尼聲口。西洋各國公使。常有據謠傳未定之說。豫詢外部者。紀澤當相機措詞。格外加慎。不令生出風波而已。俄人日派兵船東行。雖係恫喝之計。然求尊處切囑邊庭大帥。宜嚴戒士卒。毋許挑生衅端。兩國戰事未成。若和局幸得保全。則俄人派船添兵。修鐵路。設電線諸務。皆其私設之備。私耗之費也。西塞一與交綏。即使旋發旋收。彼必將所用諸款。盡欲取償於我。紀澤之所晝夜憂慮者。竊恐使者方議事於俄廷。而邊軍前敵已挑釁於疆場。一矢一石。可生出無窮之患。諸公在都。聞見較確。細察此層。果可慮否。

巴黎致總署總辦 庚辰六月十二日

初九日肅泐一函。附錄與格相俄使先後面談節略。計可如期達覽。奉堂憲四月初六日鈞函。敬聆一一。現在巴

黎靜候衙門覆電。計五六日間。當可就道赴俄。到俄立據之說。此間亦有所聞。竊以爲此層雖係入境首先相難之一端。然似尙可用正論折之。蓋使臣無論頭等二等。均無可以故違其國家之意。而專擅自使者。訂約必候批准。自是天經地義。彼族如面詰紀澤事權如何。當以直捷之詞。明告之曰。從前倭布兩位大臣。有何等事權。在中國辦事。吾現今事權。亦正與之相同。使者所力爭之處。中國國家容或有酌予通融之時。至於國家所堅執未允之說。則使者絲毫不能通融。但可據貴國國家之意。轉詢朝廷耳。如此立言。似尙光明正大。若其糾纏不已。即可以此意。具函復之。卽名之爲立據。亦無礙也。西洋狀師不甚可靠。赫德謂其遷地弗良。亦係實情。兩生中丞所謂延訂狀師者。蓋觀烏石山案之成效也。愚見以爲中國通商各口。遇有華洋交涉案件。各執一辭。爭論不休。自可延請狀師。按照西律評斷曲直。今俄事約章業經奏奉諭旨。交王大臣閱看覆核。意見相同。名正言順。無須藉助於狀師。且事體如此重大。俄人如此倔強。亦非一狀師之言所能折服。凡兩國爭論。各不相下。西洋有另請一國之君。延請狀師。援據公法。從中評斷者。紀澤曾以此說電達衙門。旋奉覆電以爲不可。紀澤更熟思之。亦覺難於妥協。蓋狀師者古之法家。公法者出於刑律。雖有無數專家編輯成書。然弱國持以自保。而強國時時犯焉。中國自有成法。與西洋各國刑律不同。而陸鄰綏遠之道。亦未必與公法處處符合。今日據公法以責人。則他日西洋各國。凡有可以取利於吾華者。皆曲援公法之說。以相瀆擾。勢將辯難蜂起。步步荆棘。是目前未必真獲公法律師之益。而日後之流弊。有不可勝言者。俄人若詘於公論。猶講情理。則衙門所持之理。本屬公平正直。足以折之而有餘。如其肆意要求。全不論理。則雖請包圍之君。專延律師評斷。彼亦將悍然不顧。我之私延律師。何能爲力。何能措詞。事有弊而無利。似不如其已也。出使經費。前與金登幹論及。由電匯撥。虧折太多。不若改用匯票。此間所收經費。既未存店生息。則無須屯集鉅款。不如按季或按月匯撥。庶上海之湊解較易。使署之儲備無虞。此紀澤愚蒙之見。商之金登幹而未訂定。故未及奉聞者也。本年經費。已蒙衙門飭撥整數。前議可作緩圖。下屆飭撥經費之法。可否求衙門就近與赫德妥商。或仍

照舊章。聚總電匯。或改用匯票。按月或按季解寄。均候裁奪。鄙意電匯止可於需款甚急之時。偶一行之。至於源源接濟之款。不值如此暗耗多金。滬關劉道。則以爲票匯不如電匯之穩。其言亦不爲無見耳。

■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庚辰七月初四日

紀澤到俄第三日。卽遣馬格里往見駐俄英使德佛楞。德云。中國使者初到。外部吉爾斯等。必以厲色相待。無須介意。久之總可轉圜。俄人所注重者邊界要案數件。必須速辦以平其心。而顯中國和好之意。一也。崇罪必須赦免。且須斟酌措詞。如云姑赦斬罪。仍俟新使辦事得手。乃予真赦。則俄之怒更不可解。二也。先派頭等公使。俄人常以夸人。今派二等公使。較爲減色。三也。此皆吉爾斯親對余言。既未囑余祕之。余故可以告君。以余觀之。末一條不關緊要。前二條則甚吃重。歸告會侯。其留意安排。應答之語可也。日意格見駐俄法使商西言。不如英使之詳。而說崇星使事則亦懇切。紀澤於是連發三電。二十八摘報英法使語。二十九摘報外部情况。月朔求速辦邊塞各案。想堂憲見電。必斟酌賜覆。半月內外。可以全到。屆時若值開端論事。紀澤稍有把握矣。

■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庚辰七月二十四日

本月初四日肅函。附錄與俄外部吉爾斯等問答節略。計可呈覽。外部此次催詢修改各事。其勢若迫不及待。紀澤本擬將尊處議改各案。和盤托出。繼思發端伊始。似以渾括大意爲宜。觀其口氣如何。再爲逐條分晰。庶操縱在我。不虞扞格。特囑日意格。慶常。參議法文節略六款。并就洋譯漢。各繕具一分。於十九日送去。其中有照原議駁改者。如第一款。伊犁須交還全境。第二款。塔喀。兩界仍照舊址。第四款。領事祇添嘉峪關一處。第六款。關外各處不宜概行免稅是也。有照原議允准者。如第三款之嘉峪通商。尼科行走。第四款嘉峪設領事。哈古巴指定一處留貨。是



也。以上准駁。關繫最大。確不可易。故立言不嫌其決絕。有原議未曾議及。而此次必須添敘者。前約割留伊犁西邊及帖克斯川一帶。俄人本以安插伊犁遷籍之民爲詞。此次索還伊犁全境。俄必復申前說。是以援照第四款俄民遷回之意。豫與商議安插之法。以塞其口。至本屬俄民與伊犁遷籍之民辦法。如應稍示區別。當俟商訂條目時。再行細議。有照原議議駁。而措詞小異者。如塔喀兩界雖曰照舊。倘實有不便宜。各派員勘定。而仍抱定彼此互讓立論。以示持平。第四款領事雖祇許嘉峪關一處。而更參以日後商務繁多。再商添設。使之不至絕望。其實彼之分界。祇圖趁時要挾。若彼此大臣臨境商訂。是將難商一事。作爲另案辦理。操縱仍在我矣。領事非通商口岸。不准設再商之說。亦屬空談。不過語氣委婉。聞者易受。有原議准駁兩歧。仍遵駁意。而措詞稍活者。如添約十四條。哈巴古等城。指定一處。照張家口辦理。與十二條關外西路各城貿易。均不納稅。兩議似屬不符。蓋三城地方。均係關外西路。既曰不納稅矣。何又謂照張家口辦理乎。日前已發電奉詢。未接復示。不敢擅斷。謹遵駁意第六款內。言明關外各處貿易。不納稅勢難全准云云。渾涵其詞。預留日後轉圜地步。有原議駁改。而此次暫未吐露者。如第三條之伊民已入俄籍。不准入界爲商一層。俄之難允。姑不具論。彼既稱俄民矣。則曾爲伊民與否。邊界官何從詰之。是徒添爭辯。而似無益於實際也。此數語能刪固妙。否則仍當電商求允。十條之由台站行走。發寄物件一節。電詢候復。姑從緩議。第一條之領事官與地方官互用信函。考法文本作公文。并非信函字樣。擬商令照各國通例辦理。章程二條之天山南北貿易。不聲明照被逃之法辦理。并罰貨入官字樣。八條之貨主不知情。分別罰辦各語。統俟將來真得逐條訂約時。再行隨時商辦。始覺輕而易舉。故於節略末段。載明其餘小處。應俟大端商有頭緒。再議。有照原議駁改。而辦法稍異者。如第三條伊犁居民遷籍。於接收伊犁以前。詢明。特恐俄人從中唆聳。必致紛紛求去。多生枝節。故改爲接收伊犁以後。且收地以得民爲重。似不必拘以年限。迫之使去。第四條伊犁俄人產業。概行給價入官。屆時恐有煩重難行之病。特添敘售於中國之民。或發給公平價值入官。其未售以前。仍照中國人民納稅。以免其特

符滋弊。有原議通融允許。而此次仍未露出者。第四條。俄人爲產業所累。不能遷回。應歸中國管轄。作爲中國人民。此條有傷領事官之權利。不惟俄人難允。西洋各國皆將爭之。查西洋各國。多有不許他國民人在其國置產者。是以此次照會。將原議通融允許留管產業一層刪去。俄人雖亦將爭之。然吾之執理甚長。可以徧告西洋各國。而無慚也。有未照原議明駁。而隱寓駁意者。凡設領事處。始有行棧。旣無領事。則行棧之不許設。自不待言。日後定約時。再爲添設。似不嫌突。嘉峪關旣爲通商口岸。則西安、漢中。便屬內地。節略第六款。以過界當照各國總例辦理一語。限制之。非特彼欲往西、漢、等處。須在該關正子並交之後。方可照舊約領單前往。卽章程第七條。由張家口赴內地。銷售一節。亦必不能行。此外原議所駁專條。行船至伯都訥一節。張侍讀謂舊約旣載中、俄、兩國行船。明爲專指共管之地而言。論約洵爲得聞。紀澤以爲虛言其理。猶不若實徵其地。試問松花江左岸。何嘗爲俄國屬地。是愛璉定約時。明明將混同江。誤稱爲松花江也。顧在我欲辨其訛。而解之使悟。在彼正樂其訛。而佯爲不知。聞往歲伯都訥之議。布策尙以爲未足。蓋以舊約松花江行船。本無限制。崇星使訂立專條。尙聲明起首開辦字樣。爲日後推廣張本。經此番議駁後。直將愛璉舊約之訛。一律更正。從前猶可不服攔阻。此後尙復何所說。因此齟齬。恐他事亦相持不下。鄙意擬留爲後圖。倘伊犁全交。他事亦尙順手。則可告以此事應由兩國派員。至彼勘明屬地。江名再商辦法。此次約內暫置勿論。以省爭執。又兩國奉行約章。總以蓋印畫押之件爲憑。查愛璉定約時。祇有滿文、蒙文、俄文。而并無漢文。不知刻本漢文。係從何文譯出。若以刊行俄文論之。詢之繙譯教習。夏干據稱。文內祇有松、噶、里、准、俄、國、行、船、字、樣。實并無松花江左岸爲俄人屬地。及准許中俄兩國行船字樣。紀澤又不知刻本俄文。是否真照原定之俄文繕寫。此地實無從懸揣。現在我若援刻本漢文爲證。彼卽援刻本俄文爲憑。各執一詞。萬難定議。因思愛璉定約時。在咸豐八年。其原定之滿蒙俄各文正本。必存理藩院。可否由尊處行取原本文字。各行照譯漢文一分。互相核對。是否原文錯誤。抑係被人捏造。不難水落石出。至准給之盧布爾五百萬元。所以不提者。以備彼詰問。伯都

訥議駁何以不早提及時。即將專條二事。一允一駁。援以相抵。總之在我無論如何打算。究屬一面辦法。事之可商與否。必須俟其覆文到日。方有把握。此邦純尙譎詐。畢竟無從捉摸。而紀澤之無識無才。亦可概見矣。

###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庚辰十二月十五日

來俄遂已半載。賓主詰難數十萬言。前此都是虛擲景光。枉勞唇舌。布策陰柔狡狠。本有入水不濡。近火不熱。神通。紀澤於理喻情動操術兩窮之時。輒赴外部一申吾說。而外部尙書格爾斯。既隨扈遠在黑海。署尙書熱梅尼。於大端必須稟承俄皇格相之詔令。小事不如布策之精熟。以是爭辯雖繁。漫無實際。朝允商改。夕復游移。紀澤於事亟時。幸未輕與放鬆。事緩亦無須急。然加緊。故自抵俄至今。尙無前後語言不符之弊。公務雖極磨難。而未至遽遭輕侮者。獨賴此耳。邇來俄皇回都。頗不欲以淺淺之故。驟墮兩國數百年之交好。以和平了結。責成格相。連旬商議。乃稍稍就我範圍。伊犁雖未全還。然得伊南烏宗烏山。帖克斯川。莫薩山口諸要隘。則伊犁拱宸諸城。足以自守。且與喀什噶爾之阿克蘇諸城。得以通行無阻矣。塔爾巴哈台之界。雖未允竟。照明將軍之約。然兩國各派大臣。於明崇兩界之中。酌量勘定。則不失爲得半之道。且既以清辦哈薩克事爲名。如分界大臣。因應得法。似亦可以藉清邊患。爲一勞永逸計也。喀什噶爾照現管之界。派員勘定。則出入利害。權在勘定之員。紀澤未履該處。與其據一紙之圖說。定山川之名。異日不免生出阻難。似猶不如暫不遙斷。一以聽之分界大臣爲得計也。商務則天山南北兩路貿易。均不納稅。改爲暫不納稅。他日尙有指望。領事除嘉峪關外。僅許添設吐爾番一員。嘉峪關通商。至關而止。俄貨雖照天津約有運入內地之利。而貨幫牲畜人衆。不至有暢行內地。奪我商利。暨驚動平民之弊。松花江行船事。徑廢專條。置之不議。凡此數大端。皆與衙門疊電所囑相符。業將前接外部照會節略條款。於冬月二十七日。摘錄電陳。乞奏示遵。并於本月初二日。照錄全稿。咨呈冰案。計奉覆電約在二十前後。如別無添爭之件。則上元前後。可

以定約畫押。俄商至嘉峪關。貨幫不復闌入之說。格相布策雖已滿口應諾。而不肯寫入條約章程之中。紀澤尙不甚放心。寫約時當再與一爭。至松花江之事。愚意本欲許至三姓。且說定入界百里。照章納稅。既可免一二年間復生爭論。且使東邊商務不致復吃暗中侵入。全失稅利之虧。廷議動言中國不重商政。不圖稅利。故總以徑廢專條爲主。紀澤又何敢自逞私臆。而擅爲通融乎。惟有恪遵衙門電示辦理而已。至崇約中有小事須更改。及字句未妥協者。繕寫約章定議之時。當再與布策委婉商之。能改與否。事未可必要之。須就有益於我無損於俄者立言。乃不得謂之添爭之件。庶幾易於成事耳。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辛巳正月二十一日

客臘既望。肅泐一函。計可如期塵覽。改訂俄約章程條款。自大端各條奉電旨俞允之後。弟趁俄皇允寫新約之機。更與格相布使逐日商辦。格相甚爽直。然諸事未曾細意推敲。不能不倚恃布使。布使陰重不洩。其所不願。則又諉之格相。以是斷斷久而未定。直至初九日。始將漢法文商妥。又候外部定製紙張。本日始行送來。刻下分繕正副約章各冊。從官甚爲忙迫。頗有因勞致疾者。近有電報調駐英之蕭隨員來俄。幫同繕寫。庶可不致遲誤。所有臘底正初續行爭得各條。已於十一日電達署中矣。本日具奏繙譯等員。遵照部議查明請獎一摺。另牘咨呈冰案。并備奏事處咨文一件。印花一紙。到京時。懇費清神。代備安摺如式封固。轉遞爲禱。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

本月二十一日。肅泐一函。計可如時到京。改訂俄國條約章程專條。卞倫單繕寫正本一冊。及業經蓋印畫押之副本一冊。并遵電旨。派令筱村觀察齋至京師。呈請衙門進呈御覽。筱村至滬。或須憩息數日。謹先將條約章程。卡

倫單專條。分繕清摺四扣。逐條簽註。先行馳遞。敬候裁奪。本日具奏改訂條約章程一摺。恭繳電旨。全權駐俄駐法二等參贊官。均留署任。一片。另牘鈔稿。咨呈冰案。并循例備咨文印花。到京時。懇費清神。代備安摺。如式封固。轉遞爲禱。又密陳辦事艱難一摺。名爲密疏。卽未便由公牘咨呈。已自備安摺封固。并備奏事處咨文。懇煩諸兄一同代爲轉遞。另鈔密疏稿附呈察閱。

###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辛巳七月初一日

(一) 香港設立領事。尙能辦到。誠如堂憲所云。於香港華民實多裨益。現擬趁交犯一案。就便發端。商之格相。至於將來設立之時。儘可由粵中大吏派委節制。呼應較靈。其經費是否於使英項下開支。聽候衙門裁奪。如仍用出使經費。宜在粵中就近劃扣。不必由英轉匯。致多周折也。

(一) 澳門情形。誠如振帥原函所云。與香港之付爲英屬者不同。未便設立領事。但振帥欲令駐港領事兼辦一層。愚意亦尙不謂然。蓋葡人之於澳門。雖儼然據爲己有。然微不足於中者。則以租住之名尙存耳。聞前此立而未換之約。葡人開列多款。其本意專在澳門設立領事一條。賴當時洞燭其奸。未經允准。若忽令駐港領事兼理。彼遂將借香港領事之名。引爲澳門領事之據。蓋西洋視兼辦人員。與本任毫無區別也。查澳門本有縣丞等官。特以職任較卑。遂同虛設。以不妨做上海租界之例。設立官職較崇之委員。并令督同縣丞辦理交涉事件。庶幾可圖補救。此層係紀澤懸擬之策。是否有弊。亦不可知。總之駐港領事兼管澳事。竊以爲斷不可行耳。

(一) 洋藥稅釐並徵一案。查西洋稅則。本係各國自主之權。又凡不急之物。非民生所必不可少者。莫不倍徵其稅。此英稅之所以於煙酒兩項獨重也。洋藥爲害之烈。我華以重稅困之。本屬名正言順。威使自知理絀。故日肆延宕。然我能示以一定數目。百折不回。彼亦無如我何。李相來函言能爭至百金卽足。刻下威使八十之數。既狡展

回翔而不肯增。則吾華百金準數。亦自不宜遽然說出。紀澤擬抱定各堂問答節略所說百一十金之數。堅持不改。此事係印度部尙書專政。而其樞紐又全在印度總督。外部既無權以主持之。卽斷不肯與紀澤誠心商議。且彼撇開原議大臣。而忽就我範圍。揆之情勢。亦無此辦法。然紀澤於晤談時。自當細察情形。相機立論。將吾華加稅所以禁烟之意。痛快說出也。其洋貨免釐。及新希蘭兩案。亦當與之談及。新希蘭之案。顯係專據一面之詞。但事已如此。恐不能更有妥善辦法。爲七人伸冤雪恨矣。

巴黎再致總署總辦 辛巳閏七月初四日

前論法與越南之事。稱紅江爲瀾滄江之下游。頃與松生談及。松生言瀾滄直抵西貢。而後入海。則紅江由東京入海者。必非瀾滄。其說大是。弟此次未攜漢字輿圖來俄。俄署又無圖籍可查。憶雲南元江。普洱。諸水匯流以入於海者。下游似名富良江。未知是否。江之名稱。雖無關於事實。然恐衙門見弟函。指瀾滄爲紅江。生出疑團。趕作茲函。以明弟之誤記。懇代回堂憲。并語同事諸君爲感。

巴黎致總署總辦 辛巳八月初一日

紀澤自俄回法。路經德國愛森地境。便道至克虜伯礮局一觀製造。每入一廠。燒紅金鐵之塊。大如室屋。積而成山。銷鎔金鐵之汁。流如泉澗。瀦而成淵。蒸爍片時。汗流眼赤。出則寒風砭骨。密雨侵膚。如是屢次。屢凍。加以勞乏。孱軀不禁遂致病困。二十一日到巴黎。強自掙扎。至外部與桑迪里一談越南之事。歸而委頓床榻。數日不能坐立。昨日乃稍痊可。猶未屏醫藥也。法之圖越。蓄謀已久。斷非口舌所能挽救。吾華海防水師。漸有起色。如撥派數艘。移近南服。使敵人所顧忌。或可不至於剝膚噬臍之悔。法人內攝於德。又丟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斷不敢與我輕開釁。

端。吾華自翻改俄約之後。聲威較前日增。似是一好機會。此事全恃南北洋閩粵諸公。齊心協力。奮發有爲。紀澤未曾聽得各省準主意真消息。措詞總難得勢。茲將問答節略。鈔寄台覽。照會屢繕屢改。至今未畢。事端重大。法文字句之間。不敢不格外審慎。而才識之薄劣。亦可於此徵矣。

■ 巴黎致總署總辦 辛巳八月初八日

本月朔率泐數行。計達台覽。初六日晤尙書桑迪里。談論頗久。直告之曰。中國視安南較之琉球。尤爲緊要。琉球尙有海洋之隔。所以力爭而保護之者。憫其小弱而慘遭滅亡。天朝以大義責日本。卽以行吾字小之仁而已。非有形勢利害之說。存乎其間也。安南則邊界毗接。痛癢相關。中國保護該國之心。直與保護內地省分無異。中法和好多年。商務茂盛。彼此親切。萬不可因此事生出意見。桑云。法國但願越南遵守甲戌之約。并非多求進步。紀澤答以此等大事。辦至結局。往往有非始謀時所能逆料者。法國此時并非多求進步。中國亦能諒之。但恐日後爲事勢所迫。有不能不謀進步之一日。是以中國預爲言明。法越甲戌之約。中國本不能認。若法國之志。僅欲與越南通商。不求進步。則越南私立之約。中國猶可勉強優容。不欲阻法國已有之權利。致損法國之顏面也。如法國得寸思尺。使中國爲難。則是辜負中國保全友誼之苦心矣。桑力言法必格外留心。不與中國爲難。數日後卽當具牘照覆申明。此意等語。且俟照會到日。再行奉聞。

■ 巴黎致總署總辦籌越事七條 辛巳十月二十四日

法人覬覦越南已久。越南危亡。非中國之福。中國不宜稍存畛域之心。越南不宜自外生成之德。必須聲氣相通。謀猷不紊。乃得輔車唇齒之益。紀澤思致書越南國王。旣恐體制不妥。卑亢失宜。又因未得堂憲指授機宜。或致措

詞失當。茲將鄙意所及。臚陳於後。是否可由衙門飭諭該國王之處。求密回堂憲。斟酌行之。

(一) 越南除例遣貢使之外。宜專派精通漢文明白事體大員。長住京師。聽候分示。轉報該國。

(一) 越南係中國屬國。例不得擅遣使臣。駐紮他邦。然該國如派一精通漢文明白事體之員。帶同法文繙譯官一人。前來西洋。作為敝處隨員。亦可常探西洋消息。報其國家。

(一) 法人自以法越前立之約。語弊甚多。官紳私議。常欲脅之以兵。另立一約。即其近來辦理丟尼斯國事務之成法也。乞諭越南。切不可與法人輕立新約。

(一) 法人常以約中許在紅江開埠通商。而至今尚未舉辦。以為口實。按法越之約。中國可以不認。越南不能不認。宜勸越南慨然將紅江開埠通商。而不可引法國條約為言。可明告西洋各國。言現遵中國之命。將紅江開設通商埠頭。允與西洋各國貿易。各國得此消息。既服中國之能調停。又見我與越南情無隔閡。可省無數窺伺之心。

(一) 法人常以紅江多盜為言。無論盜之真偽。越南宜以除盜自任。力不足則求助於中國。查法越之約。越南有事。越王乞法人助以兵力。法人不得推諉。然并未言越南不得乞助於他國。亦未言不得乞助於中國。亦未言越南未經乞助法國。法即可徑派兵助之也。

(一) 法越條約。西洋各國并未認之。如別國人與法人在越南爭論。歸法國駐紮大臣審判。及別國人在越南犯事。解歸法國西貢地方辦理。此各國斷不能允者。一條不允。則全約如廢也。

(一) 越南宜嚴束士民。勿予法人以口實。致成開衅之由。殺人焚屋等事。皆無益而有害者也。

###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壬午九月二十一日

捧誦另箋。詢及洋務之要端。謂必知彼之所長。我之所短。然後辦理不至孟浪。至哉言乎。茲三語者。即是普天下



辦洋務之圭臬。南鍼。再貢千言萬句。亦不能出此範圍矣。承藉餘蔭。渥被皇仁。初登仕版。卽越數萬里而遠使敵廷。自問備員而已。實不得謂之通知洋務。上年改訂俄約。收地未全。內疚方深。都門士大夫以爲稍能補苴前約之綻漏。不復苛責。來書亦引爲弟功。過垂獎借。讀之益增媿耳。又遽許弟爲識途之馬。而下問焉。愈覺皇然無以爲對。去歲答王祭酒二函。管蠡之見。頗書一二。錄稿奉上。不審有當尊意否。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爲禽獸。皆非也。以勢較之。如中國已能自強。則可似漢唐之馭匈奴。西域吐蕃。回紇。若尙未能自強。則直如春秋戰國之晉楚齊秦。鼎峙而相角。度長而挈大耳。彼諸邦者。咸自命爲禮義教化之國。平心而論。亦誠與島夷社番。苗獠獠獠。情勢判然。又安可因其禮義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禮義教化。雖有不同。然事之不在情理中者。則雖僻在數萬里外之國。亦不能徑行而無滯。弟愚以爲辦洋務。并非別有奧窔。遇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爲威力所詘。理有不足。則見機退讓。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陵遠人。可許者開口卽許。不可許者終始不移。庶交涉之際。稍有把握。夫彼此風俗既異。刑律亦殊。兩國官紳。辯論情理。誠未必纖悉必合。然在位者。若肯細詢彼風俗。刑律。所以致異之源。亦不難詳論婉商。折衷一是也。各省難辦之案。常因民教不和。若能撇去邀譽於紳民。陽遵條約。暗拒教士之成見。專論其事之有理無理。不問其人之是教非教。則棘手之事。亦當漸少。惟西人之赴華者。較少安分守禮之徒。工商教士之嗜利者。無足論已。卽洋官亦往往昌言於衆曰。處東方之人。不厭譎僞。去詐用誠。難以成事。編爲口訣。轉相授受。此必有前人已行之陳迹。足以召悔而來訕者。思之喟然。初出洋時。寫日記寄譯署。不知滬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奉一冊以供一笑。使俄之役。有問答節略。已陳之芻狗。不足復觀。倘我公亦欲閱之。下次當承命奉上。

巴黎稟復九叔父 壬午十月初四日

捧讀七月十六、二十八、八月初八、三次賜諭。敬審精神勝常。全眷清吉。至深慶慰。法人屠甫夷。卽姪前此寄呈鈔案全冊。去臘復奏摺中。所述之商人堵布益也。當時運銅虧本。實有其事。法人之圖越。該商與其黨實德惠之。蓋法爲民主之國。商民勢大。政府權輕。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之。政府所不願行。一商一民。足以搖惑衆心而脅制之。此近年法國政府之所以屢次換人也。姪之難處亦在乎此。蓋一傳衆咻。一暴十寒。而能有成者鮮矣。前宰相佛來西尼。因姪屢次爭辯。又見吾華備兵派艦。并非徒託空言。是以其氣甚餒。已將拖宕茲事。不復與辦。未幾而法人嫌其巽懦。遂易他相。巽懦雖非專指越事。然今相杜克來。鑒於佛相之覆轍。事事改從剛勁。勇往一路。越南之患。仍未已也。杜相於姪面談。則含糊答應。於姪文牘。則延閣不覆。計此事殊非口舌所能奏功。奈何。余佐卿乃不永年。可憐可惜。聞松生病。痼久不愈。亦殊可憂。吾湘近年屢喪有才之少年。不獨吾家家運不佳。卽省運亦減色。姪初九日擬赴倫敦。若外部與威使一時不能議及鴉片稅事。則小住旬許。仍當回法耳。

倫敦覆李丹崖星使 壬午十月十七日

頃奉十三日惠函。敬承一一。鎮遠鐵艦出塢。紀澤以來英之故。未克躬襄典儀。深爲悵歎。囑遣參贊隨員隨侍台旌。極所欣願。唯湘浦商農均已來英。康侯不能離法。是參贊均難分身。弟擬派繙譯官聯興、子振。隨員謝先任智卿。屆時前往。以副德意。但不審以何日趕到尊署。乃爲合宜。乞示知。如蒙囑琴齋參使。率書數語。就近告之康侯。尤省轉折。

倫敦致劉康侯太守 同日

中國鐵甲船告成。兄處相隔咫尺。不能遣人前往。茲將復丹崖星使函稿寄弟一閱。望告知子振、智卿。如丹崖

有函約定確期。即可如期赴德也。

### 巴黎致總署總辦 壬午十月二十七日

本月初九日由法赴英。疊詣外部。晤尙書伯爵葛蘭斐爾。侍郎龐斯弗德。又威妥瑪公使。亦來使署晤談數次。紀澤於洋藥稅釐並徵之說。時時隱約涉及。尙未作爲公事正言辨論。茲將是晚所談節略譯漢錄呈台閱。第二卡後釐金抽多抽少。任中國官自主。英人更不過問。較之威使索我卡單釐章者。稍似近情。但微窺其意。英廷既不問內地釐金。則海關除正稅之外。祇能略加釐稅。而厥數不能過多。究竟在我必須加至若干。乞衙門於接閱紀澤此函後。再賜一電。確切見示。刻下英國議院已散。葛相回鄉。大約西歷年內無可商議。紀澤已於昨日回駐巴黎。靜候英廷消息。且候衙門電示。如兩月之內。卽有商議之局。紀澤當摘此函要語。由電請示耳。

### 巴黎致總署總辦 壬午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月望接奉堂憲九月二十日鈞函。并鈔示增訂各口稅務司、副稅務司、寶星等第。及指示丹崖所詢三端。自當遵照作爲定章。并遵諭函達李星使。以備西人問答。繙譯法文寶星章程。現由巴黎書局排印八百本。除由紀澤分送英、法、俄、各國外部。暨駐美、德、日本。各出使大臣外。其餘大批四百本。由繙譯官聯興乞假回京之便。齎呈衙門察收。以備通行。吉林交涉三案。於俄官賄縱匪犯之事。已按照原文摘錄一牘。照會俄國外部。俟譯就法文後。再行咨呈鑒核。其俄官酷虐華民一案。紀澤原擬具牘辯論。然查西洋各國章程。凡民寄居某國。卽歸某國律法刑章辦理。至其與中國、日本。及與各回部相交。則西人犯法。必由領事官按西法懲辦。不歸地方官管轄。此係交涉之變例。爲歐美兩洲各國之所無。檢查續增條約第八款。雖有各辦各國之人一語。然上文指明領事官與地方官云云。則仍

係在中國地方犯事可知。各條約中似未載有華人寄居俄國屬地者。彼此各辦各民之條。然則西人在華犯事。歸領事官懲辦。而華民在西國屬地犯事者。不能歸華官懲辦。俄國亦與英、法、德、各國相同也。吳京卿文稱。卽有俱用俄國律。不用中國律。是儼然以華民之在俄界者。卽爲俄國之民。情節關係最重等語。誠爲至論。然各國齊心。藉條約爲言。以與中國爲難。明知其未爲公允。然其勢似難驟改。紀澤懷此疑團。是以遲回未遽具牘。不審衙門中會否。據吳京卿所陳。照會布使。該使答覆如何。統求賜示。若敝處必須具牘辯論。俟奉衙門示覆。再行照會該國外部。至於剖驗一層。係不常有之事。查西洋定章。凡因疾身故。無論富紳男婦。必由死者家屬赴巡捕衙門報明。飭派官醫來驗。詢明延何人診治。驗明醫方。飭傳原醫具結存案。然後殮埋。其必須剖驗者。蓋謀害受傷及服毒等案。未曾延醫診治者也。至剖驗死者以考究病源。非死者遺囑捐捨其體。非與屍親議明。則斷無強剖之理。

巴黎覆重伯 壬午十二月二十二日

陳姑丈來。帶到手書及近作詩稿。甚慰遠懷。姪之穎敏。得諸天授。學吾詩。乃是取法乎下。宜取漢魏唐宋名作。研誦而步趨之。方可有成。勉旃。吾意欲汝兄弟奉母居鄉。四叔祖父亦深韙之。旣一時未能見從。望吾姪專從斂抑。韜晦上用功。則居城與居鄉。尙非必爭之條。慎擇交游。愛惜物力。勿使少年盛氣。勿管他人閒事。良言盡此四語。惟姪姿稟過人。必能領悟也。姑丈談及省城諸友。有愛汝聰明者。亦有譏汝狂者。夫狂與聰明。實相表裏。狂非惡字也。但須分清界限。自恥不若人。而孜孜求進。凡古今有聲有光之事。皆視爲吾所能。爲無私毫畏難之心者。狂也。自恃人莫已若。而悻悻自好。好諛惡直。隱善揚惡。責人則嚴。自責則恕。此之謂妄。非真狂也。姪必不至蹈此諸弊。因論狂字而分疏之。

巴黎覆郭筠仙丈 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

松生來帶交十月十日手書。敬承一一。泰和之變。聞潭廡亦有耗失。念甚。該店爲公務牽率。非存心倒騙者比。從容騰挪。當仍有恢復之望。法人陰懷吞併越南之心。陽藉通商紅江爲詞。若吾華將開通富良通商各國之舉。毅然引爲己任。可以收越南之權。延各國之譽。而奪法人之口。實且猛虎臨門。拒之不可。投一羊以鬥衆虎。未必非策之中者。紀澤持此論久矣。大疏批卻導。敷陳剴切。敬佩敬佩。不審果呈遞奉旨否。佐卿短命。殊非意料所及。丈意欲紀澤爲其家購置薄產。誼無可諉。惟此時置產之事。尙無安局。不願先寄金去。隨時破費耳。

森比德堡再致越南王 癸未五月初八日

再啓者。奉誦雅什。所以垂望於紀澤者良殷。且欣且懼。貴邦久列屏翰。誼若一家。紀澤恭膺簡命。出使遐方。凡此交涉之端。皆紀澤應盡之職。雖然。今日之事。有非可僅以口舌爲功者。願爲貴國王一詳陳之。法蘭西之心存覬覦也。匪伊朝夕。謀國之臣。經商之客。未嘗一日忘之。然而猶遲遲至於今日者。則以其國內而君民兩黨交訐。外與德、意、奧、三國不和。時虞強鄰之窺伺。勞師襲遠。力有未遑。近乃存行險僥倖之心。希冀毋庸多費兵餉。可底於成。商人以是聳其執政。執政以是愚其議紳。然而一二有識之士。未嘗不於議院顯斥其非。無如利令智昏。實繁有徒。故欲罷而未能也。此時而出以含容。彼俗必且益肆其志。雖使者之脣焦舌敝。恐未易言挽回。惟有經武整軍。凜然有不可犯之勢。彼或心懷震疊。潛遏亂萌。然後由使者與之和平商議。庶幾其有濟耳。且夫兵者實事也。虛聲恫喝。益長其驕。所宜外示和平。內存准備。使彼暗窺事勢。相喻則不言。則不必血刃。而其氣自沮矣。近聞貴國王頗欲與各國通商。此誠釜底抽薪之計。所宜實力推行。抑紀澤更有慮者。此次法使東行。必攜帶約章。強請貴國王畫諾。一經應允。後患何可勝言。惟當正辭拒絕。明告以須稟命天朝。此事關係匪輕。務宜再三審慎。聞貴邦使臣已達天津。廟堂之上。必有經畫。靜以俟之可也。

倫敦覆左中堂 癸未五月二十九日

四月二十一日在俄國木司姑城。奉讀二月二十五日賜書。敬承一一電綫之事。誤在與北公司訂議時。待之過優。優於北而刻於東。是爲厚俄而薄英。策旣未善。理亦欠圓。紀澤爭之。非左袒東司也。欲藉東司之來。稍收北司之權利耳。至烟稅與電綫。本判然兩事。絕不爲謀。烟稅印度部主之。電綫外部主之。百兩之議。印度部尙書與印度總督。堅持不允。外部徇紀澤之請。而與印度部力爭。而後允我。此紀澤密探而知者。李相前函。志在百兩。譯署函亦有百一十兩。如不可得。百兩不可再少之語。是英廷現許之數。已爲合龍。然紀澤尙未宣露。希冀體中堂之意。尙可增多。察印度部聲口。頗不易爭。威使以毫昏勒休。於此事無復商榷之權。紀澤於內地免釐。未議免折箱零賣之稅。若威使有權。此層亦辦不到。夫洋藥內地抽釐。輕重之權在我。今議畫一併徵。數雖較增。然變爲板滯之局。異日有無流弊。未易豫言。姪欲留折商零賣抽稅一層。以補苴於萬一。亦不知將來辦理。果能有實際否。李相與法相特力古議越南之事。聞尙未有頭緒。此案每下愈况。始終誤於三字。曰柔。曰忍。曰讓。吾華早示剛嚴。則法人必不敢輕於舉發。旣屢下越城。而有倖心。又自喪其良將。而有怒心。則法人雖欲縮手而不能。吾華兵力不足禦敵。旣無把握。則雖欲不讓而不得。紀澤不見禮於敵廷久矣。一腔憤血。何處可洒。刻下無他技能。惟向英法紳民及新報館。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張我之聲威。冀以搖惑法紳。傾其執政。政府如換新人。商事或當稍易。所謂無聊之極思也。無才稍弭此患。而望藉敵廷之內訌。以乘機了事。又豈能有把握者。

巴黎致總署總辦 癸未六月十七日

四月初四日。僑裝奉寄一函。初五日馳往俄國。致賀俄君升冕。往返奔馳四旬之久。所有關係三國緊要公事。均

隨時由電奉聞。緊要新報。亦隨時加封寄遞。計可如期上塵青覽。越南之事。自法使特力古與李相商議無成。李相赴津之後。情形又稍不同。惟紀澤之不見禮於法廷。則依然如故。中國意見。既已疊次向彼陳明。近日未接衙門電諭。並無新授要語。前往商論。沙梅拉庫前往議院。詆毀紀澤。言語過肆。若紀澤無事往商。而猶循平日拜謁之虛文。則可謂頑鈍無恥。辱身即以辱國。且忍辱往晤。仍不見答。是於公事無益。徒示弱耳。公使示弱。則敵愾益驕。執政益有詞以欺議院。近旬紀澤所以未往外部。職此之故。本擬前往英倫。專辦洋藥稅釐併徵之案。又恐南徵軍事。或有瞬息之變。勢須趕緊前來。故尙遲回未去。懸揣事勢。刻下河內一帶。江水盛漲。仲秋以前。法軍殆無能爲。紀澤俟接一確音。即可暫赴英耳。賤軀前患怔忡。在木司姑調治稍愈。五月杪又復大發。近日每晨起。輒咯血數口。血雖不多。頗形委頓。方事之殷。不敢乞假。然自愧無養氣之功。誠恐法人再加凌辱。則病必增劇。而不可救藥矣。

### 巴黎再致總署總辦 癸未六月十七日

敬再啓者。法國勒當新報館。與政府沆瀣一氣者也。該報館所刻東京輿圖。紀澤購得兩種。一種大而詳。然南至清化省而止。北圻尙未全畫。一種小而密。南至越都富春省而止。越南境域仍未全畫。合兩種而參觀之。於彼間形勢。及法人意嚮。可以得其梗概矣。謹將大而詳之一種。就紀澤所知之華字地名。以紅筆寫出。省會較之中國安南人所畫之圖。部位、方向、河道。似稍明確。寄呈六分。請以四分存署。以備擇要分寄。及查考指授之方。其二分乞分寄北洋大臣察收。至小而密之一種。僅可備參觀。故未多寄。

### 巴黎覆郭 癸未七月初九日

孫 豐 鈺

兩甥

自甥母去世以來。屢欲致書一詢兩甥景况。每一興念。感觸萬端。無從說起。輒復韜筆而止。頃得順甥手書。如獲

珍寶喜極而悲。又聞甥體氣日益壯實。尤慰所懷。甥母阨窮半生。齋志而沒。幸有佳兒如吾甥者。見天道之尤可徵也。來函不獨文筆清暢。而論事亦秩然有理。窺豹一斑。異日必爲有體有用之材。繩祖武而慰先靈。事當不遠。企子望之。世家子弟。穎敏過人者。易蹈二病。曰傲。曰惰。然亦惟其穎敏者。爲能戒此二字。甥年雖幼。識解已如成人。二字在所必無。阿舅遠在數萬里之外。無以爲贈。則仍舉謙勤二字。以相勗勉。庶幾粹然美質。不至爲甘言泛譽者所累耳。余血氣漸衰。眠食尙好。寓中長幼次第順平。公務不甚如意。法蘭西欲吞併越南。蓄謀已久。余爲未雨之綢繆。亦四年於茲矣。始也樞廷譯署諸公。暨合肥相國。均於鄙說不甚措意。事已發動。而後圖之。未免遲晚。其間李相又爲法使寶星所騙。遂致不可收拾。現已成相持之勢。能否免成戰禍。竟未可知。余終日焦灼。百事稍廢。甥索我書。書本不佳。此時尤乏興趣。稍緩當有所寄。望將賢昆仲別號寫來。以便書款。令祖大人尊前久未上書。率爾操觚。不得端緒。望於上侍時爲我恭候起居。外寄電報一冊。近年辦法越一案。略具線索於其中。請轉呈賜閱。此冊極須慎密。切不可輕畀外人。一二好友觀之。猶可傳鈔。則斷不可。

倫敦覆陳俊臣中丞 甲申正月二十二日

敬再啓者。法越之事。雖強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機。我誠危矣。彼亦未嘗不危。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甚畏也。越國鄙遠。以爭地於數萬里之外。謂之不危得乎。十餘年前。麥西哥之役。即彼國前車之鑒也。今彼所冀倖者。謂我器械不備。訓練不精。必無再接再厲之力。故欲輕於一試。將以戰艦十餘艘。土客兵萬餘人。遂霸東方。我若爲彼所懼。遽如其願。豈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讓卽了也。各國之垂涎於他處者。勢將接踵而起。何以禦之。內亂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况英俄諸強國乎。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憤歎。



## 倫敦覆邵筱村同日

再惠函及致康侯之書。論越事。切中肯綮。謂吾華處處落後。尤爲洞見癥結。三年以前。兄卽深抱杞憂。屢次曉曉。計當時賢士大夫。必嗤笑紀澤如莊生。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者。豈知事到臨時。乃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中人西人。多言李傅相爲主和之黨。紀澤爲主戰之黨。弟深知我。必能辨其隱微。夫主戰與主和。語雖不同意。豈有異。若早採主戰之言。斷不至有戰禍。正坐持重太久。而今日之戰禍。乃難免矣。兄曾告譯署。言法之財力。不能發兵二萬人東行。今法土客兵在越者。已有萬五千人。論者必謂兄言之不驗。不知陸續增添。以解騎虎之厄。與一鼓作氣同時調發者。情形本甚不同。拮据借債。竭蹶增兵。法人已甚悔此舉。而其勢已不可中止。曷使吾華早示夏日之威。俾知炎酷之下。必不可以釀酒者。則斷不至費米耗麪。以成今日之醋也。兄知事勢日迫。然仍欲和平了事。故北寧之有官兵。許久不敢明言。最後譯署通咨之牘。雷厲風行。兄乃電詢北寧有官兵可。否明告法國。譯署復電囑明告之。且囑添山西字樣。此可見譯署之主剛。更甚於紀澤矣。惟山西旣破。不聞朝旨命撤使署。使各國疑譯署通咨之牘。紀澤明告官兵所駐之牘。不足據信。又使法人疑攻北寧與攻山西無異。此則愚見不同之處。然亦不敢自是也。

## 倫敦覆李香嚴 甲申二月二十三日

新春兩奉手書。知客歲所寄函件。遞達無誤。法越一案。弟雖屢進曲突徙薪之策。然內審國勢。外度敵情。實未敢徼倖生事。存孤注一擲之心。傳聞異詞。乃有李主和曾主戰之說。夫紀澤所謂備戰者。特欲吾華實籌戰備。示以形勢。令彼族知難而退。卽使終歸無濟。而法人辦理此事。尙有寸寸節節阻難之勢。則他國之生心於吾華屬國屬地。

者。不至接踵而起。此區區之苦衷也。至於不欲啓釁之心。未始不與合肥同也。惜備戰稍遲。法人增兵略地。獲利已多。譬諸騎虎。勢難復下。吾華以懼戰過甚。及釀成不得不戰之勢。此可爲太息者也。索觀錫印函牘。年來以議論之不見信。空談之無補。三緘吾口。力戒多言。豫論因應。人皆視爲妄誕。事到臨頭。又知追咎之無益。不如其默也。前寄電稿。略具辦事之線索。茲將續印者寄上。他無所有。非祕亦非嬾也。

倫敦稟九叔父 甲申閏五月二十三日

自巴黎來英。意興惡劣。手顫難於作字。久未寄稟。他事之廢弛。更可知矣。吾華兵力不足。議和亦是正辦。惟所議之和約。姪愚未敢以爲是耳。姪去年所爭於法廷者。誠難如願而償。法廷所許於姪者。何難令其如言而踐。吾華聞法不索兵費。遂將全越讓之。且云中國南界。亦由法人保護。後患何可勝言。夫兵費之說。本不合理。我若不認此理。法人可於新報中稍露其意。而不敢具牘明索。緣各國之所不睦也。今既於條約中明認其理。於是生出諒山一波。復有索兵費之議焉。受騙至此。可勝浩歎。姪於公事。則一腔憤血。寢饋難安。至於私情。則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姪留巴黎。而吾華訂此條約。姪亦無可如何。而數年豪氣。一朝喪盡矣。將姪調開。乃訂此約。姪之志願雖未遂。姪之體面仍存。中國議論則不可知。若西洋各國。則尙無議姪者。此李相之見愛處也。

倫敦再覆許竹筠星使 甲申九月二十一日

再鐵艦之未回華。未始非福。吾華所少者。駕駛之將。訓練之兵。鐵艦運到。勢不能不抽他艦之熟手。令學駕駛。則新舊艦皆用生手。名爲添艦而實減也。且利器所駐。敵所專注。勢不能不撥他艦他兵以守之。如緊要之城。而有疎失。國體攸關。故鐵艦之未去。承辦者稍受其累。而非吾華之不幸也。我兄奉查驗之旨。責任甚重。能於陳季同、金楷

里之外。別有我兄攜帶心腹之人。深通船廠之奧窈否。陳金二人。弟未嘗確知有何劣蹟。然查事之人。不宜用辦事之人。高明所洞鑒。無埃弟之醜縷也。查船以出洋駕駛爲要。未知德國守局外之例。有所阻難否。如不出海。似宜將目前未能驗試情形。先行電奏。若僅於海口駐泊之處點驗一次。似未可遽允接管。叨在夙契。遂貢芻言。務乞秘之。

### 倫敦再致張香濤制軍 乙酉七月初四日

敬再啓者。洋藥稅釐併徵一案。延宕累年。訖未就緒。紀澤接辦。又將二載。今春始爭得一百一十兩之數。遵旨於六月初七日與英廷畫押定議。七月初一日拜發正摺。將條約專條奏請批准。其中措辭。均爲以後宣露地步。故用公牘鈔稿咨達典籤。另具密摺詳敘歷年商議辦理情形。謹鈔底稿附函密呈台鑒。不另具牘。此案昔年左相疏請每箱加稅百五十兩。當時若撇開威妥瑪。聯絡禁烟會紳。與英廷晝夜磨難。縱不能得百五十兩。然尙可不止百一十兩。既鬆口而復爭。則即此百一十兩。亦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矣。閩粵各口洋藥釐金。有九十餘兩。八十餘兩者。此約訂後。較前轉爲減收。未免棘手。然統大局言之。總以畫一併徵。嚴防偷漏爲是。丈謂何如。紀澤七年遠役。媿無寸功。虎尾春冰。日增恐懼。幸前月十六接譯署電示。朝廷已簡放劉芝田方伯爲出使英俄大臣。接紀澤之任。年內必可釋茲重負。內渡鷹輪。道出珠江。或可藉聆教益。何幸如之。

### 倫敦致李傅相 乙酉七月初七日

現准英國印度部尙書佉乞爾繕具節略一通。由該部侍郎柏勒恩遞交紀澤。節略中係論開通印度與西藏通商之事。英國朝廷即欲遣使由印度前赴西藏。係天朝屬地。是以先行遣派印度督署參贊官兼印度樞密院使馬科蓄。作爲特辦此事之公使。徑赴京師與衙門商議。以表英廷之睦誼。明認中國之主權。馬公使擬於即日啓程東

去。仰慕德輝。擬先至天津晉謁崇階。再行赴京議事。伏望中堂推誠款接。並求於譯署代爲先容。不勝感荷。

倫敦再致李傅相乙酉七月初九日

初七日肅奉一函。計呈鈞覽。英人欲開通印度與西藏通商之事。其經始在百餘年前。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先與英國印度總督瓦楞黑師丁之使者博格爾言曰。英廷還我布丹之地。謝。又遣足下來。此議使印度與我藏中通商。甚善。然此事非我所能自主。今請足下回印度。由水路赴廣東候命。我當面奏大皇帝。求召足下入京。共議商務云云。其後班禪入奏。有旨召英使入京。會班禪額爾德尼出痘沒於京。英使博格爾染瘴沒於粵。是以未及起議。而當時駐藏大臣。頗咎班禪不應交通英使。迨印度復遣使坦訥爾入藏。藏方待之遂不甚親密矣。英人記載如此。當非全無所據。今英廷復興前議。印度部尙書佉乞爾志在必行。議遣使復由印度入藏。然因兩藏爲中華屬地。故先遣使馬科蓄入京商議。馬科蓄爲印度總督之參贊。兼充印度樞密院使者也。竊思西洋各大國。近者專以侵奪中華屬國爲事。而以非真屬國爲詞。蓋中國之於屬國。不問其國內之政。不問其境外之交。本與西洋各國之待屬國迥然不同。西藏與蒙古同乃中國之屬地。非屬國也。然我之管轄西藏。較之西洋之約束屬國者。猶爲寬焉。西洋於該處。亦祇稱中華屬國而已。視內地省分。固爲有間。我不於此時總攬大權。明示天下。則將來稱屬地爲屬國者。將復稱屬國爲非真屬國。又有侵奪之虞矣。英人不萌侵奪之念。但以通商爲請。在我似宜慨然允之。且欣然助之經營商務。商務真旺。則軍務難興。此天下之通理也。我之主權。既著。邊界益明。關權日饒。屏籬永固。興利也。而除害之道在焉。馬科蓄之奉使。專議印度西藏通商一事。與駐紮公使不同。故未齎遞國書。然英人視爲公使。我卽宜以公使之禮待之。俟其到京。與訂通商條約大端一二段。而議定各遣使臣赴藏觀察彼處情形。訂立通商章程。仍由中朝批准。大端細目。分兩次辦理。自可益臻妥善。至將來是否應援粵海關監督與督撫平行。

之例。設立駐藏監督。與駐藏大臣平行。攜帶稅務司洋員赴彼設關。斟酌海關收稅之例。變通行之。是則樞廷譯署自有權衡。非紀澤所敢妄爲擬議也。

### 倫敦覆許星使乙酉八月二十七日

奉讀二十四日手書。敬聆一一。論濟遠說帖。已囑李參贊封呈。想入覽後可資參酌。槐特新艦說帖。則約定必須合同畫押後。乃可鈔寄尊處。蓋恐弟不請該廠造船。而僅剽取其法也。弟已見其圖。確合穹甲之義。來函以此事爲範圍。故詳細陳明。合同二三日可訂。訂後即鈔新船說帖奉覽。合同亦可速鈔。經手費事。感荷教益。當即照辦。洋藥一案。照譯署之囑。索取憑據。恐辦不到。且亦未便。西洋文牘之例。說一事而久不覆文。卽算應允。覆而僅言收到。不置辯論。亦算應允。覆言收到。而云俟本國商酌。便成未了。此案德斷不肯不覆。候聞法人覆語耳。據愚昧之見。似不須催。仍乞卓裁。

## 薛中丞福成

### 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己卯

頃見總理衙門來書。將以赫德總司南北洋海防。添購快船蚊船。分駐大連灣南關兩處。由南北洋各派監司大員。與赫德所選洋將。會同督操。詳譯總理衙門之意。豈不以中國創辦水師。久無成效。而倭人發難。擅廢琉球。外侮日迫。亟圖借才異國。迅速集事。殆有不得已之苦衷。然福成竊見其患。未見其益也。夫赫德之爲人。陰鷲而專利。怙勢而自尊。雖食厚祿。受高職。其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彼既總司江海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

勢。若復授爲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尙且畫分界域。而赫德獨綜其全。南北洋所派監司大員。僅獲列銜會辦。而赫德獨筦其政。彼將朝建一議。暮陳一策。以眩總理衙門。既藉總理衙門之權。牽制南北洋。復藉南北洋海防之權。牽制總理衙門。南北洋不能難也。總理衙門不敢違也。數年之後。恐赫德不復如今日之可馭矣。或謂赫德以治兵爲榮。非以攬權爲事。卽以權論。亦不過十餘號礮船耳。夫奚足爲重輕。噫。何以言之易也。中國創辦海防。以全力經營者。原祇此十餘號礮船。乃舉以畀之赫德。彼得是爲嚆矢。漸拓規模。中外魁柄。潛移於不覺。此履霜堅冰之漸。不可不慎也。或又謂借才異國。古有明效。何獨於赫德而慮之。不知赫德長於理財。本不以知兵名。中國初振武備。所倚惟一赫德。恐爲東西洋各國所竊笑。如欲延攬洋將。以供任使。宜致書出使大臣。訪求專門名家。而又能受南北洋調遣者。酌量訂募。庶免太阿倒持之患。其獲效亦必勝用赫德甚遠。福成昨讀中堂復總理衙門一書。未嘗無長慮卻顧之意。特以既有成議。不欲顯與立異耳。竊謂中堂自任以天下之重。天下安危所繫。不得不剴切言之。總理衙門亦斷無不從之理。與其使赫德掣肘於異日。而釀無窮之患。不如使赫德缺望於一時。而葆固有之權。此中得失。不待智者而決也。又繹中堂核定赫德所擬章程。凡海防司所領糧餉軍火。應先移文監司大員。由監司大員轉稟南北洋大臣給發。似稍足限制其權矣。然其定章。又謂用人支餉造械諸事。惟赫德一人主之。雖南北洋不得侵越。則所云核轉一節。實無予奪增減之權。不過奉行赫德文書而已。事權倒置。孰甚於此。若謂總理衙門已與定議。不能中止。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遙制。須令親赴海濱。專司練兵。其總稅務司一職。則別舉人代之。赫德戀貪利權。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則其議不罷而罷矣。且蚊船徒能株守一口。快船僅備兩號。聲勢亦孤。赫德所謂海防。本不過敷衍之局。今欲聲威雄壯。戰守咸宜。非購鐵甲船不可。從前南北洋謀創水師。所以久無成功者。良由中外視爲緩圖。餉不裕而權不壹也。今若以畀赫德之權。畀南北洋。供赫德之餉。供南北洋。添製船械。廣羅將材。精心訓練。提倡風氣。將何功之不可成。是在中堂力任之。與總理衙門密商之而

已。福成因斯事利害較鉅。輒敢據其千慮一得之愚。惟恕其狂瞽而採擇焉。大局幸甚。伯相既得是書。躊躇旬日。始撮舉書中要語。函達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以專司練兵開去總稅務司一缺之說。告赫德。赫德果不願行。遂罷此議。

### 答張幼樵副都御史書 癸未

昨奉惠書。敬聆一一。法易政府。寶海撤回。滬上已得電信。此事竟不出去。冬拙議第三條所慮之中。蓋法人決計吞越。而仍藉辭欲踐甲戌舊約。固由新易政府。然核計法廷定議濟師。已在滇軍撤退之後。滇軍之退。尙在寶海來議之先。洋人電報。數萬里外瞬息相通。彼既窺吾隱情。自無不圖進取之理。當寶海來議之初。未始非乘其政府之意。迨知吾志不在遠略。則悔其從前之失計。遂并寶海撤之。以爲翻改前議地。洋人辦事之狡狠。往往如此。似尙不在政府之易與不易也。今籌所以應之之方。則較之往年。更爲棘手。往者以勦辦土匪爲名。隱作疑兵。彼尙莫測吾計。今此意已早爲所窺。若再進兵。其勢必至開釁。夫以疲窳積弱。萬不可扶之越南。向又不甚歸心中國。而中國至殫全力以殉之。固爲非計。然使坐視越南之滅。逡巡而不爲之計。且不自爲計。今歲越亡。而明年滇粵告警矣。又事之至可憂者也。竊嘗於萬難設法之中。勉籌應敵。大抵不外三策。今者法人之告我曰。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欲責越南踐甲戌舊約耳。夫越南本屬中國。而私與法盟。有擅許法人通商滇境之約。彼又始終未告中國也。爲今之計。莫如仍令滇粵諸軍。分紮北圻諸省。作欲進趨東京之勢。且告法人曰。中國欲討越南。擅立私約之罪耳。非與法爲難也。其於越南。則明責其罪。而陰示以保護之意。分導越官。歷聘英德諸國。以布疑陣。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法雖濟師。不過千人以外。而中國勁旅一萬數千。彼且勢孤氣餒。號令不能行於北圻諸省。終無以遂其吞併之謀。與通商之志。久之必仍遣使設辭轉圜。然後見風收帆。相機應付。或仍與寶海所議無甚懸殊。而後止。此上策也。滇粵各

軍分守富良江以北各省。聯絡民團。收用劉永福等。以張聲勢。仍明告法人。以滇境通商。非中法條約所有。斷不能允。萬一越南爲法所滅。中國卽畫江而守。猶得披越地三分之一。而法人戀於滇境之通商。必仍與中國講解。而後罷。此中策也。斂兵入關。聊固吾圉。雖云嚴申儆備。徒示怯弱而已。雖以餉械稍資。劉永福無異掩耳盜鈴而已。究之越南終爲所滅。永福終爲所併。而滇粵邊境。亦日以多事。此下策也。以上三策。行之雖稍判難易。而後效則顯然易明。若用上中二策。則爲之將帥者。須審於剛柔緩急之機。其中明紀律。奮揚聲威。宜仿虞詡增竄之謀。其堅守不戰。應變識時。宜仿司馬仲達受巾之智。此中籌度。似非易易也。往者伊犁之役。中國調兵設防。決計翻案。而俄約未受大損。琉球割島分隸一事。幾爲日本所給。迨中外合力。設法轉移。而利益均沾一條。不至爲倭人所倖得。凡有此兩舉。而中國之經理洋務。大有轉機。越南安危。視乎中國措注之得失。實爲中外交涉之一大關鍵。然得失愈巨。措注愈難。今欲與強敵相持。挽回全局。則所以伐交伐謀。而善其後者。固有無窮曲折。其一切機宜。尙非筆墨所能帶也。初春尙寒。惟爲道自愛。不宣。

上閩尙書書 癸未

秋間接奉賜書。憂世之心。溢於言表。伏惟起居曼福。儀型百寮。抃祝無量。承示戶部歲費支絀。勢實岌岌。竊嘗深惟其故。固由外患漸逼。種種費用。日益浩繁。而漏卮之最大者。則在於養兵。漢唐以前。臨事調發。無事歸農。尙少養兵之費。故其時國計常裕。自府兵廢而兵農始分。數十百萬之衆。坐而待食。故宋明以後。國用恆絀。甚至括財加賦。而事益不可爲。本朝經制之兵。旗綠各營。歲餉用銀約二千萬兩。幾去歲入之半。然綠營之不可用。乾隆以來。聖諭蓋屢及之。厥後楚淮諸軍。勦滅內寇。皆以勇營著績。近雖節次裁汰。留防之勇。尙需歲餉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加倍矣。邇者西洋種族。紛至沓來。恃其船堅礮利。日肆侵侮。中國欲圖自強。於是不得不修礮臺。



購火器。不得不設船政。與機器局。不得不練水師。造鐵甲船。不得不遣使分駐各國。以結外援。而調敵情。綜計歲費。亦不下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勇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又加倍矣。夫漢唐以前。所無之費。宋明以來。有其一而已。足以自困。宋明以來。所有一倍之費。今則化爲三。而尙未知底止。此固管蕭所不能謀。陶猗所不能支者也。且今之釐金洋稅。合計歲入三千萬兩以外。實爲昔年所無。幸稍補苴闕乏。然無事時。所出仍浮於所入。有事更無論矣。誠以此時。適遭開闢以來。未有之奇局。東西洋各國。方日務製器通商開礦。其嗜財如性命。用財如泥沙。及至用兵。雖糜餉數千萬億。而不惜。中國綢繆武備。斷不能如各國之耗費。然爲事機所迫。竟有欲罷不能之勢。今於三大宗之中。如去綠營。則數百年之舊制。似難驟改。如去勇營。則所留實多百戰之餘。今皆分扼要隘。彈壓土寇。撤之則更虞單弱。各省所稱無可裁減。似非盡虛辭搪覆也。至於扞禦外侮。則築礮臺。練水師。治火器。最爲當務之急。所費尤難減省。然則今之時勢。誠如鈞諭所云。萬分無計者矣。顧福成於窮極思變之時。審度事理。必不得已。或者裁減綠營乎。昔胡文忠公有言。凡染宦場。與綠營習氣者。文武兩途。萬無可用。只宜屏棄。蓋以二百餘年之流弊。積重難返。雖欲整理而無由也。夫勇營固不能無。羸弱之弊。然或易一將而壁壘更新。或募一旅而旌旗變色。非若綠營之不能振作。綠營既決。然無用。則是空養游惰六十萬人。坐耗歲餉二十萬兩。將何以堪。爲今之計。惟有淘汰綠營。而於勇營及海防諸務。亦仍精心綜覈。綜覈之法。祇可視督撫爲何如人。而可否之。督撫有如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照行可也。督撫有如英、西、林、文、質、夫、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痛駁可也。至各省綠營。近來發餉。有八九成者。雖尙未能盡裁。若再普減兵額。二成。每歲可省餉三百萬兩。普減三成。每歲可省四百數十萬兩。以十年計之。則四千餘萬矣。得此一項。攢節尙可稍紓財力。若謂經制之兵。減之恐冒不韙。則前哲所論。與時勢所趨。確有明證。專賴有大識大力。卓然不惑於流俗者。起而變通之。庶以匡維全局。今又適值鈞座兼掌兵部。此固難得之機也。或又謂綠營過單。則護餉解犯。捕盜諸差。恐難應手。不如僅減二三成。於諸差尙可無誤。且有勇營駐紮之處。不妨責令分任。

其勞。其汰之之法。但令各省於營兵之老死者。緣事革退者。勿復募補。則兩三年內。必可減去三成矣。營兵既減。營中將弁舊額。亦須酌裁。以昭核實。或稍撥補勇營與海防諸營之缺。至於添練輪船水師之處。其原設艇船水師。亦少實用。可漸裁也。夫沿海各省原設水師。承平時久。已多廢弛。或專恃洋煙妓博各種規費。以餬口。或船已朽爛。無存。將弁尚按期支領修船造船經費。視爲本署入款。此等有名無實之費。似宜設法查驗。大加裁減。稍撥補輪船水師之餉。他若長江內河舢板水師。爲扼守江河汊港之用。曩歲肅清江商。深得其力。此則當仍舊貫者也。因鈞諭殷殷垂詢。輒敢發其狂瞽之論。未知可備采擇否。多深驟寒。惟爲道爲民珍重不宣。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 丙子

頃接惠函。就諗文祺休暢。榮問日新爲頌。煙臺一役。議結滇案。暫以釋外憾而戢戎心。然此事錯誤在前。鄙人勉強了結。殊未慊心。過蒙揄獎。祇增慚慙。來書援引古今。推究形勢。謂中國之洪荒。以聖人制度文物闢之。外國之洪荒。以火輪舟車機器電報之類闢之。崇論宏議。於中外大局洞若觀火。足破拘墟之見。嘗謂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道與器二者而已。開闢之初。生民渾噩。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即不能無所爭鬪。聖人者起。於是有所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數千年來。土宇日闢。智巧日生。吳楚秦越。昔之所稱戎蠻者。今皆爲中原腹地。匈奴突厥。昔之常作邊患者。今即是蒙古外藩。而天復使泰西諸國。研精器以通我中華。於是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洞鐵之槍礮。蓋中國所尙者道爲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爲多。然道之中末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亦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制度。勿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

不難合四海爲一家。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既爲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固然。來書謂世界日開。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局當自中土結之。實爲遠識。至論其效。卽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也。因執事留心世務。故略書一二。

### 代李伯相覆鮑爵軍門書乙亥 以下別集

闊別相思。時縈寤轂。前聞寵膺特召。馳企正深。頃接客歲。冬月惠書。就診養望。東山起居篤祐。曷任抃頌。承示東人啓。憂患在癰疥。西人窺伺。患在腹心。所籌制勝持久之方。碩畫鴻謨。洞悉時勢。至以爲佩。刻下日本業已行成。收師而退。雖受我中國撫恤之費。而得不償失。自悔失計。當不復萌故智。尊意以中國帆楫之力。不逮輪船遠甚。宜令商賈軍民。自造輪船。駛往外洋貿易。一有緩急。可倚爲用。洵係當今急務。惟輪船一號。需費總在十萬兩內外。商民獨製則力有不支。合辦則勢難歸一。加以中國工匠。未嫻製造之法。以故商民自造輪船者。竟寂寂無聞。前經奏定。在上海設立招商局。俾商民租僱輪船。藉資貿易。選明幹之員。經理其事。數年以來。頗著其效。商民措貲願合股者。源源而來。倘當此規模日擴。或可開風氣而收利權。至西洋火器。愈出愈巧。中國各廠所造。斷不能與之相敵。現惟有隨時購買存儲。以防不測之虞。募工仿造。以爲經久之計。將來仍須多選巧匠。俾往遊外國各廠。察其製造之精。意轉相傳習。其能自出心裁者。尤須設法鼓舞。庶可精進不窮。總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富。才力聰明之勝。甲於地球諸國。原自大可有爲。無如彼則法簡令行。我則拘文牽義。彼則合縱連橫。我則孤立無助。幾幾乎有積弱難支之勢。今誠中外上下。戮力同心。於儲才。裕餉。選將。練兵。製器。造船。之道。一一講求。如越句踐之臥薪嘗膽。諸葛武侯之廣益集思。一面擇泰西諸國可交者。隱與聯絡。結爲外援。俟一二年後。確有把握。然後舉一最無禮之國。揭其罪狀。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撻伐之。一敗再敗之後。彼必傾國復來。是時宜持重養威。百審一發。使之連戰連敗。則彼國

內空虛。商窮民困。必將罪其始謀之大臣。廢其啓釁之國主。從此議和議戰。可以惟我所爲。若彼駐京與各口洋人。一旦兵交。自宜各自引去。此乃泰西常例。無庸我之驅逐。至謂一勝之後。即可使中西劃分爲二。終古不相交涉。勢恐萬萬不能。蓋宇宙大勢。合者不可復分。春秋之時。吳楚秦蜀。皆稱蠻夷。今已爲中原腹地。漢唐之際。匈奴突厥。皆爲邊患。今卽是蒙古外藩。刻下中外情形。殆已不能閉關獨治。亦在制馭得其道耳。因台端惓惓時務。籌維深遠。故略道鄙懷。用相質證。

### 代李伯相覆邨荻舟觀察書乙亥

頃接惠函。猥承飾序。級戢曷任。就諗盡績。日隆蕃釐。雲蔚至爲抃頌。承示中外大局。兢兢以通商爲至慮。以防海爲急務。具見深籌時變。懲前毖後之意。刻下雲南一案。漸有端倪。威使在都。曉曉瀆辯。多所要求。鄙人與總署再四函商。擇其稍無害者許之。其不可行者。一意拒絕。至滇邊通商一事。已允俟案結後。勤辦方今中國。囂囂遼闊。防不勝防。而泰西諸國。航海東來。實爲數千年未有之創局。其勢斷不能深閉固拒。且自古互市之政。雖兩國用兵。而有所不廢。中國數十年來。節次與西人立約通商。更未使一朝爽約。總之中國能自強。雖斥塞通商。而彌見懷柔之盛。中國未能自強。雖閉關獨治。而益多杌隉之虞。在通盤籌畫而已。至於自強之道。半係氣運。主之是在中外上下。戮力同心。破除積習。發憤有爲。士大夫戒虛務實。戒無用而求有用。風氣旣開。賢才日興。斯不難操鞭笞八荒之具。殆非一朝夕一手足之力也。來示又謂前此洋人招粵勇爲前驅。至議和則又多索兵費。是則以我之財。招我之勇。爲我之敵。言之令人慨歎。泰西風俗。凡遇出師。餉項甚鉅。昨聞英國議院。以往年構釁中國。耗費極重。得不償失。是以躊躇審顧。未敢遽爾決裂。窺其耐意。亦以中國營勇與軍械。漸非從前可比。所以持重而不輕發。於此知練兵簡器之效。不可不益事講求者也。

# 代李伯相覆劉峴莊制軍書乙亥

四月初四日接奉二月二十九日惠函。並鈔示雷瓊道稟批一件。盡籌碩畫。措注周詳。循誦再三。良殷企佩。博稅司現擬瓊州海口開辦章程。雖大致與潮關相同。然一切事理。移步換形。當此規模草創。必須豫防弊竇。執事令與海關監督詳加斟酌。尤見審慎周妥。瓊州通商口岸。與停泊船隻之海口。將來劃定界限。不宜過寬。界限寬則流弊孔多。界限嚴則事端漸引。似係確論。瓊州海口淺窄。艱於泊船。近聞洋人有謀在鋪前港泊船之說。檢查地圖。鋪前在瓊山文昌兩縣之間。去海岸數十里。可以避風。又與海口一水可通。較諸白沙、廈門、汪洋無際。其形勢之相去。奚啻霄壤。難保洋人不意存覬覦。若將界限議定。此地既在界外。宜堅守條約原議。與之理論。彼亦無可置喙。遊歷一節。該領事既願於領照蓋印時。由該道查明艱險之區。轉告領事。阻止洋人前往。否則縱有疏虞。與地方官無涉。此層最爲緊要。若於議章之時。將前說重與申明。立爲定案。他日可隱消許多事變。卽一旦有事。亦不難折之以理。抽釐一節。將巡洋經費。量爲變通。務令不完子稅之洋貨土貨。一律抽釐。既無損於商民。亦無礙於成案。實屬兩得之策。向來瓊州海口。每年出入貨物。不及一百萬兩。該處民貧財少。恐洋貨未必暢銷。卽英人亦本不甚注意。祇因上年粵海關拿獲瓊州卸貨輪船。罰充入官。遂憤激而爲此舉。前譚譯梅輝立過津。亦復明言不諱。與來示所述。大略相同。瓊州開埠之後。彼以一副領事往來其間。初無糜費。而我海關稅務不旺。勢難久支。彼於此時。卽可任意走私。蓄謀殊爲狡獪。鄙意瓊關入款必少。刻值創議新章。一切局面。似宜從儉。庶幾稍可持久。不至墮彼術中。彼生意清淡。商船來者日少。又不能走私以圖厚利。久之或廢然而返。亦事之未可知者。惟宜戒諭官民。勿稍露阻撓之意。使彼有所藉口。台端疊次布置。籠絡紳商。既經勸慰於前。旋復彈壓於後。洵已批卻導。收效無形。該道所稟洋人租屋不易。自係實情。能勸令暫住輪船最善。刻下地方官部署。漸有端緒否。

代李伯相復盛杏蓀觀察書乙亥

接五月二十七日惠書。就診蘊積日隆爲慰。馬利師履勘與國諸山。先從馬鞍半壁興工。鑿孔一事。奏效不易。愈深愈難進步。鑿至極深之處。每日僅能進二三尺耳。馬鞍山一孔。誤爲工匠鑿斜。復墜卸土石。今竭晝夜之力。提起土石。改正斜孔。固已煞費鉅工。至飭馬利師專志一處。俟馬鞍山稍爲得手。再在半壁山開工。以免紛歧貽誤。措注甚爲合宜。與濟煤礦。分列南北兩岸。所用機器。須備兩副。方足以資周轉。北岸非三百尺不能見層。與南岸地形低者迥乎不同。其應如何布置。必俟煤層鑿有眉目。方可開單核辦。理勢宜然。刻下民情不患不順。地產不患不富。煤質不患不佳。三者既皆確有把握。惟察看煤層最旺之區。如形家揣穴。不容毫髮錯誤。矧煤全賴鑿孔。而鑿孔又極艱難。洋人開煤礦。或深至一千五百餘尺。始遇第一層煤。則欲收效於異日。須持之以堅忍。要之以久遠。斷不可見小欲速。淺嘗中輟。洋法之成敗利鈍。全在所用洋人之本領。馬利師在日本開礦。未見功效。今觀其看山主意。游移決非煤師之上選。新泰興洋行推薦之語。未可據爲定評。現既與玉階商定屆滿六個月後。姑留接辦。俟有效驗。再行另訂合同。尙覺妥協。惟馬利師於鐵事未經辦過。則煤鐵兼諳之洋人。亟應僱覓。以便比較本領。分優絀而定去留。且爲推廣探鐵地步。此項洋人既不易僱。執事擬即赴滬籌商。但須旁詢博攷。斷不可憑洋行一二人之推獎。信爲實然。如出新開紙。以頭等考單爲憑。則外國煤鐵各師。聞風慮至。挑選較易爲力。雖半年後不妨靜俟。亦不必拘定英人。鄙人於各領事來見之時。便中當代爲詢訪。至謂華德格等在敵處決不欺妄。亦未必然也。目前局費。擬藉土礦售煤彌補抵銷。要能敷用爲佳。入秋煤出暢旺。挹注自更舒展。客臘以前。商本墊用錢文。准卽由官本撥還。以清界限。翁帥於開礦一事。未免過慮。然土法效速而利微。洋法效遲而利廣。方今國欲圖自強。先求自富。自富之道。以礦務爲一大宗。必就臺灣廣濟已成之局。先開風氣。萬一中止。則中國利源。漸被洋人佔去。所關非細故也。

## 代李伯相復豐漢文將軍書乙亥

頃接九月二十八日惠函。並鈔示摺片清單及圖說各件。盡勤彌篤。璧畫周詳。曷勝企佩。大疏前請於練兵六千名外。添設西丹四十名。馬二千匹。歲餉及馬價軍械銀兩。准由各省協撥。急切固未能解齊。至江蘇釐金。近以出款過多。極形支絀。卽如本年部撥海防經費。尙未報解絲毫。江省馬價銀二萬四千餘兩。一時恐難照撥。尊意以緩不及事。騰挪正餉。先發西丹口糧。揀選精壯入伍。如此一轉移間。而操期早得舉行。餉需暫不竭蹶。可云措注盡善。方今練兵籌餉諸務。練兵固難。籌餉尤難。而欲仰各省之協濟。則更難。來示諸須擗節不涉鋪張之說。實爲洞見本源。江省呼籲廳本境雖無賊蹤。而鄰省馬賊金匪不時出沒。酌留防兵。自不可少。黑龍江副都統久未到任。奏請與墨爾根副都統對調。人地既屬相宜。防務更爲有裨。自是用人要着。又承示及蝦夷屯兵數里。數清單。詳審明晰。幾有聚米畫沙之概。蝦夷全島在中國地圖。則謂之庫頁島。中外新聞紙則謂之蝦夷。始屬中國。旋以荒寒棄之後。爲日本所踞。今聞讓給俄人。與之易地。俄人經營掣關。該處煤礦甚旺。將成沃壤。實係黑龍江海口之門戶。查黑龍江全省縣亘數千里。處處與強鄰毗連。卡倫之外。擊柝相聞。臥榻之旁。有人鼾睡。防範與羈縻。二者均屬不易。台端筋屬嚴密布置。戒以勿見小利。勿介小嫌。又謂防範在我。羈縻在彼。卓識偉論。洵足弭釁於無形。江省馬隊。操練久廢。技藝蕩然。近聞宣諭各旗。戒其奢心佚志。而勸以報國保家之義。數年之後。當可漸復舊規。自古絕大事業。本無一蹴可幾之理。皆由時時當存此心。歷久不懈。乃漸有成效。可睹耳。松花江北扼要設卡。與吉省聯絡聲勢。實係必不可緩之圖。條規亦甚周妥。至鄂倫春人極強悍。爲我所憚。及時收羅。編隊給糧。旣以備我緩急。卽不受彼牢籠。且或隱防俄人闖卡內竄之勢。尤見籌維深遠。動合機宜。總之黑龍江在東三省中。地形雖偏在一隅。實關北路之全局。俄國在西洋諸國中。大勢卽趨重陸路。實爲中國之隱憂。茲仗閣下綢繆牖戶。實力整頓。不難循序漸進。日起有功。幸

勿過執謙挹。良欣切盼。

### 代李伯相覆馮卓如觀察書乙亥

前月杪曾復一函。旋接十月二十七日惠書。具聆一是。比維薰猷懋著。履祉綏愉爲頌。威使抵津面晤。卻未提及釐捐。業於初一日啓程入都。前遞到尊議二則。其租界停捐一條。卽已鈔致總署。至雲南通商條說。謂宜援照日本之法。關稅則自爲主持。巡捕則自爲約束。遊歷則派人伴送。權貨物之輕重盈虛。以定進出口之稅。則誠能如是。則有通商之利。無通商之害。誰曰非宜。惟中國各關章程久定。將來訂約之始。彼必援成例以相爭。如能妥籌布置。俾中國多占得一分地步。便多受一分之益。此事在滇中當事及總署臨時與該使熟議耳。英之國勢未遑遠略。誠如來示所言。刻下俄德兩國。雄長歐洲。俄人攻服基發。又謀侵土耳其。則英國之藩籬將撤。德人恃強以割法地。則英國之唇齒將寒。倘因滇事遽爾啓釁。非特曲有攸歸。或者兵連不解。則俄人將乘間以窺印度。德人亦蹈瑕以噬鄰封。英旣內顧之不暇。其不肯遽敗和議。似開兵端者。必然之勢也。威使逞其操縱離合之術。忽南忽北。忽剛忽柔。徘徊審顧。而若有所待。亦未始不由於此。然使中國竟不爲之調停。彼將老羞變怒。迫而走險。以決勝於一戰。亦非所難。且中國各口。戰守俱無足恃。彼已窺見底蘊。而論近日西南大局。俄人冀由伊犁以通甘。法人亦由越南以入滇。是彼三國於通商一事。皆未嘗須臾或忘。一旦有變。彼必同心合謀。狼狽相倚。其黨固而其力厚。中國所以終難禁阻其通商者。職此之由。至租界停捐之議。前已由津海、東海、九江、江漢諸關。陸續詳陳梗概。除津東、九江各關租界交涉尙少。江漢關租界內雖無釐卡。而李觀察來稟。頗慮此議一定。華商以稅單爲護符。以租界爲逋藪。他日愈形擁擠。適啓彼族拓開租界之謀。與尊愷大略相同。蓋上海一口爲各口釐捐之大宗。租界又握釐捐之關鍵。來示謂因停捐而餉源立置。未便稍爲通融。因停捐而租界遂不可問。尤未便稍爲通融。所見固甚遠大。至洋藥加稅一節。



以洋藥之稅。抵華商之捐。便可毫無滲漏。集成巨款。自於餉需有益。惟彼必得有大便宜之事。始肯議加。所謂大便宜者何。或添宜昌。重慶。口岸。或普減釐捐。二者斷不可行。則洋藥稅未必肯加也。尊議縷陳各條。於此事利害。深切著明。可云暢所欲言。足佐總署辯難之端。而杜洋人狡譎之計。昨已照咨。以便折衷定議。總之滇邊通商。既不能阻。祇有妥訂章程以救之。租界免釐。既不能允。祇有酌添口岸以餌之。但該使欲添口岸在長江上游。總署擬准口岸在長江下游。則亦難遽定論耳。

### 代李伯相致劉制軍書乙亥

頃接總署咨函。以瓊州通商。英使已派領事前往開辦。中國亦擬派博稅務司。會同地方官商擬章程。申明酌核等語。查瓊州一口。久載條約。各國所以遲遲未往者。蓋地近香港。南洋貿易。祇有此數。多分口岸。本無大利。而英人以其有礙香港商務。尤所未願。茲威使因雲南一案。方欲減釐金。添口岸。乃忽派領事駐瓊。其意當別有所在。凡應議之事。尤宜慎之於始。俾無罅漏可乘。鄙人雖粵甚遠。未敢遙爲臆度。素諗盡籌傾畫。穩練精詳。屆時諒必選派幹員。會同該領事稅務司等妥爲籌議。至總署所殷殷致意者。約有數端。抽釐一節。雖已停止。不能不舉行於開港之後。以補洋商之子稅。內地稅一節。雖不過數百金。若稍示通融。則他口援以爲例。恐致掣動全局。是雖一無所入。亦不可放鬆。廈門泊船一節。須查勘該口。能另擇華船泊所固妙。否則定以界限。稍杜商貨影射之弊。亦免船隻碰撞之虞。若其最難處置者。莫如洋人遊歷一節。查條約凡洋人在沿海百里內來往。無庸另給護照。今議海口以百里爲限。內地以五六十里爲限。倘各國問知內地爲黎界。恐如日本往臺灣故事。若照約給照。任其深入。恐如馬嘉里在雲南故事。勢屬兩難。且黎人不異生番。恐非地方官力量所能及。而洋人之逐利冒險。不顧性命。亦在意計之中。所以總署再四躊躇。尤用此爲兢兢。鄙意始基不慎。後悔無及。况黎人實同化外。彼族何嘗不知。特不爲揭出此意。

惟守定照約辦理之一說。議明以百里六十里爲限。但言過此以外。山水惡劣。瘴癘薰蒸。官吏足跡所不到。斷然不能保護。無庸給照前往。始終堅韌。一成不變。後患似可少弭。抑或台端另有妙法。可以相機措注。仍望隨時示知。爲荷。除將總署來文咨達冰案外。原函亦鈔呈台覽。

代李伯相覆沈品蓮觀察書乙亥 廣饒九南道

接四月二十五日手書。具聆壹是。比維助猷懋著爲頌。潯郡北岸江隄。年久將壞。經執事捐廉修築。並於塘隄中。改築石閘。非特民事所關。抑亦江防所繫。礮臺參用洋法。經費較鉅。工程亦較可恃。未便惜小費而忽遠圖。近來各口築臺。間有減省工料。暫飾外觀者。一經時雨。漸見坍塌。以至貽笑外人。臺基孤露。并不能俯擊敵船。是有臺不如無臺。茲仗大力。堅持原議辦理。裨補時局。良非淺鮮。滬上鐵路。不過二十餘里。運貨搭客。尙無大利。洋人特以此爲嚆矢。俟一有定局。則各口援照成案。中國無以禁之。此事未能救阻於先。沈馬二君。似均不得辭其責。然卓儒爲此一事。往復爭執。舌敝唇焦。可謂不遺餘力。惟洋人既儲材購地。劇費經營。斷不肯戛然自止。昨有中國備價收回之議。亦未就緒。殊深焦悶。來示謂辦理洋務。如涉風濤。挨過一番。卽算了一事。此係閱歷甘苦之語。洋務日繁。亦日見其難。卽有大智慧大力量者。身處其間。亦必限於權力。撓於風氣。格於形勢。豈盡能設施如意。但世變如此。無論主持大局。與分辦一事。只可盡其職所當爲。與力所能爲。人才多出一分。卽於時事補救一分。尊意謂事變無窮。欲早退以全終始。此係獨善其身之所爲。似非留心匡濟者所宜出此也。

代李伯相覆張海帆觀察書乙亥

頃接惠函。猥承存注。承示屯田濟餉之策。具見通籌大局。志挽時艱。良以爲佩。屯田乃裕餉要術。所以濟漕運之

不足而紓民力於無窮。其功至溥且鉅。然自古以屯田著者。若魏武帝、諸葛武侯、鄧艾之倫。皆躬履其地。審度周詳。然後專精畢力於一事。蓋必擇可屯之地。值可爲之時。而又得人以治之也。若通行各省。一律興屯。督飭者據爲美名。奉行者視爲故事。恐利未睹而弊已伏其中。今天下無主荒田。與有主之民田。犬牙相錯。並無數百頃畛陌相連。可以整段開屯者。若侵耕民田。既非政體。兵民難處。又啓爭端。而一切製器、給種、開渠、濬河經費。無從籌措。此兵屯未易遽行者也。農夫終歲勤動。僅獲餬口。與逐什一之利者。勞逸迥殊。被商人褫衣甘食。不習農事。招佃耕種。動多虧折。勢恐招之不來。此商屯未易遽行者也。由此而推。則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已可概見。此間大沽、軍糧地一帶。舊有稻田四百餘頃。日久漸荒。現調防軍就近耕墾。妥立章程。需費殊煩。而責效尙不能速。可見凡事言之甚易。行之實難耳。執事拳拳於經世之務。故特抒所懷。以相質證。未識以爲何如。

### 代李伯相覆劉制軍書乙亥

頃奉八月十三日惠函。並承示金山華民情形清摺。敬聆種切。中外通商條約。原有酌派領事前往各國駐紮之文。泰西遠隔重洋。如俄、法、德、奧、等國。華商赴往貿易者尙少。其餘如英屬之新嘉坡、印度及南洋各島。美屬之舊金山、及附近各島。實爲華民輻輳之區。刻下既議遣使一事。則領事之設。原所以護商民而張國體。揆時度勢。終難視爲緩圖。至金山一帶。華民最多。而埃及土人與英之愛倫人來謀生者。多懷憎嫉。屢下逐客之令。將至逞蠻用武。岌岌不可終日。粵民以有利可圖。仍復絡繹而去。其勢自難禁止。英使請總署另立章程。量予限制之說。並無是事。聞須俟華盛頓派員往查。再行定議。華人工作較洋人價值甚廉。雖爲土人所忌。未嘗無裨於彼國。誠能設立正副領事。與洋官妥爲商辦。即彼亦有所憑藉。以保護華人。蒞秋京卿正在總署計議此事。不久當有定局。所需經費。以華人二十萬計之。若照外國領事收捐之例。儘可有贏無絀。惟中國在彼。尙未設官。聞華人所納人口稅。與領牌照公

費等項。輸之美國者已屬不少。此時雖設領事。恩信未孚。驟難奪彼予此。又未便於美國所收之外。派捐過重。據蒞秋云。捐費恐不足抵領事之用。至欲將金山之捐。分潤古巴。更難如志。蒞秋既兼美古。秘三國星使。將來於金山。古巴。秘魯。數處。均須議設領事。其薪廉應照總署奏定新章。至一切費用。若涓滴必出自中國。勢難爲繼。應俟其起程過津時。屬以詳察底細。與洋員華商妥議章程。設立收捐。俾資貼補。執事量宏胞與。海外華民。多係粵產。自應隨時籌酌妥辦也。

### 代李伯相覆馮觀察書乙亥

前接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初一日兩次惠書。知鐵路一事。理論未定。卽赴金陵會議。旋接初九日來函。并於公牘中示及訂約十條。彼此畫押。大致已臻妥協。從此有歸結辦法。免啓爭端。欣慰無似。吳淞鐵路。中國與之爭執。半年以來。未能就緒。細察洋人本意。不過希冀中國見鐵路之利。因羨慕而思效法。遂可推廣於無窮。彼又嗜利如命。既以鉅本經營積歲。未肯甘心賣斷。又慮中國一經收買。卽便毀廢。於彼體面有礙。所以齟齬多端者。職此之由。惟中國買歸續辦。價重利輕。固不堪受此賠累。且仍歸怡和洋行把持經理。更乖體制。倘移挪別處。則尤糜鉅費。而招鄰謗。幼帥所慮各層。均係老成持重之見。至謂聽其自造。雖未授以允准之據。然事無歸束。難免釀釁。留此葛藤。終爲後患。茲准其試行一年。量予轉圜。並議明不更動關章。不拓出界外。俟一年之後。價值付清。行止之權。操之自我。較爲無礙體統。但未條言明。買斷後。原僱洋匠。查明原訂合同。給付工價。或留或退。按照合同辦理。是買回後勢在必行。似仍未可中止。然既云權操自我。洋商不得過問。屆時卽可察其利弊之有無。量爲定奪。若果無虧折。中國亦何妨自辦。價值邀公正商人查核定議。亦恐不免爭論。春間梅使曾經索價二十萬兩。原係約略言之。續後有無增費。現開行一年之久。若照英國公使向例。又當核減。能否依此規模。與杏蓀會同英領事估一確數。及早定議。則一了

啓了矣。杏蓀離廠日久，聞須旋鄂。逸甫病已全愈，所有查核帳目及保護章程，自可妥與酌議也。

### 代李伯相覆劉制軍書丙子

前接五月十九、六月初二兩次惠書，並鈔示函劄各件，敬聆壹是。因秘國愛使北來，聲稱赴總署理論，致稽裁答。招工一節，祕魯條約第六款所載甚明，兩國民人或遊歷，或貿易，或隨時來往，或自願傭工，均得自由。此外別有招致之法，皆非所准。若在各口岸勉強誘騙，即應嚴行懲治，載運之船，一併按例罰辦。美國續約第五條，大旨略同。茲事既經嚴禁，乃祕魯復萌故技，客冬美領事林幹申請出示，祕國資遣華工回粵，各埠工價甚高等語，彼已暗中布置，意在欺瞞煽誘，稍不檢點，便墮彀中。幸執事燭彼詭謀，據約駁覆，祕人亦自知違約，乃勾結美國同孚洋行，許以重利，又恐本國船隻被中國罰辦，乃用比利時國旗號，又慮香港等處英官查禁甚嚴，乃私在省城外設館招工，每招一名，例有規費，獲利既厚，相與朋分。該領事出死力以相助，始能混指祕國招工為照條約，繼則強稱華民供詞為非信讞，又嗾美國兵船進泊省河，希圖挾制，又與愛使等闖入海關，將各華民帶回洋行，種種謬妄，實出情理之外。蓋祕人與同孚狼狽為奸，一經執法禁阻，既失利藪，又多虧折，故不憚逞其伎倆，任意攪擾，冀必翻局而後已。執事再三駁辨，洵足關其口而奪之氣，飭各委員於洋船出口時設法稽查，並仿照舊章，查水脚以杜影射之弊，取保結以圖殺供之弊，又以照誘騙罰辦，該領事必多方狡展，枝節橫生，惟將被誘華人一律扣留，取具的保者，准其出洋，仍飭各處嚴行盤詰，不稍鬆勁。該洋行計無所施，廢然而返，具仰精心果力，確有把握，披卻導窳，操縱咸宜，傾佩曷既。查美國新修律例，嚴禁商人代他國招工，美商同孚顯違本國禁令，林領事等竟敢徇情包庇，不顧本國法律聲名，稅務司葛德立謂照萬國公法，應不與往來辦公。荔秋星使來信，亦謂英國兵頭等代為不平，足見人心是非之公。荔秋又與愛使往復辯難，告以順赴香港，須詢問英國港督，愛使便亟擺手，囑勿復言。蓋英、美、諸大邦於此事

例禁甚嚴。僻遠小國。事多曖昧。顧忌英人。其情可見。然彼此不惜巨款。串通奸民。巧爲嘗試。若漫無防範。勢將無所底止。鄙人前經致書總署。稱尊處辦理深合機宜。請其與美使隨時理論。至林領事謂該洋船因中國官阻礙生理。虧本甚鉅。欲向中國索償等情。違例作弊。耗折資本。自貽伊戚。尙復何尤。該領事無理糾纏。固應置之不理。愛使於七月下旬抵津。晤見兩次。盤旋作勢。宛轉商求。鄙人據約折之。彼見無隙可乘。遂卽入都。聞美署使何天爵。尙欲爲同孚出頭。囑愛使赴京協力商謀。美使西華現回本國。難保不增飾一面之詞。聳動彼國朝廷。歸怨中國。現已函致蒞秋。囑其將全案本末曲折。與彼外部剖辯明白。似亦釜底抽薪之法。蒞秋前寄到伍廷芳條議。抵隙蹈瑕。無微不至。所議嚴查搭客章程。當不難漸絕後患。未知能照行否。

代李伯相覆劉毅齋爵京堂書 丙子

頃接八月初九日惠函。就審助猷懋著。綏輯邊陲。懷遠招攜。上孚宸眷。至爲企頌。承示喀葉兩城。分設總局。善後諸大政。均有端倪。歲事豐稔。布魯特野回。亦馴謹守法。具仰措注悉當。感召天和。出之水火。登之衽席。大雲所蔭。詎有涯涘。建立行省一節。已否粗具規模。共添道府州縣若干。所有屯營賦稅各事。諒必區畫井井。左侯相果於何時出奏。聞朝議頗有不以創設郡縣爲是者。究將何道之從也。白逆收其餘燼。遁逃俄境。屯種爲生。雖死灰不能復燃。而巨慙究嫌漏網。俄人覆文。語多支離恟怍。意將視爲奇貨。刻下俄商來喀貿易者頗多。執事以白逆未獲。恐奸匪混入卡倫。難於查察。概未許其入境。措詞固甚有情理。亦冀俄員急欲通商。或可迅速歸我叛人。惟咸豐十年北京和約第六條。原許喀什噶爾試行貿易。與伊塔各城一律辦理。並許在喀給地建房。以便俄商居住。俄之收養白逆。尙未顯居納叛之名。若竟絕其商務。則彼所謂中國交涉各件。未照條約辦理。愈覺坐實。倘彼老羞變怒。藉此爲久據伊犁袒護白逆之端。恐星使到彼多一口話。將來轉圜。亦較難措手。俄人自恃強盛。於蠻不講理之時。問亦假託

有理。我正當以理制馭。可冀其向道回心。麾下長才遠識。諒必能隨機應變。操縱咸宜也。金將軍委員前往商辦。令彼歸地歸俘。許以重犒。彼但支吾延宕。恐無成議。崇地山宮保銜命出使。昨已由津赴滬。年內可抵俄都。彼國若敦睦誼。或不虛此行耶。台端宿恙稍發。復賦騎省之悲。加以慈闈倚閭聆望。李令伯陳情有表。霍驃桃憂國忘家。至爲系念。惟西事關繫甚鉅。朝廷倚畀方隆。恐難如願。尙祈加意珍攝。宏此遠謨。是所切盼。

### 代李伯相覆沈毅成太史書 丙子

頻年契闊。馳系良深。頃接惠書。以直、豫、秦、晉、奇災。承示籌賑之方。發函伸報。灑灑數千言。具見留心民瘼。碩畫匡時。至以爲佩。客歲南北荐饑。晉、豫尤甚。災區之廣。飢民之多。實二百年來所僅見。而勸賑之檄。逮於十省。南洋諸島。及東西兩洋。亦皆聞風籌款。集腋成裘。以效輸將。而全陸誼。各省大吏。蒿目時艱。盡心措注。業已無微不至。南中諸善士。又有廣刻鐵源圖。及一命浮圖捐冊。呼號奔走。竭蹶經營。甚者設桶捐於市。零星湊集。以成善舉。仁厚之心。中和之氣。洵足感召天庥。近來嗚雨應時。豐亨有兆。未必非士大夫樂善之報。借用洋債一節。此法通行於外洋。鄙人往嘗以謂中國理財之源。與自強之術。百不如西人。惟所欠洋債。未滿千萬。差勝於西洋諸國。蓋西洋風氣。每國家有大事。必向商民籌借。又不足。則借之他國。而歲以其息歸之。積累既多。往往罄一國歲入之款。不足以供一歲之息銀。於是苛斂橫征。而內變迭作。雖謂國非其國可也。近歲如土耳其之顛危。西班牙之貧弱。日本之困匱。大半皆爲國債所累。乃中外籌賑籌餉者。動輒以洋債爲妙計。快一時取攜之便。而忘日久盤剝之害。鄙意殊不謂然。蓋中國之財。自足以供中國之用。試思西洋未通以前。中國之用兵救荒。豈皆仰給於籌借。昔年累奉諭旨。嗣後不得陳請。殆有深謀遠慮寓乎其間。况洋債常例。數至百萬以外。其息銀不過四釐六釐。中國向來借息。亦僅八釐而止。自西征籌餉。借息多至一分二釐。於是洋人遇中國借款。必昂其息。不肯少讓。今卽欲借洋債。必先奏明請旨。然後

商之領事稅司。轉屬洋商。往返稽遲。必待秋冬以後。方能集款。於賑事亦已無濟。自可作爲罷論。總之一尺之時雨。勝於千萬之洋債。此間及晉豫各屬。甘霖疊霑。極貧之民。可以傭耕得食。轉瞬秋稼登場。司牧者設法撫綏。子遺之民。或不盡爲溝中之瘠。分業酌捐三策。第一條與昔之鋪捐落地捐相似。來示所謂地方官吏最難取信商民。責成州縣。流弊甚多。已能洞見本原。第二條鹽斤加價。兩浙既有賑捐現章。揚州生監公呈。亦請加江甘儀鹽價。爲數無多。衆擎易舉。惟川楚酌加賣價。袁司寇曾有條陳。兩省皆已議駁。此等善舉。該商情殷施濟。儘可酌量書捐。若一律按引加派。近於抑勒。勢不能行。第三條捐通商進出口之貨。除洋藥洋貨。牽涉洋人。未易辦理。至浙江之絲捐。江鄂之茶捐。皆已於賑務略加扶助。但未能大有裨益耳。賑捐減成核獎。其例既已通行。將屆一年截止之期。未便再議更張。因執事眷念時務。殷殷不倦。略抒鄙懷。以相質證。未識以爲然否。

### 代李伯相覆何子峨星使書 丙子

連接六月十八、七月二十七日惠書。具聆壹是。泰西郵政。皆官爲經理。自電信外。文書信函。及民間私信。一概由局收發。既無私拆遺失之虞。又無遲延繁難之弊。事權歸一。是以郵稅歲入甚鉅。中國創辦驛站民局。不能偏廢。所費較多。推廣及遠。或有羨餘。此間僅由各關稅務司。仿照西法。於京師、天津、牛莊、煙台、上海、五處。先爲試辦。較信局價費少減。如其有利無弊。即可漸次推廣。妥議章程。或歸地方官經理。或由總署派員總其成。計規模。須在數年以後。承譯示日本郵局定章。具仰留心西法。窮究精微。曷任佩慰。其文義稍嫌繁冗。已交局核議。採用經營伊始。既與驛站民局並行。章法似須簡要耳。琉球一案。總署屬令駐倭球使。遞稟發端。較爲直捷。中山王咨文。既有恭順之心。彈丸小國。逼處強鄰。譬如赤子。遠離父母。突遭虎狼之警。強暴之侵。其號諱哀籲。求庇宇下。情殊可憫。執事以發端之後。必邀各國公使評論曲直。乃有歸宿。因與英、美、兩國使臣。極意聯絡。又查琉球曾與美、法、荷、三國立約。約



中卽用我年號歷朔。因告美使以日本阻貢情節。直視舊約爲廢紙。以激怒美使。又召球官。屬其稟求美使。代爲設法。此所謂題前布置。乃文章自然之節奏。第美使不能自專。必須轉報其國。未知國會議院。果允其越俎代謀否。往與歐洲各使開談。每譏中土之有屬國。如朝鮮。越南。琉球。虛奉正朔。仍歸自治。謂爲大而無當。未若英法之旣爲屬國。則設官代治。否則雖小國亦立約平行而已。且琉球旣與美法。等立約。亦恐不願其永爲我屬。但旣肯出頭勸爭。必能杜絕日人侵佔球國之謀。於大局甚有裨助。執事沈敏有爲。切中肯綮。諒能披卻導窾。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企盼曷旣。

### 代李伯相致李丹崖署星使書 丙子

七月初旬曾復一函。諒達台覽。比諗榮膺寵命。持節德京。盡略宏猷。發摠益廣。迴翔歲月。卽卜真除。至以爲頌。台駕何日馳抵柏靈。雲生交代文卷各事。想已接收清楚。采辦軍火。及督查出洋武弁。閩廠學生功課。未便遽易生手。敝處奏請。仍由執事暫行兼管。曾劾剛通侯出使英法。冬初當卽啓程。更可互相考案。遇事籌商。以期兩有裨益。已鈔錄片稿咨明冰案矣。德使巴蘭德因修約一事。與總署議論不合。夏初悻悻返國。前屬台端留心訪察。如有見聞。隨時示及。頃據滬道譯出新聞紙。德人近屆修約。因中國釐金一端。將糾合各國前來理論。舊約第三十二、三十三款。及通商章程第六款。並須更改。又津關德稅司。接得德國電信。謂巴使將油倒入火中。現在火燄甚高。各等語。巴使於洋貨抽釐原委。實未明晰。一味恃強逞蠻。無理取鬧。數年以來。總署往復辯論。奚啻管禿唇焦。聞已將全案鈔致雲生。茲再爲閣下言其崖略。查道光二十二年。江寧和約第十條內載。各貨納稅後。卽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路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只可按估價則例。每兩加稅不過幾分。分字上空一字。因子口課稅若干。未得確數也。斯時海內尙無釐金名目。當事又不知中國稅額。較之地球各國。有輕至四五倍。七八倍者。第與英人立約如此。厥後

創辦釐捐。洋商之貨。亦在各子口抽課。洋人嘖有煩言。咸豐八年。英約二十八款。乃議定洋貨土貨。儘願一次納稅。免各子口征收紛繁。每百兩征銀二兩五錢。給予半稅單。爲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據。維時洋商運洋貨。以子口半稅。抵內地釐稅。比華商已大得便宜。迨咸豐十一年九月。總署與英國卜使訂定各口通共章程。內有不領稅單。應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之款。當時未曾知照德國。巴使堅執此節。遂謂德商不能照行。查德國立約。在咸豐十一年七月。而換約則在同治元年十一月間。向例條約未互換者。不能開辦通商。是咸豐十一年與英國定章。本無從知會德國。况布約第二十四款。敘明子口納稅。應查照各國通商稅則辦理。第四十款。日後稅則關口稅。無論何國施行。改變。布德亦一體遵照。文義實甚明晰。各口通共章程。各國洋商遵行已久。巴使安得諉爲不知。亦豈能獨自立異。前時滇案事起。英國威使執意欲去各口岸洋貨釐金。總署及敝處與之再四駁辯。彼又以半稅單既爲他口不另征之據。第一子口應在內地舊設常關處所。必須離海口數十里。或百餘里。定爲子口界址。界內免再收洋貨釐捐。名爲照約立言。似稍近理。鄙人以各省釐捐。多在通商口岸百貨鱗集之處。若准定子口界。所失過鉅。未可允行。因以全力磋磨。煙台條約。始允免定口界。僅於租界內不抽洋貨釐金。又洋貨運入內地。請領半稅單。照議由總署核定。畫一款式。不分華商洋商。均可請領。凡所以整頓商務。流通洋貨者。不爲不至。茲聞英國朝議。於煙台條款。關涉釐金者。未經核准。威妥瑪冬間來華。恐其尚有後言。巴使若果復來。必將狼狽一氣。橫生波瀾矣。蓋外洋朝廷。未悉中國情形。並不知釐金爲何物。巴使雖久在中華。於約章不甚貫通。不知其回國後如何播弄。然中國於釐金一事。論條約則有各口通共章程可憑。論事勢則各省防軍。京餉協餉。均恃此爲大宗。一旦入款立絀。必益貧弱不振。固當殫中外全力。勉與爭持。且西國通例。量出爲入。一歲中有額外用度。輒加派於各稅之中。殆與中國抽釐名異實同。中國洋稅。僅值百抽五。而外洋稅例。英國則值百抽二十。美國則值百抽四十。甚有值百抽百者。設令中國酌中定制。海關正稅。仿英人值百抽二十之例。則一切餉項。綽有餘裕。儘可盡去內地釐捐。奚待外人之強聒。今中國洋稅。

因昔受彼欺朦。既微之又微。祇此釐課一宗。稍資協濟。而所抽收者。僅係未完半稅之洋貨。其已完半稅。領有單照。概予免收。洋商實毫無虧損。若必去我內地釐捐。莫若令洋商洋貨。皆完半稅領單照。則無釐可收。不言去而自去矣。儻彼不論有單無單。欲全去內地釐捐。我祇可以添稅與之商辦。明知萬難允從。然彼既以非理相擾。我亦不得不據理相折。况修約之事。本可據兩國所不便。互相商訂。洋稅之輕。乃中國不便之尤者也。巴使意在挑衅。必增飾一面之詞。聳動彼國君相。與我爲難。竊聞畢斯馬克主持外部。公忠明恕。遠邇交推。該國主賢各執政。皆願結好中國。不欲無故興戎。似尙有情可通。有理可說。執事向與巴使之兄。交誼甚篤。又與其各部大臣熟識。當能設法從中排解。望於接管卷宗內。檢查修約全案。將始終本末。徹底研究。然後與其外部妥爲商議。明白剖晰。使之豁然開悟。亦釜底抽薪之策。希隨時詳晰示之爲要。

### 代李伯相覆李星使書 庚辰

客歲冬月。泐復寸函。諒達台覽。旋接惠書。具聆壹是。赫德沈毅而善用人。惟素性陰狠。藐視華人。前此總海防司之說。羣議以爲既有利權。又執兵柄。恐總署不善駕馭。未免太阿倒持。害多利少。已密商作爲罷論。各國議停鐵甲。而議者自議。造者自造。可知制勝之具。關係大局。非空論所能遽廢。中國集有餉項。必須定購三隻。尊議中國設防之法。須以鐵甲爲坐鎮。以快船爲迎敵。以礮臺爲靠山。則進戰退守。蚊碰各船。膽氣既壯。亦易命中。否則束手受困。洵係確論。刻下各海口。間有礮臺。快船託赫德訂造。僅有二號。亦須明年方到。鐵甲因經費未齊。至今未辦。亟宜豫爲綢繆。北軍駐泊之地。以大連灣爲得勢。將來蘇浙閩粵。總須分練一軍。此時似以南關爲適中之地。若水軍駐此。而分哨廈門臺澎。呼應較靈。但慮諸帥意見不一。未能遽定。各種守雷行雷。電機電線。津滬機器局。略可仿造。而未甚精至。裙網棉藥。有切於實用。而未能仿造者。亦須陸續購備。刷次考甫廠魚雷用法。并海部試演數表名目。尙祈

鈔譯寄覽。方今整頓海防。船械固屬緊要。而欲求三年之艾。收百獲之效。尤以陶鑄人才爲本。各省官吏紳士。素未究心洋務。驟與詢考事言。大都格不相入。如欲漸開風氣。非創設武備院。延請西國諳練兵官教習。不爲功。但苦無人倡此議耳。各口岸洋商。向歸領事管轄。若此約不改。則地方官無管轄洋人之權。卽內地無准洋人通商之理。卽以加稅相抵。恐允加數種。未及舉行。洋商已徧內地。尊見以爲宜。斬絕拒之。告以不准內地買賣。深協機宜。諒彼亦無可置詞也。伊犁之事。經崇公與俄定議。回華爲言路所劾。已干嚴譴。此事誤於遣使之時。審擇未精。崇公急於返旆。壹意欲得地銷差。而不顧其他。迨已僨事。廷臣急於廢約。欲重罪使臣。而不顧其他。值此人雜言龐。措注固難盡善。現奉明降諭旨。將條約章程作爲罷論。另派曾劼侯爲使俄大臣。前往商辦。俄人之能否就範。固未可知。萬一旁人置之不理。則劼侯進退維谷。有礙全局。殊爲隱憂。劼侯前赴俄國。當過柏靈。執事如與相晤。望將應付布置之方。妥爲籌商。洋監督日意格所陳各節。頗覺中肯。丙子秋間。該監督曾上條陳。所開船隻數目。稍有異同。統計購造鐵甲二艘。快船四艘。水雷艇二十隻。約合價銀四百六十餘萬兩。尙屬中國力所能辦。無如邇年以來。各省關以全力協濟西餉。額定海防經費。不過解十之一二。况部帑歸款分之。晉豫賑款又分之。而都中清議。動斥經理海防。爲糜費無益之舉。偶有興辦。掣肘多端。今因俄日多事。而言戰言守者。紛然而起。不知所操何具。無怪日監督之激切而陳也。現除快船已訂購二艘外。閩廠雖有仿造快船之說。因費絀迄未舉行。練船亦已遣撤。尤爲可惜。敵處擬先於沽口設練船一號。以期選練水兵。淵源不竭。但尙無妥練教師。未卜能否有成。日監督又稱日本兵船。若紛至沓來。焚擾商船及海濱要地。非蚊船所能馳援。忠謨切論。深爲可佩。英法使每詢及倭事。互相關切。儻德君見面問及。不便含糊作答。應由執事自行函請總署。將大略情形。隨時電示。

代李伯相覆徐鑄庵部郎書庚辰

頃接惠函。以時事多艱。詳論措注之方。纏纏數千言。卓識闊議。切中竅要。傾佩良殷。都中自去臘以來。衆議盈廷。大抵欲管理邊防。而求其道於理財。用人不可謂非當務之急。業奉諭旨。逐漸施行。然議者身居局外。掇拾陳言。未必練達事理。往往舍大圖小。舉一遺十。其行之而善者。或可損益參半。若其中或有名無實。或窒礙難行。或變本加厲。皆所不免。鄙人忝任畿疆。奉行朝政。其便者相機妥辦。其不便者隨時申請。乃分之宜。承示求才一節。咸同年間人才之盛。皆起自田間。備嘗艱苦。然後量材授事。因事斂勞。蓋獲效而後用。非用之以課效。今時異勢殊。禦外敵與勦內寇。難易迥判。則所以用才者。又不同。至才之大小真偽。全視乎主帥之造就。洵係確論。近日廷臣中。如二張黃寶諸君。皆鯁直敢言。雅負時望。然閱歷太少。自命太高。局外執人長短。與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驚虛名而鮮實際。尊意能使在外歷練。所成當未可限量。實爲當今儲才切要之圖。惟此中機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若僅由疆吏奏調。予以差委。則非諸君所願。請爲幫辦。則人之意見。豈能盡同。彼此參差。徒滋掣肘。恐有如明代巡按御史之流弊。儻朝廷欲陶鑄人才。不妨使諸君出而馭歷。始計資格而授以司道。繼課成績而任以封圻。似亦實事求是之一法。張幼樵已奉諱在籍。敝處現訂於三月間來幕襄助。亦冀其練習時事。他日可不僅託之空言。至地方紳士出佐治理者。往往瑕瑜參半。仍視疆吏之賢否。以爲用人之得失。尊議取才之法。專尙悃愾無華。實心任事。可謂要言不煩。理財一節。戶部之策。首重墾荒。果能處處得良。有司拊循勸導。未始無效。然兵燹以後。戶口大減。鄉農墾荒田一畝。耗費較鉅。往往畏難中止。今欲責令開墾。非特無此人力。亦無此物力。至於履丈升科。則擾累尤甚矣。又捐收兩淮票本。其意以從前票商獲利已鉅。雖按年加徵。並不爲苛。然每票每年運賣一次。獲利多者千金以外。少者僅數百金。鄙意所定上中下三則。若僅捐一次。各商或尙可勉力。若按年加徵。必至增價滯銷。私梟充斥。來示所謂加增之利。不可得。而本有之利亦俱窮。非虛語也。淮南疲困已久。近聞稍有起色。此令一行。恐淮綱又將不振。殊屬可惜。清查州縣交代。立法不可過嚴。而要亦必行。此間新立交代章程。行之數月。頗有成效。外省各項奏銷。皆先講定部費成。

數然後造報。從無實用實銷。今復申明定例。嚴核奏銷。是益授部胥以訛索之柄。從此耗費益鉅。公帑益虧。流弊滋多。莫此爲甚。其通核關稅。整頓釐金。雖獲效未可必。尙屬應辦之事。停止工程。核實折價。每歲或可撙節若干。至減成養廉。及減平銀兩。卽令各省全數解部。每歲不過得二三十萬兩。從前倡議之人。本係不達大體。蓋各官必廉俸足敷辦公。乃能下不病民。上不病國。舊制所定廉俸。本非甚裕。今復減之。勢必剝取民財。暗虧國帑。所得甚微。所失甚大。此掩耳盜鈴挖肉補瘡之術也。方今救時之策。以籌餉爲第一要義。但能提綱挈領。則權衡得失。當務其大者遠者。查國家定制。綠營兵額六十萬。餉需近二千萬。幾耗天下歲入之半。然勦平粵捻回各寇。皆恃勇營。未見綠營稍立功績。而勇營之餉。不能不籌。是添一宗鉅款矣。自海防多故。而築礮臺。造輪船。設機器局。是又添一宗鉅款矣。今勇營雖已漸撤。而一旦有事。仍不能不藉勇營之力。海防又不可稍緩。是惟綠營可以大加裁汰。以國用如此之支絀。而每歲以二千萬之鉅款。耗入於無何有之鄉。天下烏得不貧。儻拘於舊章不可輕改。而惟鯁鯁爲瑣屑之圖。亦復於事何裨。來示所謂查點各營。以現可應操者爲率。其餘概行斥革。洵可去無用之兵。以節有用之餉。但恐格於時論。不能推行耳。直隸各處練軍。現頗整肅可用。至所謂保陽軍。不過二百餘人。係劉蔭帥在任時所設。募集省城無賴。專供省城差操。非練軍也。若遂裁撤。必至游手滋事。局卡之經理釐金。州縣之徵取錢漕。似在委任得人。未便限以成法。其餘各項領款。爲數無幾。而政體所關。似可無庸停止。執事研求時務。確有心得。與空談無實者不同。至謂中外大局。宜求一能發能收之策。勿爲清議所撓。此事措置未善。已一誤再誤。操縱之權。將在強鄰。能否就範。尙難逆料耳。

代李伯相覆曾沅甫宮保書辛巳

頃奉惠函。並鈔示越南國王先後來文。及照覆稿兩件。敬聆壹是。越南危迫無措。籲求中國援護。而於法人如何

要挾。該國如何因應。一切情形。均未切實聲敘。總署以其盡屬空言。函請尊處駁復。查該國王初次來文。語多敷衍。第二次來文。所述中法兩國軍情。較爲詳晰。惟緊要關鍵。在法國求補約一事。中國恐其與法人私定約章。大有虧損。故必詳詢顛末。來文河內法兵。尙未退出。法領事已回嘉定等語。似議約尙無定局也。此事誤於越南與法人前次立約。不告中國。致今日與法人理論。更形棘手。檢查甲戌年法越立約第二款云。大法國明知大南國係操自主之權。非有遵服何國。故大法國自許幫助云云。是法人早伏狡謀。欲使中國不能與聞。而越人自墮其術中矣。第十一款云。大南國平定省施耐汛。與海陽省寧海汛。湖上洱河。達大清國雲南省境。及河內鋪。應開許西洋並新世界諸國人通商貿易。另定商約云云。則法人之要求補約。更非無因。越人擅稱自主。此等立約要事。並不商請中國。自致顛危。至今日而求援救。固已無及。劫剛屢向法國外部商辦。彼並不明認越南爲中國屬邦。則越人自貽伊戚也。如以此層詰責越南。該國王當無以自解。然今不患無拒絕之詞。而患無善全之策。設令竟被法人吞併。或立約限制。收其政權。均有太損於中國。總署初慮據情入告。驟難處置。故暫囑駁復。以作宕筆。頃因法國駐京寶使。理論此事。或可趁勢轉圜。總署擬奏請簡派大臣與寶使會議妥辦。果能立一公平條約。扶持越南。由中法兩國永爲保護。則邊防商務。兩有裨益。關係良非淺鮮。屆時應如何措注。想總署必具函知照。至越人求給憑照。往聘西洋諸國。可使漸開風氣。樹援大邦。未始非扶助之一法。在我亦屬不費之惠。日後似可允行耳。

### 代李伯相致總理衙門書 辛巳

昨接越南國王阮福昇七月初一日來文。大略以前王奄逝。國人因值艱難。意在立長。推令權攝邦事。以待朝命。并稱繕具告哀表文。其委員循例應由廣西陸路入都。惟法國尙踞北圻。恐爲所阻。擬懇稍予通融。准由海道進京。叩陳等因。查越南爲中國屬邦。向以封貢二事爲重。定例該國貢使。由鎮南關經廣西北上。中國冊使。亦由此路行。

走。蓋承平無事之時。恪守舊章。一則杜藩邦之窺伺。俾有範圍。一則便州縣之供應。俾有程式也。惟時勢迭有變遷。事機不能執一。邇來法人侵逼越南。日就危蹙。中國亟思存此外藩。以固吾圉。是昔之慮其桀驁者。今且憂其孱弱。昔之意存裁抑者。今宜力爲扶持。蓋越南之河內。南定。海防。旣爲法人所踞。復逐漸取其廣安。海陽。等城。若越之貢使。必令仍由原路入關。動多阻礙。或被法人邀截。且從前中國冊使。但至河內爲止。越南國王親往受封。自道光二十九年。該國以王少國疑。不敢輕離國都爲請。始變通成例。奉旨俾使臣前至富春成禮。富春卽其順化都城也。今冊使若由陸路赴越都。法人所踞之河內。乃必由之路。勢必中梗。該國前王咨請廣西巡撫代奏酌更貢道。獨岑中丞援成例以拒之。現該嗣王又申前請。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細繹該嗣王來文。語意恭順。尙不敢以國王自居。必俟朝命冊封。王位始定。值此事勢艱危。間不容髮。儻該嗣王早定位號。或者憑國寵靈。權力較厚。呼應較捷。得以撐持危局。中國於援越一事。旣因與法和好。未便橫挑強敵。而越南君臣懇切求援。始終不懈。惟此封貢名目。尙屬不費之惠。亦稍慰其慕義之誠。况中國迭次與法人辨論。證明越南爲屬邦。各國亦深信無異詞者。賴有封貢一說。爲之標準。是昔日之封貢。尙覺無甚重輕。至今日則封貢尤爲緊要關鍵。趁此越王自來籲請。正可相機應付。萬一因循不舉。法人轉指爲中國甘心讓越之明證。將益啓其鯨吞之志。查前日上海電局轉寄法越新約第一條。東京均歸法屬。彼所謂東京。蓋指北圻而言。不僅河內一處也。第三條。紅江沿河歸法設礮臺防守。果如所言。是法人所踞之地。一時斷難讓出。又李丹崖寄到法議院六月初官報。法廷上下。皆欲固守河內等處。以爲立足之地。其新派駐越使臣訓條。則誠其用全力設法。不令中國參與越事。并阻斷中越之交。此次若不酌改貢道。卽封貢礙難舉行。從此中國與越南。遂無往來聯絡之誼。卽將來與法人理論。亦更無言可執。况該嗣王文意肫切。望早蒙冊封恩禮。詔守藩封。以濟艱危。設令久延不變。則該國外患方殷。新王未定。難保不因孤弱而生內變。該嗣王求封不獲。又迫於強寇。更難保不因舛望而啓他圖。此當與時變通。審機急赴者也。竊謂越南貢使。如由海道徑詣廣東省城。再附招



商局輪船前赴天津入都。除該使行李及貢物准其查驗免稅外。如有附帶商貨。仍令照例納稅。尙於關章稅務無損。中國册使。亦由廣東乘輪船徑赴順化都城。海程往來。不過旬餘。較陸路尤爲迅速。如此則封貢兩使。既無阻隔之患。藉免跋涉之勞。陸路州縣。省供億之費。控馭機宜。收便捷之效。似一舉而數善備焉。越南陪臣范慎遜。阮述等。昨因前王薨逝。稟請回國受制。此間業經批允。咨明冰案。頃復據該陪臣等。覲稟進見。謂該國仍令其在津靜候。申訴察看情形。甚爲迫切。擬請鈞處據情轉奏。或會同禮部核議。暫予通融。改由海道。俟法越事定。仍照舊例。屆時再相機釋辦。是否有當。尙祈卓裁核示。以便飭遵。謹將越南嗣王來文。鈔呈察閱。

### 答伯兄書乙酉

二月初八日馬遞一函。諒早收到。頃接十一日手書。具聆壹是。此間與法開仗情形。大致已括於致傅相及王仲良兩電之中。仲春以後。法船在金塘洋面呆泊。每日或豎紅旗。以示欲戰之意。或對岸開數礮而已。此次防務得力。在法船初來之際。礮臺兵輪。連擊壞其兩船。以後遂不敢駛近礮臺。遠泊十餘里外。仍思乘夜放魚雷入口。又用舢板撲岸。皆爲我軍所覺。屢次擊退。擊沉。又以開花大礮。對我礮臺轟擊。每一彈大至五百餘斤。其彈或墜麥田。或墜海岸及內河。皆不開花。此中若有天意。閒有一二打著礮臺者。嵌入泥土。亦不開花。蓋自客歲弟到任後。中丞委弟綜理海防營務處。獲與歐陽軍門。及楊錢兩統領。講求布置。而宗太守源瀚。杜司馬冠英。皆以通才好談時務。凡有陳說。弟無不酌擇行之。軍門統領均老於軍事。閱歷甚深。其所以綢繆防務者。不遺餘力。沿海兩岸。修築長牆。綿亘殆二三十里。衝要之口。埋伏地雷。每於山岡顯露之處。設立疑營。壁壘森羅。旗旛高豎。凡礮臺皆換石爲土。取以柔制剛之妙。換明爲暗。務使虛實相間。敵不知吾礮臺之所在。從前洋人構釁中國。籌防未盡得訣。堅瑕虛實。一望了然。彼以千里鏡注視吾兵民所居。軍實所萃。貨物所屯。以開花礮攻之。一彈所炸。鮮不糜爛。故當之者無完壘。櫻

之者無堅城。今經營半年。而狡寇適至。彼但遙見一片長牆。既無以辨吾孰堅孰瑕。孰虛孰實。或對高處疑營開礮。則虛無一人。徒耗藥彈。敵在海面。風潮顛簸。所放之礮。往往不能取準。如欲闖入口門。既以水道不諳。恐困於險礁。淺灘。又爲礮臺、兵輪、叢樁、水雷所阻。且法人涉數萬里遠來。煤米藥彈。必不充足。彼一彈之價。值數十金。若放礮而漫無把握。不啻以艱貴之物。浪擲諸無垠之海岸。正欲其墮吾術中。亦恐法人覺而自止。弟早與軍門統領言之。今果不出所料。彼既不肯漫然放礮。即放礮亦毫無所中。蓋炸彈一遇鐵石。立即開花。今皆遇水土。竟無一人損傷。我軍亦置之不理。但欲伺其近岸而擊之。彼終不敢駛近。自此遂不甚開戰矣。至於遷去天主教士以清間牒。客歲費兩月心力。然後辦到。今寧鎮定海。廓然無內顧之憂。所以能放手辦事。此層亦最得力。又如海口百餘丈之寬。釘樁沈船。周密無間。係弟督同杜冠英。始終經理。今敵艦果不能駛入。而南洋三輪入口後。有所憑依。不致被轟於魚雷者。樁船力也。他若造寧鎮電線。以捷軍報。豫以厚精僱養善領港之洋人。以絕法船之嚮導。密聳英領事揚言保護定海。以杜法人之窺伺。由今思之。皆係必不可緩之要著。其他小事。隨時相機措注。更難縷述。弟自元宵以後。百務環集。寢饋爲廢。飛檄發電。筆不停揮。手腕欲脫。今始稍覺清暇。鄙意所尤快者。如滇、如粵、如閩、如直隸、如奉天、如臺灣。皆星使聯翩。會辦絡繹。宿將基置。且由部撥大宗巨餉。然要不過勝負互見。甚者如馬江之敗績。惟浙防無督辦之大臣。亦未撥巨餉。僅由弟與健飛軍門承乏其間。健翁任戰事。而籌劃一切。則弟任之。位望最輕。用餉最省。而氣勢完固。有勝無敗。非特中法開戰後所僅見。實與洋人交涉後初次增光之事也。承詢邸鈔。未見弟名。蓋因中丞匆匆敍戰。偶爾遺漏。然正與弟意暗合。夫爲其實而不居其名。最爲上乘。凡人求見姓名於奏報者。蓋爲希冀獎敘。起見。弟之本心。惟兢兢以不能盡職防海爲懼。豈復稍計及於獎敘。中丞平日倚弟籌防。始終言聽計從。毫無掣肘。今或察及弟之不及汲於表見。故不以其待諸將者待之。夫課其實用而緩其虛名。不可謂中丞非真知我也。雖然。此事之梗概。請再爲兄詳陳之。大抵中丞敍戰之疏。悉本軍門統領報戰之文。軍門統領於此素不甚留意。一以屬之

營中之文案。近來營中文案。大率貧窮餬口之士。本無識時務。知文墨者。不過掇拾浮辭。潦草塞責而已。蓋論海防報戰之體。與勦粵捻寇時情形迥異。勦寇之役。重在臨陣決勝。故敍戰宜詳。海防之役。重在平時布置。故敍戰宜略。今鎮海兩次擊敗法艦。若覈實甄敍。不過彼此各開幾礮。法艦受傷旋退。寥寥數語。足以括之。惟必將事前布置之曲折。擇要敍明。而所以致勝之由。不言自喻。正文不過淡淡著筆。則愈簡實而愈精神。彼營中辦文案者。固不足以語此。於弟布置各端。既一字不及。即於軍門統領之布置各端。亦一字不及。突敍礮臺開礮一事。無以起發人意。使人閱之。轉覺其敷衍無聊。疑非事實。然則浙省以卓然非常之績。而出以黯然而無光之文。固屬可惜。弟推本於營中文案之無好手。雖係實情。仍宜曲諒。以前敵倥偬之際。實不暇精心營度也。且務實不務名者。固不於此爭得失。因來書殷殷詢此。輒縱論及之。至當時弟不專具稟牘。以備中丞採擇者。嫌與諸將爭功也。方今和議已成。或不致再有翻異。鏡清砥平。可翹待矣。

### 論大東大北電報兩公司訂立合同書 庚寅致總理衙門

大東大北兩公司。報效官電。訂立合同一節。十一月十八日寄上一電。因查該公司之例。凡爲電報公事發電者。不給電費。爰將辦法詳敍電中。惟須俟該局閒暇時。始能發遞。聞逾半月後。甫經達到。旋接鈞署來電。謹悉壹是。已經電覆梗概。所擬合同第二款內。除中國電報局外。不准別國公司在中國海邊安設水綫等語。該公司初意欲作不准別公司在中國海邊安設水綫。而無別國字樣。則中國電局將來亦不能設。自斷無此辦法。理論數月。始改爲不准別國公司字樣。然合同全款。皆從此生根。北東公司所得利益。祇此一事。至第一款明認其在吳淞等處設線。原係空文。並非實惠。蓋彼之設線。已一二十年矣。勢固難以不認。而驟撤之。但我須以此說斡旋。方無損於體制。彼亦知此條並無所獲。而彼於第四、第五、第八等款。皆予我以絕大權利。實專酬第二款之益耳。若第二款不行。則全

款當廢。功敗垂成。殊屬可惜。竊意北東公司前函。謂他國必生異議。實係兩公司爭論時情形。昔年大北來華。先設海線。大東起而相爭。謂英使威妥瑪前在鈞署理論滇案。曾議請英商在中國設水陸電線。當時曾否答允。固未可知。而威使之藉端要挾。不循公法。亦與近來各國情形不同。福成近到外洋。竊觀各國於電線鐵路等事。尤以自主之權爲兢兢。斷不任他人干預。無論交何國何人承辦。准其自爲酌度。友邦不能過問。查蒲安臣所定中美續約第八款。亦聲明電線鐵路均係內治之法。美國並無干預之權。光緒初年。英商在吳淞私設鐵路。經沈文肅公力與相持。彼遂停輟者。殆格於公法也。中國二十年前。於此等利害。尙未深諳。大北乘隙先來。擅自設線。當時亦以彼族饒舌爲疑慮。並未從嚴禁阻。以致大東相繼效尤。并託威使原議以爲券。與大北兩不相讓。勢難堅拒。今大東早經設線。則於威使前議一層。業已安置妥帖。目下各國交涉。與前迥殊。均能循理。且不生要挾之端。更無異議。鄙意乘此閒暇。亟定規模。收回權利。最爲要著。從前合肥傅相。亦與大北訂立合同六條。惟於報效官電之外。尙無別項利益。且於合同字句。未及仔細推敲。因有不准別公司設線之說。彼時中國電局。適自造線。大東又來撓越。而大北乃趁此翻悔。不肯踐約。迄今未有歸宿。福成所深慮者。北東來華設線。而我未能禁阻。又不責其報效。若各國公司援照前來。我將無辭以拒之。凡值用兵之時。電線尤關緊要。儻德、奧、法、倭諸國。並遣公司來華設線。則中國爲各邦公共通電之地。門戶洞開。何所底止。卽如甲申年孤拔接法廷密電。掩我不備。遽有馬江之失。其時爲法通電者。非大北卽大東。因我未訂合同。故彼並無所忌也。今之辦法。借北、東兩公司之報效。而予以保護。兩公司爲名。而杜他線之來。各國公司既知有此合同。自不妄生覬覦。前電所云英、丹、俄、公使若來問此事。請以中國自主之權。回覆決絕者。蓋彼使不能與聞。明非國家交涉之事。則各國自不能援均霑之例爲辭。因係我與該公司自訂合同。猶之在英購製機器。法不能以此相責望。在德采辦軍火。奧不能以此相瀆擾也。况北、東既爲我用。遇有他公司潛來設線。彼必偵探密報。我可豫籌設法禁拒。非若昔日辦理之棘手。福成深知電務關繫緊要。派員與兩公司理論。舌敝唇焦。已

有八閱月之心力。注於其間。始獲漸就範圍。卽現擬九款。亦經句斟字酌。與彼往返駁論者五六次矣。經經之見。竊謂此舉俾各國不生覬覦。永保中國自主之權。爲第一義。有事時受我監察。不爲我敵國通電。爲第二義。疏通中外消息。辦理交涉。隱獲裨益。爲第三義。中外各署。每歲可節省電費數萬金。猶係第四義也。前電各款。彼此磋商既久。大致已無甚出入。第三款應改之語。謹遵鈞電。當與北東商定。惟中國電局與兩公司商訂各項章程一句。仍擬作爲允兩公司與中國電局。自行商訂各項章程。以下再照電示之語。敘入。則電局已獲無形之權利。蓋合同之語。謂電局應商之公司。則權在公司。若云允公司商之電局。則權在電局。查兩公司在中國。僅有海綫數處。較之電局陸綫通連各省。究有主客之分。衆寡之殊。察其隱情。似不能不聯絡電局。且其交涉之事甚多。勢固不能不與商也。福成已於臘月初二日移駐巴黎。而大東總辦亦有事外出。仲春始返倫敦。福成擬於回英時再與商訂合同。俟議妥後。一面咨報候核。一面奏聞請旨。緣前此大北合同六條。北洋曾有奏案。此次必須具奏。以示鄭重。乃足取信於洋人。俾無翻悔。而核定之權。仍在鈞署也。重洋遠隔。電價過昂。每致信息不靈。竊冀此局早定一日。卽早收一日。擄節之益。卽使趕速就緒。恐通行開辦。已在明年夏秋間矣。

### 致王制軍再啓 壬辰

捧讀另示。於滇緬邊界。攷覈源流。究極利病。形勢瞭然。想見盡畫籌邊。久操成算。鉅細無遺。曷任欽佩。又以英兵年來靜謐。並不游弋邊地。齒及敵處。詰問之功。會逢其適。過承獎譽。祇增慚慙。滇邊界務。已與外部爭論數月。尙無歸宿。外部頗知顧大局。畏公法。惟印度部蠻橫無理。壹意佔地。貪得無厭。雖外部亦無如彼何。以致管禿唇焦。尙未就範。曾惠敏原議三端。固尙有做不到處。而不能不從此下手。以占先著。旋又思穆雷江以北之野人山地。爲通藏要路。尊示所云英人最屬意者。實係洞見癥結之論。且昔董大寨英兵不撤。事定之後。恐又誘脅騰越諸土司。俾爲

兩屬滇邊從此多事。不得不爲固圉百年之計。因復按照泰西公法。索分野人山地。以大金沙江爲界。如此則自穆雷江以北。大金沙江以東。皆爲我有。斬斷許多葛藤。滇西可無邊警。曾惠敏雖嘗有此意。尙未引伸其說。大抵此一端可兼前案之三端而又過之。明知彼族尙難輕允。然所以必索此一端者。爲冀可稍得三端計也。所以必索彼三端者。爲免彼進侵滇界計也。苟非透進一層兩層。盤旋作勢。恐至著著落後。受制於人。現正相持未決。不憚以筆舌力爭。待到結束之時。或冀於三端中得其兩端。即可見風收帆。潞東揮人。歸我旣難控制。歸彼又慮侵逼。若但留作甌脫。英人向不喜用此法。且恐名爲甌脫。仍漸被彼佔踞。窺我滇境。自不如徑定一辦法。堅明約束。較爲妥協。竊查揮人各地。大半已歸屬暹羅。客歲英與暹羅定界。又稍割以畀暹。所存似已無幾。鄙意但欲於車里孟連兩土司邊外。酌量索地。庶可保護該兩土司。而揮地原各有土酋。仍可處以羈縻之列。不必收爲屬地。似亦不難控制耳。至大金沙江以東之野人山地。萬一果能索到。則自穆雷江以北。直至二十七八度之間。皆不過在沿邊數十里外。亦並非收爲屬地。不過羈縻勿絕。仍聽野人各自爲治。聞英兵駐昔董大寨者僅二百名。因其地頗得勢。已足以資彈壓。中國素爲野人所歸嚮。乘彼怨恨英人之後。若遣能員諭以德意。必可翕然從風。仍選有節制之練勇一營。填紮昔董。及沿江一二要地。則江東野人。並皆安堵。并可保護華民。疏通商路。二十年後。野人漸化爲良民。似可建設州縣矣。若果得此一端。則前所索三端者。恐致減色。必難如願相償。然就利害重輕相較。自以舍彼獲此爲尤善。但印度部堅韌異常。有難必得之勢。或當仍以三端爲退步耳。

再密啓者。前歲福成與英廷商定。凡英之屬埠。華民萃居之處。中國均可設立領事。與西洋各國領事一律看待。今新嘉坡已改爲總領事。其相近之檳榔嶼。麻六甲等處。均歸兼轄。並可相機添設副領事。以期保護華民。又仰光一埠。卽洋圖所謂南緬甸者。亦有華民數萬。客冬曾經函請總署。添設領事。頃接署中總辦密函相告云。堂憲握槩者。亦知此事於華民頗有關係。但要務繁多。易致延擱。緬事爲台端與敵處之專責。似應函商執事。先請奏設仰光

領事。並請設新街等處領事。則兩地分疏。不謀而合等語。斯言頗有見地。尊意如以爲然。或奏明先設仰光領事。並請旨敕下敝處。遴派委員。遵照定章。請英外部發給領事憑照。其新街領事。俟滇界大局議定之後。亦當及早聲請。新街領事須兼莽達拉等處。可轄北緬甸全境華民。似於撫綏事宜。必有裨益。福成期滿交卸在邇。此信到時。已在三閱月後。台端如奏請設仰光領事。可否先電達梗概。俾福成得據以電請總署之示。則事不致稽延矣。

### 答袁爽秋戶部書

戶部郎中袁爽時  
爲總理衙門總辦

辛卯 以下海外文編

奉二月十三日惠書。猥承蓋注。緱佩無涯。香港設領事一事。其用在緝逃犯。防漏稅。嚴海界。於廣東全局。大有裨益。鄙人不過窺英之願。敦睦誼。迎機而導。不敢以畏葸遲疑。失國家之權利而已。本不足道。英人求在喀城設員。貴署堂上公函。初稱港員既允。喀員亦難終拒。此論固爲持平。且西陲逼近強隣。而喀什噶爾。惟俄獨設領事。俄領事不遜益驚。往往以條約所無之事。迫我疆吏。疆吏不諳洋務。甘飲其欺。英之游員。過喀城者。代爲不平。輒以俄情密告疆吏。因是英欲設員。俄頗恣之。尊議得英牽制。亦可戢俄戎心。於籌邊大局。洞若觀火。實獲我心。前者港員機有可乘。未便逆料其別有所求。堅拒不受。乃貴署堂上某公。因出使時商設呂宋領事。三年不成。恐香港驟派領事。致形其短。意稍病之。遂因英使華爾身。以設喀城領事爲請。乘機力阻港事。疊接署中來電。輒謂喀員空駐。俄必生疑。一則曰難在應俄。勢須兩罷。再則曰港喀相形。利少害多。不佞若善自爲謀。不過聲請罷設港員。迎合署意。即可卸後來仔肩。免無數尤悔。豈不甚便。無如大局利害攸關。私衷實不忍漠視。從前中國不明外務。所定條約。多受虧損。如各國領事在中國者。權勢甚張。獨不許中國在歐洲及南洋設立領事。是明明不以萬國公例待中國矣。問嘗與之切實理論。磋磨半年。且暹羅、日本。皆已設香港領事。而中國獨無之。英人亦自覺其不情。所以不能不允者。職是之故。將來即可爲援案。布告他國。張本亦可爲隱換受虧條約。張本今既得而又棄之。轉覺難以措詞。若明言因喀

事難在應俄。而至願罷港員。使英人謂我意在親俄。則必以忌俄而啓嫌。謂我意在畏俄。則必以輕我而變計。俄之見猜。固爲可慮。英之生隙。亦所宜防。港員旣罷。則此後更難再議。不佞所以寧違署意。不敢附和雷同者也。凡兩國交涉。遇本國關係利害之事。無論於彼國有無先施。皆可發端。亦無論會否受彼國之先施。皆可相機迎拒。喀事發端在港事之前。原不因港事而起。港事因喀事而易成。則固有之。然使英果注意喀事。我雖罷設港員。彼亦未必終已。甚且如威妥瑪之故智。又別起波以圖之者矣。况兩國交涉之利。爭得一分。卽受一分之益。港員之設。不妨先飭其盛情。而喀事之允否。仍宜以我之利害爲衡。鄙意喀員足以牽制強俄。乘彼之以喀員爲請。又可借爲酬情之舉。則港喀兩利。中國兼而有之。此機胡可失也。俄人生疑一說。尤屬昧於事情。俄果欲發難於中國。無論何事。均可執以爲辭。若猶循照公法條約。則許他國設一領事。與俄何涉。此音一播。中國外交之事。俄皆得而制之。是殆以俄之屬國自居也。不則別有見解。不恤國計民生利害者也。執事洞晰中外情勢。膽識兼裕。前讀偉議。皆關至計。此事得失較鉅。正傑人志士發抒讜論之時。職所當爲。諒必獻替以挽全局。企盼何極。

### 覆許竹簣大臣書

光祿寺卿許景澄時爲出使俄德荷奧四國大臣

壬辰

昨奉惠書。敬聆壹是。新疆撤帕米爾駐兵。惟留卡倫數處。俄廷意向未慊。此事似不可聽彼僿言。請查詢所謂卡倫者。何時創設。如設在二三年內。不妨爲總理衙門明言之。檄令疆吏暫撤。以待兩國會勘。萬一係數百年舊設之卡倫。卽此可爲我地之左證。似宜先與辨明。以留餘地。否則恐俄人得步進步。必欲我讓舊設之卡倫。設令他日疆吏據舊案以力爭。爲使臣者。必致進退維谷。此不可不慮者也。竊嘗以謂中外交涉。惟邊界要端。須由疆吏主持。總理衙門祇參酌其間。使臣不過傳達語言耳。何者。朝廷必據疆吏之言爲鐵案也。且使臣相隔遼遠。邊事無從懸揣。如非吾地而主進取。則爲生事。本吾地而主退讓。則爲蹙境。二者有一於此。皆足以干重戾。往者崇地山宮保



之獲咎。可爲殷鑒。當時亦祇求迅速了事。而不知有左侯相之警警也。不才與執事遠役海外。同舟共濟。如故持高論。而使執事爲難者。有如蒼天。某生譏謔詐僞。造爲邪說。離間兩館。想明者必能洞見癥結。至帕米爾。作爲三國局外之地。一層迭承總理衙門函電。與英國外部仔細商論。英人謂帕米爾人才物力不能自成一國。非瑞士比利時可比。莫一有如生番劫人之事。三國中孰擔其責。孰理其事。從前歐洲多此等辦法。鮮有能善其後者。儻云公同商酌。則意見恐難相合。籌畫必致參差。卽有一國力任其事。又將爲異日占踞之漸。此則措注更難者也。尊議又謂鴻溝甌脫。均非其時。今日惟有任俄所爲。聽兩虎之自鬪。然恐風波一起。英未必竟與俄鬪。而受其敵者。先在中國。俄兵必長驅深入。盡占帕地。闕我回疆。倘欲先撤卡倫。以順適其意。然後再與勘界。熟玩總理衙門來電。似已考證確鑿。與合肥傳相函意。大旨相同。疆吏想亦必持此議。所謂衆論不可違也。違之恐又蹈蹙境之嫌矣。總之俄人貪地無厭。祇有力持正論。以折其氣。詳稽成案。以塞其辨。彼既自知理屈。或者狡謀稍戢乎。鄙人欲求固圉息事。殆與執事同心。然有不如此。不能固圉息事者。謬叨知愛。輒敢進其愚戇之論。儻勿見罪。幸甚幸甚。

### ■ 上曾侯相書乙丑 以下外編

竊惟天下之將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經緯之。而天似靳之。往往有二。宋明以來。大儒間出。恆不得居將相之位。以有爲於時。得位矣。或限於地。或受任未專。且久。或丁舉世耳目之因循。而礙於更革。則亦租稍補直。撥拾而未暇爲。百世深計。此非其人不偉。位不顯。而時爲之也。若夫天生瑰琦宏傑之人。而畀以至重之任。又有可因之時。則天以百世事業寄之也。不待言而決矣。國家承平餘二百年。自粵孽倡亂。荼毒徧海內。回苗幅捻。諸寇如蝟毛而起。節下以鄉兵數千。號召賢俊。爲天下倡。廓清南楚。奮兵而出。蕩鄂渚。摧江州。收奪失土數千里。遂受東征之命。水陸諸軍。夾江而下。規全皖形勢之地。以制賊死命。推轂羣師。選將分兵。則兩浙三吳。相次恢復。然後悉銳而拔金陵。梟元惡。

掃除數百萬猖獗之豺虎。而滅其景跡。節下之勳。磊磊軒天地。海內抵掌高談之士。窺見標末。開口不能誦說萬一。拘方鄙儒。豈復能仰測高深。擬議影響間哉。抑福成竊不自揣。猶有望於節下者。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節下戡亂之業。視唐之汾陽王。明之新建伯。殆已至百里而又過之。若必如伊、傅、周、召之政治。則適及乎百里之半。而當加意之時也。伊、傅、周、召。固非福成所敢窺測。若三代下之能追蹤前哲者。莫如諸葛武侯。請設言武侯之事。假令當時滅吳、盪魏。天下爲一。將爲一代建不拔之業。必作人才以培邦本也。審矣。必飭治道以康兆民也。審矣。必將策富強。定經制。消反側。防外侮。正風俗。又無疑矣。武侯雖不得行其志。而其志之所當爲者。則可推也。卽推而上之。爲伊、傅、周、召。其所爲亦當如是也。今節下之功。旣遠出武侯上。而可爲之時。又十倍武侯。天子倚之。天下信之。節下建一議。行一政。則舉世將視爲轉移。又值變亂之後。百事興革。民心望治。往往更張而不見其迹。設施而易蒙其澤。是伊、傅、周、召。所僅能一遇之時。而又知節下平日所自期。斷不在伊、傅、周、召。下。故福成敢以其迂疎之說進焉。福成於學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往在十二三歲時。強寇竊發嶺外。慨然欲爲經世實學。以備國家一日之用。乃屏棄一切。而專力於是。始考之二千年成敗興壞之局。用兵戰陣變化曲折之機。旁及天文陰陽奇門卜筮之崖略。九州阨塞山川險要之統紀。靡不切究。蓋窮其說者數年。而覺要領所在。初不止此。因推本姚江王氏之學。以收斂身心爲主。然後浩然若有得也。旣又知爲學之功。居敬窮理。不可偏廢。而溯其源。不出六經四子之說。蓋術凡三變。而確然得所歸宿處。所懼知識擣味。師心獨學於窮鄉之中。固陋不足以應世。竊自思念。必得今世巨公如節下者。以爲依歸。而磨礪以事始能略有成就。昔先人以文辭受知門下。爲縣令湖南。方稍欲建樹。不幸中道卽世。福成時隨長兄福辰在楚。適節下辱垂弔賻。恩誼之隆。非可言喻。旣而賊陷故鄉。奔馳東歸省母。相遇於江北之寶應。遂僑僻處居之。讀書奉親之外。妄畫滅賊方略。思欲親詣行轅陳獻。輒以母老家貧。不能遠行而罷。邇者節下犁平醜類。而天下至急至切之務。與東南經久之規模。均惟節下是賴。蓋所謂其人其任其時三者。咸會其極者。失此不言。復誰與言之。今聞節下以

勦擒寇北上。彼皆烏合。救死之寇。以節下之威臨之。自當不日蕩定。但所云百世事業。不盡在此。故輒獻其前所欲云者。其北方利病。與勦捕機宜。數千里外。未敢懸度。至其梗概。略具於治擒寇一篇。謹撮大端。列爲條目。如左。曰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擒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雖其間草野臆度之言。不之。而論當今要務。似不外是。言辭蕪拙。字跡麤劣。伏惟恕而察之。不勝惶悚冒昧之至。

## 養人才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三者兼用而不偏廢。隋唐以降。始專尙考試。然其間自巖穴顯者。猶或有之。又特設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明初至今。制藝日重。得人之塗。一歸之甲乙科。其初文風渾樸。期於明理而止。故凡名賢碩德。與偉才異能之思。自表見於時者。亦往往由之以進。然自是不就考試之人。以事舉者。固屬寥寥。以德進者。更闕然無聞矣。近十數年來。潢池不靖。朝廷博求賢才。大臣舉薦。率不次擢用。於是智略輻湊。虎臣輩出。四方瓌俊。雷動雲合。以贊中興之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朝廷能破千載之成格。而節下以忠孝文武爲之倡。又復虛懷宏獎。振古罕有。故一代人才。聞而興起。用以截亂夷難。而惟節下之左右之也。今巨孽已平。海內漸以無事。英雋無由自效。士之奮迅求試者。復相率而入於科舉。科舉行之既久。其法不能無敝。蓋學士大夫。以制藝相切劘。餘五百年。至於今。陳文委積。勦說相仍。而真意漸泯。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夫以工拙不甚相遠之文。取決於有司一時之愛憎。加以貪常嗜瑣。意見各異。而黜陟益以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務爲澆劫浮尫之習。以弋科第。魁碩之儒。皓首而不遇者。比比是也。然則欲救科舉之弊。而收遺逸。養人才。莫如徵辟與科舉並用。大凡以今日天下人才計之。其見收於科第者十之二。其見收於軍營及一切保舉者十之三。其沈抑連適而不獲一用者。猶十之五。節下誠博訪而慎擇之。若德行純懿。若經術精深。若吏治明嫻。若邱園高蹈。若練習

名法。若諳曉韜鈴。若幹略過人。若文章希古。其他茂才異等。有一長一藝。堪施實用者。不拘一格。取其見聞所及。或素有時望者。薦之朝。復奏之天子。飭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仿國初舉博學鴻詞例。召試大廷。量才錄用。然後著爲成法。不時舉行。如是則賢才無遺逸之患。可以輔科舉所不及。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漸以轉移。夫科舉雖弊。其法固難變革也。若但云振文風。新士習。又非一人所能主其權。一日所能蒞其功也。節下負知人之雅鑒。昨者凶豎干紀。旣以之收召英豪。奏不世之奇功矣。今復爲國家扶植元氣。以振聳天下人之耳目。當必有度越千古者。蓋斯事體大。非節下之德之力。不能成此舉。亦無復有能勝此舉者矣。伏惟及時加意焉。平時所作選舉論二篇。謹附上。

## 廣墾田

江南衍沃稱天下。頃更喪亂。民死者不可勝數。其顛沛飢羸僅存之民。或無以爲耕。耕亦不穫。然則事勢至此。雖天時太和。災稜不作。而甘雨下注。常委爲滄海之波。民固且拱手待盡於溝壑之間。而莫之拯也。時事之可憂。孰甚於此。雖然。福成竊觀古人之良法美意。垂爲百世之利者。往往轉出於喪亂之餘。今沃野千里。曠棄不耕。誠因此時修明開墾之政。則所謂百世之利。可得而建也。開墾之政有二。曰民墾。民之有業而無力者。借以籽種牛具。資之耕。其曠絕無人之處。宜益募他州之人。願耕者。不計多寡。三年以後。升科。給爲永業。則亦可以少充國賦。曰官墾。籍無主之田。官自募民耕之。定其租。視民間租。歲減什一二。數歲之後。當有成緒。且近世官吏仰食縣官。縣官所費不訾。而受者常病其薄。宜仿古祿田之法。以公田給州縣。代其俸廉。大縣以千五百畝爲則。小縣減三之一。大率銀萬兩。可墾田五千畝。明歲俾自耕。以其租易耕他處。三歲可得萬五千畝。若以十萬金爲之。則得十五萬畝。是百縣令之食也。若以二十萬金爲之。則祭祀役食等項。地方之費。歲省大半。每行省籌二十萬金。覈之經費。不爲多。而百世之利建焉。夫自古公田之法。往往不數十年而斂者。以官爲經理。不若民之自爲經理也。今以之代俸廉及充州縣公

費則州縣之重之。必不後於民之自爲經理也。節下哀憐百姓。招流亡。給籽種。一切條法。簡而易行。若福成之愚。豈能贊一辭哉。然而經費不足。是以開之不廣。請卽見聞所及。就其一二言之。似亦有宜加之意者。今蘇、常、松、太各屬。每縣各有善後局。局數十百人。平居皆習爲奸利。至無行義之輩。其中或有稍公正者。上官使主其事。亦以鄉黨親故。莫能相禁。以故歲糜鉅萬。報銷於上官。不啻以一爲五。道路嗟歎。以爲不如其己。由此觀之。孰若悉罷此輩。以節浮費而濟事實哉。去歲不登。蘇、松差愈。常屬惟錫金。下種較多耳。然畝收僅數斗。田捐之令畝四百。差役費二百。民不得食。而州縣苛督。甚於錢漕。不知有以聞於節下者否。且錢六百。固一二畝種麥資也。麥熟後。資以種稻。亦一二畝。今獨以錫金言之。田捐爲五十萬畝。則其所失。豈可量哉。伏惟推此類汰去之。則官民並墾之利。庶可得而議焉。

## 興屯政

自巨猾倡亂以來。當事者練兵募勇。奚翅數十百萬。其轉輸之費。籌濟之勞。幾於無孔不入。雖頃天下之力以供之。猶岌岌乎有不繼之勢。賴節下威力。數年之間。賊巢盡傾。兇渠授首。而前日調集之兵勇。得以稍稍撤散。然就今之大勢計之。殘寇猶竊餘生。反側時多未靖。則有不可盡撤之勢。孤子者。旣無家可歸。驍健者。或挺而生變。又有不能盡撤之情。若聚而使之坐食。則長驕惰而滋事端。固非國家之利。况十餘年間。民力已竭。幸而稍獲休息。豈能復用其力。以給軍食於無事之時。然則處今日而欲爲善全之策。不傷財。不累民。不弛備。并以開數百年富強之業者。蓋非講明屯政不可。夫屯政之有利無弊。自古然矣。三代井田之法廢。惟唐府兵得寓兵於農。遺意。府兵變。而天下始有養兵之費。後惟明之衛所。頗合於唐之府兵。人各授田二十畝。納租六石。使之且耕且守。法至良也。洎乎中葉。邊將得請官田自便。且訓練不明。僅責以納租而止。於是軍之名。無軍之實。而軍衛之法壞。今東南數省。戶口耗損大半。往往有田多人少之虞。勢必不能偏墾。爲今之計。宜籍各省民田之無主者。官爲開墾。藉各省未散之勇丁。

其願受田者。每丁給田數十畝。官爲相其便宜。理其經界。開其水利。給其牛種。三年之後。每歲納租數石。授爲永業。俟經費有餘。在在創築城堡。倣明衛所之制。爲設守備千總以訓練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每省特設一屯田總兵。而統轄於提督。如此則江淮數千里要害之地。布置聯絡。隱然有指臂之勢。一旦有警。人人各自爲守。無復嚮者潰逃。故習行之有效。則推之而閩浙。而湖廣。而山東河南。莫不循是行之。此制一定。國無轉運之費。而驟獲勝兵。民無供給之勞。而藉資扞禦。營伍不以屯聚而滋他釁。地方不以備弱而召他虞。又以位置此無業之勇丁。而爲天下多墾數十百萬之田。則每歲增天下之穀。無慮數十百萬石。所入之租。兼足以贍國用。國家數百年富強之業。實基於此。至其經費之所出。則暫借釐金一歲。於以措理而有餘。方今兵事漸戢。而釐金未遽停者。正以勇丁未能盡散也。誠假一歲所入。以爲斯民建不世之利。一歲之後。勇丁各業其業。而釐金可以漸裁。此乃兩得之術。卽明告四方而行之。奚不可者。或曰。今之勇丁。習於酬餒。儻募之而不應。則奈何。曰。凡事之集。難於其始。是在勸其爲倡者而已。勸之奈何。凡勇丁之始應募者。其授之田。必肥以廣。給之資與籽種。必厚以倍。俾勇丁慕耕種之利。勢將奔走而歸之。萬一勇丁應募者少。則相機漸散勇丁。而別募游民以授田。暇則以兵法部勒之。何患屯田之不廣歟。雖然。天下事莫亟於人才。更願於道府州縣中。無論在任候補。令各條陳屯務利病。取其言之洞中窾要。斟酌時宜者。召之面詢得失。擇其才可用者。委其綜理屯務。又於行事之際。察其能否。而專其責成。則異才必出。而實政可興矣。

### 治捻寇

自來制寇之術。在任將而治捻之道。在任吏。昔日之治捻。宜先任吏而後任將。當今之治捻。宜先任將而後任吏。方捻寇之初起也。不過饑窮烏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殺。過城寨不攻。遇大軍則走。斯時得一饒將。屬以勁兵。雖數十百萬之衆。立可摧散。然今日散爲民。明日復起爲捻矣。卽擊其衆而盡滅之。而深惡民之弄兵者。復接踵以起。蓋捻

寇之難治在此。此其故何哉。山東河南數省。吏治疲刑已久。民貧俗悍。習於爲非。善撫之則皆民也。不善撫之則皆捻也。故絕捻之源。首在吏治。昔龔遂守渤海。而莠民復業。張陵守廣陵。而劇盜乞降。本朝乾隆季年。黔楚苗匪蠢動。福文襄王以天下全力臨之。迄於無功。以沒傅鼎。一同知耳。用鷓勦之法。卒以平苗。此其已事可見。故曰先任吏而後任將。今之治捻也。則不然。凡兇頑狡悍之民。獮雜略盡。其漏網逋竄者。不過一二桀黠之徒。爲之渠率。誑誘驅脅。以與王師鬪。不幸使之一再得志。森忽標悍。幾類流寇。語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今已不啻涓涓矣。然及今治之。猶可圖也。圖之之機。宜檄直隸。山東。河南。督撫。堅壁清野。謹守封略。各以其兵策應。節下以大軍蹙之。分遣諸將。或截擊。或迎擊。或斷其道。或持其堅。或襲其輜重。或披其形勢。或攻其無備。或散其脅從。彼一二兇渠之首。且夕可致。麾下復責各省之吏。捕餘孽。安反側。撫創痍。則捻寇之蹤跡。一舉盪盡。然後澄清吏治。永杜復起之漸。故曰先任將而後任吏。雖然。論今之所以平捻者。豈更無當務之策乎哉。福成蓋嘗遙揣事機。而略舉其要。則有四。一曰汰冗營。夫捻所以旋滅旋熾者。豈不以大軍乏犄角之援。各路鮮堵截之兵乎。兵少援絕。而邸帥以孤軍疲於奔命。豈不以冗營爲之累乎。何則。北方之號能戰者。張曜。陳國瑞。二人耳。其他屯戍諸軍。支餉非不廣也。覈其額。則十人不能三數人。又未必可用。委員以數百計。類多歌呼飲博。以待獎敘。其保舉之優。薪水之費。倍於他處。故凡遊河南者。率視爲牟榮利之捷徑。數年以來。未見其能殺一賊克一寨也。今欲汰此諸軍。當自汰冗員清浮額始。誠節此諸軍之餉。可益精兵一二萬。復選健將部勒之。則大軍多犄角之助。各路奏堵截之效矣。一曰用鐵騎。嘗聞賊所憚者。在南有水師。在北惟鐵騎。此實地勢使然。曩者大軍在光固間。因山谷沮澤。礙於馳騁。以致失利。今賊已離其巢穴。而突齊魯豫燕之境。此皆平原曠野。非衝逐不爲功。宜廣調勁騎。每與賊遇。縱騎蹂之。賊雖衆可殲也。或曰。然則賊避我而入山谷沮澤。則奈何。曰。以騎兵列守要道。勿與之戰。數月以後。彼食將盡。於是廣設方略。誘其支黨。俟其稍懈。則步兵蹈瑕而入。窮搗其巢。而以騎兵擒斬其逋竄者。此必勝之術也。一曰離逆黨。今聞賊渠悍者。併力拒我。故其勢強。然

彼非有骨肉之親也。非能一心協力而永無猜貳也。誠宜察賊渠之可降者。遣間招之。非誠納其降也。特使內相疑忌。腹心自潰。然後勢分力弱。而不至爲大患。否則恐其中有雄桀者。一旦魁其曹而併其衆。將不可復制矣。一曰招降附。夫賊中渠魁。皆必死之寇。固決不肯就降。國家亦決無赦之之理。赦之亦必爲變。若其餘固脅從耳。誑誤耳。急之則爲賊死。赦之則可以散其黨而孤其勢。此易見者也。且招降之所以不易言者。懲其詐也。懲其降而復叛也。詐不詐。明者能辨之。其詐也。暫羈縻之。乘其懈擊之。雖殲之可也。其非詐也。則固納之矣。猶慮其叛也。歸其老弱。籍其強壯者分隸各營。用古者以一隸五之法治之。其不從也。廉得其爲首者誅之可也。此所謂以勦爲體。而以勦撫互施爲用者也。昔王陽明先生平江西賊。或先使人招撫。俟其往來猶豫爭論不決之間。乘間急擊。或令人說其酋長詣營。至則遙置之獄。而興兵擊滅其巢。功甚神速。而又不留餘患。今之以撫爲勦。亦當如是而已。凡此四者。皆福成遙爲臆度之辭。又所居僻遠。傳聞未必實。恐今事勢已有變更者。福成姑就數月前之聞見。略道其梗概如此。伏惟採擇而用之。幸甚。

### 澄吏治

欲舉天下創殘疲敝之民。而致之休和。曷先乎曰先之州縣。今州縣有大弊二。曰捐班廣也。門丁橫也。有大要一。曰考課行也。二弊不去。一要不審。雖伊葛不治。今之由捐例進者。推其本意。不過以官爲市而已。夫至以官爲市。則剝民以自奉。損國以肥己。固其所也。若曰姑試之職。律其有過。大吏按劾而罷之。是以土地人民。爲墨吏嘗試之具也。縱使旋用旋汰。而官終不得其人。其弊也與無官等。今之病之者。不得已而用考試以困之。又非正本清源之道也。彼以捐進。庸陋固非其咎。若納其貲而考黜之。是欺天下以罔利也。考而仍用。謀國之道。不當用此具文也。是故與其考之於後。不若停之於前。或曰。然則當如國用不足何。曰。國用之不足。不在捐例之行不行。而在制用者之



權其出入。且今之捐例益廣。而國用益虧者。何也。天下多一貪污之吏。卽多無窮失業之民。以致嘯聚而爲變。比其剪除。而糜餉已鉅萬矣。又或虧損公項。動以萬計。逾其所捐數倍。各省試用之員。往往人浮於缺。大吏曲爲調之。輒授以無足重輕之事。其薪水之費。固已不貲。然則捐例雖若於國用有濟。實乃贏於此而絀於彼耳。稽之治道。既如彼。籌之國計。又如此。是又何苦而不能之哉。伏望奏減捐例。以爲停捐之漸。權定限制。捐雜職許實任。捐正印止虛銜。雜職中能稱職者。亦許隨例升轉。其前已捐而在官者。亦嚴爲考察而去留之。一二年後。軍務稍平。度支稍足。然後決然停止。若其濟國用之方。又在制祿田以代俸廉。每歲節俸廉以供縣官。計其所贏。當不減捐例所得。其說固略具於開墾之篇矣。或謂今之正途。大抵不曉世務。而操守不愈於捐班。甚或一蒞職任。亦有以受賂聞者。曰。是則然矣。前論徵辟與科舉並行。蓋欲以振興人才。轉移士習。未嘗無以救正途之敝也。安得以正途之敝。遂謂捐班不當止哉。若夫門丁之設。尤爲州縣巨蠹。今州縣官一蒞任。則僮僕什伯爲羣。無不榆衣甘食。肆爲姦偷。其舉財賦獄訟而悉歸之者。名曰門丁。自丞尉雜職。皆仰鼻息而食。把持誕謾。玩其官於股掌之上。官或之死不悟。或自慰曰。彼權固重於我。雖智者無如何也。噫。是猶布荆棘於門。張網羅於要道。而私寢其出入之不便我也。試問羅網荆棘。誰設之哉。推其設此。大端有二。其媮者不事事。則舉官事盡委之。可以安而尸厥職。其尤不肖者。倚爲姦利。外使張其爪牙。內實與爲首尾。一旦發露。則託門丁爲解。而已可以免於戾。積習相循。未流益甚。雖稍有智識者。亦狃於俗例。而不敢廢。且每赴一缺。則上官之薦。紛然四至。彼屬吏安敢不遵。今胡不取各省之案牘閱之。凡州縣被民控。愬者。大率多以門丁爲辭。則其橫可得而知也。宜嚴禁兩司以下。毋得以門丁爲薦。州縣毋得輒用。用而被控者。該丁以法論。官能黜。著爲令。又嘗論之。漢郡縣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故能相倚如左右手。今更之以書吏。吏習狎。官孤益無恃。似宜漸復古制。令州縣得辟士之賢者爲吏。優其禮。而以次升諸朝。卽不能爲此。宜且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使爲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至鄉里。

張官置吏。所以爲民。又安取此闕茸委瑣之輩。與之共天下哉。二弊既去。乃嚴考課。考課之行於州縣。始在慎其選。繼在養其廉。究在盡其才。三者備。而後考課之法。不勞而立。今州縣選補。吏部拘之以資格。大府私之以愛憎。不能爲地擇人久矣。輒美巧滑。工於趨避者。則舉世以爲明白公事。其翹然名能吏。通省不一二數者。雖凡事勤敏。往往可觀。至於利源所在。征取無藝。亦不後於他人。尙安望其撫循民瘼。變化風俗哉。今宜先擇悃悃無華。有實心及民者。畀之縣。有幹略者。次之。然其要在兩司得人。兩司得人。則州縣得人矣。雖然。州縣之俸廉。大者無過千兩。而所謂雜款陋規。及幕友修脯。與一切辦公費。奚翅倍蓰。如是而欲其不妄取於民。不可得也。州縣無清廉之操。而欲其公且慎。明目且勤。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如嚴飭司道以下。革陋規。除雜款。限幕友修脯之制。其辦公費。令各縣籌經費之羨。漸置公田。俾長民者不拮据於財用。而州縣始有清廉之吏。然尤不可不盡其才也。今郡守權不敵漢縣令。縣令權不敵漢戶賊曹。縣令自苔杖以上。不能專決。動須關白上官。其究也。上下以空文相束。雖賢者亦奉法救過之不贍。而不肖者反得以容其弊。又或以燕齊之人。仕滇黔甌閩之人。仕秦隴。語言不諧。土風人情不悉。子身萬里之外。歎息而思歸。甚者疾病攻之。尙安望其能修職業哉。比其稍習而安之。則遷調而去矣。候補之員。委署一缺。常者一年。暫者數月。又有權缺之肥瘠。不時更代。雖授實缺者。留不遣。而故使無缺者。代之名爲調劑。授受之際。交代糾結難清。黠吏因緣舞弊。官知任事之不久。往往於數月中。肆爲掎克。以蓄數歲待缺之費。上下苟媮。豈不甚哉。今欲整飭吏治。莫如盡州縣之才。欲盡州縣之才。則必重其職任。滌去煩文。務其大體。又爲奏明定例。凡五品以下。任外任者。越省無過三千里。任實缺者。苟無大故。必滿任。試用之員。非稔其才。勿遣。遣之而能舉其職。勿遽撤。如是始可以盡其才矣。慎其選。養其廉。盡其才。三者無一闕。然後舉當今要務責之。任其所爲。而徐考其成。卓異者不次優擢。以風厲之。且宜仿有明及國初舊制。內轉爲御史及部曹。其闕茸賊污者。懲之勿貸。考課之行於州縣者。如此。而又無捐班以參之。門丁以蔽之。則賢才孰不勸。不肖孰不誠。吏治蒸蒸。百廢具舉。凡所以復創痍爲富庶。化彫敝爲敦

樸者。不外是矣。

## 厚民生

國朝兵制。自京都滿蒙。漢八旗。及各行省要地屯駐旗營之外。則有綠營。分隸督撫河漕及水陸提鎮各標。爲額至六十餘萬人。約支俸餉二千萬兩。去天下歲入之半。遷流既久。積習益深。乾隆以後。日形窳敝。雖疊降明旨。飭所司實力整頓。而地廣勢散。頗難著效。嘉慶年間。蕩平教匪。已大半仗川勇之力。咸豐初年。粵寇披猖。所至無不摧靡。節下深鑒綠營之不足恃。於是倡募鄉勇。以戚元敬氏束伍法部勒之。久之皆精練無敵。各行省亦漸仿效之。而湖南勇營之旌旗。幾徧海內。最後傳其規制。別募淮勇。而淮軍復興。用此誅鋤羣孽。轉危爲安。然十餘年來。用鑲無算。所以能撐持全局。彌縫闕乏者。則東南數省。抽收百貨釐金之功也。向使舍此一孔。其何以饋數十萬嗷嗷待食之軍。而遏方張之寇。然則天下當有事之時。國計之不能不藉資於釐金者。勢也。雖然。昔之創爲此法。不過濟變一時而已。若軍事稍紓。循是不革。非所以厚民生而培元氣也。今巨患削平。跳梁之寇。非復前日比。似可斟酌盈虛。先減釐金。漸減漸少。以至於盡裁。靳以濯痍。噓枯稍蘇。民困夫釐金每百分而取其一。征諸商者似不爲多。然以福成所親見者論之。卽如江北淮陽等處。自江寧藩司所設釐局外。有漕捐。河捐。撫捐。糧臺捐。及清淮籌防。各府籌防。各縣鎮團練之捐。收數混殺。名目詭奇。三四百里間。卡局不下數十。是殆征其十三二也。而吏役之勒捐。司事之需索。不與焉。彼爲商者。工於牟利。則仍昂其價於貨物。而小民之生計日艱。且今日之能倚釐金爲巨饌者。以前日未始有釐金也。若上下旣視爲定額。則將有必不可少之經費。待之以濟。加以官吏侵蠹其中。法久弊生。此法卽爲徒設。一旦復有猝然意外之變。將籌何款以應之。故減之裁之。所以爲異日緩急計也。然今之所以決不能裁者何也。閩粵殘寇。尙未殄滅。兼以羣捻縱橫。苗回煽亂。凡諸勇營之得力者。方且徵調四出。奔命不遑。是饌項有不可減之勢。

卽釐金有不能裁之勢。卽使諸寇漸平。而彈壓土匪。鎮守邊陲。亦非勇營不可。然則釐金終不能去乎。竊謂勇營之所以不能撤者。以綠營之不足恃也。綠營不足恃。而兵額仍未稍減。坐糜二千萬金之歲餉。病民病國。莫此爲甚。乃計臣樞臣。未嘗籌及疆吏言官。未有論列者。則或牽於舊制不可改之說。或營於中外之利弊也。節下拳拳於愛民憂國。旣已洞晰其原矣。似宜於此時建議。普減天下綠營十分之四。可省歲餉八百萬金。以養勇營。卽可先減天下釐金十分之六。蓋各省要害之地。旣有得力勇營填紮。疲弱之兵。不防汰遣。所留六成。以供守汛護餉解犯之用。可敷分布。汰兵如有可用。或撥歸屯田。或招入勇營。亦尙不至窮餓。一轉移間。而國用不耗。商民不困。蓋食之者寡。則用之者舒。大學生財之大道。易之所謂以美利利天下。書之所謂利用厚生。不外是也。抑或別有遠圖。必暫假釐金爲區畫。此乃與福成屯田之議相合。然當明定服制。布告四方。以一年二年爲度。截然不稍延緩。始無流弊。夫用釐金以興屯政。數年之後。屯田畢理。兵餉大減。而釐金固可盡裁也。興一利。除一弊。二者交相爲用。又在斷而行之耳。

### 籌海防

方今中外之勢。古今之變局也。推其所以啓之者。有天事。有人事。古者九州之內。各殊土而異宜。有隔數百里不相通者。然而天地之風氣。日久漸開。山川之徑塗。習行則便。自秦一天下。至漢而收滇。粵置河西。至唐而通回紇。定天竺。至元而服俄羅斯。取西域。恢拓可謂極廣。浸尋迄於今日。西洋諸國。航海通商。凡歐羅巴亞墨利加數十國之人。頡頏並至乎中國。而以英吉利俄羅斯法蘭西美利堅四國爲最強。於是地球幾無不通之國。是之所以然者。天也。非人之所能遏也。西人之始至也。非敢睥睨中國也。曩者禁煙之役。旣以發之驟。而啓釁釁作矣。彼猶懼天威之不測。未敢狡焉以逞也。忽而罷兵弛禁。且償其貨以驕之。繼而條戰條和。茫無成議。以致戰則喪師。和則辱國。於是中國之情實。歷歷在西人之目。索地索幣之師。紛然狎至。而粵寇乘之以起。泊乎庚申之歲。遂敢合從內向。直犯京

師。既不獲已而講解以罷。而中外之大防裂矣。是其所以然者人也。不可委之天命也。居今之世。事之在天者。宜有術以處之。然後不爲氣數所窮。事之在人者。必有術以挽之。然後不爲鄰敵所侮。竊嘗默審乎天時人事之交。其道歷久不敝者。要在知和之不可常恃。一日勿弛其防而已。防之之策。有體有用。言其體。則必修政刑。厚風俗。植賢才。變舊法。祛積弊。養民練兵。通商惠工。俾中興之治業。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故態。以整我中國。言其用。則籌之不可不豫也。籌之豫而確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奪其所長。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長有二。一則火器。猛利也。一則輪船飛駛也。我之將士。聞是二者。輒有談虎色變之懼。數十年來。瞠目束手。甘受強敵之侵陵。而不能禦。不知西人貪利。彼之利器。可購而得也。西人好自炫所長。彼之技藝。可學而能也。爲今之計。宜籌專款。廣設巨廠。多購西洋製器之器。聘西人爲教習。遴募巧匠。精習製造槍礮之法。特選勁隊。勤演施放槍礮之法。又仿俄人國子監讀書之例。招後生之敏慧者。俾適各國。習其語言文字。攷其學問機器。其傑出者。旌以爵賞。兼仿造火輪船數十艘。平居則以運漕。移衛所各官及漕標之兵。以隸之。旣以護運漕糧。實以練習海道。暇則兼操戰法。若是則彼之所長。我皆奪而用之矣。世之議者。或憤中國積弱。以效法西人爲恥。不知工之巧。器之良。乃造化日闢之靈機。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夫巫臣教吳以弱楚國。武靈胡服而滅中山。安知中國人之才力。不能駕而上之乎。若夫乘彼所短。則有合併之說。有分離之說。有牽制之說。何謂合併。曩者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我防粵則彼攻閩。我防浙則彼擾滬。比援師調集。而彼又直指天津矣。此中國所以憊也。熾千斤之炭於通衢。人皆望而畏之。分爲千百處。則一熄而無餘燄。苟扼其要。則每省所注意者。不過一二口。又恐其力不厚。則以福建益廣東。以浙江益江蘇。以奉天山東益直隸。一切兵權。餉權。用人之權。皆畀之督師大臣。彼數萬里遠來。兵不衆而糧不繼。一不得勢。則心孤而氣餒矣。此分者合之之效也。何謂分離。夫英法俄美四國。勢均力敵。其先皆有仇隙。非能始終輯睦也。昔英吉利之初發難也。俄有可聯之勢。美有效順之情。中國非但漠焉置之。抑且驅之激之。使協以謀我。聞英人之攻廣州。強摟法美二國。迫入

大沾。則俄、法、美、三國皆從。三國非有大憾於我也。蓋知我之無可助而實可侮也。誠能於發難之始。察諸國之無惡意者。先啗以微利而退之。或竟密與聯結。俾爲我助。如是庶足披敵之黨。屆時必有顯爲排解者。有隱爲沮止者。此合者離之之效也。何謂牽制。今各國來者日益多。則各口之商務日益盛。倘一國有釁。則告各國以商務停止。當由啓釁之國償其利。又如英、國有釁。則先以貿易之停止。諭其商民。法國有釁。則先以教民之不能安處。中國諭其教民。彼商民教民必不願也。而我仍默示懷柔。動其慕戀。如此則歸曲於敵。使之彼此怨尤。上下乖迕。其勢不順而謀必敗。此以各國牽制一國。以商民教民牽制彼國之效也。夫既奪其所長。又乘其所短。二者雖未足以盡海防之至計。而所可豫籌者。要不離乎此。若夫伐謀伐交之策。練兵練將之方。其措注於臨事者。本無定形。又非可豫爲揣度矣。

### 挽時變

自泰西諸國立約以來。大抵於中國有利有害。利則通有無。以裕稅餉。得利器以勦強寇。此中國之大益也。害則洋煙不禁。漸染日廣。傳教通行。許其保護。此中國之大損也。竊嘗較其輕重。要其始終。則所謂益者什一二。損者什八九。其利害之不能相抵也明甚。蓋洋煙盛則撓我養民之權。洋教行則撓我教民之權。教養無所施。而國不可爲國矣。此時局之變之尤可憂者也。雖然。和約一定。往往數十年不改。自非國勢日張。事機絕順。無從輕議更張。居今日而論洋煙洋教。苟不知時變而嚴絕之。勢所格也。若默揆時變而善挽之。事所急也。今天下自衣冠至於負販。見困於洋煙者。不啻五人而一。是舉天下之人。而廢其五之一也。而民之趨之者。尙無窮期。一染其癮。終身難去。且嗜之者亦自不願去。洋人布此鳩毒於中國。弱人精力。錮人神志。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然而持不禁之說者。曰恐擾民也。挑釁也。不知嚴禁吾民。乃中國自主之權。不必如曩者焚煙之舉也。法寬而簡則易行。不必如曩者斬決之

罪也。治其源者。在絕中國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來者益寡矣。且今中國之嗜洋煙者。非其性之本然。其弊在不知詬病。而視爲適俗便身之具也。則莫如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天下風氣之所成。恆在仕宦衣冠之地。欲民之改舊習。而不先於其所慕效。未必有能改者也。誠宜奏定條例。凡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嗜洋煙者。勒致仕。不改則永不起用。每屆京察。及大計。書之於考。爲課殿最之準的。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不黜而舉發。坐其官以降級處分。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學官察之。犯者。停考。能改者。錄之。有司巡行閭里。見有設館誘人與嗜煙者。枷示於市。屢犯者。屢枷示焉。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使之知至可賤惡者。莫洋煙若也。况人情所憚。在妨其進取之路。而阻其衣食之源。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摩。被濯而改其習。天下少一嗜煙之人。即多一有用之人。天下少一購煙之費。即少一販煙之利。彼洋人將爽然自退。即中國種罌粟之區。亦且漸化爲黍稷桑麻之地矣。抑又思洋煙之入口者。雖暫難明禁。不防援西國重權煙酒之例。酌加十倍稅釐。非特可濟要餉。且使民憚其價之昂。則嗜之者漸減。是又不禁之禁也。至於洋人傳教。載在和約。中國既有保護之條矣。然彼所謂天主教者。慣以微利啗我愚氓。一入穀中。即爲之致死而不悔。教士動輒干預訟事。偏護教民。挾制州縣。而應之者。或失之亢激。則彼駛兵船以肆恫喝。於是自疆吏以逮州縣。凡事牽涉教堂者。莫不曲意遷就。苟求無事而止。民知未入教者。受教民之侮。而無所控告。一入教。則恣橫而莫之能制。自是趨之者如水赴壑矣。然福成欲稍遏傳教之燄者。非謂違約。乃行約也。約章謂安分傳教。習教之人。不得刻待禁阻。是不安分者。理難保護矣。又謂如係中國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懲辦。是教民犯法。治之勿貸。非教士所能干預矣。今誠多選廉公有威。明達大體之良有司。分布州縣。凡教民之倚勢犯法者。懲之。教士之妄干公事者。拒之。彼知入教不能求勝於平民。勢當稍沮。惟判斷公允。不違約。不徇法。其有以折服其心。又當不動聲色。勿鼓愚民虛憍之氣。以激事變。但求政平訟理。且漸擴貧民生計。毋使爲饑寒所驅。則傳教者無權矣。

若夫默抑教民進取之塗。似可稍參治嗜洋煙之法。而勿露其端倪。苟才智者不入其中。則天下事猶可爲也。夫洋教洋煙驟入中國者。氣運之變也。斟酌情勢。默寓挽回之術者。君相之柄也。伏惟節下出當大任。力救時艱。願及今日爲風俗人心計。爲中國貧弱憂。以此二事聞天子。密抒遠謨。通行各省。畫一辦理。實萬世之福。

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丁卯

辱惠書。以謂洋煙至今日。勢所難禁。且旣成風俗。亦自不必禁。斯言也。僕甚訝之。近有人傳足下亦染此者。僕以足下績學砥行。平日持議。與此相反。堅不之信。姑就來書之旨。一抒狂瞽之論。幸垂諒焉。大抵世風日降。而人之嗜好日多。古未聞煙可吸也。卽旱煙一物。至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乃閱百餘年。而有水煙矣。未幾而洋煙入中國矣。又未幾而中國膏腴之地。徧種罌粟矣。有南土。西土。廣土之名矣。曩者一二巨公。愀然憂世。道之變。欲厲其禁。而大爲之防。未獲伸其志。而顛沛以去。遂使世俗之論。謂洋煙終不可禁。當路諸君子。苟求無事而止。不知此事不禁。則養癰蓄蠱。生事之端。將有不可勝言者。禁之而得其術。則轉移甚捷。實未嘗有一事。近世不惟決其防。又從而揚其波。以致洋藥之局。徧布城市。民之寶之。逾於穀帛。而其害將與宇宙相終始。且自古蠱民生。敗風俗之事。曰飲。曰博。曰妓。此三者。朝悔而夕改之耳。惟洋煙之癮。能改者百無一二。其性又足耗精血。損志氣。使君子不能勞心。使小人不能勞力。形神委頓。玩愒歲月。其下流無藉之貧民。因耗費不貲。往往寡廉鮮恥。以求足其欲。加以烟餽薰灼。日夜銷鑠此心。則其心體因之以壞。五十年來。洋人布此鴆毒於中國。殺人之身。復殺人之心。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今天下之日趨於洋煙者。如水之源。源東向而無窮期也。此其故由於上之不禁。上之不禁。則民不以爲詬病。而轉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不及百年。勢將胥天下而入之矣。然而持不禁之說者。且以爲海內之廣。勢不能人人而禁之。禁之不絕。適以擾民。不如毋禁。噫。此所謂慮趾之顛。而不敢縱步焉者也。夫國家立一法。豈必



遠效於旦夕間哉。盜賊之必誅也。殺人之必死也。此千古治天下之常法也。然非堯舜之世。則不能使天下無盜賊無殺人之人。然自古治天下者。不因之而廢其治盜賊與殺人之法也。而盜賊與殺人之人。卒以此而不比肩接跡於天下。然則洋煙之熄。亦在上之行其法耳。今計天下之財耗於洋煙者。每歲不下數千萬。以數千萬之銀。易無限之灰燼。此如漏卮之不可不塞也。然塞之之初。不必與洋人較。而當自中國始。邇年以來。烟之來自外洋者半。其出於中國者亦半。僕謂在上者宜飭州縣。嚴禁民不得種罌粟。違者責里長拔之。仍罰其田主與里長畝米各若干石。里長舉發而先拔者。即以罰田主之米畀之。如是則民已難牟厚利。而轉有所失。而治其源者。尤在絕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種者益寡。即來者亦寡矣。且今之人嗜洋煙者。非其本性。弊在不相詬病。而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也。是當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民之耳目所慕效。大率在榮富之區。與秀良之士。昔日洋煙之盛。風氣皆由此而開。爲今之計。宜由大吏舉屬官之洋煙者。劾令致仕。每屆大計。書之於考。以爲用舍。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各學官察犯者停考。閭里中有嗜煙不戒者。里長籍其名於官。以不清白論。其尤無賴者。執之徇於市。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也。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法必煩苛急迫。以駭民耳目。勿禁可也。今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摩洗濯而去其習。其效非可振契致者哉。蓋今日洋煙之熾。在上之不禁耳。上之不禁。由下持不禁之議者多耳。僕不敏。不敢隨聲附和。足下儻有以教之。幸甚。

### ■答友人書乙亥

辱惠書。知吾兄近攷輿地之學。欲攷證塞外形勢。山川地名沿革。勒爲一書。以蘄達之於用。甚盛甚盛。國朝諸老爲此學者。如嘉定錢大昕辛楣。錢塘龔自珍拱祚。平定張穆石舟。邵陽魏源默深。光澤何秋濤願紹。皆各有纂述。邇

者李員外鳳苞。方典簿愷。奉曾文正公命。方著地球圖說。彼二子者。皆以絕人之資。覃精竭能。博稽古籍。復參以今所聞見。他日成書。必斐然可觀。足下志力勤敏。或可與二子驂靳爭先。幸努力爲之。毋怠承詢。近日洋務。雲南一案。漸有端倪。英國公使威妥瑪。在京師斷斷相爭。百方恫喝。固已變詐多端矣。然以中外全力。勉與枝梧。猶可以戴厥事。不佞所總總慮者。滇事雖蕝。而四方之釁。正未艾也。方今俄人西踞伊犁。東割黑龍江以北。包絡外盟。蒙古與安嶺。綿亘二萬里。周匝三垂。蓄銳觀釁。法人蠶食越南。取其東京。以爲外府。撤我滇粵之藩籬。英人由印度規緬甸。盡削其濱海膏腴地。以闕我雲南西鄙。日本雖自臺灣旋師。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鮮矣。朝鮮固中國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廣。而四面與寇鄰。譬諸厝火積薪。凜然不可終日。烏虜中國不圖自強。何以善其後。夫今日中國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資格不能進也。士大夫方敵敵焉。爲無益之學。以耗其日力。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一聞非常之議。則羣駭以爲狂。拘攣粉飾。靡有所屈。而彼諸國。則法簡令嚴。其決機趨事。如鶖鳥之發。如是而外國日強。中國日弱。非偶然也。皆其所自爲也。今雖賢王助臣。內外夾輔。僅能補直摺持。一二十年後。吾輩恐未得高枕而臥也。來書又謂今之自強。不過摹仿他人之強。誇耀他人之強。與自字義相反。允矣。然使因惡他人之強。而遂不顧自強。此又因噎廢食。諱疾忌醫之見也。今有數人並駕於通衢。一人行百里未息。一人望塵追逐。僅至乎中道。一人恭他人之我先。不屑碌碌隨人後。終不離故處一步。夫其僅至乎中道者。誠宜以不能爭先爲恥。然猶愈於跬步未移。而自以爲高者也。開關之初。人與萬物偕生。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即不能無爭鬪。聖人者出。於是有耨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乞於今。造化之機日洩。而泰西諸國之人。研之愈精。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時勢之相推移。雖聖人莫之能違。夫今之不能不用機器。輪船。槍礮。猶神農氏之不能不制耨耨。黃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謂神農黃帝於耨耨舟楫。弧矢之外。無治天下之要道。則不可必謂併耨耨。舟楫。弧矢。而廢之則惑矣。嘗謂中國人民物產風俗。甲於地球諸國。若能發憤自

強原可操鞭笞八荒之具。弊在不能刪成例以修政。破資格以求才。士大夫不肯捐除故見。務爲有用之學。其聰明才傑之士。又往往諱言洋務。僅使一二當事者。區區於輪船槍礮。慕效西人。此猶見人之行百里。而勞神憊形。以隨之。不能具輕車。購駿馬。以騁長途。而遐矚千里也。大抵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自堯舜至今。世益遠。變益甚。吾輩讀書致用。不可復爲一切成說所拘。如能會通其理。則幾矣。足下開敏善悟。鬻不錮於俗學者。故略抒所懷。以相質證。如有所見。幸以教我。冬寒惟珍。衛不宣。

### 上李伯相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 丙子

昨聞梅輝立翻悔前言。毅然由煙臺南下。其得步進步。狡獪叵測情狀。昭然若揭。竊思自古兩國相持。必先審彼己情勢。情勢瞭然。而後應敵之方裕如矣。方今英之富強。固非中國所能敵。而論天時地勢。英必不願啓釁於中國者。何也。英雖主盟西土。非一日。然自俄德之交合。英人惴惴自顧。常有慮其吞噬歐洲之意。一旦有事中華。俄人必乘間長驅以闚印度。德人必興兵侵併旁近小國。以逼法蘭西。則英之唇齒亡矣。此固英之君臣所四顧躊躇者也。近聞土耳其國王。爲其臣民所廢。俄人意在用兵。而英人不敢漠視。香港兵船已有調歸之信。雖未必卽確。然其不輕用兵之意。則已有明徵。且威妥瑪在都商辦滇案。始以八條所允。旣壓其欲。未嘗不漸就範圍。其旣允而旋翻者。梅輝立之意。蓋謂中國非刼之以勢。不能大獲所欲。故唆威使於成議之際。拂衣徑出。必待我再四挽回。然後示我以勉強應允之意。此正梅輝立之妙用也。今梅輝立已抵滬矣。度其來書。必故作決裂之語。以相恫喝。我之應之。不妨以距爲迎。先加駁斥。然後徐徐因勢利導。可以保其必不決裂。而轉圜必速。設令再從而將順之。羈縻之。則彼又必幡然改轍。而大肆厥求矣。何也。彼之所欲。本無底止。彼之所謀。亦初無定衡。彼但知事窮勢迫。而後言和其和。必無遺憾也。彼但知中國不見其兵船。所許必未到極至之地也。是故敵兵之來不來。不在所許之厚不厚。卽令所言

必允。彼以爲可劫也。而兵至轉速。必復大索於所許之外。迨無可許而至決裂。則何如靳其所許。猶有可加於兵至之後。且使彼無奢望而收拾轉易乎。竊謂此時威使如有要挾。宜折之以理。勿稍遷就。則議和或易爲功。且威使在華數十年。近將歸國。設因此兵連禍結。牽掣大局。彼將內爲國主所尤。外爲商人所怨。實非其所深願。彼之本計。不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欲乘此時。迫脅中國。大得便利。以見好商人。爲歸老之榮耳。其水師兵船遊弋各埠。呼召十數號。不難立集。彼挾其技倆。或欲一試而後快。固未可知。然則爲今之計。宜如何。曰。設備而已矣。洋人之往。以強弱爲是非。昔執事在上海。駕馭西洋兵將。有鞭撻龍蛇。視若嬰兒之風。以其時有淮軍五六萬人。戰勝攻取。先聲足以懾之也。同治九年天津之案。法國兵船數號來泊。法使羅淑亞。意氣驟厲。急索天津守令之頭。迨聞執事率兵數萬。由陝東行。則驕氣爲之頓殺。故設防所以定和局也。或謂設防而觸其怒。不如示不設防。以速其和。不知自古兩國相持。備愈嚴。則和愈速。形格勢禁。理有必然。誠宜密速調兵。節節布置。俾人心固而聲援厚。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威。敵船一到。飭我軍嚴兵以待。斯時議和。其絀伸損益之數。自與無備者迥不侔矣。謹將緊要事宜。開列於後。其中有宜急籌者。有豫擬而不妨緩行者。有姑存此說。以鈐制敵人者。伏惟恕其愚陋。而採擇焉。一。勁旅宜調也。議者或謂洋兵精悍。中國之兵。十不當一。則調兵與不調同。不知調兵而謂必勝者非也。調兵而蓄銳勿動。藉以張軍聲。固民志。彼之要挾。亦當稍減。此必然之理也。且洋兵恃其船礮。最利攻堅。若戰於曠野。豈能操必勝之券。昔英軍法軍助勦粵賊。屢挫衄而亡其將矣。淮軍以槍礮勦流寇。不甚得力。至用長牆圍制而始滅之。蓋野戰不專尙火攻也。今誠厚集兵力。自大沽接於津郡。自津郡接於通州。分段設營。萬一用武。則大沽之勢不孤。而迎敵之兵相續。彼涉海遠來。兵數不多。且無後繼。是已居可勝不可挫之勢。聞我兵力既厚。則心孤而意怯矣。直隸自周盛傳一軍以外。各鎮練軍。抽調七成隊伍。可得五千人。此外河南宋慶一軍。勦捻勦回。百戰以成健旅。今聞有遣撤之議。惜小費而棄遠圖。甚非計也。亟宜咨請暫停遣撤。山西樹字六營。久經訓練。此二軍者。似須奏請諭旨。作爲河南山西所遣拱衛畿

旬之師。其月餉仍由兩省源源運給。濟甯銘軍全部萬人亦宜飛調北來。如此則兵力稍厚。不至爲狡寇所乘矣。一餉項宜裕也。曩者西師遠邁。特發部帑二百萬兩。分作四批運解。所以重邊防。勵軍心也。今若京畿有警。則腹心之患。百倍新疆。似宜奏請朝廷。權其輕重。暫緩批解。以觀形勢。如英事就緒。固當陸續解往。以符原議。否則宜移緩就急。以顧根本。揆諸左相公忠體國之心。當必謂然。又西征軍數。洋人莫測其衆寡。且知其久練戰事。萬一海疆有急。似可奏請明降諭旨。俾左相盡率所部。尅期東指。仍密屬按兵勿動。以待消息。洋人一聞此音。慮中國之無意於和也。則求成必速。而西軍不至掣動矣。此亦虛實相濟之權。伐謀之先幾也。一密告各省設防也。夫京師者天下之首。宜以全力護之。沿海沿江各行省者。天下之支體也。宜各自以其兵力守之。然以中國海疆之廣。洋人船礮之捷。且利。又無鐵甲船鐵礮臺以禦之。其不能處處設守也明矣。今宜令各省酌量兵力。擇要設防。力所不逮者。准令官民遷避。讓以空城。彼航海遠來。人數無多。不敢深入腹地。所占不過一二城。又與吾民齟齬。動多疑懼。夫耗兵費以守空城。猶獲石田也。而各口貿易爲之停罷。則彼所損甚鉅。久必廢然退也。昔年海疆有事。必欲處處設守。一城偶失。先自震驚。以至張皇失措。受制洋人。由不知此術故耳。一團練宜倡也。英人若僅以兵船數號來泊。固無事於團練。萬一志在必戰。調兵不敷堵禦。則號召團勇。其急務矣。往者粵寇之變。各省團練。雖或奮積一時。終以潰散不振。而今謂其可用者何也。蓋粵寇人衆而勢盛。利攻散不利攻整。洋人兵少而器精。利攻堅不利攻散。彼團勇散居鄉里。攻不勝攻。以洋人之所嚮無前。而粵東三元里之役。大爲團練所困。殆不過以多制少。以散制整耳。咸豐三年。天津縣令謝子澄。號召團衆。與獵梟槍手。摧折粵寇十萬之衆。此又團練可用之明證。誠令密爲布置。數萬之衆。一呼可集。可以廣張疑軍。出奇掩襲。亦救急之一大助也。一滇案本末。宜布告各國使臣也。中國於馬嘉里一案。特發重臣爲之輯兇。爲之議卹。可謂鄭重周至。乃威使播弄其間。欲坐我以指使之名。中國若不亟自剖白。方且受英國君臣之怨。方且被各國商民之謗。方且爲地球萬國所不右。今宜歷敘滇案顛末。揭明曲直之理。且威使自辦滇案以來。

始則多方禁阻。不許詳告各使。繼則百端要挾。不使及時議結。宜將此兩層反覆詳述。咨明各國駐京公使。請其秉公評論。仍密飭江海關馮道轉屬稅務司。徧刻各國各埠新聞紙中。作為中國商民之言。彼都議院。非無公論。久必有據理以譏威使者。如此則所費無幾。而轉移大局之機。已在其中。或謂此法雖善。恐威使因愧生怒。愈激事端。不知洋人之性。剛則吐。而柔則茹。可以勢禁。不可以情感。以徐文忠公之斷斷好辯。而威使欽服至今。氣足以折之也。誠能道其隱微。洞中肯綮。彼自畏其國人之譏彈。英之君臣。必且憬然而自悟。或亦釜底抽薪之一術乎。一商務一條宜堅持也。威使所索八條。惟商務尤關緊要。尤其全力所注。其餘似皆非其本意。此次怫然出都。故作決裂之勢。蓋為洋貨免釐一事而發也。然彼不專就此事措辭者何也。彼欲侵我自主之權。於理既為不順。擅各國使臣應議之柄。於情又為不公。且與滇案毫無關涉。究屬節外生枝。威使其自知之矣。故忽允忽翻。以布其勢。旁敲側擊。以紓其途。其誣及疆臣。吠及樞府。怵我以所甚危也。其請覲見。請提滇案。逆料我所不能行也。而要無非為商務一端。作引而不發之機。欲使我自屈於無形。甘心以釐稅全數相讓。彼乃安坐而享其利。吁。可謂黠矣。雖然。釐稅一宗。全允所請。每歲所損於中國者。將及一千萬兩。淮軍西軍。必從此而撤。京餉協餉。必從此而虧。海防應辦諸務。必從此而廢。不數年而他案復興。彼乘我之無備。又議減洋稅矣。斯時財匱力弱。雖欲一戰不可得矣。是故商務之說。彼以全力爭。我當以全力拒。即不得已而遂至用兵。用兵不勝。不過賠償兵費。兵費少者數百萬。多者千萬而止耳。千萬之款。取諸釐金。一歲所入而有餘。猶愈於不戰而自困也。且以每歲千萬之正款。可養勁兵十餘萬。誠如同治初年勦辦粵寇之時。聚精會神。賢才競奮。則何敵不可克。何功不可成哉。議者又謂失之釐金。可稍取償於洋藥。洋藥乃無源之水也。釐稅所收者百萬。而民財之隱耗已數千萬矣。其可恃以為利乎。今威使既將八條作為罷論。不妨舍此而別議。或酌添一二口岸。或另加可許者一二條。所損猶輕。倘彼必理前說。亦當告以中國關稅之輕。向為地球各國所未之有。令宜增之什二。以昭中外之一體。以補釐稅之不足。否則飭各海關道別議辦法。必令相當乃已。庶中

國利權猶保一二乎。一請覲見。請提滇案。並非威使本意也。洋人所重者莫如利。商務一節。乃其全神所注。外此二者。蓋料我所不能行。而故以此相攪耳。我視之愈重。彼案之愈急。就令許之。中國尙無大害。洋人亦無大利。是許之而轉足以止之。或未可知。若其意在必行。則提案一節。可由刑部照原供審理。堅勿改移。至岑中丞提京之說。不妨告以大員並無過犯。但可驛召至京。與威使面質。是非萬無提訊之理。中國之例。雖無罪細民。不得妄加呵斥。豈獨大員爲然。至覲見一節。同治十二年成例。具在。誠令盛設儀仗。懾以天威。彼自嚙伏之不暇。似無損於體制。但未可輕易允許。或留爲倉猝轉圜之地。或藉以塞他事之要求。是在斟酌於輕重之間。權衡於臨事之真耳。一俄德兩國宜速遣使臣也。今日歐洲形勢。俄德鳴張於東北。英法虎視於西南。俄軍方下基發。窺印度。逼土耳其。其英人岌岌自顧。幾有僥焉不終日之勢。其不能耦俱無猜也久矣。明知泰西諸國種類雖殊。而交涉中華。則仍聯爲一氣。牢不可破。然速遣俄德之使。收外助則不足。布疑陣則有餘。何則。俄德乘英之多事。出兵而議其後。則印度必危。土耳其必亡。歐東小國。必斂袂而朝於俄德。大非英人之利也。誠早發使二國。彼恐俄德與中國之交驟合而軋己也。則顧忌多。顧忌多。必不敢有事於東方矣。或謂值此中外多故。士大夫必不願行。不知以天下之大。時艱之棘。豈無忠義才略之士。思得當以報者乎。彼畏葸偷安者。置之可也。以上八條。聊就所見。拉雜書之。妄蹈出位之愆。謹抒愚者之慮。是否有當。一二伏祈採擇。六月十九日。

此書既上。適威妥瑪久駐煙臺。誓不北上。仍微露願與伯相定約之意。朝廷特命伯相馳往。以示牢籠。伯相奏調余隨行襄理。凡匝月而蒞事。一切相機措注。大略與此書認合者十之七八。蓋非必專用余言也。謀議之僉同。時勢之相迫。有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者。始知凡事皆有竅要。當局者設施次第。雖稍有先後異同。固百變而不離其宗耳。自識

##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癸未

敏送旌麾。瞬逾一月。伏維禮祺康泰。永卜佳城。大事已終。渥膺眷倚。曷任企慕。昨聞越南事急。朝命督師往援。未審如何定議。竊思法越構釁。法使寶海已有分界保護之議。而法廷忽翻成約。決計濟師。我出使大臣來電。與寶海來言。皆謂一二宵小之謀。非其通國之公議。法廷亦必不肯以全力鬪越。苟知中國志在必爭。自當返而變計。此固理勢之必然者。儻中國竟置勿理。彼一二宵小。必自鳴得計。益肆鴟張。我雖不願決裂。務存退讓。彼且得步進步。終迫我以不得不決裂之勢。自莫如先示以不能退讓。張我虛聲。俾彼之議院猶豫而不敢定謀。彼之紳商疑沮而不肯集餉。未始非釜底抽薪之良法也。然福成愚以爲當如前此鈞議。薦劉軍門銘傳率萬餘人前往。已足伐敵謀而壯聲威。中堂宜早還北洋。或暫駐南北洋適中扼要之地。調兵選將。兼籌全局。廟堂旣便於諮詢。各使亦可來會議較之局於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遠矣。廷議或又以鈞座威望最隆。方略最廣。呼應最靈。姑借此一行。以牽制法廷之議。冀如煙臺約事之速了。誠能一勞永逸。豈不甚善。惟旣圖大舉。後難爲繼。究係孤注。設彼未遽就範。則曠日持久。驟難轉圜。亦非長計。此事關係至鉅。似宜爲朝廷切實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一得之愚。謹陳大略如左。一、請薦劉軍門銘傳爲督辦也。劉軍門在諸將中。韜略優長。聲望夙著。惟退居有年。恐其無意出山。似宜密請朝廷。優以禮數。假以事權。馳往前敵。總統諸軍。相機援越。其智略氣概。必可響服遠人。所有分駐南北洋之銘軍。皆其舊部。若南北洋各撥十數營。尙於防務無損。萬一有警。不防臨事補募。且我軍雖往救越。而法使駐京者自若也。法商在各埠通商者自若也。則並無決裂之形。南北洋各口。乃各國通商之公埠。法人必不遽圖侵犯。卽有戰事。亦僅在越地而已。夫以劉軍門之才。與銘軍之習戰。且得滇粵官軍爲之援應。而法兵不過一二千。又在山險箐密崎嶇之地。火器不甚得力。揆諸衆寡之勢。未必彼勝我負。法人心孤氣餒。當可設辭講解。似不宜驟出於戰也。一、規畫全局。不可惜鉅費也。中國徵兵遣將。本意實不在戰。然一動大衆。則弁勇之運送。有費。糧械之轉移。有費。將士之犒賞。與一切雜用。有費。或者以虛糜帑項而惜之。不知所籌在天下大計得失之機。有不可以數計者。昔英人之救土耳其也。廣調



戰艦。進泊黑海。而俄約以成。俄人議伊犁之約。多遣師船。屯駐海參威等處。迨和局既定。然後徐退。蓋凡兩國交涉。虛實之機。互相爲用。欲求實事之無損。不能不藉虛聲。而欲播虛聲。仍當謀之實事。以西人消息甚靈。虛聲固無倖獲之理也。且非特此也。方今各國。皆擲數千萬億之鉅費。治火器。造鐵艦。習技巧。無稍顧惜。而究之實有戰事者。或數十年不一觀。然使其不用而不爲。則其國必危且弱。而其終也。轉不能不出乎戰。殆亦時勢使然。雖聖人不能違也。今如添調萬餘人援越。除正餉因其原額無庸重籌外。所有轉運犒賞及雜用各費。似可核定歲需若干。奏明由部撥款。毋使闕乏。若謂其本不出於戰。而多此一舉。稍存顧惜之意。恐所失不僅什伯於此者已也。一兵輪船宜酌調也。此次中國出師。原不過廣張聲勢。而論聲勢之壯盛。兵輪一號。可抵陸軍一二營。兵輪雖遠涉重洋。用煤而外。尚無大費。若陸軍往返跋涉。其費不啻倍蓰。故多調陸軍。不若多調兵輪之費省而威壯也。雖中國兵輪尙單。各守其地。未能多調。然兵輪本貴變動不居。涉歷風濤。以資操練。乃足化呆著爲活著。今由船政派往廉瓊洋面巡防者。既有濟安、雲飛兩船。此外如北洋之揚威、超勇、威遠、鎮海四船。似尙可抽調一二。江南之靖遠、澄慶、登瀛州、測海、威靖、馭遠六船。尙可抽調二三。浙江之元凱、超武兩船。尙可抽調其一。福建之伏波、振威、藝新、福星、揚武五船。尙可抽調其二。如此則兵輪已近十號。再輔以廣東善後局之小兵輪。遴派水師統將前往督率。與吳軍門全美會同操防。梭巡粵越洋面。在各省俾爾借撥。斷不因暫少一二船而有損防務。而越事之藉其聲勢。則可與萬人之陸軍相等。亦且相輔並行。固事半功倍之策也。至定遠鐵甲船。本有三月來華之信。似宜電催。以免再有延稽。國家不惜鉅帑。購此利器。正須及時而用。不可失也。一宜籌定駐營之地。與進兵之路也。今援越之兵。除廣東、雲南諸軍各由陸路出關外。如再派大枝勁旅。則陸路之艱阻。與海道之便捷。其勞逸相去。奚啻十倍。昔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由合浦緣海而進。大功以成。厥後水軍入交。皆用此道。誠以廉州北海一口。形勢穩便。海道順利。駛往越南各海口。皆不過一二日海程。必以此爲會師之地也。竊謂宜就廉州北海。擇地駐軍。定爲老營。輔以水師。聲威益壯。然後相

機進止。必有不戰屈人之威。至由海入越之塗。當以海防之桃山一口爲最扼要。然有法軍駐泊。恐啓釁端。此外則有安陽海口。塗山海口。多漁海口。太平海口。望瀛海口。神符海口。皆係北圻要隘。處處可以登岸。是宜臨時審酌。非可豫爲遙度也。一強敵之隱情。宜審明也。方今法國議院。分黨角勝。莫適爲主。其持議欲吞全越。與意在適可而止者。衆寡之數。本無懸殊。特彼素料中國不尙遠略。姑爲此舉。以相嘗試。不過一二架點無賴。不顧大局者主之。然通國上下隱謀。仍在養精蓄銳。報德之仇。備德之患。而不願敵其力於遠方。若須多用兵餉。或能發而不能收。則彼計所決不肯爲。且法國地居四戰。與英、俄、德、意、奧諸強國接壤。其水陸兵額雖多。各守要地。勢難撤調。卽調兵赴越。而遠涉重洋四五萬里。其餉費必加十倍。近聞法廷定議濟師。以千五百人爲限。其餉以五百萬佛郎爲限。法非不富且強。而兵餉之數。僅能如此者。非惟勢有所格。亦見其上下之情。徘徊瞻顧。未肯爲孤注之一擲也。審乎此。則啓釁之事。斷無可慮矣。且法廷雖撤寶海。而未派員來代。或者故留一活著。徐觀形勢。再定進止。固未可知。儻中國能出其不意。命將出師。自足間執法廷主議者之口。而隱戢其欲逞之心。彼議院因疑生阻。或且漸改成說。而千五百人可不盡來。卽從此黷武之議亦益絀。此其機括甚微。而轉移甚捷也。一中國如發軍援越。宜籌所以措辭也。今者法軍侵逼越南。自稱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不過欲使越人踐甲戌舊約耳。其言近似有理。中國欲正辭以折之。則近於挑釁。欲順受而聽之。則終非長計。是宜告法人曰。越南本中國屬邦。私與法盟。未告中國。又擅立虧損中國之約。故將進兵問之。斷無與法爲難之意。此一說也。或正告法人曰。北圻諸省。中國頻年勞師旅。斬荆棘。冒霜露。所代爲戡定者。今越南不能自理。以致土寇縱橫。中國不忍其民之塗炭。仍以兵力撫定其地。俟道路疏通。與各國徐議通商。自無不可。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審時度勢。參酌用之。而爲之將帥者。尤貴有能戰之才。可戰之具。而不輕於一試。蓋中外文告。既無與法開釁之辭。萬一偶有戰事。猶可以將士械鬪爲解。雖劇費口舌。似終無損兩國之好也。一導越南聯絡英、德、諸國也。近聞總理衙門欲仿朝鮮之事。導越南與各國立約通商。此雖要著。然已稍後而失。

其時。蓋越南之經營此事。如在二十年前。僅足比今日之朝鮮。朝鮮如再不與各國立約。俟至二十年後。亦當如今日之越南。固由時地不侔。難可執一而論。今法已踞越之南圻。取越之東京。剪越之南定。勢如破竹。危如累卵。中國卽爲代約各國。各國知不得已而求之。未必喜出望外。而法人亦必多方阻難。或且市恩各國。以遂其包攬之私。是其事之難辦。當數倍於朝鮮。卽幸而有成。恐所議條約。必不能如朝鮮之多獲便利也。雖然。知其無大效而爲之。猶愈於不爲。且德爲法之仇敵。而英人注意滇邊通商。又忌法之得越者也。中國果能代爲介紹。俾英德各國。與越南立約通商。則法人無所挾以歆動各國。或再導越南使臣。屢聘英德。隱動法人。顧憚之心。卽遇各國有所評斷。亦必歸曲於法。法人恐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則其議院之謀自變矣。以上數端。皆就時勢所宜。稍抒臆說。至於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電商出使大臣以資辯論。妥籌商務以操利柄而定和局。客冬已詳議之。蓋事勢至迫。措注愈艱。於此而欲求萬全。轉致終無一全。祇可權利害之重輕。而決擇行之耳。伏求中堂主持至計。勿稍顧慮。大局幸甚。恭敏禮祺。伏惟崇鑒。四月初十日。

### 與張副都御史書 癸未

前布一函。諒登記室。近聞越南事急。合肥伯相奉督師援越之命。法廷於四月初旬遣使赴越。將逼勒越南王畫諾。以東京永歸法兵踞守。並聲明法有保守全越之權。越之政務稅務。均歸管轄。果爾則越南亡矣。法使五月內必可到越。彼時再脅以兵威。越南孱弱。必懼而聽命。越既受盟於彼。中國更進退失據。祇可將援軍撤回。尙復何說之辭。懸計以爲此時伯相固宜暫駐滬上。以示可南可北。可和可戰。可進可退之勢。而所調之銘軍。宜速集輪船。陸續運往廉州。迅於法使未到之先。往張聲援。則越南君臣之氣自壯。劉永福等之守益堅。旣足牽制於無形。法使雖到。兇焰自可稍斂。或且徐示轉圜。此越南存亡呼吸之機。不容頃刻緩者也。至此事之究竟辦法。與伯相顧慮大局之

苦衷。請爲執事略陳之。蓋今日中國於法越之事。不外三端。曰退讓。曰決裂。曰先作氣欲戰。而以和爲歸宿之地。退讓一說。則謂法越甲戌舊約。已閱十年。越人自入法人之彀中。中國豈能代爲翻悔。既恐橫挑強敵。致開大釁。惟有歛兵入關。置越南於不顧。然無論半途而廢。示弱損威。大傷國體。從此各國生心。藩籬漸撤。琉球諸案。將不可復議。朝鮮諸國。將不可復保。臺灣各島。將不可復安。中外交涉各事。將不可復言矣。法人既得越南。覬我滇粵礦廠之饒。與通商之利。必且藉端生事。乘間侵占。或稱兵內犯。要以割地通商。斯時欲力圖自強。而事已不可爲矣。是退讓之說。雖苟求省事於一時。恐十數年後。大局不堪設想也。決裂一說。則以法人之無義。布告各國。大舉援越。直趨東京。夫以勁旅數萬。與法兵千餘戰於越境。未必不勝。法人初意。雖不欲啓釁。然事勢所迫。難保不以兵船分擾南北洋。爲牽制要挾之計。是中國代越受兵也。况戰艦火器。尙非其敵。難操勝算。此決裂之說。中外當事所以躊躇審顧。未肯輕於一擲也。至先示欲戰。後歸於和之說。福成去冬議之已詳。今舍此亦別無良策。然必餌以通商。而後彼心稍慰。否則彼所積年歆慕之事。卽我力拒之。彼知取越。然後可以通滇。通滇然後可乘機進逼。徐開商埠。是堅其滅越之志也。亦必許以分界。而後彼氣稍平。否則彼所力征經營之地。而我欲爭以口舌。俾引師而退。仍以越南專屬中國。必非法人之所甘心。是啓其窮兵之計也。竊思越南全境。除京圻有富春。廣治。廣南。三省外。南圻僅存三省。其六省已爲法人所踞。惟北圻境壤。至有十六省之多。是北圻實得越地四分之一。三者寶海分界保護之議。欲以富良江爲界。拙議復稍就其說而變通之。旋聞滇粵諸帥。必欲以北圻盡歸中國保護。僅以南圻三省歸法保護。此必不可得之數也。通商一事。曾侯之論。謂大有益於邊防。與拙議大旨相同。近年江海各口。多收洋稅。煙台條約所增口岸。未見流弊。皆其明驗。滇粵諸帥復力持不可。充是二者。則法人無可和之理。其勢必出於戰。然中外共知釁端未可輕啓。不能不稍務持重。而法人乃行之以堅決。濟之以神速。和戰互用。誘脅越王。數月之間。法越必有成局。越既屬法。中國卽不能過問。是其迹近於決裂。其究歸於退讓而已矣。竊窺伯相微愠。蓋恐赴粵之後。滇粵諸軍素非所

轄未必盡聽指揮。將欲與法講解。而通商分界二事。中外之見不合。即法越之覺難弭。如決裂之後。法兵窺我南北。洋而撤軍回援。固形狼狽。若業既大舉。仍歸退讓。則不如徑置勿理。暫免大損聲威。此伯相長慮卻顧之苦衷也。福成愚以爲此時舍迅速進兵之外。別無良策。伯相則不妨暫駐滬上。以示居中策應之勢。至其歸宿。則通商分界之說。終不能廢。法人雖自翻前議。今并置此不講。而必欲盡取越南。或者故作進步。以爲異日講解之地。萬一彼再理前說。似不宜堅拒以絕法人之望。滇粵兩省。卽有異辭。似宜由朝廷裁定。或聽伯相主議。而後兩國之約可成也。大抵中外多事之際。統兵者每恥言和。奉使者每不欲戰。謀疆場者不輕開釁。任地方者不願通商。彼求各當其職。其道不相爲謀。而相爲用。其說可以兼聽而難兩全。是在統籌全局者折衷而用之耳。又如滇督岑公。雖號知兵。然覈其前後奏議。旣稱劉永福盜賊之餘。斷不可用。又徇唐方伯之議。謂稍資永福以餉械。卽可保守越南。旣陳明滇軍不宜久戍越。又謂北圻斷不可割。必得全境而代爲保護。前後措辭不能相應。蓋由滇中僻遠消息最遲。生平與洋人交涉不多。故於敵情研之未熟。以致胸無定見。則雖有籌度。未可據爲確論。是又在朝廷之發縱指示矣。時難日棘。輒復發其狂瞽之論。春闈近甫蒞事。蓋勞可念。惟順時珍重不宣。

### 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丙子

客臘裁復寸箋。稍攄積愫。頃永平游太守轉送五月十五日惠翰。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復荷雅贖殷拳。拜登之餘。愧謝愧謝。敢審起居曼福。勳多豫內。贊密升外。敦鄰好。蓋勞可念。日本與貴國界在東表。前有邊境小忿。憫然有示武之意。嗣聞稍釋嫌疑。歸於好。信使往還。息事靖民。爲之一慰。僕忝領畿輔。與貴國疆宇相望。且思歷朝交誼之厚。解紛排難。乃分之宜。西洋英俄諸國。專務通商。地球以內。幾無不到。茲日本旣導先路。諸國或思步其後塵。彼亦明知貴國物產非豐。洋貨銷路不暢。而歐洲風氣。每以多開口岸。互相矜耀。或雖得請以去。旋因貿易

無益。而遲遲不至者。亦間有之。此中操縱機括。諒老成謀國者。必能措置咸宜也。僕力小任重。春夏以來。雨澤愆期。頃已疊霈甘霖。三農徧慰。似可轉歉為豐。附致菲儀十六種。稍答盛儀。涼風洊至。順時節宣。書不盡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307B

F25815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出版

# 清代四星使書牘

編次者 葉玉麟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780 02